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

诸葛亮集校注

张连科　管淑珍　校注

天津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　玮
　　　　　王宇英
装帧设计　宗　强
　　　　　刘莅舒



ISBN 978-7-80696-47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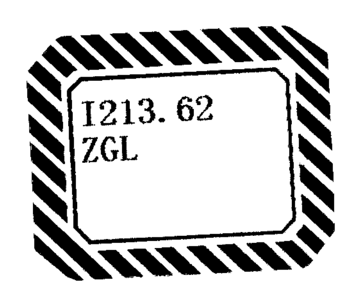


定价：39.00元

诸葛亮集校注

ZHU GE LIANG JI JIAO ZHU

张连科 管淑珍 校注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葛亮集校注/(三国)诸葛亮著;张连科,管淑珍校注.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0696-474-3

Ⅰ.诸... Ⅱ.①诸...②张...③管... Ⅲ.①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蜀汉(221~263)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蜀汉(221~263) Ⅳ.I21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176908号

诸葛亮集校注

张连科 管淑珍/校注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tjgj@tjabc.net

廊坊市博远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5.5 字数300000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978-7-80696-474-3

定 价:39.00元



前言

一

首先我要说，我要用我的真诚表达我对诸葛亮这位达人智者最高的敬意。

真诚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不讳言他的历史局限性，不妄谈一些溢美之词，更不要将他神化，而是直面他的作品，对他的作品进行相对公正的评论和阐释。当然，这标准是相对客观的，任何人都难以做到绝对客观，因为个人情感总是会不自觉地支配着我们的思维。一般来说，整理古籍是一件严谨的工作，似乎应该是完全靠理性认识来完成的工作。但是，我在做这项工作时，许多次都产生了心灵上的颤抖，并且时常会有一种“怆然而涕下”的感觉。

在这本文集中，能够体现出诸葛亮人格魅力的文章很多，如《自表后主》：

> 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在校注这本文集的几年中，每次读到这篇文章，只要是在无人处，我都会潸然泪下。我时常在想，诸葛亮的人生终极目的是什么呢？以前，我一直误以为他的最高理想仅仅是匡扶蜀汉，一统天下，正如杜甫诗中所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后来，我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他其实始终在绘制一幅最合理、最完美的人生蓝图。

从理论上说，人类生活应该达到一种与其他物种完全不同的真善美高度发展的境界，那么人性的真诚、善良、美好在诸葛亮身上

是不是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呢？是的，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他是我心目中人格相对完美的历史人物。大家从上面那篇《自表后主》中仅仅看出一个官高爵显的官员的清廉品格吗？不，不仅如此，它还提出了一个人格完善的标准问题。这个标准，我认为是儒家的思想准则，这个思想准则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剂治世的良药。

儒家在统治方法上，提倡“德政”，即“为政以德”的“德治”或“以德服人”的“仁政”，主张“王道”，重视道德感化作用。在这个方面，诸葛亮确实是古代社会政治家中的光辉典范。一个政治家，不论他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如果他本身就道德败坏、行为失范，那么，他怎样去教化民众、影响民众、管理民众呢？这正如诸葛亮所说“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统治者应该以德治国，实行王道，这样才能长治久安，反之，则会走向颠覆灭亡之路。

从儒家的人性涵养方面来看，诸葛亮确实也达到了“仁义礼智”的最高要求。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从仁爱的角度来看，诸葛亮做了对民众的普遍的慈悲，这就是仁的境界。正如他的《谢贺者》一文中写道的：“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无论是对于蜀国的民众还是对于魏国的民众都是同样地充满了慈悲之心，这种慈悲之心，就是从儒家的仁爱思想出发而萌生的。再谈谈诸葛亮的羞恶之心，他更可以称作是官员们的楷模。他可以坦坦荡荡地向帝王和公众宣布他的财产的数目，他的陈述中透露出一种清廉者的尊严。试想，一个没有羞恶之心的官员还有何尊严可谈，他们有的只是对物欲的无限追求的野心。这些人与诸葛亮的思想品格的境界相差有多远呀？再谈谈诸葛亮的恭敬之心，不仅是表现在“不负陛

下”这个层面上，而是一种对天地公理的普遍的敬畏。这种对天地公理的普遍的敬畏会很有效地遏制人类的某些见不得天日的私欲，这一点，诸葛亮做得十分到位。最后我们谈一谈诸葛亮的是非之心。在他的《自表后主》中体现出的价值取向就是做人一定要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他不仅自己做到了，而且还起着一种警戒和示范作用。

诸葛亮的高尚品格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如他在谈到交友之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势利之交，难以经远”，为那些钻墙觅缝地去结交当道者的人以当头棒喝，并且提出交友要达到“温不增华，寒不改叶”的持久牢固的程度。再比如，他在对子侄的教育问题上，也做得很好。他的《诫子书》可以说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也成为人生修养最好的箴言。

诸葛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清官。我们中国历朝历代似乎总少不了那么几位清官的高大形象。不过，有位作家说过，膜拜清官的民族是不幸的民族。我们不应该把诸葛亮当作一个杰出的官员来膜拜，而是应该把他当作一位完善人格的榜样。当然，缺点是人人都有的，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诸葛亮也同样有缺点。但是，瑕不掩瑜，他的思想和行为总是能够为我们带来一种精神力量。

在校注《诸葛亮文集》的过程中，似乎常常能够听到诸葛亮在对着读者娓娓而谈——谈天谈地谈军事谈政治谈人生，有时会突然变得声色俱厉，有时则是苦口婆心地对部下、对世人谈他做人的准则和处世的方法，无论怎样，我们都能体会到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这个世界充满了高度的人文关怀。

二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三国演义》“状诸葛亮多智而

近妖”，这句话恰巧反映出诸葛亮的形象经过艺术家和民间的众口相传已大大变形，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形象有一定差距了。那么诸葛亮的智慧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诸葛亮的生平事迹。

诸葛亮（公元180—公元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诸葛亮是汉代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他的父亲诸葛圭，字君贡，是汉末太山郡丞。

诸葛亮少年时代便成为孤儿，依靠叔父诸葛玄生活。诸葛玄是袁术手下的豫章太守，但是，汉朝统治者派朱皓来代替诸葛玄，这样诸葛玄就失去官职。由于诸葛玄与荆州刘表私交甚好，所以诸葛玄就带着诸葛亮和诸葛亮之弟诸葛均去投奔刘表。

凭藉诸葛亮与刘表的种种关系，他本可以在刘表手下谋个一官半职，但这样做法岂是诸葛亮这样“志怀高远”的志士所情愿为之的，他不仅没有依附刘表而谋取一官半职，而且在叔父去世之后，来到隆中过起隐居的生活。不仅如此，他还凭藉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刘表也做了一番考察。他对刘表的观察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因此，他建议刘备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取而代之。那么，刘表究竟有哪些弱点，让诸葛亮对他如此失望呢？我们来看一看刘表在“官渡之战”中的表现。官渡之战刚开始时，曹操的军队与袁绍的军队相持于官渡。袁绍派人来向刘表求助，刘表表面上答应增援，实质上却按兵不动。他采取的是一种“骑墙观望”的态度，既不帮助袁绍，也不帮助曹操，只想在夹缝中求得一己之太平无事。刘表的部下纷纷上表劝他依附曹操，认为这样做才能真正保住荆州的安宁。他们纷纷指出，此时保持中立并非真的能够置身事外，长此以往，必定会使曹、袁二方都怨恨刘表，况且一旦胸怀远谋的曹操战胜了袁绍，下一步一定会来攻打荆州，那时刘表的局面就会很难堪了。对于这些劝告，刘表不仅不采纳，反而

怀疑进言者是曹操的说客，几乎要下令杀掉进言的韩嵩。刘表的这种外宽内忌、优柔寡断的表现显然不是成就大事业者所应有的表现，因此诸葛亮认为刘表不能永远守住荆州这个战略重地。

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诸葛亮不仅善于了解他人的优势与局限性，而且对自己也有一个适当的评价和合理的规划。

诸葛亮在他的求学与交游生涯中，有许多与众不同的表现。首先在读书方法上他就很独特，他不像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人那样“务于精熟”，而是采取“观其大略”的读书方法，这种方法类似陶渊明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这种方法或许是那些皓首穷经的读书人所鄙夷的，但是，对于一个思想成熟的政治家来说，读书的最高境界应该是领会文章的精神实质，能够达到“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是最好的，但是一般死读书的人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诸葛亮这样一位智慧过人的政治家，清醒地意识到，身处乱世的他必须要掌握一些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不能只局限在某一学科之内，固执一点，咬文嚼字。我们来看一看他在《论诸子》一文中是怎样描述他对诸子思想的认识的：

>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是本着辩证的思想来分析各种思想的利与弊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在长期的读书过程中形成的信念是要成为一个取百家之长为我所用的“通才”。成为“通才”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有远大的目光，广博的知识。先要具备格物致知的本领，才能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这方面，诸葛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此，他才能做到

"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诸葛亮在隐居期间，"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并且"自比于管仲、乐毅"，这些记载我认为反映了诸葛亮当时复杂的思想感情。他一方面有匡复汉室的雄伟志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扭转乾坤的人物，为天下万民造福，即在有生之年实现"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的人生目标；另一方面他也怀有深沉的忧虑，毕竟当时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严峻，而当时的志能之士能够统观全局，有效地控制这种混乱的社会局面的人又寥若晨星，那么，诸葛亮就面临着进则处庙堂之上，退则处江湖之远的历史抉择。

他所作的《梁甫吟》或者能够曲折地反映出他的这种矛盾心理：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诸葛亮反复吟咏这首诗，激情澎湃时甚至会抱膝长啸，这其中就蕴含着深刻的寓意。

"二桃杀三士"的典故是说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勇士，他们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后来由于三个勇士得罪了晏子，晏子就在齐景公面前弹劾这三个人。齐景公认为三个勇士勇力过人，难以除掉。晏子便抓住三个勇士的弱点——好勇斗狠、不懂得礼让而设计除掉他们。晏子请齐景公派人赏赐他们两个桃子，让他们按功劳大小去分吃，结果三个人各自倚仗过去的功劳争抢起来，后来三个先后自杀了，晏子终于达到了借刀杀人的目的。

诸葛亮反复吟诵这样的故事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个答案具有多解性。古代贤能之士往往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功成之后则如

何？甚至还没有到功成身退的那一步，有的人就已经被某种对立的势力屠戮了。这样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如汉代的韩信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个统治者，面对着不利于现政权的异己分子时，是否应该效仿晏子的做法呢？诸葛亮并未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当时一定是诸葛亮苦苦思索过的问题。总之，在这风起云涌的时代里，诸葛亮应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与刘备是互相做了抉择。而且，诸葛亮要考验一下刘备是否具备礼贤下士的品格。他让刘备三次到他的住处来拜访，因为以他的眼光和才能，他是“只可就见，不可屈致”的。当他感受到刘备的知遇之恩时，他才付出一生的代价为蜀汉的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我认为，这正是他充满智慧的抉择。

他的智慧不仅表现在他善于在人生重大的转折点进行抉择这一方面，而且表现在他知人善任、量才使用的组织才能上。他有一篇文章《杂言》是这样说的：

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文章虽短，却表明诸葛亮在用人时是不惟亲，只惟贤，尽量达到公平的程度的。正如陈寿所评价的：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是颇费苦心的。其中就以被诸葛亮称为“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的蒋琬为例。蒋琬任广都长时，曾因荒疏政务而耽于饮酒被刘备所斥责，并且要加以重刑。诸葛亮对

刘备说，蒋琬是“社稷之才，非百里之才”，主张考察蒋琬的真实才干，这样才使蒋琬免于罪责。后来，蒋琬担任长史、参军之职，成为诸葛亮有力的佐助。每逢诸葛亮外出征战，蒋琬都能很好地处理好兵源粮草等具体工作，得到诸葛亮的多次赞扬。

作为一个统帅，善于用人是十分必要的。诸葛亮有一篇《和人》就阐述了这个问题：

> 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若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谗慝互生，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况众人乎？

古人常说成大事者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客观条件，这人的因素应该是至关重要的。诸葛亮是十分重视将帅部下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否和谐的问题的。建安二十四年，黄忠在定军山大战魏将夏侯渊，取得重大胜利，于是刘备任命黄忠为征西将军。同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同时，想任命黄忠为后将军。善于观察部下性格的诸葛亮便及时提醒刘备：黄忠一向不如关羽等有名望，现在突然受到提拔，马超、张飞亲眼看见黄忠在战场上立功，也许不会有意见，但是，远在荆州的关羽，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不高兴，这事恐怕不妥当吧？刘备听后也醒悟过来，答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止不测之事发生。那么，诸葛亮这样做是不是过于谨慎了呢？不，诸葛亮这样做是建立在对关羽的性格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在马超投降刘备之后，关羽就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之本领如何，可与何人比肩。深谙世故的诸葛亮当然明白关羽此举的动机，便在回信中这样说道：“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信中所写之事既肯定了马超之才能，证明刘备在用人方面是十分明智的，又照顾了关羽“护前”的情绪，可谓一箭双雕，机智巧妙。正如诸葛亮所料，关羽读了此信之后喜悦非常，将信中内容公布给许多宾客传阅。通

过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在治理内部时同样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目的则是使人人都能感受到朝廷的恩惠而为国家尽忠。这是诸葛亮在用人方面的智慧所在。

不仅如此，诸葛亮在军事指挥、机械制作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正如陈寿所概括的：

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

作为一个统帅，诸葛亮对军事方面的理论研究是颇为重视的。他的文集有大量文章都是关于军事作战问题的。其中的《八阵图法》中写道：

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

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苦心孤诣进行研究的动机是为了尽早实现克复中原、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至今读来令人感叹。八阵图是诸葛亮精湛的军事技巧的展示，也是令后人无比钦佩的思想结晶。正如杜甫诗中所说，“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八阵图将永远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流芳百世。

三

陈寿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编成《诸葛亮集》24篇，同年上表奏于朝廷（史称《进〈诸葛亮集〉表》），表中说：

“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诸葛氏集》目录

右共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陈寿所编的《诸葛亮集》后来散佚。

另外，《隋书·经籍志》也录有《诸葛亮集》。

明清两代学者辑佚重编了诸葛亮的文集。较著名的为明代王士祺的《武侯全书》和清代张澍的《诸葛忠武侯文集》。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诸葛亮集》就是在"张澍本"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到1974年，中华书局纠正了一些错字和标点，又将此书再版。

我们的《诸葛亮集校注》主要以中华书局《诸葛亮集》（即"张澍本"）为底本进行校注。

张澍主要按照"文体相从"的体例来编辑诸葛亮的文集，这是依照编文人集子的惯例，我们依然采纳这种体例。

诸葛亮的文集主要体裁有诏、表、疏、议、书、教、戒、令、论、记、碑、笺等，从内容上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法规条文类；二是文书策令类；三是表奏、书、教、论等散文。这些文章从行政管理、用人制度和用人方法、定法执法、治军作战等不同侧面反映了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军事才能和人格精神。

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中称有人评论诸葛亮的文章"文彩不艳，而过于叮咛周至"，对于这种看法陈寿也表示认同，同时他还为诸葛亮辩解道："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

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意思是说诸葛亮作为丞相，掌管国家大事，平素与部下沟通思想或对他们进行教化，文章便不可过于天马行空，言不及义，必须要贴近现实，言之有物。而且诸葛亮在文章中无论是对部下进行说服教育还是对政事进行规划，都体现了一种周密考察全局，并且具有公允坦诚的风格。因此，众人很容易明白他的思想，他的文章也起到了匡扶社稷、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

正如陈寿所言，诸葛亮的文章确实起到了经世救国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将按不同体裁举例加以阐明。

《草庐对》，是广为传诵的名篇。一般书籍中的篇名为《隆中对》。对，这种体裁，即奏对，对策。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议对》中对这种文体的评价是“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概括得是十分准确的。诸葛亮的这篇《草庐对》言简意赅，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气势充沛，可使读者想见诸葛亮当时纵横捭阖、神采飞扬地畅谈天下大势的情景，情绪上受到极大的震动。因此，我认为文采不一定只是显现在华丽的词藻上，有时朴素的语言同样能够为读者带来激情与美感，达到这种境界的文章应该就是有文采的好文章了。

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诸葛亮在措辞与语气上显得十分审慎和机敏。因为当时他与刘备尚且不是正式的君臣关系，双方还在互相审视及判断上，所以我认为他在写这篇文章时一定是反复揣摩，再三权衡才定稿的。在总的概括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战争局势时，他只用了一句“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语气平静，用词简明。因为他面对的刘备是一代枭雄，是一个对当时的社会形势进行过千万次分析的豪杰，如果诸葛亮过于琐碎地分析形势便显得有些不识时务了。况且作为隐居在隆中的一介平民诸葛亮来说，在谈到群雄逐鹿的局面时如果过多地

流露出个人的好恶，也容易产生失言的窘况。诸葛亮是个以谨慎而著称的人，这一点岂能不加以留心？后面在谈到曹操和孙权时他用的是较为肯定的语气，表示不可与之争锋，因为对方已形成一定的气候。但是，当他谈到刘表与刘璋、张鲁时，句末用的都是反问语气，我以为其中就大有深意了。由于诸葛亮与刘表有着微妙的关系，而刘备与刘璋又是同宗，这同样是个敏感的问题，诸葛亮只能在语气上巧妙周旋，为自己及刘备都留有相当余裕的退步。我们姑且不论诸葛亮与刘表之间的事情，且看刘备在攻打刘璋时的表现就可以明白诸葛亮的谨慎绝非多余的了。当刘璋与刘备初次相会时，庞统对刘备进言，希望刘备趁此良机将刘璋擒拿。刘备回答道："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一副仁义的面孔。后来，刘备北征汉中时反戈一击，一举攻打下成都，在为刘备举办的庆功会上，刘备洋洋自得地说："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庞统进谏道："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刘备听后大怒，将庞统赶了出去。第二天，二人谈及此事，冰释前嫌，但是，通过此事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比庞统更了解刘备的内心世界，因此，他在面对刘备时也就能够避免了"君臣俱失"的事情发生，我以为这正是诸葛亮的高明之处。

诏书是古时上级给下级的命令文告。秦汉以后，专指帝王的文书命令。《为后帝伐魏诏》是诸葛亮以刘禅的语气来写的，文中的思想内容与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文章的风格是气势恢宏，语气严正。文章开头先强调自古以来明君皆是以德治国，有德者方能拥有天下，以示蜀汉正统的地位，且强调蜀汉伐魏应属于正义战争。文中对董卓及曹氏父子的贬斥是义正辞严的，对刘备的歌颂是秉持正道的，同时，在谈及诸葛亮时更强调刘备临终遗命及匡复汉室的重要性，这些内容都加强了这封诏书的号召性，极具感染力。文末劝说魏国士众宜及早弃暗投明，否则便会落一个可耻的下场，都是极具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的见解。

表，是古代奏议的一种，用于向君主陈说作者的请求和愿望。《后汉书·胡广传》注引《汉杂事》："凡群臣之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起初，表多用于陈诉衷情，后来应用渐广，有贺表、谢表等。诸葛亮文集中最著名的表是《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由于这两篇文章已广为人知，我们姑且不再详细分析。其他如《弹李严表》应加以关注。其内容如下：

严少为郡职吏，用情深克，苟利其身。乡里为严谚曰："难可狎，李鳞甲"。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不仅看到诸葛亮对缺乏为官操守的李严的强烈不满，而且可以看出诸葛亮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是采取有理有据的方式，并且生动地采用一个比喻，即用鳞甲来比喻李严为人机心峻深。

疏，专称书面向皇帝陈述政见为上疏。诸葛亮文集中最著名的是《街亭自贬疏》。建兴六年，诸葛亮派马谡与魏将张郃大战于街亭，马谡违反诸葛亮的命令，大败。诸葛亮在斩了马谡之后写了这篇文章，自我检讨自己的失误，并且"请自贬三等"。试问，古往今来，又有多少将相能够做到像诸葛亮这样襟怀坦白，克己奉公呢？

议，这种文体，是用以论事、说理或陈述意见的。诸葛亮的文集中有《正议》和《绝盟好议》诸篇文章，都用来表明他的政治主张和决策，我们就不一一加以分析了。

书，书信，尺牍。这部分文章在诸葛亮的文集中占的比重较大，充分反映出诸葛亮与部下的思想沟通情况。

《答法正书》是诸葛亮针对法正对自己提出的意见做出的回应。在此之前，法正向诸葛亮提出治法不可过于苛刻，深恐如此作

为会失去民心。诸葛亮认为凡事要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刘邦当年对百姓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由于秦朝统治过于残暴，因此，刘邦的宽容与秦朝的严酷恰巧形成鲜明对比，有利于收买人心。而西蜀的情形则截然相反。刘璋一向软弱无能，以至于政治腐败，天下混乱。因此，诸葛亮针对西蜀的情况制定了相对严明的法制，希望从此肃清风气，振兴西蜀。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诸葛亮才是真正具有过人的政治才能的贤相。

另外，诸葛亮的《诫子书》、《又诫子书》和《诫外生书》都是思想内容深刻而文采飞扬的佳作。特别是《诫子书》，堪称家庭教育文库的典范之作：

>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至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时至今日，我们如果都能自觉地将这篇文章奉为圭臬，进行自我修养及儿女的教育工作，又何愁自我难以完善呢？正所谓“知易行难”，我们难以将圣贤的言论落实到行动上而已。

教，是一种上对下进行告谕的文体。教是最能很好地反映出诸葛亮对部下循循善诱地进行教化或者认真严肃地进行批评的工作方式的文章。试以《与群下教》为例进行分析：

>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这是最能体现他对部下叮咛周到地进行教育的一篇文章。文中强调为了搞好各项工作，大家要集思广益，互相协助，避免小的恩

怨是非干扰正常进行着的工作。并且希望大家要及时对诸葛亮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中肯的意见，以使政务处理得更加完善。

在《南征教》中，诸葛亮提出他的著名的“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观点，这一观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众所周知，诸葛亮的这种观点是来源于春秋末年军事理论家孙武所著的《兵法·谋攻》中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的。但是，诸葛亮能够将这一理论很好地运用到现实斗争中去并取得卓越的成效，是非常具有典范性的。

在《作斧教》、《作匕首教》、《作刚铠教》等文章中，诸葛亮对兵器的制作都提出详细的意见，可看出诸葛亮事无巨细都加以关注的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

《军令》、《兵法》、《兵要》诸篇反映出诸葛亮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以及事无巨细都加以详究的工作作风。这些篇目中详尽地描述了战争中关于作战器具、将士的管理等问题的具体安排，读之令人为其勤于政事的品格而感动。

《作木牛流马法》详细地说明了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及具体数据。

论，是一种发挥理论，说明道理的文体。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云：“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刘勰指出：优秀的论文应广泛采集各种观点并加以分析、归纳，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使论说的内容全面、深刻。按照刘勰的观点来分析，诸葛亮文集中的《论光武》就是很优秀的篇章。在这篇文章里，开篇先引用曹植的看法，对刘邦和刘秀二人进行对比分析。曹植认为刘邦轻视儒家思想，摒弃古代帝王之道，是不足称道的。但是，刘邦手下有许多能干的精臣良将，而刘秀手下的臣子往往较为平庸，所以，曹植认为二人相较还是刘秀更胜一筹。诸葛亮针对曹植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不能单凭二人手下臣子的优劣来评定二人之优劣，而是应该从两位君主自身的情况进行对比。诸

葛亮认为刘邦有时思想浮浅，疏于管理，因此使他的臣子有展示才能的机会，而刘秀则深谋远虑，知人善任，所以能够主动调动臣子的主观能动性，由此观之，还是刘秀比刘邦略胜一筹。诸葛亮在论述的过程中论据充分，条理清晰，并且态度端正，毫无非难曹植之意，这些地方都值得后人学习。

谕，是一种上级对下级进行告晓的文体。诸葛亮文集中最典型的一篇谕是《谕谏》：

> 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这篇谕是针对南征之后是否在当地派遣官员或军队戍守这个问题而写的。按照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既定方针，在平定南中地区之后，诸葛亮决定不派遣官员或军队留下驻守，而是对南部诸郡采取“安抚”的政策，这方面充分体现诸葛亮决策的英明。但是，诸葛亮的这一决策受到一些文臣武将的怀疑和反对，他们纷纷上书进谏，劝说诸葛亮要派遣官员或军队驻守在南中地区。诸葛亮却认为，派遣官员或军队驻守会有三大危害：一是留下军队在本地却没有足够的粮食供给；二是南中夷人刚遭受了战争的创伤，不少人家父兄等亲人死亡，若留下外来汉官而不留军队，必然会遭到报复；三是此地夷人屡次犯有废除和杀害外来汉官的罪行，他们疑虑自己造成的仇怨深重（汉官不能谅解），若留下外来汉官，他们始终不会相信，这样就会造成官员与百姓间的矛盾。诸葛亮认为这些问题一旦出现，都是很难解决的，因此，他决定不留官员、不留军队、不运送军粮，而使南中地区政局、法纪大体上稳定，政局稳定则夷人同汉人之间也就大体上能够安宁相处了。

《二十八星宿分野》一篇文章可看出诸葛亮知识的广博精深，真正是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读后令人钦佩。

关于《便宜十六策》，有人提出这些文章的真伪有待于研究，也就是说，有人认为这些文章可能是后人伪作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论。《便宜十六策》中的文章很是精辟，从国家管理，社会秩序，军队管理，赏罚制度等各方面进行论述，内容十分丰富。

《将苑》也有人提出可能是后人伪作，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有所定论。

四

我们在这篇前言的开头说过，我们不想将诸葛亮神化，而是尽量将他还原成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既然这样，诸葛亮就不会是千古完人，而是会存在着某些历史局限性。关于这一点，陈寿认为，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也就是说，陈寿认为诸葛亮在征战治军方面缺乏大将的才略，而诸葛亮所面对的敌人又过于优秀，过于强大，因此，蜀国连年征战，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这个观点见于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原文是：“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对于陈寿的观点，我们暂不置可否，留待历史去验证。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诸葛亮一生所努力追求的匡复汉室、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和自我完善的人生目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的问题，因为任何人做任何工作、成就任何事业、达到任何目标都无法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人能够超越时代的限制而前进。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这种动荡不仅体现在政治局面上，也体现在人们的思想上。那么，诸葛亮这些有超前意识

的智能之士所做的一切也许会与这个时代发生龃龉，这样一来，就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遏制了诸葛亮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诸葛亮所做的一切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这是他的悲剧性，也是他伟大精神的体现。

当然，我的这些想法可能极为荒谬不当，就算是"姑妄言之"的片面之论吧。

总之，21世纪是全球化如火如荼地发展的世纪，目前的中国没有停留在20世纪初西风东渐那种状态，而是到了西风强劲横扫一切的地步，倡导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就成了当务之急。像诸葛亮这样的中华民族的杰出历史人物，更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学习的对象。

校注者

2007年11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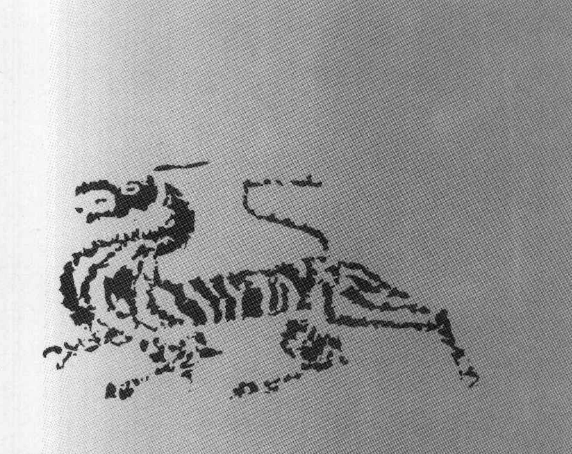
目录

·卷一·

• 卷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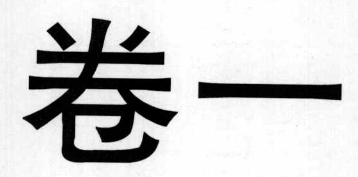
•卷三•

•附录•



诸葛亮集校注

ZHU GE LIANG JI JIAO ZHU





草庐对[1]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2]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3]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4]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5]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6]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7]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8]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9]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10]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11]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12]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13]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14]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15]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16]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草庐：结草为庐，隐者所居。对：文体的一种，即奏对、对策。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议对》："公孙（弘）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本文又名《隆中对》，题

目后人所加。这是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时回答刘备的咨询所讲的一番话，充分显示出诸葛亮纵谈天下大势，意气风发的神采，展示了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的卓越才能。刘备三顾茅庐的时间是建安十二年（207），当时诸葛亮隐居于隆中（今湖北襄阳县西），躬耕陇亩，不求闻达，人称"卧龙"。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山帮助自己开疆拓土，曾经三次登门拜访，最后一次才见到他。诸葛亮为刘备的真诚所打动，在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之后，为刘备筹划了占据荆州、益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东和孙权，以拒曹操的基本策略，并且提出了统一天下、匡复汉室的最终目标。刘备在得到诸葛亮的辅佐之后，联合孙权，大败曹操于赤壁，并且占据荆州。后又取得益州和汉中，与魏、吴成鼎足之势。章武元年（221），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诸葛亮作为蜀国的丞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蜀国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2］董卓（？—192）：东汉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字仲颖。少帝（刘辩）时，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密召董卓，卓乃引兵入朝。宦官既诛，卓遂擅权，自为相国，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凶暴淫乱，人皆惶恐。袁绍、孙坚等起兵讨之，卓乃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今陕西西安），并尽徙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于长安，自为太师，位在诸侯之上。司徒王允乃计诱董卓手下将领吕布杀死董卓，弃尸于市。已，通"以"。跨州连郡：此语互文见义，指诸侯乘乱占据州郡而自立。跨，据有。《国语·晋》一："不跨其国，可谓挟乎？"注："跨，犹据也。"《史记·李斯传·谏逐客书》："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连：兼得。《列子·汤问》："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

［3］曹操（155—220）：东汉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字孟德，小名阿瞒。灵帝中平元年（184），以骑都尉参加镇压黄巾起义。后起兵讨伐董卓，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迁都许州（黄初二年（221）曹操之子曹丕废汉自称帝，改为许昌，在今河南），

先后击灭袁术、袁绍、刘表，逐渐统一黄河流域。位至丞相、大将军，封魏王。曹丕代汉称帝，追尊曹操为太祖武帝。袁绍（？—202）：东汉汝阳（今河南商水县西北）人，字本初。汉灵帝死后，袁绍劝大将军何进诛宦官，太后不从，何进乃密诏董卓率兵入京。董卓未至而事泄，何进为宦官所害。袁绍乃勒兵入宫尽杀诸宦官。董卓至，召同僚商议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袁绍不从，出奔冀州（今河北、河南北部）。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袁绍起兵讨伐董卓，各州并推袁绍为盟主。及董卓死后，袁绍据河北（今中国北部、黄河下游以北，东临渤海的地区），破公孙瓒，并其余。汉献帝建安五年（200）与曹操战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临古官渡水），兵败。两年后，因病故去。名微而众寡：言名望低而且兵力薄弱。微，卑贱。《书·舜典》："虞舜侧微。"注："为庶人，故微贱。"《史记·曹相国世家》："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寡，少，缺少。《易·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论语·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

[4] 遂：终于。《韩非子·说林》上："乃掘地，遂得水。"克：战胜，攻下。《左传·庄公十年》："彼竭我盈，故克之。"抑：叹词。表示赞美。通"噫"。《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这几句说的是这样的史实：东汉末年，袁绍据有冀（今河北省）、青（今山东益都县）、幽（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一带）、并（今内蒙古、山西大部及河北之一部分）四州，自恃兵多粮足，建安四年（199），率兵十余万南下。曹操兵少粮缺，以劣势在官渡相拒。次年，操乘袁军轻敌，内部不和，两次偷袭袁军后方，焚烧其粮车和粮屯。绍部军心动摇，纷纷溃散投降。曹操乘机全线出击，歼灭袁军主力，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事见《三国志·武帝纪》。官渡之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诸葛亮以此来暗示刘备虽然几经惨败，但是只要善于谋划，同样可以取得胜利。

[5] 挟天子以令诸侯：挟持皇帝，用皇帝的名义来发号施令。形容权势极盛。《战国策·秦》一："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挟，夹持。《国语·齐》："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注："在腋曰挟。"《仪礼·乡射礼》："取弓于阶西，兼挟乘矢。"《疏》谓：挟，持矢于二指之间。引申为胁持。令，命令。《书·冏命》："发号施令，罔有不臧。"用作动词，指发出命令。《诗经·齐风·东方未明》："倒之颠之，自公令之。"据《三国志》载，初平元年（190）董卓挟持汉献帝由洛阳迁至长安。董卓死后，在李傕、郭汜之乱中，汉献帝又度过了一段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日子，后杨奉、韩暹、董承等人将汉献帝送回洛阳。建安元年（196）曹操至洛阳，迎汉献帝迁都于许州，以丞相之尊假借汉献帝的名义发号施令，独揽朝政大权，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诚：果然，确实。《孟子·公孙丑上》；"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争锋：争斗以决胜负。《史记·留侯世家》："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挟天子而令诸侯，《诸葛孔明全集》作"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诸葛孔明全集》作"此诚不可与之争锋"。

[6] 孙权（182—252）：三国吴开国皇帝，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市西南富春江左岸）人。继其兄孙策据江东六郡。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与刘备合力破曹操于赤壁。从此西联蜀汉，北抗曹操，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黄武元年（202）称帝，建都建业，国号吴。谥大皇帝。据：处于，占有。《战国策·齐》三："猿猕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江东：自汉至隋唐称自安徽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为江东。江东之称始于汉初。秦末项羽自称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指吴中而言。三国吴全部地区称江东。三世：指孙权及其父孙坚、其兄孙策。

[7] 险：险要，险难。《易·坎》："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附：归附，顺从。《诗经·大雅·绵》："予曰有疏附。"

《淮南子·主术》："群臣亲，百姓附。"贤能：贤良有才能之人。《荀子·仲尼》："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抑有功而挤有罪。"用：效劳，出力。《商君书·靳令》："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援：救助。《左传·襄公元年》："晋侯卫侯次于戚，以为之援。"图：设法对付，谋取。《左传·隐公元年》："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所滋蔓，蔓难图也。"《战国策·秦》四："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诸葛孔明全集》作"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8] 荆州：古九州之一。《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注："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周、汉以后皆置荆州，但疆域治所屡有变迁。在汉代，荆州的辖境约当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的一部。东汉治汉寿（今湖南常德市东北）；刘表为荆州牧，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关羽督荆州，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后辖境渐小，治所屡迁。汉：即汉水。一称汉江。为长江最大支流。源出陕西宁强县北嶓冢山。初出山时名漾水，东南经沔县为沔水，东经褒城县，合褒水，始为汉水。东南流经陕西省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中部。有牧马河、洵河、堵水、均水、淯水、涓水、漻水等水流。至武汉市汉阳入长江。《书·禹贡》："嶓冢道漾东流为汉。"沔：即汉水。一名沮水，出陕西略阳，东南流至勉县，西南入汉水。为汉水的上游。《书·禹贡》："浮于潜，逾于沔。"注："汉上曰沔。"利：利益，功用。《商君书·算地》："利出于地，则民尽力。"《战国策·秦》："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尽：止，终。《汉书·诸侯王表·序》："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南海：郡名。秦始皇三十三年置，两汉因之。三国吴在此置广州，晋宋以后同。郡治番禺（今广州市）。吴会：秦会稽郡（今江苏东部、浙江西部），东汉分为吴郡、会稽郡二郡，合称吴会。《史记》、《汉书》等史书中的吴会都指吴郡、会稽郡而言，后虽分郡渐多，仍通称这

两郡的故地为吴会。巴蜀：巴郡和蜀郡，包括今重庆市及四川省全境。《战国策·秦》："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巴，郡名。治地包括今重庆市和四川南充、达县等地。蜀，郡名。治所在成都，其辖境包括今四川成都市及温江地区大部分县境。在汉代蜀郡属益州，自汉代以后蜀成为四川地域的别称。

［9］用武之国：用兵之地，这里指荆州在军事地位上的重要。《史记·留侯世家》："洛阳虽有此固……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其主：指荆州牧刘表。殆：大概。《孟子·尽心下》："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为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史记·赵世家》："吾尝见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资：供给，资助。《庄子·大宗师》："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注："资者，给济之谓也。"《战国策·秦》："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

［10］益州：州名。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三国蜀于益州分置梓潼等五郡。益州故地大部分在四川省境内。东汉治洛（今四川广汉市北）。汉灵帝中平年间移治绵竹（今四川德阳市东北），汉献帝兴平年间移治成都（今属四川）。州境有成都平原，自汉以来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塞：边界，险要之处。《史记·苏秦列传》："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汉书·晁错传》："守边备塞，劝农为本。"天府：肥沃、险要、物产丰饶的地区。《战国策·秦》："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国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高祖（前256—前195）：即刘邦，秦末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字季。初为泗上（即泗水亭，故地在今江苏沛县东）亭长。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起义，刘邦起兵响应，号为沛公。汉高祖五年（前202），刘邦即帝位，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因：依靠，根据。《左传·僖公三十年》："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孟子·离娄上》：

“为高必丘陵，为下必因川泽。”这几句是说这样的史实：汉元年（前206）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立刘邦为汉王，封地为巴蜀、汉中（今陕西秦岭以南，留坝、勉县以东，乾祐河流域以西和湖北郧县、保康以西，粉青河、珍珠岭以北地）一带。同年四月，刘邦同各路诸侯一样，率军回到自己的封地。不久，刘邦听从了韩信的建议，从故道回军关中，先定三秦（今陕西省一带，咸阳以西之地、咸阳以东至黄河之地、上郡之地合称三秦），然后与项羽争战，相持于荥阳（今河南荥阳县）、成皋（今河南荥县汜水镇西）间五年，最终战胜了项羽，并且于汉高祖五年（前202）称帝，建立汉朝。

［11］刘璋（？—219）：三国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字季玉。继其父刘焉为益州牧，据有今四川之地。建安十六年（221），迎刘备入蜀，然后派刘备攻打张鲁。后刘备回军攻打成都，刘璋开城投降，被安置于南郡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闇弱：懦弱而不明事理。张鲁：东汉沛国丰人。字公祺，张陵之孙，世为天师道教主。割据汉中，自号“师君”，推行天师道，从者甚多。雄据巴、汉近三十年。后降曹操，封阆中侯。殷：富足。《史记·苏秦列传》：“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存恤：慰问救济。《史记·楚世家》：“归郑之侵地，存恤国中，修政教。”

［12］帝室之胄：帝王的后裔。据《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是汉景帝刘启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著：明显，显露。《礼·大传》：“名著而男女有别。”《中庸》：“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四海：指天下。因古代以为中国四周皆有海，遂称中国为海内，外国为海外。《孟子·梁惠王上》：“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汉书·高祖纪》：“天子以四海为家。”总：聚合。《书·盘庚下》：“无总于货宝。”《淮南子·精神训》：“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揽：收揽，引取。《庄子·在宥》：“而欲为人国者，此揽乎三王之利，而不见其患者也。”引申为招引、拉拢。

［13］岩：险要，险峻。《左传·隐公元年》："制，岩邑也。"阻：险要之地。戎：古代泛指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礼·王制》："西方曰戎。"《史记·邹阳传·狱中上梁孝王书》："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夷：古代对异族的贬称。春秋以后，多用为对中原以外各族的蔑称。越：古族名。秦汉前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部落众多，故又有百越、百粤之称。修：装饰，整治。《说文》："修，饰也。从彡，攸声。"《楚辞·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书·禹贡》："四海会同，六府孔修。"政理：为政之道。犹政治。《鬼谷子·本经·阴符》："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保其岩阻，《诸葛孔明全集》作"保其险阻。"南抚夷越，《诸葛孔明全集》作"南抚蛮越"。

［14］天下有变：天下的形势产生了变化。此句是指斗争形势产生变化，出现了有利于刘备统一天下的契机。宛（yuān）：地名，汉朝南阳郡有宛县，地址在今河南南阳。《史记·高祖本纪》："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洛：洛阳的省称。《文选·古诗十九首》："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15］身：亲自。《墨子·非儒》："取妻身迎，尺褍为仆，如仰严亲。"秦川：地名。自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的大散岭上）以北达于岐（山名。在陕西岐山县东北，山状如柱，故又称天柱山）、雍（雍县，今陕西凤翔南），夹渭川（即渭河）南北岸，沃野千里，以秦之故国，故称秦川。约包括今陕西、甘肃两省之地。箪食（dānsì）壶浆：老百姓用箪盛饭，用壶盛汤，踊跃犒劳军队。箪，盛饭的竹器。浆，以米所熬的汁。《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高子执箪食，与四脡脯；国子执壶浆。曰：'吾寡君闻君在外，馂饔未就，敢致糗于从者。'"《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出于秦川，《诸葛孔明全集》作"以出秦川"。

［16］诚如是：如果真能这样。诚，如果。霸业：霸王的大业。古称有天下者为王，诸侯之长为霸。这里是指统一天下、成就

帝王之业。兴：兴盛。《诗经·小雅·天保》："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国语·周》："三年之中，而害金再兴焉。"

为后帝伐魏诏[1]

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2]是以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3]曩者汉祚中微，网漏凶慝，董卓造难，震荡京畿。[4]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5]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6]当此之时，皇极幽昧，天下无主，则我帝命，陨越于下。[7]昭烈皇帝体明睿之德，光演文武；应乾坤之运，出身平难。经营四方，人鬼同谋，百姓与能，兆民欣戴。[8]奉顺符谶，建位易号，丕承天序，补弊兴衰，存复祖业，诞膺皇纲，不坠于地。[9]万国未定，早世遐殂。[10]

朕以幼冲，继统鸿基，未习保傅之训，而婴祖宗之重。[11]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载前绪，未有攸济，朕甚惧焉。[12]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方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13]欲奋剑长驱，指讨凶逆，朱旗未举，而丕复陨丧，斯所谓不燃我薪而自焚也。[14]残类余丑，又支天祸，恣睢河、洛，阻兵未弭。[15]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勗朕躬。[16]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令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17]

昔项籍总一强众，跨州兼土，所务者大，然卒败垓下，死于东城，宗族焚如，为笑千载，皆不以义，陵上虐下故也。[18]今贼效尤，天人所怨，奉时宜速，庶凭炎精、祖宗威灵相助之福，所向必克。[19]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掎角其后。[20]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21]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22]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23]

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军不血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24]今旍麾首路，其所经至，亦不欲穷兵极武。[25]有能弃邪从正，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国有常典，封宠大小，各有品限。[26]及魏之宗族、支叶、中外，有能规利害、审逆顺之数，来诣降者，皆原除之。[27]昔辅果绝亲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项伯归汉，皆受茅土之庆。[28]此前世之明验也。[29]若其迷沉不返，将助乱人，不式王命，戮其妻孥，罔有攸赦。[30]广宣恩威，贷其元帅，吊其残民。[31]他如诏书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称朕意焉。[32]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

校注

［1］这是诸葛亮在出师伐魏之前代蜀汉后主刘禅所写的诏书。文中历数曹氏父子的种种罪恶，特别是对曹丕篡位的行为表示出极大的愤慨，表示一定要完成先主刘备的遗志，讨伐凶逆，匡复汉室，同时劝诫那些盲从于曹魏的人们早日弃暗投明，归顺蜀汉。文

中流露出一种正义战争势必会不战而胜的信心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情辞恳切，语调铿锵有力，使人读罢此文不禁为诸葛亮忠贞不渝、百折不挠的精神而感动。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认为此文是蜀汉后主刘禅所写，题目为《策丞相诸葛亮诏》，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理由如下：一、与历史记载不符。《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松之注中指明此文出自《诸葛亮集》；二、与史实不符。《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云："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令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可见，刘禅并无甚才能，国事都是由诸葛亮决定的。本文除少数语段是作者模拟刘禅的口吻而写之外，其他语段迥乎不是刘禅的语气。北伐曹魏、统一天下是诸葛亮毕生的最大心愿，并且在《前出师表》、《后出师表》等文中也一直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劝勉刘禅以匡复汉室为己任，因此，本文的观点是诸葛亮提出的，而不会是刘禅所能想到的。本文作于建兴五年（227），题目是后人所加。后帝：指刘禅。刘禅（207—271）三国蜀汉后主。刘备之子，在位四十年。字公嗣，小字阿斗。初由丞相诸葛亮辅政，诸葛亮去世之后，他任用宦官黄皓，朝政日趋腐败。炎兴元年（263），魏军逼近成都，刘禅出降。后被封为安乐公。诏：即诏书，皇帝的命令文告。

［2］朕：古人自称，开始无贵贱之分，自秦始皇起作为皇帝之自称，皇太后亦可用之。天地之道：人间的法则、规律。　常数：恒久不变的道理。

［3］汤、武：指商汤和周武王。《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商王朝的建立者。亦称天乙、成汤。参见《史记·殷本纪》。武，即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姬姓，名发。王（wàng）：成就王业。桀、纣：指夏桀、商纣，因两人都是暴君，后用为暴君的代称。《楚辞·离骚》："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桀，夏代最后一个君主名，参见《史记·夏本纪》。纣，商代最末的君主名，参见《史记·殷本纪》。

[4] 曩（nǎng）：往昔，从前。《列子·黄帝》："曩吾以汝为达，今汝之鄙至此乎？"祚：皇位；国统。《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班固《东都赋》："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网漏凶慝（tè）：法网疏阔，致使奸邪凶恶之人未受到应有的惩罚。网漏，法网疏阔。凶，凶顽，凶暴。慝，邪恶。此处皆指坏人。造难：制造祸难。畿（jī）：古称天子所令之地。后指京城管辖的地区。《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周礼·地官·大司徒》："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唐代孔颖达《疏》："制其畿方千里者，王畿千里，以象日月之大，中置国城，面各五百里。"

[5] 阶：凭藉。《汉书·异姓诸侯王表》："汉亡尺土之阶，由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窃：盗取。《墨子·非攻》："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天衡：帝王的权柄。这几句是说曹操把汉献帝当作傀儡，把持朝政，压制群僚，有篡位之心。《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云："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表于汉帝曰：'……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久令陛下蒙尘忧厄，幽处虚邑。人神无主，遏绝王命，厌昧皇极，欲盗神器。'"

[6] 丕：魏文帝曹丕（187—226），曹操之次子，三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在位六年。字子桓，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黄初元年（220）代汉称帝，都洛阳。孤竖：父亡子为孤，鄙称人为竖，犹言"小子"。此处是对曹丕的辱骂之词。寻：相继，接着。乱阶：祸乱的来由。《诗经·小雅·巧言》："无拳无勇，职为乱阶。"神器：指帝位。《汉书·叙传·王命论》："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更姓改物：言改朝换代。《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曰："遂制诏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风俗，然百姓顺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绪，其以延康元年为徽号，同律

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诸不当得赦，皆赦除之。'”世：改朝换代建立新王朝为一世。济：利用。《易·系辞》：“臼杵之利，万民以济。”

［7］皇极：指帝王之位。幽昧：昏暗不明。《楚辞·离骚》：“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则我帝命，陨越于下：此句是说当时人们传言曹丕代汉称帝之后不久，汉献帝刘协即遇害。《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云：“二十五年，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陨越，颠坠，跌倒。有遇害之意。后来也可比喻失败、失职。

［8］昭烈皇帝：指刘备。《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云：“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体：领悟，体察。《庄子·刻意》：“能体纯素，谓之真人。”明睿：智慧通达。光演文武：指文才武略都不同凡响。光，大。《书·顾命》：“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演，长流。《文选·海赋》：“东演析木，西薄青徐。”乾坤：《周易》中的两个卦名，指阴阳两种对立势力。阳性的势力叫做乾，乾之象为天；阴性的势力叫做坤，坤之象为地。《易传》认为乾的作用在使万物产生，坤的作用在使万物生长。引申为天地、日月、男女、父母、世界等的代称。出身：挺身而出。平难：平定祸难。经营：规划创业。《诗经·小雅·北山》：“旅力方刚，经营四方。”《战国策·楚策》：“夫以一诈伪反覆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鬼：指万物的精灵。《诗经·小雅·何人斯》：“为鬼为域，则不可得。”与能：称誉才能。兆民：指万民，极言数之多。《书·五子之歌》：“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礼·内则》：“降德于众兆民。”注：“万亿曰兆，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欣戴：乐于拥护。《国语·周》：“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以上几句是赞美刘备品德高尚，文武双全，顺天应人，深得民心。

[9] 奉顺符谶：这句是说刘备登基前出现种种瑞兆，河图、洛书上的许多谶记也暗示着刘备应当称帝，况且刘备又是汉室之胄，因此，刘备登基是合乎天意的事情。《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云："今上天告祥，群儒英俊，并进《河》《洛》，孔子谶记，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圣姿硕茂，神武在躬，仁覆积德，爱人好士，是以四方归心焉。考省《灵图》，启发谶纬、神明之表，名讳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绍嗣昭穆，天下幸甚。"奉顺，遵循合理的顺序。谶，预言吉凶得失的文字、图记。《史记·赵世家》："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建位易号：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都成都，国号蜀汉。丕：助词，无义。置于句首或句中。《书·君奭》："丕承无疆之恤。"《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承：接续、继承。天序：帝王的世系。《汉书·成帝纪》："定陶王欣，于朕为子，慈仁孝顺，可以承天序，继祭祀。"诞膺皇纲，不坠于地：言刘备继承汉室江山，使之免于灭亡。诞，大。《书·汤诰》："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膺，受，承。皇纲：封建帝王统治天下的纪纲。诞膺皇纲，《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膺诞皇纲"。

[10] 此句言天下未平定，刘备便过早地去世了。遐，远去。殂，死。万国未定，《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万国未静"。

[11] 幼冲：年少。鸿基：强盛的基业。保傅：古代辅导太子和诸侯子弟的官员，统称为保傅。《大戴礼·保傅》："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战国策·秦策》："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婴：加。《汉书·贾谊传》："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这几句是说刘禅继位时年纪较小，没有好好地接受过宫中师傅的教导，却挑起了父辈留下的重担。《三国志·蜀志·后主传》云："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

［12］六合壅否，社稷不建：言汉室江山分崩离析，国家政权将要毁于一旦。六合，指天地四方。《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壅，堵塞。引申为阻挠君命。《左传·昭公元年》："距违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否（pǐ），闭塞，不通。《汉书·楚元王传》："否者，闭而乱也。"社稷，土、谷之神。《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注："社稷，土谷之神，有德者配食焉。"《白虎通义·社稷》："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历代封建王朝必先立社稷坛墠；灭人之国，必变置灭国的社稷。因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标志。《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建，建立，设置。《易·比》："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书·武成》："建官惟贤，位事惟能。"永惟所以：对于匡复汉室的问题长久地思考。永，原意为水流长，后引申为时间长。《书·尧典》："日永星火。"惟，思；想。《诗经·大雅·生民》："载谋载惟。"郑玄笺："惟，思也。"匡救：匡正挽救。《书·太甲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光载：光大发展。前绪：前人的事业。《楚辞·天问》："纂就前绪，遂成考功。"攸济：远大的成就。

［13］夙兴夜寐：起早睡迟，形容勤奋不懈。《诗经·卫风·氓》："夙兴夜寐，靡有朝矣。"逸：安闲；逸乐。《书·无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菲薄：微薄。此处指省吃俭用。益：资助，补助。《战国策·秦策》："甘茂攻宜阳……三鼓之而卒不上，于是出私金以益公赏。"国用：国家的开支。《礼·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劝分：劝说人们有无相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注："劝分，有无相济。"务穑：勉力从事农业生产。阜：盛多，丰富。《诗经·小雅·頍弁》："尔殽既阜。"

授方任能：此语互文见义，指任用适宜的有才能的人才为官吏。听：断决，治理。《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断私降意：禁绝私念贬抑自身。以上几句是诸葛亮代刘禅向国人表明自己为了匡复汉室所做的努力：兢兢业业，毫不松懈，厉行节约以资助财政支出，鼓励民众互相帮助发展生产以增加百姓的财富，选用贤能之士治理国家，克己奉公以鼓舞军中将士。授方任能，《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授才任能"。

［14］凶逆：凶恶叛乱之徒。这里是指曹丕及他所代表的魏国。陨丧：死亡。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载，曹丕死于黄初七年（226），时年四十。

［15］残类余丑：指曹丕死后嗣位的曹睿及其所任用的诸大臣。《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云："七年夏五月，帝病笃，乃立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十二月，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为骠骑大将军。又支天祸：又指使手下制造祸乱。恣睢：放纵、暴戾。河、洛：黄河与洛水。也指该两河流域地区。弭：停止；消除。《国语·楚语下》："弭其百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16］弘毅：刚强果断。《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勖：勉励。《书·牧誓》："夫子勖哉。"《诗经·邶风·燕燕》："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17］今授之以旄钺之重：现在授予他威重的仪仗。《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云："诏赐亮金鈇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旄，古时旗杆头上用旄牛尾作的装饰，因即指有这种装饰的旗。《诗经·鄘风·干旄》："孑孑干旄。"毛传："孑孑，干旄之貌。注旄于干首，大夫之旃

也。”钺，古代兵器。青铜制，圆刃或平刃，安装木柄，持以砍斫。盛行于商及西周。《史记·殷本纪》：“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又有玉石制的，多为礼仪或殉葬所用。专命：“执行特别任务，可以不必请示，自行决定。董督：督察。元戎：兵众。《汉书·董贤传》：“统辟元戎。”注：“元戎，大众也。”龚：恭敬。通“恭”。不如从命 。《汉书·王尊传》引《书》：“靖言庸违，象龚滔天。”《书·尧典》作“象恭”。天罚：上天的惩罚。《书·泰誓》：“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龚行天罚，《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龚行天伐”。

[18] 项籍（前232—前202）：秦末下相（今江苏宿迁县西）人，字羽。从叔父项梁在吴中（今江苏吴县）起义。项梁败死，项籍领其军。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在与刘邦争夺天下的斗争中失败，自刎而死。《史记》有《项羽本纪》，《汉书》有传。总：统领，统管。总，亦作摠。《左传·僖公七年》：“若摠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焉，何惧。”注：“摠，将领也。”所务者大：指项籍有称霸天下的野心。《史记·项羽本纪》云：“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垓下：地名。汉刘邦围困项羽于此。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东城：县名，秦置。汉高帝五年项羽兵败，自阴陵（今安徽定远县西北）至东城，故城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焚如：古代把人烧死的酷刑。《汉书·匈奴传》：“（王）莽作焚如之刑，烧杀陈良等。”陵：侵侮。通“凌”。《礼·中庸》：“在上位，不凌下。”这几句是借项籍来说曹魏君臣，暗示曹氏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但仁义不施，不得人心，最终一定会走项籍所走过的覆灭的道路。宗族焚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宗族如焚”。

[19] 效尤：明知有错误而仿效之。《左传·庄公二十一年》：“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奉时：遵循自行运行的时序。庶：副词，表示希望。炎精：汉朝的火德之运。也用以指汉朝。这几句是

说由于魏国一味效法无道的项籍，以致天怒人怨，因此，伐魏的战争是合乎天意民心的，一定会胜利。

［20］孙权：见《草庐对》注［6］。恤：忧虑，顾惜。《诗经·小雅·小弁》："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战国策·秦策》："战胜宜阳，不恤楚交，忿也。"注："恤，顾。"潜：暗中。掎角：分兵牵制或夹击敌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角，抓角；掎，拉腿。这几句是说蜀国与吴国结成同盟，共同抗击魏国。《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云："南中诸郡，并皆反叛，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团结和亲，遂为与国。"

［21］凉州：州名。西汉置，辖境相当今甘肃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内蒙古纳林河、穆林河流域。为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时治所在陇县（今甘肃清水县北）。三国魏移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县）。月支：古西域国名。其族先居今甘肃敦煌县与青海祁连县之间。汉文帝时被匈奴攻破，西迁至今伊犁河上游，击大夏，占塞种故地，称大月氏；其余不能去者入祁连山区，称小月氏。其族类风俗，与安息匈奴同。康居：古西域国名。东临乌孙大宛，南接大月氏安息，西与奄蔡交界。最盛时有今中亚细亚锡尔河北方吉利吉思草原一带之地。汉成帝时，其王遣子入汉。唐武后时，曾授其大首领笃婆钵提为康国王，拜左骁卫大将军，子孙累世册拜为王。胡：我国古代泛称北方边地与西域的民族为胡，后也泛指一切外国为胡。诣：往，到。《史记·孝文纪》："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汉书·杨王孙传》："仆迫从上祠雍，未得诣前。"节度：部署，节制调度。

［22］戈：我国青铜器时代的主要兵器，盛行于殷、周，秦以后逐渐消失。引申为战争的代称。先驱：前锋。《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秋，齐侯伐卫。先驱，谷荣御王孙挥，召扬为右。"《注》："先驱，前锋军。"

[23] 天命：古代把天当作神，称天神的意旨为天命。《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人事：人力所能及的事。《孟子·告子上》："今夫麰麦……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师贞势并：言蜀国军队是正义之师，而且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师，古代军队编制以二千五百人为师。后泛称军队为师。《诗经·秦风·无衣》："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贞，正。《易·师》："彖曰：师，众也。贞，正也。"

[24] 有征无战：言正义之师可以不经过战斗仅仅凭着道德感化的力量、强大军队的震慑力、智谋的巧妙运用而使敌人全部屈服。《孙子兵法·谋攻篇》云："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荀子·议兵》云："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义；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鸣条：古地名，又名高侯原。即成汤败夏桀处。其地所在，异说甚多，已难确指。牧野：地名。在今河南淇县南。殷末周武王大败殷军于此。商人：指商朝的军队。倒戈：以手中武器转而向己方攻击。《书·武成》："前徒倒戈，攻于后于此。"

[25] 旍，同"旌"。古代旗的一种。缀旄牛尾于竿头，下有五彩析羽。用以指挥或开道。《周礼·春官·司常》："全羽为旞，析羽为旌。"麾：古代用以指挥军队的旗帜。《穀梁传·庄公二十五年》："置五麾，陈五兵五鼓。"范宁注：麾，"旌，旌幡也。"首路：指出发上路。穷兵极武：也作"穷兵黩武"。指好战不止。这几句是说蜀军将要出发了，大军所到之处并不想单凭武力来征服一切。这里还是强调要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26] 常典：常例，正常的法度。封宠：得到帝王赐予土地或

爵位的荣耀。品限：官吏的等级和权限。这几句是说如果有人能够弃暗投明，带着酒食来犒劳蜀国军队，按照国家的法度，会得到大小不同的赏赐。

[27] 支叶：比喻远族旁支。《左传·文公七年》："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中外：指宫廷内外人员。《管子·君臣》："是以中外不通，谗慝不生。"规：规劝，谏诤。《书·胤征》："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庄子·盗跖》："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审：仔细观察、研究。《荀子·非相》："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数：道理，礼数。《韩非子·孤愤》："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除：拜官授职。《史记·武安侯传》："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注》："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这几句是说曹氏的宗族、亲戚、宫廷内外人员，如果能够认识到当前形势的利害关系，顺应天意人心来归降的，可以按原官职授职。

[28] 辅果：春秋时晋国人，本姓智，后改姓辅。智氏灭亡之后，只有辅果保全了性命。微子：周代宋国的始祖。子姓，名启。商纣庶兄。封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数谏纣王不听，遂出走。周武王灭商时，他降周。周公旦攻灭武庚后，被封于商故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地区，国号宋。项伯：秦末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名缠，字伯。战国时楚国贵族后裔，项羽叔父。秦末随项梁、项羽起义。曾在鸿门宴上解救了刘邦。西汉建立后，赐姓刘氏，封射阳侯。茅土之庆：受封为王侯的奖赏。古代帝王社祭之坛以五色土建成，分封诸侯时，按封地所在方向取坛上一色土，以茅包之，称为茅土，给受封者在封国内立社。庆，奖赏。这几句是希望魏国的臣子们能够像辅果、微子、项伯那样弃暗投明，早日归顺蜀国，便可得到优厚的奖赏。

[29] 明验：显著的证明。

[30] 不式王命：不遵守蜀国君主的号令。式，规格，榜样。

王命，帝王的命令。戮其妻孥：杀他的妻子儿女。孥，儿女。罔有攸赦：不会饶恕他的罪行。罔，副词，毋，不。攸，助词，不译。赦，免除或减轻犯人的罪责或刑罚。

[31] 贷：饶恕；宽免。吊：怜悯；伤痛。《诗经·桧风·匪风》："中心吊兮。"这几句是说要广泛宣传蜀国的政策，恩威并用，饶恕魏国的将帅，安抚魏国的民众。

[32] 他：另外的；别的。《诗经·郑风·褰裳》："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孟子·梁惠王下》："王顾左右而言他。"如：顺遂；依照；遵从。《史记·高祖本纪》："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露布：不缄封之文书。后多指捷报、檄文等。这几句是说其他的事情按照诏书法令处理，丞相将这篇诏书向天下人宣布，以达到蜀汉后主刘禅的满意。使称朕意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俾称朕意焉"。

请宣大行皇帝遗诏表[1]

伏惟大行皇帝迈仁树德，覆焘无疆，昊天不吊，寝疾弥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号咷，若丧考妣。[2]乃顾遗诏：事惟大宗，动容损益；[3]百寮发哀，满三日除服，到葬期复如礼；[4]其郡国太守、相、都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5]臣亮亲受敕戒，震威神灵，不敢有违。[6]臣请宣下奉行。[7]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

校注

[1] 请：请求，要求。宣：宣谕，帝王命令宣诏。大行：一去不返。臣下因讳言皇帝死亡，故用大行作比喻。皇帝死后停棺未葬者为大行皇帝。表：古代奏章的一种，多用于陈述衷情。章武三年（223），刘备去世，在此之前曾遗诏敕后主刘禅："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临终之际，呼来在身边的儿子刘永，刘备再嘱咐道："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在本文中，诸葛亮请求后主刘禅将刘备的遗诏向天下人宣布。此文语调低沉、舒缓，充满了对刘备的深切哀痛之情。

[2] 伏惟：俯伏思维，下对上的敬词。常用于奏疏或信函中。迈仁树德：勤于自勉，施行仁政，树立美好的品德。迈，勤勉。树，建立，设置。覆焘无疆：这里是赞美刘备的恩泽荫庇了天下所有的人。覆焘，遮盖。比喻恩泽荫庇。无疆，无限，没有穷尽。《诗经·豳风·七月》："万寿无疆。"昊天不吊：犹言天道不公允。昊，元气博大貌。吊，善。寝疾：卧病。《榖梁传·庄公三十二年》："寝疾居正寝。"弥留：病久不愈。《书·顾命》："病日臻，既弥留。"奄忽：比喻死亡。升遐：称帝王的死。号咷：亦作"嚎咷"、"嚎啕"。放声大哭。《易·同人》："同人，先号咷而后笑。"考妣：父母。《书·舜典》："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传》：

"考妣，父母。"后多指已死父母。

［3］顾：观看。惟：是。《书·益稷》："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大（tài）宗：古官名，《周礼·春官》有大宗伯，掌邦国祭事典礼。动容：举止仪容。《孟子·尽心下》："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损益：增减，改动。《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这几句是说在拜读了刘备的遗诏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求主祭的官员参照古代礼法适当地加以增减，来规定百官在守丧期间的礼仪。

［4］百寮：也作"百僚"。指百官。《书·皋陶谟》："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注》："僚，工，皆官也。"发哀：表达自己的哀痛。发，发表，发布。除服：除去丧礼之服。如礼：依照礼法来祭奠皇帝。如，随从，依照。

［5］郡国：郡是古代行政区划名，直辖于朝廷；国分封于诸王侯。太守：官名。秦朝时设郡守，管理一郡政事。秩二千石。汉景帝时更名为太守。相：古官名。都尉：官名，职责是统帅士兵，维持地方治安。县令长：官名。秦朝和汉朝时规定，县万户以上称令，不及万户者称长。

［6］敕戒：警戒，教戒。神灵：魂魄。《大戴礼·曾子天圆》："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这里指已经去世的刘备。这几句是说刘备去世前曾当面向诸葛亮交待后事，为了告慰亡灵，诸葛亮对刘备的敕命不敢有丝毫违背。《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云："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7］奉行：遵照执行。

南　征　表[1]

初谓高定失其窟穴，获其妻子，道穷计尽，当归首以取生也。[2]而邈蛮心异，乃更杀人为盟，纠合其类二千余人，求欲死战。[3]

（《诸葛亮集》、《北堂书钞》）

校注

［1］本文作于建兴三年（225）南征之时。《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云："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南中，古地区名。相当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三国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其地在巴蜀以南，故名。南中地区包括蜀汉南部的越嶲、益州、永昌、牂牁四郡，建兴元年，益州郡大姓雍闿发动叛乱，将太守张裔流放于东吴，越嶲群的夷王高定和牂牁太守朱褒也先后据郡叛乱，响应雍闿。面对这种形势，诸葛亮一方面联络东吴成为友好盟国，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休养生息，待时机成熟，率军南征，很快平定了南中四郡。

［2］高定：没查到此人生平。窟穴：叛贼盘据藏匿之处。归首：归顺自首。

［3］邈蛮心异：这里是说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心态异常。

前出师表[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2]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3]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4]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5]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6]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7]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8]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9]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10]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11]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12]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1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14]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15]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16]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17]受命以来，

夙夜忧叹，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18]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19]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20]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21]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22]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23]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24]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准备北驻汉中，出师北伐，临出发时，写下了这篇表文。诸葛亮在文中以循循善诱的态度劝诫后主刘禅要严于律己，秉公办事，希望蜀国君臣能够团结一致，励精图治，发奋图强，早日实现统一天下，匡复汉室的宏伟目标。文中流露出对蜀国前途的忧虑之情。全文情辞恳切，音调抑扬顿挫，历来为人们所赞誉，已成为千古传诵的一篇表文。本文题目是后人所加。

［2］崩殂：指帝王之死。疲敝：困苦穷乏。诚：果然，确定。秋：日子；时期。《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此文开篇有“臣亮言”三字。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此诚危急存忘之秋也”。

［3］懈：懈怠；松驰。《孝经·卿大夫》：“夙夜匪懈。”《淮

南子·修务训》："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殊遇：特殊的知遇。指恩宠、信任。

［4］开张圣听：言广开言路，听取臣子们的意见。开张，开放，不闭塞。圣，君主时代对帝王的尊称，凡有关帝王及王朝的事物均冠以圣。光：光大。恢弘：也作"恢宏"。发扬，扩张的意思。《书·序》："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妄自非薄：自暴自弃。引喻失义：讲话不合乎帝王的身份。引喻，援引例证以说明事理。义，宜，适宜。合理、适宜的事称义。《易·乾》："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疏》："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论语·公冶长》："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忠谏：忠诚的劝谏。《庄子·至乐》："忠谏不听，蹲循勿争。"

［5］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朝廷内外，是一个整体，应该团结一致。宫中，指皇宫中。府中，指丞相府中。陟：升进。《书·尧典》："三考，黜陟幽明。"臧否（zāng pǐ）：善恶，得失。《诗经·大雅·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左传·隐公十一年》："师出臧否亦如之"。《注》："臧否，谓善恶得失也。"异同：偏义复词，重在"异"。异，指不相同。

［6］作奸犯科：为非作歹，违法乱纪。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专司，故称有司。《书·大禹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孟子·梁惠王下》："凶年饥岁……有司莫以告，是慢而残下也。"刑：处罚的总称。《书·大禹谟》："刑期于无刑。"赏：对有功者赐与财物、官爵等。《书·泰誓》："功多有厚赏。"昭：彰明，显示。《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左传·隐公三年》："《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酌》，昭忠信也。"平明之理：公正明察的法则。偏私：出于私情，袒护一方。以昭陛下平明之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以昭陛下平明之治"。

[7] 侍中：官名。秦朝开始设置，为丞相属官。两汉沿用。因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应对顾问，地位渐渐高贵、重要起来。侍郎：官名。秦、汉时期郎中令的属官有侍郎，本为宫廷的近侍。东汉以后，尚书属官初任称郎中，满一年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郭攸之：《文选》李善注引《楚国先贤传》："郭攸之，南阳人，以器业知名。"费祎（？—253）：三国时期蜀汉鄳（今河南罗山县西）人，字文伟。后主刘禅执政时期任黄门侍郎，为丞相诸葛亮所重用，屡次奉命出使吴国。诸葛亮去世后，任后军师，继代蒋琬为尚书令。延熙十六年，以岁朝大会酒醉，被魏降人郭循刺死。谥曰敬侯。董允（？—246）：三国时期蜀汉南郡枝江（湖北宜昌市东南部）人，字休昭。后主刘禅执政时期任黄门侍郎。诸葛亮上疏称其"志虑忠纯"，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令宿卫亲兵。当时的宦官黄皓，见宠于后主，因为有董允在，不敢为非作歹；董允死后，黄皓开始干预朝政。良实：贤能诚实。志虑忠纯：志向远大，忠心耿耿。纯，大，笃厚。简拔：选拔。遗（wèi）：给予。《左传·隐公元年》："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

[8] 愚：自称的谦词。《史记·刘敬传》："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咨：征询，商量。《书·舜典》："咨十有二牧。"《注》："咨亦谋也。"裨补阙漏：弥补过失，提醒君主不要遗忘某些事情。裨补，增益补阙。阙，过失。《诗经·大雅·烝民》："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漏，遗忘，遗脱。《荀子·修身》："易忘曰漏。"广益：扩大和增加。有所广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有所广益也"。

[9] 向宠：先主刘备执政时为牙门将。建兴元年封都亭侯，后为中部督，典宿卫兵。性行：禀性与行为。《文选·思玄赋》："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与琼枝。"淑：善良。多指人品。《诗

经·王风·中谷有蓷》："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均：公平，均匀。《诗经·小雅·北山》："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精通军队中的事务，从前试用他的时侯，刘备称赞他很有才干。据《三国志》记载，章武二年(222)，刘备率诸将向吴军进攻，陆逊在猇亭（今湖北省宜都县境长江北岸）与刘备决战，利用火攻，大破蜀军四十余营，刘备率领的部队受到重创，只有向宠的部队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因此得到刘备的夸奖。举：推荐，选用。《墨子·尚贤》："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督：谓大将。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是以众议举宠以为督"。

[10] 营：军垒，军营。《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文帝）至营，将军（周）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行陈：行列和战阵，这里指军队。陈，通"阵"，战阵。《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优劣得所：军中将士无论才能高低都能得到适当的安排。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

[11] 倾颓：衰败，覆灭。

[12] 痛恨：痛心，遗憾。桓、灵：指汉桓帝刘志和汉灵帝刘宏。都是宠信宦官、滥杀贤才、昏庸无道的君主。

[13] 尚书：官名。秦时本为少府属官，掌殿内文书，职位很低。汉成帝时设尚书员，群臣章奏都经过尚书，位虽不高而权很大。长史：官名。西汉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属官均有长史，东汉的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府亦设长史，职任颇重，号为三公辅佐。三国、晋、南北朝沿置。参军：官名。东汉末有参军事之名。即参谋军务。简称参军，位任颇重。死节：守节义而死。《韩非子·守道》："明于尊位必赏，故能使人尽力于权衡，死节于官

职。”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诸葛孔明全集》作“此悉贞良死节之臣”。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则汉室之降，可指日而待也”。

［14］布衣：庶人之服。《战国策·赵策》：“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贤大王之行义。”也作为平民的代称。《吕氏春秋·行论》：“人主之行与布衣异。”《史记·李斯传》：“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躬耕：亲治农事。南阳：郡名。秦置。包括河南旧南阳府，湖北旧襄阳府之地。治宛，即今河南南阳市。苟全性命：姑且保存性命。闻（wèn）达：显达或受称誉。闻，名誉，名声。《诗经·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孟子·告子上》：“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躬耕于南阳，《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躬耕南阳”。

［15］卑鄙：低微鄙陋。猥自枉屈：意思是说刘备不惜降低身份来拜访诸葛亮。猥，苟且。《汉书·杨恽传》：“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注》：“猥，曲也。”枉屈，委屈，枉驾。驱驰：策马疾驰。《史记·绛侯世家》：“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也用作奔走效力之意。

［16］倾覆：颠覆，破坏。《左传·成公十三年》：“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荀子·不苟》：“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这里是指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在当阳（今湖北宜昌市东北部）长坂（今湖北当阳市东北）大败刘备之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云：“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尔来二十有一年矣：从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到此次出师北伐已经二十一年了。《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按语云：“刘备以建安十三年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

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时也。”尔来，自那时以来。

［17］临崩：将要死去的时候。崩，旧称皇帝死为崩。《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寄：寄托，托付，委托。《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云：“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

［18］夙夜：早晚；朝夕。《书·舜典》：“夙夜惟寅。”《诗经·召南·采蘩》：“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效：征验，效果。《战国策·秦策》：“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注》：“效，验也。”《淮南子·修务》：“夫歌者，乐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明：聪明。《书·太甲》：“视远惟明，听德唯聪。”泸：古水名。一名泸江水。指今雅砻江下游和金沙江会合雅砻江以后一段。不毛：未加种植。《周礼·地官·载师》：“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也指贫瘠的土地。《公羊传·宣公十二年》：“锡之不毛之地。”据《三国志》记载，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军南征四郡，曾渡过泸水，到过荒凉、落后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夙夜忧叹，《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夙夜忧勤”。恐付托不效，《诸葛孔明全集》作“恐托付不效”。

［19］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南方的叛乱已经平定，蜀国国富民强，军队粮饷充足。《三国志·蜀志·后主传》云：“建兴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西夷王高定亦背叛。”又《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云：“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奖：劝勉。《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无亢不衷，以奖乱人。”庶竭驽钝：尽管才能低下，也要竭尽全力。庶，副词，表示希望。《诗经·大雅·江汉》：“四方既平，王国庶定。”竭，穷尽。《礼记·曲礼》：“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荀子·修身》：“齐明而不竭，圣人也。”驽钝，才

短力弱。攘除：铲除。奸凶：邪恶之人。指魏国君臣。职分：身任之职所应尽的本分。当奖率三军，《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当帅将三军”。

[20] 斟酌：吸取，考虑。《荀子·富国》：“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损益：利弊。

[21] 慢：轻忽。《商君书·垦令》：“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彰：显明。《书·皋陶谟》：“彰厥有常，吉哉！”《注》：“彰，明；吉，善也。”《庄子·齐物论》：“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咎：罪过。《诗经·小雅·北山》：“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君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章其慢”。《诸葛孔明全集》无“若无兴德之言，则”字。

[22] 自谋：自己策划。咨诹善道：征询为善的道理。诹，问，咨询。《诗经·小雅·皇皇者华》：“载驰载驱，周爰咨诹。”《传》：“咨事为诹。”察纳雅言：审察采纳正确的意见。察，考核，调查。《论语·卫灵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雅言，正确之言。

[23] 追：回溯，牢记。《左传·成公十三年》：“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遗诏：见《请宣大行皇帝遗诏表》注 [1]。

[24] 临表涕零：面对着这篇表文流下泪来。涕零，泪落。《诗经·小雅·小明》：“念彼共人，涕零如雨。”不知所言：不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自谦语。意思是说自己由于心情过分激动和伤感，有可能会失言，希望后主刘禅多加谅解。临表涕零，不知所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后出师表[1]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2]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3]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4]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5]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6]

谨陈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7]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8]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9]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偪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10]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11]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

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12]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13]

夫难平者，事也。[14]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15]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16]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17]凡事如是，难可逆见。[18]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19]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本文作于建兴元年（228）。这一年，吴国的鄱阳（辖境相当今江西鄱阳湖东岸、进贤以东及信江、乐安江流域）太守周鲂假意向魏国投降，以诱敌深入。魏将曹休果然中了这个圈套，结果大败而归，后病发而亡。诸葛亮认为这是蜀国北伐的大好时机，便写了这篇表文。文中针对刘禅的疑虑及某些大臣的不同意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言辞果断，据理力争，同时，文中也表现出一代贤相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精神，读之令人感动。本文与《前出师表》堪称表文中的双璧。

［2］王业：谓帝王的基业。《诗经·豳风·七月·序》：“七月，陈王业也。”《战国策·秦策》：“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

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听王业也。”偏安：旧史于王朝据地一方，不能统治全国的，谓之偏安。

［3］量：估量。孰与：犹言何如。常用于反诘句，表示比较抉择。《荀子·天论》：“大王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此谓还不如。《史记·淮阴侯列传》：“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意谓比项王何如。是故：于是，因此。弗：不。《公羊传·僖公二十六年》：“公追齐师至嶲，弗及。”这几句话暗示刘禅不要对自己主张北伐存有戒心，自己所要完成的正是先帝刘备的遗命，况且即使是先帝刘备生前也是非常信任自己的。惟坐待亡，《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惟坐而待亡”。

［4］受命：接受任务和命令。《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石恶将会宋之盟，受命而出。”食不甘味：吃饭也吃不出个美味来。形容心中有事，吃东西都不知道滋味。《战国策·楚策》：“楚王曰：‘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并日而食：两天吃一天的饭。本来是形容生活穷困，这里是指诸葛亮政务繁忙，无暇顾及饮食。

［5］顾：连词，只是。《史记·荆轲传》：“（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而议者谓为非计：这是指蜀国的一些大臣对北伐持反对意见。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顾王业不可得偏全于蜀都”。

［6］务：勉力从事。《论语·学而》：“君子务本。”兵法乘劳：用兵之道强调要趁敌方困顿的时候进攻。乘，利用，趁机会。《韩非子·八经·起乱》：“故明主审公私之分，审利害之地，奸乃无所乘。”劳，劳顿，劳瘁。进趋之时：向前奋进的大好时机。

［7］陈：陈述。《离骚》：“跪敷衽以陈辞兮。”高帝：即汉高祖刘邦。明并日月：智慧、品德与日、月同辉。谋臣渊深：聚集了很多学问深奥的谋士。渊，人或物集聚之处。《书·武成》：“今商

王受无道……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深，深奥，精微。《易·系辞》：“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注》：“极未形之理则曰深。”涉险披创：进入危险之地，遭受创伤。涉，面临，进入。《文选·七发》：“于是背秋涉冬，使琴挚斫斩以为琴。”被，遭，受。《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身亦被十余创。”

[8] 良：即张良（前？—前189），汉初大臣，字子房。家五世相韩，秦灭韩，张良结纳刺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中，逃匿到下邳（今江苏睢宁北）。后刘邦起兵，张良为谋士，辅佐刘邦建立了汉朝，因功封为留侯。平：即陈平（前？—前178），汉初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少时家贫，好读书。秦末农民起义，初从项羽，后归刘邦。有谋略，积功任护军中尉，封曲逆侯。惠帝时为左丞相，吕后徙为右丞相。后与太尉周勃合力，尽诛诸吕，迎立文帝，卒安汉朝。长计：耗时长久的战略。坐定天下：无所作为地等待天下太平。

[9] 刘繇：字正礼，东莱牟平（今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曾任扬州牧，振武将军。孙策东渡征伐诸郡，刘繇奔逃，后病死。王朗：字景兴，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曾任会稽太守。孙策渡江征伐诸郡，王朗大败。后归曹操，任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魏国建立以后，官职屡次得以升迁并封侯。论安言计，动引圣人：讨论安定天下的计策，还要引用圣人的话来增强自己言论的说服力。孙策（175—200）：东汉末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字伯符。孙坚之子。少时居寿春（今安徽寿县），为江淮间人士所称道。孙坚死后，依附袁术，收领其父部曲。兴平二年（195），率军渡江，削平当地割据势力，据有吴、会稽等五郡，自领会稽太守。后又夺取庐江郡（辖境为安徽、湖北一带），依靠周瑜、张昭等南北人士，在江东地区建立孙氏政权。曹操任为讨逆将军，封吴侯。后遇刺死。其弟孙权称帝时，追尊为长沙桓王。江东：见《草庐对》注［14］。动引圣人，《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举

引圣人”。

［10］殊绝：突出，独特。孙：即孙武。春秋时齐人。也称为孙武子。以兵法求见吴王阖庐，用为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汉书·艺文志》兵家著录《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今有十家注本。吴起，战国时卫国人。曾从学于曾参。初仕鲁，后仕魏，魏文侯用为将，攻秦，拔五城，为西河守以拒秦。为魏相公叔所忌，奔楚，楚悼王用为令尹。吴起为将与士卒同甘共苦；为相明法令，捐不急之官，务在富国强兵，楚国的贵族大臣都怨恨吴起。悼王死，被宗室大臣杀害。《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吴子》四十八篇。今本六篇，为后人依托的作品。南阳：郡名。战国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置。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市）。汉辖境相当今河南熊耳山以南叶县、内乡间和湖北大洪山以北广水市，郧县间地，其后渐小。乌巢：泽名。在河南延津县东南。祁连：广义的祁连山系指甘肃省西部和青海省东北部边境山地的总称。狭义的祁连山，仅指最北的一支。黎阳：古津渡名。故址在今浚县东南。位于古黄河北岸，与白马津相对。北山：也叫北邙山。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潼关：关名。古称桃林之塞，秦为阳华，东汉建安中于此建关，以潼水而名。西薄华山，南临商岭，北距黄河，东接桃林，为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要冲，历代皆为军事要地。伪定：非法窃据权柄以平定天下。几败北山，《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几败伯山”。

［11］昌霸：地名，不详。巢湖：也称焦湖、漅湖。在安徽巢县西。本为巢县境陆地，后陷为湖，汇合其他河流注入长江。李服：人名，不详。图之：谋取它。夏侯渊：三国时期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字妙才。夏侯惇族弟。东汉末随曹操起兵，从征袁绍、韩遂，有勇名。建安二十年（215），任征西将军，守汉中。后与刘备部将黄忠战于定军山（在今陕西勉县东南），被击杀。驽下：犹言庸才，谓才能驽钝低下。《战国策·燕策》：“荆轲

曰：‘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

［12］间：距离。期年：一整年。《左传·襄公九年》：“行之期年，国乃有节。”赵云（？—229）：三国时期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南）人，字子龙。初从公孙瓒，后归刘备。曹操取荆州，刘备败于当阳长坂，他力战救护甘夫人和刘备之子刘禅。刘备得益州，任为翊军将军，从取汉中。建兴六年（228），从诸葛亮攻关中，分兵拒曹真主力，以众寡不敌，退回汉中。次年死。他曾以数十骑拒曹操大军，被刘备誉为“一身都是胆”。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以上七人皆蜀汉将领。曲长屯将：皆为中低级的军官。突将：冲锋突阵的勇将。无前：莫能居其前，无敌。《庄子·说剑》：“此剑直之无前。”《集解》：“直，当也。”本文中当指军中勇士。賨叟：湖南、四川等地的一种少数民族的老人。青羌：古少数民族名，羌之一种，居西方，约在陕西（今陕西陇县南）陇（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北部、渭河支流千河上游）二县一带。纠合：集合；联合。精锐：精练勇锐。中间期年耳，《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中间期年矣”。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三国志》作“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诸葛孔明全集》作“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

［13］而事不可息：然而战争却不可能平息。事，变故。多指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商君书·农战》：“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息，歇止，休息。《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劳费正等：消耗在战争上的财物正好与国库的收入相等。劳，使用过分。《管子·小匡》：“牺牲不劳，则牛马育。”费，用财多。《论语·尧曰》：“君子惠而不费。”引申为消耗。《墨子·所染》：“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而不及今图之，《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而不及虚图之”，《诸葛孔明全集》作“而不及虚图之”。

［14］平：平息；平定。《诗经·小雅·常棣》："丧乱既平，既安且宁。"

［15］楚：古时长江中下游一带属楚国，故用以泛指南方一带。拊手：拍手。《史记·赵世家》："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谓：说；以为。《诗经·小雅·正月》："谓天盖高，不敢不局。"《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以上几句是说刘备在湖北当阳长坂坡大败于曹操之时，曹操自认为从此天下就可以平定了。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三国志》作"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

［16］吴：东汉时江苏省为吴郡地，后因别称吴。越：古时江、浙、粤、闽之地越族所居，谓之百越。夏侯授首：夏侯渊被斩首。《三国志·魏志·诸夏侯曹传》云："会鲁降，汉中平，以渊行都护将军，督张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还邺，留渊守汉中，即拜渊征西将军。二十三年，刘备军阳平关，渊率诸将拒之，相守连年。二十四年正月，备夜烧围鹿角。渊使张郃护东围，自将轻兵护南围。备挑郃战，郃军不利。渊分所将兵半助郃，为备所袭，渊遂战死。"

［17］关羽：（？—220）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东汉末亡命涿郡，从刘备起义。建安五年（200），刘备为曹操所败，他被俘后，极受优礼，封汉寿亭侯。后仍归刘备。十九年，镇守荆州。二十四年，围攻曹操部将曹仁于樊城，又大破于禁所领七军，因后备空虚，不久孙权袭取荆州，他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兵败被擒杀。毁败：毁灭失败。秭归：县名，在湖北省宜昌市西北部，长江横贯。蹉跌：亦称"差跌"。失足跌倒。比喻失误。这几句所说的史实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樊城）与曹仁、于禁作战大获全胜后，威名远扬，曹操欲迁都以避其锋，司马懿等人

建议曹操联合孙权，使其袭击关羽的后方。就这样，孙权杀害了关羽，并占领荆州。章武元年（221），刘备率军东征孙权，为关羽报仇。攻占秭归之后，向猇亭（今湖北枝城北长江北岸）进攻，结果被陆逊打败，逃到白帝城（今四川重庆奉节东北），次年病死。

［18］这两句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难以事先预料到它的结局。逆，预先猜度。《易·说卦》："知来者逆。"

［19］鞠躬尽力：鞠躬，恭敬谨慎；尽瘁，竭尽劳苦。谓不辞劳苦，贡献一切。已：停止。《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利钝：是否顺利。钝，本义不锋利，后来引申为不顺利。逆睹：预见。臣鞠躬尽力，《诸葛孔明全集》作"臣鞠躬尽瘁"。

荐吕凯表[1]

永昌郡吏吕凯、府丞王伉等，执忠绝域，十有余年，雍闿、高定偪其东北，而凯等守义不与交通。[2]臣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3]

（《诸葛亮集》、《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吕凯：字季平，永昌不韦（今云南保山县）人。建兴元年（223），雍闿叛乱，向吴国投降。吴国任命雍闿为永昌太守。当时任永昌郡五官掾功曹的吕凯和府丞王伉一起率众抵抗，不允许雍闿入境。诸葛亮在这篇表文中赞扬了吕凯、王伉这种忠贞不渝、奋不顾身的精神。此表写于诸葛亮南征雍闿之时，当是建兴三年

(225)。

［2］府丞：府中的佐吏。王伉：无传。执忠绝域：在远离朝廷的地方仍然保持着忠君之心。执，遵守，掌握。《礼·中庸》："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绝域，极远的地域。《管子·七法》："不远道里，故能威绝域之民；不险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国。"雍闿：无传。高定：无传。偪：侵迫。同"逼"。《左传·隐公十一年》："实偪处此。"交通：交往，勾结。《史记·黥布传》："布已论输丽山，丽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

［3］不意：意料之外。《孙子·计》："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敦直：惇厚正直。敦，惇厚，笃厚。《易·临》："敦临，吉，无咎。"《老子》："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乃尔：这样。尔，作词尾，无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此句后有"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

弹李严表[1]

严少为郡职吏，用情深克，苟利其身。乡里为严谚曰："难可狎，李鳞甲[2]。"

（《诸葛亮集》）

校注：

［1］本文写作年代不详，文中流露出对李严的强烈不满。李严：字正方，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人。此人素以才干优长著称，曾在荆州牧刘表手下任职。后来曹操攻打荆州时，李严到了西蜀，在刘璋手下任成都令。刘备攻打了西蜀之后，李严率众向刘备投降，任犍为太守、兴业将军等职。刘备病逝之后，李严与诸

葛亮一起接受遗诏来辅助刘禅，李严任中都护，管理内外军事。后封为都乡侯、前将军。后来，李严因怠慢军务被诸葛亮弹劾，并且被废为平民。建兴十二年（234），李严听说诸葛亮去世，自己也发病而亡。李严曾改名为李平。

［2］鳞甲：比喻人心机峻深。

弹李平表[1]

自先帝崩后，平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2]

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3]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4]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5]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6]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7]

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8]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9]

（《诸葛亮集》、《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本篇《诸葛孔明全集》题目为《表李平》。李平：原名李严，后改名为平。本文的写作背景是：建兴九年（232），诸葛亮

在祁山驻军准备出师北伐，李平负责押运粮草。当时正值阴雨天气，李平忽然写信通知诸葛亮退军。待大军退回，李平又故意责问诸葛亮既然军粮饶足为何无故退军，藉此来掩盖自己不办粮草之罪责。又向刘禅进表，诬蔑诸葛亮退军的目的在于引诱敌人。诸葛亮将李平亲笔写的有关退军事宜的书信取出，与之当面对质，李平这才理屈词穷，俯首谢罪。于是，诸葛亮写下了这篇表文，弹劾李平。

［2］所在治家：每到一处都只忙于经营家业。所在，到处；处处。治，经营。尚为小惠：惯于对别人施以小恩小惠。尚，超过，加。《论语·里仁》："好仁者无以尚之。"

［3］北出：指出师北伐，攻打魏国。得：取得，获得。《诗经·周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孟子·告子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镇：止，安定。《楚辞·九章·抽思》："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国语·晋》："君镇抚群臣而大庇荫之……敢当承业。"汉中：郡、府名。战国楚地，秦惠文王后十三年置汉中郡。汉朝沿袭这种划分方法。辖境相当今陕西秦岭以南，留坝、勉县以东，乾祐河流域以西和湖北郧县、保康以西，粉青河、珍珠岭以北地。西汉移治西城（今陕西安康市西北），东汉复还旧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东）。穷难纵横：顽固地抗拒命令，蛮横至极。穷，终极。《荀子·富国》："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楚辞·九歌·云中君》："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难，拒斥。《书·舜典》："惇德允元，而难任人。纵横：豪横，强横。巴州：地名。汉朝巴郡宕渠县。刺史：官名。西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部（州），部置刺史，以六条察问郡县，本为监察官性质，其官阶低于郡守。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哀帝初，又改归旧制，不久复称为州牧。东汉初又称刺史。灵帝时，再改刺史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自三国至南北朝各州亦多置刺史，一般以都督兼任，并加将军之号，权力甚大。

其不加将军号者，当时称为“单车刺史”。

［4］西征：指建兴八年（231）诸葛亮率军队抗击魏国进攻的史实。《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云：“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主督：主管督察。说：告诉、讲。《吕氏春秋·当务》：“备说非六王五伯。”开府：开建府署，辟置僚属。汉制，惟三公可开府。及汉末，李傕、张扬、董承等以将军开府，开府之名始此。辟召：因推荐而征召入仕。

［5］鄙情：鄙陋的心思。李丰：李平之子。江州：县名。本是巴国的国都，战国秦惠王遣张仪灭掉巴国，置县。治所在今重庆市区。自战国时期至南朝宋代，皆为巴郡治所。隆崇其遇：重视他，给予他优厚的待遇。隆，尊崇。《荀子·劝学》：“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崇，尊敬，推重。《礼·王制》：“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遇：相待，接待。《汉书·蒯通传》：“（韩）信曰：‘汉遇我厚，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务：必须。《荀子·哀公》：“是故知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

［6］都委诸事：对一切工作都放任不管。都，全。委，推卸。

［7］伐：击刺，攻杀。《书·牧誓》：“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褒：赞美，嘉奖。《公羊传·隐公元年》：“曷为称字？褒之也。”

［8］荣利：荣耀和利益。颠倒：反覆，即变动无常。

［9］若事稽留，将致祸败：如果对李平的惩处被延误了，将会给蜀国造成毁灭性的灾难。事，作，从事。《商君书·农战》：“境内之民……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稽留，延滞。《周书·武帝纪》：“自今以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弊稽留。”祸败，灾祸和失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这是诸葛亮的自谦之语，意思是说由于

我的不聪慧，说的话越多，罪过越大。敏，聪慧。《论语·颜渊》："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咎，罪过。《诗经·小雅·北山》："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

弹廖立表[1]

长水校尉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2]诽谤先帝，疵毁众臣。[3]人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伍分明者，立举头视屋，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胜数。[4]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5]

（《诸葛亮集》、《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廖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今湖南常德）人。刘备曾任命他为长沙太守、巴郡太守、侍中等官职。刘禅即位后，任命他为长水（水名，源出陕西蓝田县西北，流经长安东南）校尉。本文的写作背景是：廖立认为自己爵位低下，心怀不满，便肆意诋毁刘备和蜀国群臣。李郃、蒋琬将廖立所说的话告诉了诸葛亮，于是，诸葛亮写下了这篇表文。本篇《诸葛孔明全集》题目为《表廖立》。

[2] 校尉：汉时军职之称，略次于将军。随其职务冠以名号。汉武帝时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为专掌特种部队的将领，东汉略同。汉以后，管理少数民族

地区的长官，亦有称校尉者。坐自贵大：由于过分抬高自己。坐，因，由于。贵，位尊。《易·系辞》："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臧否：品评，褒贬。《文选·西京赋》："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贤达：贤能通达之人。万人率者：这里是指蜀国群臣。率，楷模。《汉书·何武传》："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小子：对人的蔑称。坐自贵大，《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生自贵大"。

［3］诽谤：说人坏话。《韩非子·难言》："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訾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史记·高祖本纪》："（沛公）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疵毁：指责缺点，加以诋毁。《三国志·蜀志·刘彭廖李刘魏扬传》云："（廖）立计曰：'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无纲纪；朗昔奉马良兄弟，谓为圣人，今作长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长，从人者耳，不足与经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为不然也。王连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

［4］简练：精选训练。《礼·月令》："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汉书·息夫躬传》："简练戎士，缮修干戈。"部伍：部曲行伍。《史记·李将军列传》："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何足言：有什么值得说的。足，可以，值得。《孟子·公孙丑》："王由足用为善。"《战国策·燕策》："言不足以求正，谋不足以决事。"凡如是者不可胜数：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数也数不完。胜，尽。《孟子·梁惠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5］中人：平常人。《荀子·非相》："中人羞以为友。"《史记·李将军列传》："才能不及中人。"

又弹廖立表[1]

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守长沙则开门就敌，领巴郡则有闇昧阘茸其事，随大将军则诽谤讥诃，侍梓宫则挟刃断人头于梓宫之侧。[2]陛下即位之后，普增职号，立随比为将军，面语臣曰："我何宜在诸将军中！不表我为卿，上当在五校！"臣答："将军者，随大比耳。至于卿者，正方亦未为卿也。且宜处五校。"自是之后，怏怏怀恨。[3]

（《诸葛亮集》、《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本文是诸葛亮弹劾廖立的另一篇表文。刘禅在读完该表之后，下诏："三苗乱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于是，寥立被贬为平民，在汶山郡（今四川北川、汶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等地）耕田度曰，最终死于此处。

［2］奉：辅助，拥戴。《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淮南子·说林》："人不见龙之飞举而能高者，风雨奉之。"《国语·晋》："庶几曰：诸侯义而抚之，百姓欣而奉之，国可以固。"长沙：郡府名。秦置郡，因有"万里沙祠"，故曰长沙。汉为长沙国，其地域包括今天的湖南全省。后汉复为长沙郡。就敌：放进敌人。就，趋向，接近。《易·乾·文

言》："水流湿，火就燥。"《孟子·梁惠王上》："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领：治理。《礼·乐记》："领父子君臣之节。"《汉书·贾谊传》："陛下虽贤，谁与领此？"巴郡：见《草庐对》注［8］。闇昧：昏庸愚昧。阘茸：卑贱。《史记·贾谊传》："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汉书·司马迁传》："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讥诃：责问，非难。也作"讥呵"。梓宫：帝后所用以梓木制的棺材。《汉书·霍光传》："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十五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皆如乘舆制度。"领巴郡则有闇昧阘茸其事，《诸葛孔明全集》作"领巴郡则有闇昧闒葺其事"。

［3］立随比为将军：廖立跟着（蜀国官员一起），比照（升赏的制度）升任为将军。随，跟从。《老子》："前后相随。"《仪礼·聘礼》："使者入，及众介随入。"比，比照；按照。《韩非子·内储说上》："人之救火死者，比死敌之赏。"将军：官名。春秋时晋国以卿为军将，因而有将军之称。战国时始为武官名。汉代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临时出征的统帅有别加称号者，如楼船将军、材官将军、度辽将军等。魏、晋、南北朝时，将军名号极繁，除沿袭汉代旧称外，又有龙骧、骁骑等名称，常置并有专职的属少数。表：表彰。《书·毕命》："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卿：官名。周制，宗周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级。秦汉有九卿，为太常、光禄勋、卫尉、廷尉、太仆、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校：军职级别。《商君书·境内》："军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公、士。"正方：即李严，后改名为李平。且宜处五校：况且也适合安排你担任五校的官职。处，对待，安排。《礼记·檀弓》："（颜渊）谓子路曰：'何以处我？'"怏怏：不服气，不乐意。也作"鞅鞅"。《史记·白起传》："（秦昭王与应侯范雎）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又《绛侯世家》："此怏怏者，非少

主臣也。”《汉书·周亚夫传》作“鞅鞅”。不表我为卿，上当在五校，《诸葛孔明全集》作“不表我为卿上，当在五校”。

公文上尚书[1]

平为大臣，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情狭志狂，若无天地。[2]自度奸露，嫌心遂生。闻军临至，西向托疾还沮、漳；军临至沮，复还江阳。平参军狐忠劝谏乃止。[3]今篡贼未灭，社稷多难，国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业。[4]

辄与行中军师车骑将军都乡侯臣刘琰、使持节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南郑侯臣魏延、前将军都亭侯臣袁綝、左将军领荆州刺史高阳乡侯臣吴壹、督前部右将军玄乡侯臣高翔、督后部后将军安乐亭侯臣吴班、领长史绥军将军臣杨仪、督左部行中监军扬武将军臣邓芝、行前监军征南将军臣刘巴、行中护军偏将军臣费祎、行前护军偏将军汉成亭侯臣许允、行左护军笃信中郎将臣丁咸、行右护军偏将军臣刘敏、行护军征南将军当阳亭侯臣姜维、行中典军讨虏将军臣上官雍、行中参军昭武中郎将臣胡济、行参军建义将军臣阎晏、行参军偏将军臣爨习、行参军裨将军臣杜义、行参军武略中郎将臣杜祺、行参军绥戎都尉臣盛勃、领从事中郎武略中郎将臣樊岐等议，辄解平任，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5]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公文：处理公务的文书。上：献上。《庄子·说剑》："宰人上食。"尚书：官名。秦朝时本为少府属官，掌管殿内文书，职位很低。汉成帝时设尚书员，群臣奏章都经过尚书，位虽不高而权很大。本文作于建兴九年，是诸葛亮联合蜀国群臣一起弹劾李平的一篇公文。

［2］横造无端：放纵自己，专横无礼，无缘无故地挑起是非、制造事端。横，放纵，专横。多指恃势妄为。《史记·吴王濞传》："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造，制造。无端，无因。《楚辞·九辩》："蹇充倔而无端兮，泊莽莽而无垠。"《注》："媒理断绝，无因缘也。"引申为无缘无故。危耻不办：国难当头的紧要关头还是不肯尽心为国家办事。危，凶险，不安。《庄子·则阳》："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耻：羞愧，羞辱。《论语·子路》："行已有耻。"指羞恶的感情。《吕氏春秋·顺民》："越王苦会稽之耻。"指受辱之事。办，办理，料理。《管子·中匡》："（齐桓）公曰：民办军事矣，则可乎?"《史记·项羽本纪》："每吴中有大由役及丧，项梁常为立办。"迷罔：蒙蔽。论狱弃科：审理案件时不顾律法的规定，任意妄为。论，定罪。《史记·吕后纪》："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狱，讼案。《易·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疏》："勿得直用敢折断讼狱。"《论语·颜渊》："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折狱犹言断案。弃，废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科，法令，条律。奸：自私，诈伪。《管子·重令》："奸邪得行，毋能上通。"情狭志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侠情志狂"。《诸葛孔明全集》作"狭情志狂"。

［3］嫌心：仇怨之心。沮：即沮水。在湖北中部偏西。源出

保康西南，东南流到当阳市两河口附近与漳水汇合为沮漳河，南流到荆州市西入长江。漳：即漳河。春秋战国时楚有漳水。源出湖北南漳县（在湖北省襄樊市西南部、荆山东侧、汉江支流蛮河流域）西南之蓬莱洞，东南流经钟祥（市名。在湖北省荆门市东北部）、当阳县（今当阳市，在湖北省宜昌市东北部）合沮水为沮漳河，复东经江陵县（今荆州市，在湖北省中部偏南、长江沿岸）入长江。江阳：今四川泸州市。参军：官名。东汉末有参军事之名。即参谋军务。简称参军，责任颇重。谏：直言规劝。多用以下对上。《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墨子·非儒》："务善则美，有过则谏。"西向托疾还沮、漳，军临至沮，《诸葛孔明全集》作"西向托疾。还沮漳军。临至沮。"平参军狐忠劝谏乃止，《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作"平参军狐忠勤谏乃止"。

［4］苞含：包藏未露。这里引申为包庇纵容的意思。危：危害。《韩非子·外储说右》："此危吾位者也。"《战国策·齐策》："能危山东者，强秦也。"

［5］辄：则。《汉书·食货志》："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行：兼任某官。以小衔摄大官，称守某官；以大兼小，则曰行某官。军师：古代官名，掌监掌军务。东汉、三国、晋皆设置。车骑：将军的名号。汉文帝元年（179）设，唐以后废。刘琰：字威硕，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刘备占领益州之后，任命他为固陵（今河南太康南）太守。刘禅即位后，封刘琰为都乡侯，为卫尉中军师后将军，迁车骑将军。后因与魏延不和，被诸葛亮遣回成都。又因妻子胡氏入宫朝见之事获罪，被处死。使：派遣、支使。《左传·桓公六年》："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管子·枢言》："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持节：古使臣出使，必持节以作凭证。节，符节。《汉书·苏武传》："武帝嘉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魏晋后以持节

为官名。有使持节、持节、假持节等，其权力大小有别，皆为刺史总军戎者。凉州：州名。西汉置，辖境相当今甘肃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内蒙古纳林河、穆林河流域。为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时治所在陇县（今甘肃清水县北）。三国魏移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县）。刺史：官名。秦朝时设刺史，监督各郡。刺，检举不法；史，皇帝所使。汉武帝元封五年设部（州）刺史，督察郡国，官阶低于郡守。成帝绥和元年改为州牧，东汉光武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灵帝时，复改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掌一州的军政大权。魏晋时期重要的州、郡由都督兼任刺史，权力更大。魏延：三国时期义阳（今河南信阳西北）人，字文长。初以部曲随刘备入蜀，以勇猛闻名，累迁为征西大将军。诸葛亮去世后，他与长史杨仪争权，率兵向杨仪进攻，兵败被杀。袁綝：无此人传记。领：兼任较低级的职务曰领。荆州：见《草庐对》注［8］。吴壹：无此人传记。督：察视，督率。《汉书·王褒传》："如此，则使离娄督绳，公输削墨，虽崇台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高翔：无此人传记。吴班：无此人传记。长史：官名。秦朝设置。汉朝相国、丞相，后汉太尉、司徒、司空、将军府，各有长史。其后，为郡府官，掌兵马。绥军：安抚军队。杨仪：字威公，襄阳（今襄樊市襄阳旧城）人。刘备曾任命他为弘农（今河南灵宝市北）太守。刘禅即位后先后任命他为参军、长史，并加绥军将军。诸葛亮去世后，杨仪率军退回蜀国，又派了马岱杀死魏延。自恃功高，便妄言诽谤，因而获罪，后自杀身亡。监军：官名。古代监军仅为临时差遣。邓芝：三国时期义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字伯苗。刘备战领益州后，任命他为郫令，迁广汉（甘肃、陕西、四川部分地区）太守，入为尚书。建兴元年（223），奉命至吴，说以吴蜀宜结好共抗曹魏。吴国遂与魏国断交，结好蜀国。后任前军师前将军，出督江州，迁车骑将军。刘巴：字子初，零陵（今湖南、广西一带）烝阳（无注）人。原为曹操部下，后归刘备，任尚书

令。为人谦恭谨慎，廉洁自律，深得时人敬重。护军：官名。秦有护军督尉。汉高祖以陈平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后仍为护军都尉，属大司马。东汉班固为中护军，隶将军幕府，非汉朝列职。曹操为丞相，亦置护军。魏置护军将军，主武官选。费祎：三国时期江夏鄳县（今河南罗山西南）人，字文伟。初任蜀汉黄门侍郎，为诸葛亮所重。继蒋琬执政，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后为魏降人郭循刺死。许允：无此人传记。中郎将：官名。秦朝时设置。西汉时，皇帝的卫侍分置五官、左、右三署，各设中郎将统率之，故有五官中郎将的名号。地位次于将军。东汉又增设东南西北中郎将。此外又有杂中郎将，如虎贲中郎将、使匈奴中郎将等。建安以后，地方割据，自相署置，中郎将的名号开始增多。丁咸：无此人传记。刘敏：左护军，扬威将军，后因抗敌有功封云亭侯。姜维（202—264）：三国时期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东）人，字伯约。本为魏国将领，后归蜀汉，得到诸葛亮的信任、重用，任为征西将军。诸葛亮去世后，继领其军。后任大将军，屡次攻打魏国无功。魏军攻蜀，他坚守剑阁（今四川省广元市南部、嘉陵江流域）；刘禅出降，姜维才被迫降于魏将钟会。咸熙元年（264），钟会谋叛魏国，他伪与合谋，拟乘机恢复蜀汉，事败被杀。上官雍：无此人传记。胡济：无此人传记。阎晏：无此人传记。爨习：无此人传记。杜义：无此人传记。杜祺：无此人传记。绥戎：安抚军队。都尉：官名。战国时期开始设置，比将军略低的武官。西汉景帝时改郡尉为都尉，辅佐郡守并掌管全郡军事。武帝时又置关都尉、农都尉、属国都尉于各要地。又中央官职中亦有称都尉者，如水衡都尉。东汉光武帝时废，但有事或临时设置；与少数民族邻接的郡亦间有设置。临时执行某种职务之官名，如汉武帝时所设搜粟都尉、协律都尉等。盛勃：无此人传记。从事：官名。汉朝制度，州刺史之佐吏如别驾、治中、主簿、功曹等，均称为从事史。又有部郡国从事史，每郡各一人，主管文书，察举非法。汉魏之际增设祭酒文

学从事员，晋有武猛从事员。皆由州自行任免，也叫州从事。历代职官，名义相袭，虽有变易，大体不异。樊岐：无此人传记。议：谋虑，商议。《易·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辄解平任：立即撤销李平的一切职务。辄，即时。《史记·李斯传》："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诸奏事。"《汉书·景帝纪》："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节传：古时使臣执以示信的符信。印绶：印，官印。绶，系印的丝带。《史记·张耳陈余传》："（余）乃脱解印绶，推予张耳。"符策：符，古代朝廷用以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以竹木或金玉为之。上书文字，剖而为二，各存其一，用时相合以为征信。策，策书，古命官授爵，用策书为符信。削：削弱，减少。《孟子·告子上》："鲁之削也滋甚。"《韩非子·孤愤》："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爵土：爵位和封地。《汉书·王莽传》："莽前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士，请免为庶人。"行中典军讨虏将军臣上官雍，《诸葛孔明全集》作"行中典军讨寇将军臣上官雍"。行参军建义将军臣阎晏，《诸葛孔明全集》作"行参军建义将军臣阎宴"。领从事中郎武略中郎将臣樊岐等议，辄解平任，《诸葛孔明全集》作"领从事中郎武略中郎将臣樊岐等。议辄解平任"。

上言追尊甘夫人为昭烈皇后[1]

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2]大行皇帝，昔在上将，嫔妃作合，载育圣躬。[3]大命不融。[4]

大行皇帝存时，笃义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远飘飖，特遣使者奉迎。[5]会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

到，又梓宫在道，园陵将成，安厝有期。[6]臣辄与太常臣赖恭等议。《礼记》曰："立爱自亲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不忘其亲所由生也。[7]《春秋》之义，母以子贵。[8]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灵夫人为昭灵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贵人，尊号曰恭怀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为王夫人，尊号曰灵怀皇后。[9]今皇思夫人宜有尊号，以慰寒泉之思，辄与恭等案谥法，宜曰昭烈皇后。[10]

《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臣请太尉告宗庙，布露天下，具礼仪别奏。[11]

（《诸葛亮集》、《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追尊：为死者加尊号。《史记·秦始皇本纪》："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甘夫人：沛（今江苏省徐州市西北部）人。刘备驻扎小沛时娶之为妾。后在荆州生下刘禅。死后葬于南郡（今湖北江陵县北）。章武二年（222），追谥为皇思夫人，并迁葬于蜀。昭烈：是刘备的谥号。本文作于章武三年（223）。

［2］履行修仁：品行高尚仁德。履行，指操行。修，善良；美好。仁，古代一种含义广泛的道德观念，其核心指人与人相亲，爱人。《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墨子·经说》："仁，仁爱也。"淑慎：婉善而恭慎。《诗经·邶风·燕燕》："终温且惠，淑慎其身。"

［3］昔在上将：指刘备任镇东将军之事。《三国志·蜀志·先

主传》云："曹公表先主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是岁建安元年也。"嫔妃：帝王妾侍。妃，地位次于后；嫔，女官名。作合：配合。《诗经·大雅·大明》："文王初载，天作之合。"《传》："合，配也。"后来把男女结成夫妇为作合。载育圣躬：生下刘禅。载，始。《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孟子·万章上》："朕载自亳。"育，生育。《易·渐》："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圣躬：帝王的身体。嫔妃作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嫔配作合"。

[4] 融：长远。《诗经·大雅·既醉》："昭明有融，高朗令终。"《国语·周》："故高朗令终，显融昭明。"

[5] 笃：笃厚，真诚，纯一。《论语·泰伯》："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吕氏春秋·孝行》："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神：天神，神灵。《周礼·春官·大司乐》："以祀天神。"《注》："谓五帝及日月星辰也。"也指人死后的魂灵。《楚辞·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柩：已装尸体的棺材。《礼记·曲礼》："在床曰尸，在棺曰柩。"飘飖，即飘摇，飘动貌。这里指甘夫人的灵魂独在异乡，孤苦无依。奉迎：侍奉、迎接。

[6] 会：恰巧、适逢。《史记·陈涉世家》："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崩：帝王死称崩。《春秋·宣公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梓宫：帝后所用以梓木制的棺材。《汉节·霍光传》："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十五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皆如乘舆制度。"园陵将成：指刘备的陵墓将要建成。《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惠陵，即刘备之墓，在今四川旧华阳县西南。安厝有期：安葬刘备的日期已经可以确定下来了。厝，停柩待葬。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宫在道，园陵将成，《诸

葛孔明全集》作“又梓宫在道园，陵将成”。

［7］太常：官名。秦朝置奉常，汉景帝中元六年改名太常，为九卿之一，掌礼乐郊庙社稷事宜。赖恭：无此人传记。《礼记》：书名。亦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儒家经典之一。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相传西汉戴圣编纂，今本为东汉郑玄注本。有《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学记》、《乐记》、《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大率为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所记，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儒家学说和文物制度的参考书。有东汉郑玄《礼记注》、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清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等。立爱：立其君之所爱。《左传·文公六年》：“赵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旧好也。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不忘其亲所由生也：不要忘记自己是由母亲所生养的。臣辄与太常臣赖恭等议，《诸葛孔明全集》作“臣辄与太常丞赖恭等议”。

［8］《春秋》：儒家经典之一。编年体春秋史。相传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起于鲁隐公（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计二百四十二年，为今所传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文字简短，相传寓有褒贬之意，后世称为“春秋笔法”。解释《春秋》的有《左氏》、《公羊》和《穀梁》等三传。宋胡安国又有《春秋传》，通称《胡氏传》。古代《春秋》经文和“三传”分列，今分载在各传之前。母以子贵：母亲因儿子得立而尊贵。《公羊传·隐公元年》：“立嫡立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言立嫡子则按母的秩次，故子以母贵；立妾子，其母得尊为夫人，故母以子贵。历代因之。《汉书·王莽传》：“《春秋》之义，母以子贵，丁姬宜上尊号。”

［9］高皇帝：即汉高祖刘邦。太上：太上皇的省称。尊号：

尊崇帝、后的称号。《史记·秦始皇本纪》："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汉书·高帝纪》："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又嗣位皇帝尊前皇帝为太上皇，尊前皇后为皇太后、太皇太后，也称上尊号。孝愍皇帝：即汉献帝刘协。《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二十五年，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

［10］寒泉：《诗经·邶风·凯风》："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河南濮阳附近有寒泉岗，相传即此地。因诗有"有子七人，母氏劳苦"之句，后用作子女孝顺母亲的典故。案：查考。《战国策·赵策》："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论衡·问孔》："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谥法：上古有号无谥，周初始制谥法，秦始皇废不用。自汉初恢复，以后帝王谥号，由礼官议上。

［11］《诗》：即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先秦称为诗，汉尊为经典，始称《诗经》。共收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民歌和朝庙乐歌三百十一篇。内《小雅》有笙诗六篇，有目无诗，实际存数为三百零五篇。全书分为风、小雅、大雅、颂四体。汉代传诗者有齐、鲁、韩（今文）、毛（古文）四家。齐诗、鲁诗先后亡于魏和西晋，韩诗仅存外传。毛诗晚出，独传至今，今称《诗经》皆指《毛诗》。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这里《诗经·王风·大车》中的诗句，意思是说活着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不能住在一起，死后则一定要合葬。表示夫妇间感情深厚，忠贞不渝。谷，生，活。同穴，夫妇死后同葬一个墓穴。太尉：官名。秦朝至西汉设置，为全国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东汉复旧名太尉，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告：上报。《论语·宪问》："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宗庙：古代帝王、诸侯或大夫、

士祭祀祖宗的处所。《礼记·中庸》："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具礼仪别奏：待到行礼的仪式准备完毕时再向皇帝上书。具，完备。《史记·商君列传》："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奏，臣子向君主进言、上书。《书·舜典》："敷奏以言。"《诸葛孔明全集》在"谷则异室，死则同穴"后有如下一段话："《礼》云。上古无合葬。中古后因时方有。"

上　事　表[1]

臣先遣虎步监孟玉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涨，以二十日出骑万人，来攻玉营。[2]臣作车桥，贼见桥垂成，便引兵退。[3]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上事：向朝廷上书陈述意见。本文作于建兴十二年（234）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本篇题目为《上事疏》，《诸葛孔明全集》中本篇题目为《上后主》。

[2] 虎步：本指举步，形容威武。监：官署名。孟玉：无此人传记。武功：县名。在陕西省咸阳市西、渭河北岸。司马懿（179—251）：三国时期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字仲达。初为曹操主簿，多谋略，善权变。后任太子中庶人，为曹丕所信重。魏明帝时，任大将军，多次率军对抗诸葛亮，为魏重臣。曹芳即位，他和皇族曹爽受遗诏辅政。嘉平元年（249），杀曹爽，专国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在世家大族的拥护

下，其孙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追尊为宣帝。臣先遣虎步监孟玉据武功水东，《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臣先遣孟琰据武功水东”，《诸葛孔明全集》作“臣先进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司马懿因渭水涨”。以二十日出骑万人，《诸葛孔明全集》作“以二十日率骑万人”。来攻玉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来攻琰营”。

[3] 垂成：将成。臣作车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臣作车桥，越水射之”。《诸葛孔明全集》作“臣作竹桥，越水射之”。

祁　山　表[1]

祁山去沮县五百里，有民万户。[2]瞩其丘墟，信为殷矣。[3]

（《诸葛亮集》、《水经注》）

校注

[1] 祁山：在今甘肃礼县东。汉朝时在西汉水北岸山上筑城，极为严固，即今祁山堡，为军事必争之地。本文大约作于建兴九年(231)。

[2] 去：距离。《孟子·离娄》：“地之相去也，千里有余。”沮县：在今陕西省勉县西北。

[3] 瞩：视，望。丘墟：废墟，荒地。《管子·八观》：“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墟，又作“虚”。《汉书·公孙弘传》：“自（李）蔡至（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信为殷矣：

确实是很富足的。信，确实。《左传·昭公元年》：“子晳信美矣。”殷：富足。《史记·苏秦列传》：“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举蒋琬密表[1]

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2]

（《诸葛亮集》、《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举：推荐，选用。《墨子·尚贤》：“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蒋琬（？—246）：三国时期零陵湘乡（今属湖南）人，字公琰。初随刘备入蜀，后为诸葛亮所重，任丞相长史。诸葛亮攻魏，他主持兵源粮饷的供应。由于他兢兢业业，克尽职守，诸葛亮对他的评价很高，多次说：“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诸葛亮去世后，蒋琬代替诸葛亮执政，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本文作于建兴八年（230）。

[2] 不幸：指死。《战国策·韩策》：“前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亲不幸，仲子欲报仇者为谁？”后事：死后之事。付：给与。《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

自表后主[1]

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2]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3]至于臣在外

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4]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5]

（《诸葛亮集》、《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这篇表文充分体现出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高贵品格，后人读之，不仅深为诸葛亮的高风亮节所折服，也会受到深刻的教育。本文作于建兴十二年（234），题目是后人所加。《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本篇的题目为《临终遗表》，《诸葛孔明全集》中本篇的题目为《遗表》。《三国志》中本篇篇首无“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以下接“成都有桑八百株”）十四个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中本篇篇首有如下七十一个字：“伏念臣赋性拙直，遭时艰难。兴师北伐，未获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君，布仁心于寰宇。提拔逸隐以进贤良，屏黜奸谗以厚风俗。臣家。”（以下接“成都有桑八百株”）

［2］资仰于官：生活费用都是由公家支付。资，凭着，依托。《易·乾》：“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淮南子·主术》：“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仰：依赖。官，公有。《汉书·盖宽饶传》：“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也指属于国家或朝廷的，如官车、官仓。治生：谋生计，经营家业。《史记·货殖列传》：“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3］子弟衣食，《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子孙衣食”。

［4］外任：指离开国都在外做官。调度：安排，调遣。《汉书·董贤传》："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厢，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冠谢。"悉：全，都。《书·盘庚》："王命众悉至于庭。"《韩非子·初见秦》："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以长尺寸：来增加些微财产。长（zhàng），多，余。尺寸，皆微量，引申为少、短小或细微。《孟子·告子上》："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国语·周语》："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战国策·燕策》："夫民劳而实费，又无尺寸之功。"至于臣在外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臣身在外"。随身衣食，《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随时衣食"。

［5］余帛、赢财：两个词语互文见义，都是多余的财产的意思。负：辜负。《史记·信陵君传》："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若臣死之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臣死之日"。外有赢财，《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外有盈财"。以负陛下，《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以负陛下也"。

街亭自贬疏[1]

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2]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责帅，臣职是当。[3]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4]

（《诸葛亮集》、《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街亭：地名。即街泉亭，故址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北。贬：失坠，降谪。《诗经·大雅·召旻》："兢兢业业，孔填不宁，我位孔贬。"《孟子·告子下》："一不朝则贬其爵"。疏：条陈。《汉书·苏武传》："初（上官）桀、（桀子）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数疏光过失予燕王。"《注》："疏谓条录之。"后专称书面向皇帝陈述政见为上疏。《汉书·贾谊传》："谊数上疏陈政事。"本文作于建兴六年（228）。当时，诸葛亮率军向祁山进攻，命令马谡在街亭迎战张郃。马谡不听诸葛亮的调动，擅自行动，结果大败于张郃。诸葛亮为整肃军纪，下令斩了马谡，然后呈上这份条陈，请求自贬三等，以谢罪于天下。《诸葛亮孔明全集》中本篇的题目为《街亭上后主》。

［2］弱才：才能不足。叨窃非据：才能低下，却担当重任，不足以依赖。叨窃，自谦才不胜任而据有其位。据，靠，依托。《诗经·邶风·柏舟》："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庄子·德充符》："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秉：执持，拿住。《诗经·邶风·简兮》："左手执籥，右手秉简。"旄、钺：见《为后帝伐魏诏》注［1］。厉：振奋。《管子·七法》："兵弱而士不厉。"《史记·儒林传·序》："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汉也。"训章明法：用法规教育部下，使军法明确。训，教诲。《诗经·大雅·抑》："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章，法规。《史记·高祖本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至有街亭违命之缺：指马谡在街亭战败之事。违命，违背命令。阙，过失。《诗经·大雅·烝民》："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云："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

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箕谷不戒之失：指赵云、邓芝在箕谷战败之事。戒，防备，准备。《易·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诗经·小雅·大田》：“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三国志·蜀志·关张马黄赵传》云：“亮令云与邓芝往拒，而身攻祁山。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军退，贬为镇军将军。”咎：罪过。《诗经·小雅·北山》：“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授任无方：任命官员有失准则。无方，没有固定的法度。《庄子·人间世》：“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

[3] 恤事多闇：处理事务多处于一种昏庸愚昧的状态。恤，安置。《汉书·韦贤传》：“不遂我遗，恤我九列。”注：“恤，安也。九列，卿之位。”闇，昏昧。《荀子·君道》：“主闇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矣。”《战国策·赵策》：“愚者闇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春秋》责帅：按照《春秋》所训示的，有了重大过错应当责问元帅。责，谴责，诘问。《管子·大匡》：“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文姜。”《史记·张汤传》：“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臣职是当：应受惩罚的是处于这个职务的我。当，判罪，意即处以相当的刑罚。《汉书·路温舒传》：“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颜师古注：“当谓处其罪也。”恤事多闇，《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料事多闻”。

[4] 督：正。《左传·僖公十三年》：“谓督不忘。”《疏》：“谓女功德，正而不可忘。”厥：其。《书·禹贡》：“厥土黑坟。”《左传·成公十三年》：“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诸葛孔明全集》作“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

正　议[1]

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2]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免身为幸，戒在子孙。[3]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齿，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竦称莽之功，亦将偪于元祸苟免者邪！[4]

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余万于昆阳之郊。[5]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6]及至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郃于阳平，势穷虑悔，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感毒而死。[7]子桓淫逸，继之以篡。[8]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9]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10]又《军诫》曰："万人必死，横行天下。"昔轩辕氏整卒数万，制四方，定海内，况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11]

（《诸葛亮集》、《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正：政治，政教。通"政"。《汉书·陆贾传》："夫秦失其正，诸侯豪杰并起。"《注》："正亦政也。"议：文体名。用以论事、说理或陈述意见。本文作于建兴元年（223）。在这篇文章中，诸葛亮义正辞严地驳斥了魏国所宣扬的蜀国投降于魏国是不可逆转

的趋势的论调，抨击了曹氏父子盗国篡位的丑恶行为，表现出正义战争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心。

[2] 项羽：见《为后帝伐魏诏》注［18］。起不由德：起事的时候并不是靠道德的高尚（而是靠武力的强悍）。起，起事。《史记·项羽本纪》："今君起江东，楚蠭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华夏：《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疏》："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华夏初指我国中原地区，后来包举我国全部领土而言。秉：执掌；主持。汤镬：古代酷刑。用以烹人者。《史记·蔺相如列传》："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

[3] 审鉴：慎重考虑，加以借鉴。次：近，接连。免身为幸，戒在子孙：曹操父子或许可以侥幸避免遭到报应，但上天会惩罚他的子孙来警戒坏人。戒，警戒，警告。《诗经·小雅·采薇》："岂不日戒，严狁孔棘。"《荀子·富国》："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又《大略》："敬戒无怠。"戒在子孙，《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刑在子孙"。

[4] 二三子：指魏国大臣华歆、王朗、陈群、许芝、诸葛璋这些人。他们给诸葛亮写信，劝蜀国投降并且作魏国的属国，认为这样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子，对男子的通称。耆艾：年寿长久。年六十曰耆，五十曰艾。《诗经·鲁颂·閟宫》："俾尔昌以大，俾尔耆而艾。"合为老人的通称。《荀子·致士》："耆艾而信，可以为师。"齿：指人的年龄。《左传·文公元年》："君之齿，未也。"《注》："齿，年也；言尚少。"《汉书·武帝纪》："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承伪指而进书：顺承伪朝廷的意志而寄来书信（劝诱蜀国投降）。承，顺从，奉承。《诗经·大雅·抑》："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伪，非法窃据的。指，意旨，意向。通"恉"。《书·盘庚》："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莽：即王莽（前45—23）。新王朝的建立者。字巨君，

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原籍东平陵（今山东章丘西北）。汉元帝皇后侄。西汉末，以外戚掌握政权，成帝时封新都侯。元始五年（5）毒死平帝，自称假皇帝。次年立年仅二岁的刘婴为太子，号“孺子”。初始元年（8）称帝，改国号为新，年号始建国。天凤四年（17）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更始元年（23），新王朝终于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他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亦将偪于元祸苟免者邪：也是接近于为祸害国家的元首开脱罪责的行为呀！偪：侵迫。同“逼”。《左传·隐公十一年》：“实偪处此。”元祸，祸害的元首。苟免，以不正当的手段求免。《礼记·曲礼》：“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有若崇、竦称莽之功，《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有若崇、疎称莽之功”。

［5］世祖：即汉光武帝刘秀（前6—57）。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西汉远支皇族。农民起义爆发时，他和兄长刘縯聚众起兵，加入绿林起义军。更始元年（23），取得昆阳之战的巨大胜利。不久，到河北活动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部分官吏、豪强的支持，镇压和收编起义军，力量开始壮大，遂与更始政权逐渐脱离。建武元年（25）称帝，后镇压赤眉起义军，削平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建都洛阳。创迹旧基：在前人遗留下来的事业基础又创立了东汉王朝，恢复了汉朝的根本。创，创建，建立。迹，前人遗留下来的事物、功业和言论。《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庄子·天运》：“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基，根本。《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奋：发扬，振作。《诗经·大雅·常武》：“王奋厥武，如震如怒。”羸卒：疲弱的士兵。昆阳：古县名，秦朝设置，在今河南叶县。新莽地皇四年（23）刘秀歼灭王莽的主力军于此。

［6］此二句是说根据正义的法则去讨伐邪恶的一方，不在于军队人数的多少。据，根据；依据。《史记·酷吏列传赞》：“赵禹

时据法守正。”道，法则、规律。《韩非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把道理解为万物产生、变化的总规律。淫，邪恶。《孟子·滕文公》：“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7] 孟德：即曹操。谲胜：靠欺诈胜过别人。张郃：三国时期河间鄚县（今河北任丘北）人，字俊义。初在冀州应募从韩馥，馥败，他以兵属袁绍，任宁国中郎将。官渡之战后归曹操，为名将之一。后任左将军。魏明帝时，率军西拒诸葛亮，在街亭大破蜀将马谡。诸葛亮再攻魏，他率军在木门（今甘肃天水）作战，中箭而死。阳平：古县名。西汉设置。治今山东莘县。汉中：见《禅李严表》注[3]。毒，痛恨；以为苦。以上几句是说刘备、曹操为争夺汉中之地时的一场交锋，以曹操退军为结局。《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云：“二十三年，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铜等人武都，皆为曹公军所没。先主次于阳平关，与渊、郃等相拒。二十四年春……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顒等。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月不拔，亡者是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

[8] 子桓：即曹丕。淫逸：纵欲放荡。也作“淫佚”、“淫”。《国语·楚》：“还轸诸侯，不敢淫逸。”

[9] 苏秦：战国时期东周洛阳人。最初游说秦惠王吞并天下，不用。后游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合纵抗秦，佩六国相印，为纵约之长。嗣纵约为张仪所破，苏秦遂至齐为客卿，与齐大夫争宠，被刺死。张仪：战国时期魏人。纵横家。相传与苏秦同师事鬼谷子，苏秦游说六国合纵以抗秦。张仪相秦惠王，以连衡之策说六国，使六国背纵约而共同事秦。秦惠王死，武王立，六国诸侯闻仪不为武王所信任，皆复合纵以抗秦。张仪离秦去魏，为魏相一年而卒。诡靡之说：欺诈有害的言论。驩兜：传说中的恶人。唐尧时，驩兜与共工共同为非作恶，被舜放逐到崇山。滔天：漫天。

《书·益稷》："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垫。"后借以形容罪恶、灾祸或权势的巨大。《书·尧典》："象恭滔天。"《传》："言共工……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唐帝：古帝名，即尧。帝喾之子，姓伊祁，也作伊耆，名放勋。初封于陶，又封于唐，号陶唐氏。以子丹朱不肖，传位于舜。讽解：不去正言来解释。禹：夏后氏部落领袖，史称禹、大禹、戎禹。姒姓。鲧的儿子。古史相传禹继承鲧的治水事业，采用疏导的办法，历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水患悉平。舜死，禹继任部落联盟领袖，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后东巡狩至会稽（今江苏、浙江等地区）而卒。稷：五谷之神。《礼记·祭法》："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文藻：词采，文采。翰墨：笔墨。借指诗文书画之类。

[10] 大人：德行高尚的人。《易·乾》："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荀子·解蔽》："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

[11] 万人必死，横行天下：如果军队中的士兵都抱着不怕死的精神去作战，一定会夺取天下。轩辕氏：即黄帝。古史传说姓公孙。居于轩辕之丘，故名曰轩辕。战胜炎帝于阪泉（一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一说在今山西运城市解池附近），战胜蚩尤于涿鹿（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南部、桑干河流域，邻接北京市），诸侯尊为天子。后人以黄帝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整卒：整顿军队，率领士兵。可得干拟者哉：可以由此推断出战争的胜负。干，求取。《书·大禹谟》："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荀子·议兵》："兼是数国者，干赏蹈利之兵也。"拟，揣度，估量。《易·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疏》："以此深赜之理，拟度诸物形容也。"《墨子·经》："举，拟实也。"可得干拟者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有得于碍者哉"。

绝盟好议[1]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2]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3]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4]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5]若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6]

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7]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8]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9]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10]权僭之罪，未宜明也。[11]

（《诸葛亮集》、《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建兴七年（229），孙权称帝，蜀国群臣纷纷发表言论，声讨这种篡逆行为，同时认为应当与吴国断绝友好联盟关系。在这种背景下，诸葛亮写下了这篇文章，指出联吴抗曹是目前的最佳策略，表现出一个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本篇在《诸葛孔明全集》中的题目是《议孙权称尊号》。

［2］僭逆：超越身份而做出叛乱的行为。衅情：搞分裂的意图。掎角：分兵牵制或夹击敌人。

［3］显绝：公开断绝关系。角力：指决胜负。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必须先吞并吴国，然后才能考虑北伐曹魏占领中原之事。乃，连词，于是，然后。《诗经·大雅·公刘》："俾筵俾几，既登乃依。"《史记·晋世家》："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便当移兵东伐，《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便当移兵东戍"。《诸葛孔明全集》在此句之前无"仇我必深"四个字。

［4］缉穆：和睦。定：安定。《易·家人》："正家而天下定矣。"《书·金縢》："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将相缉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将相辑穆"。

［5］顿兵相持：在停战状态中双方军队长久对峙。顿，停留，止息。《史记·淮阴侯列传》："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久力不能拔。"须：等待。《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人涉卬否，卬须我友。"《传》："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独待之而不涉。"北贼：指魏国。非算之上者：不是最好的计谋。算，计谋。《列子·力命》："自长非所增，自短非所损，算之所亡，若何？"《注》："算，犹智也。"非算之上者，《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非策之上者"。

［6］孝文：指汉文帝刘恒（前202—前157），西汉皇帝。汉高祖之子。吕后死后，周勃等平定诸吕之乱，他以代王入为皇帝。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田租、赋役和刑狱，经济有所恢复发展。又削弱诸侯王势力，以巩固中央集权。卑辞：恭敬谦虚的话。匈奴：古代我国北方民族之一。也称胡。先后叫鬼方、混夷、猃狁、山戎。秦朝时称匈奴。散居在大漠南北，过游牧生活，善骑射。汉文帝对于匈奴，基本上采取防御政策与和亲政策。先帝优与吴盟：刘备与吴国成为友好联盟，关系亲密。优，丰厚。《诗经·

大雅·瞻卬》："天之降罔，维其优矣。"《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应权通变：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调整政策，采取灵活多变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应，相应，适合。权，变通，机变。常与经相对。古称道之至当不变者为经，反经合道为权。《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孟子·离娄》："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弘思远益：思想深远，考虑到长久的利益。弘，大。《书·君牙》："弘敷五典。"《诗经·小雅·节南山》："丧乱弘多。"益，利益，好处。匹夫：古指平民中的男子。《左传·桓公十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忿：同"愤"。忿怒；怨恨。《易·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皆应权通变，《诸葛孔明全集》作"皆应权变通"。非匹夫之为忿者也，《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非匹夫之为分者也"。

［7］议者，指蜀国群臣。咸：都；皆。利：有利；方便。《韩非子·问田》："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鼎足：比喻三方并峙，犹如鼎之三足。《史记·淮阴侯列传》："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并力：合力。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意志、愿望已经满足，不可能再有与蜀国合作的诚意了。推：推算，追问。《淮南子·本经》："星月之行，可以历推得也。"且志望以满，《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且志望已满"。

［8］侔：相等。《墨子·小取》："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注》："谓辞义齐等，比而同之。"《韩非子·五蠹》："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江：指长江。汉：指汉水。

［9］高：上策。后规：后来分划的区域。下：下策。略民广境：劫掠驱逐百姓至境外。非端坐者也：不可能束手就擒，而不采

取任何的防范措施。若大军致讨，《诸葛孔明全集》作“若夫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诸葛孔明全集》作“彼上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

[10] 睦：和睦，亲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礼·礼运》：“讲信修睦。”河：指黄河。尽：皆，悉。《左传·昭公二年》：“周礼尽在鲁矣。”

[11] 明：显示，显著。《易·系辞下》：“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战国策·齐策》：“则秦不能害齐，亦已明矣。”

上先帝书[1]

亮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洛城之分，主于将帅，多凶少吉。[2]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 书：书信，尺牍。《左传·昭公六年》：“叔向使诒子产书。”本文写于建安十七年（212），刘备自涪陵（今四川重庆彭水）向洛城（今四川广汉市北）进攻之际。《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目为《上先主书》。

[2] 太乙：星名。在紫薇宫门外天一星南。数：亦称“数术”。“术”指方法、“数”指气数。即以种种方法观察自然界现象，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汉书·艺文志》列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种，并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但史官久废，除天文、历谱外，后世称术数者，一般专指各种迷信，如星占、卜筮、六壬、奇门遁甲、命相、拆

字、起课、堪舆等。岁，年。周代以前称年为岁，取岁星运行一次之意。《书·尧典》："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又《胤征》："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后来一般用为年的通称。次：至、及。癸：天干的第十位。巳：地支的第六位。罡星：星名。北斗星的斗柄。《抱朴子·杂应》："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头，以罡指前。"乾象：乾卦象天，故称天象为乾象。太白：星名。即金星，一名启明星。《史记·天官书》："察日行以处位太白。"《索隐》："太白晨出东方，曰启明。"传说太白星主杀伐，故诗文中多以此比喻兵戎。洛城：指洛县。西汉置，因洛水为名。治今四川广汉市北。主于将帅，多凶少吉：指灾难会降临在主帅身上。《三国志·蜀志·庞统法正传》云："进围洛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六。"

为法正答或问书[1]

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2]；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3]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法正（176—220）：三国时刘备的谋士。字孝直，扶风郿县（今陕西眉县）人。初依附刘璋，奉命邀刘备入蜀拒张鲁。他献策刘备，劝其乘机取蜀。刘备占据益州，任为蜀郡太守，并采纳他的计策，攻杀曹操大将夏侯渊，夺取汉中。后任尚书令、护军将

军。或：有人、有的。《诗经·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本文作于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领益州之后，法正自恃功高，无人匹敌，便横行霸道，滥杀无辜，引起众人的不满。大家请求诸葛亮上书弹劾法正。诸葛亮虽然对法正的所作所为并不认同，但他能够从公义出发而谅解法正，并且写下了本文劝说大家要宽容对待法正。本篇在《诸葛孔明全集》中题目为《议法正》。

［2］公安：县名。在湖北省荆州市南部、长江南岸，邻接湖南省。惮：怕；敬畏。《论语·学而》："过则勿惮改。"《汉书·东方朔传》："昔伯姬燔而诸侯惮。"孙夫人：即孙权之妹，先嫁与刘备，后回归吴国。生变于肘腋之下：指在家庭内部制造动乱。《三国志·蜀志·庞统法正传》云："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

［3］狼跋：比喻进退两难。《诗经·豳风·狼跋》："狼跋其胡，载疐其尾。"《传》："老狼有胡，进则躐其胡，退则跲其尾，进退有难，然而不失其猛。"辅翼：辅助。今翻然翱翔：这是个比喻的说法，意思是说刘备现在拥有自己的根据地，可以大有作为了。翻然，飞起的样子。翱翔，写回旋飞翔。《淮南子·览冥训》："翱翔四海之外。"比喻自由自在地遨游。《诗经·齐风·载驱》："齐子翱翔。"不可复制：不可能再受别人控制了。制，控制。《史记·项羽本纪》："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诸葛孔明全集》作"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先其意邪"。

答法正书[1]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一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2]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3]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4]所以致弊，实由于此。[5]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6]为治之要，于斯而著。[7]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本文写于章武元年（221）。刘备占领益州之后，法正认为诸葛亮执法过于苛刻，于是进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本文就是诸葛亮对法正所提意见的应答。文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了目前蜀国所面对的益州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状与当年汉高祖刘邦入关后所面临的情境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既然情况不同，所采取的措施也应有所不同。反映了诸葛亮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至今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裴松之认为法正进谏时，刘备尚在，诸葛亮也未统领益州，所有法令均出自刘备，以诸葛亮谦恭、谨慎的性格，绝不可能违背君

臣纲纪去越权办事；况且诸葛亮执政多为百姓利益着想，执法苛刻、严酷之说应属无稽之谈。由裴松之的这些观点来分析，此文的真伪尚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2] 无道：暴虐，没有德政。《左传·僖公十九年》："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穀梁传·僖公二十二年》："古者被甲婴胄，非以兴国也，则以征无道也。"土崩：以土的崩塌来比喻某种事物完全崩溃。因之，依靠这种形势。弘济：广泛救助，使得解脱危难。《书·顾命》："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

[3] 刘璋：见《草庐对》注［25］。焉：指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市西北）人，曾任益州牧，死后其子刘璋袭位。累世：历代。《荀子·荣辱》："人之情……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其足，是人之情也。"《史记·鲁仲连传》："故去感忿之怨，立终身之名；弃忿悁之节，定累世之功，是业与三王争流，而名与天壤相弊也。"文法羁縻：受法令条文的束缚。承奉：阿谀谄媚。举：立，兴办。《左传·文公元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肃：严急。《礼记·礼运》："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

[4] 自恣：放任，为所欲为。《淮南子·主术》："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注》："恣，放恣也。"《史记·吕后纪》："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陵替：谓纲纪不能维持，上下不思振作。《左传·昭公十八年》："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贱：轻视。《礼·乐记》："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条畅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慢：轻忽。《商君书·垦令》："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5] 致弊：引起令益州衰败的弊病。

[6] 限之以爵：在封赏爵位时要有一定的限制。荣：光荣，

荣耀。《荀子·荣辱》："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济：利用。《易·系辞》："臼杵之利，万民以济。"有节：有法度。

［7］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为了阐明关于治理国家的问题的要点而写了这篇文章。

答关羽书[1]

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2]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关羽：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东汉末亡命涿郡，从刘备起兵。建安五年（200），刘备为曹操所败，他被俘后，极受优礼，封汉寿亭侯。后仍归刘备。十九年，镇守荆州。二十四年，围攻曹操部将曹仁于樊城，又大破于禁所领七军，因后备空虚，不久孙权袭取荆州，他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兵败被擒杀。本文写于建安十九年（214），当时关羽驻守荆州，听说马超来降，便写信向诸葛亮打听马超的才能高低。诸葛亮深知关羽清高自傲的性格特点，便写了这封回信来劝慰关羽。关羽看了此信之后，果然十分高兴，并且让众宾客传阅了此信。《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目录中本文的题目为《与关云长书》，正文中本文的题目为《答关云长书》。

［2］马超（176—222）：三国时期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字孟起。东汉末随父腾起兵，后领腾部属。建安十六年

(211)，攻曹操，在潼关为曹操所败，还据凉州。后为杨阜等所逐，因率兵依附张鲁，继归刘备。蜀汉建立，任骠骑将军。资：天赋，资质。《汉书·董仲舒传》："今陛下贵为天子……又有能致之资。"雄烈：威武刚毅。黥：即英布。汉初诸侯王。六县（今安徽六安东北）人。曾坐法黥面，故又称黥布。秦末率骊山刑徒起义，率数千人归附番君吴芮，后随项羽救赵，作战常为前锋，封九江王。楚汉战争中归汉，封淮南王，从刘邦击灭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汉初，以彭越、韩信相继为刘邦所杀，因举兵反，战败逃江南，被长沙王（吴芮子成王臣）诱杀。彭：即彭越。汉初诸侯王。字仲，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人。常渔巨野泽中。秦末聚众起兵。楚汉战争时，将兵三万余归刘邦，略定梁地（今河南东南部），屡断项羽粮道。不久率兵从刘邦击灭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封梁王。汉朝建立后，因被告发谋反，为刘邦所杀。益德（？—221）：即张飞。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字益德，涿郡（治今河北涿州）人。东汉末从刘备起兵。曹操取荆州，刘备败于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他率骑拒战，曹军不敢近。后随刘备取益州，任车骑将军。章武元年（221），从刘备攻吴，临行，为部将刺死。髯：因为关羽的胡须长而美，因而被人们称为"美髯公"。《三国志·蜀志·关张马黄赵传》云："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绝伦逸群：超出众人，同辈中谁也比不上。

与杜微书[1]

服闻德行，饥渴历时，清浊异流，无缘咨觏。[2]王元泰、李伯仁、王文仪、杨季休、丁君干、李永南兄弟、文仲宝等，每叹高志，未见如旧。[3]猥以空虚，统领贵州，

德薄任重，惨惨忧虑。[4]朝廷今年始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5]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欲与君因天顺民，辅此明主，以隆季兴之功，著勋于竹帛也。[6]以谓贤愚不相为谋，故自割绝，守劳而已，不图自屈也。[7]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杜微：字国辅，梓潼涪（今重庆彭水）人。刘璋任命杜微为从事，他借口有病辞官，刘备占领益州之后，杜微以耳聋为由闭门不出。建兴二年（224），诸葛亮任益州牧之后，任命杜微为主簿。本文是诸葛亮为改变杜微消极不合作的态度而写。

［2］服：伏地。通“匐”。饥渴历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如饥似渴地想见到您。咨觏：相会时征询有关治理国家的策略。

［3］王元泰：名谋，汉嘉（故城在今四川雅安县北）人。刘璋时任巴郡太守，刘备占领益州后任命为别驾。后赐爵关内侯，任太常。李伯仁：未详。王文仪：名连。刘璋为益州牧时任梓潼令。刘备占领益州后，历任什邡令、司监校尉、蜀郡太守、兴业将军等职。刘禅继位后，拜屯骑校尉，领丞相长史，封平阳亭侯。杨季休：名洪。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人。原为刘璋的下属，刘备定蜀之后，诸葛亮表杨洪为蜀郡太守，转为益州治中从事。后因平定汉嘉太守黄元的叛乱立功，建兴元年赐爵关内侯，复为蜀郡太守、忠节将军，后为越骑校尉。丁君干：未详。李永南：未详。文仲宝：未详。每叹高志，未见如旧：时常感叹诸位高尚的志向，却依旧无缘相见。

［4］猥：谦词，辱。空虚：（思想、学识）不充实。惨惨：忧

闷貌。《诗经·小雅·正月》："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

[5] 朝廷：这里为帝王的代称。也作"朝庭"。《汉书·冯奉世传》："四方饥馑，朝庭方以为忧。"朝廷今年始十八，《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资仁敏，《诸葛孔明全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作"天姿仁敏"。

[6] 因天顺民：按照上天的意志，顺从百姓的意愿。以隆季兴之功：来为蜀汉的兴旺发达建立伟大的功绩。隆，盛，多。《战国策·秦策》："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淮南子·缪称训》："礼不隆而德有余。"季，指季汉，即蜀汉，犹言汉之季世。著勋于竹帛也：把功劳记载在史册上。竹帛，竹简和白绢，古代供书写之用。亦用以指史册。《吕氏春秋·情欲》："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后世。"

[7] 此句意谓因为您很贤良，不愿与我们这些愚人共同筹划国家大事，就与世隔绝，仅仅能够守住已有的功绩而已，不肯为国事自我摧折。割绝，分割断绝。守劳，保持已有的功绩。图，计议，谋画。《书·太甲》："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自屈，自我摧折。以谓贤愚不相为谋，《诸葛孔明全集》作"以为贤愚不相为谋"。

答杜微书[1]

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2]欲与群贤因其邪伪，以正道灭之。[3]怪君未有相诲，便欲求还于山野。[4]丕又大兴劳役，以向吴、楚。[5]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

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6]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7]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这是诸葛亮所写的另一篇劝说杜微为蜀国效力的书信，写作时间与前一篇的写作时间相隔不久。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努力说服杜微尽心于蜀国的政务，充分反映了诸葛亮渴求人才的迫切心情。此后不久，诸葛亮便任命杜微为谏议大夫。

［2］土龙：土制的龙。古代用来求雨。《淮南子·说林》："旱则修土龙。"《论衡·乱龙》："夫土虎不能致风，土龙安能而致雨？"刍狗：古代结草为狗，供祭祀之用，祭后弃去。《庄子·天运》："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后因比喻轻贱无用之物或言论。有名：指名不副实。

［3］邪伪：非法窃据汉朝江山的邪恶之徒，指曹丕。正道：正确的道理、准则。《管子·立政》："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

［4］山野：草野，对朝市而言。

［5］劳役：统治阶级强迫人民出劳力以供役使。

［6］多务：战事繁忙。勤农：厚待农民，帮助他们搞好农业生产。育养民物：使百姓和天下一切生物得以良好地生长。育养，生息，培养。《论衡·骨相》："故富贵之家役使奴僮，育养牛马，必有与众不同者矣。"物，存在于天地间的万物。《诗经·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治甲兵：治办、整理铠甲和兵器。甲兵，铠甲和兵器。《诗经·秦风·无衣》："王于兴师，修我

甲兵。”泛指武备。以待其挫：来等待魏国军队受挫折的时机。

［7］汲汲：急切貌。《礼·问丧》：“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后引申为追求。

答李恢书[1]

行当离别，以为惆怅，今致氍毹一以达心也。[2]

校注

［1］李恢：字德昂，建宁俞元（今云南澄江）人。本文写于章武元年（221），当时，刘备任命李恢为庲降都督，李恢临行的时候，诸葛亮写了这封信。

［2］氍毹：有花纹的毛织品。《南州异物志》：“氍毹，以羊毛杂群兽之毳为之鸟兽人物草木云气，作鹦鹉远望轩若飞也。”达心：表达心意。

与刘巴书[1]

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2]足下欲何之？[3]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刘巴：字子初，零陵烝阳（今湖南烝阳）人，曾为曹操的下属。刘备占领益州之后，任命他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为汉中王后，任命刘巴为尚书，后代法正为尚书令。本文作于建安十三年(208)，刘备占领荆州之后。

[2] 刘公：即刘备。归德：因为刘备品德高尚而归附他。天人去就：天意民心的共同趋向。天人，古指天和人、天道和人道或自然和人为。《荀子·天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汉书·司马迁传》："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3] 足下：古代下称上或同辈相称的敬词。战国时多称君主为"足下"。《战国策·燕策》："足下以为是，则臣不事足下矣。"《史记·秦始皇本纪》："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后多用于同辈之间。《史记·季布传》："曹丘至，即揖季布曰：'……且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顾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

与刘巴论张飞书[1]

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2]

校注

[1] 文是为促进刘巴与张飞的团结而作。据《零陵先贤传》

载，张飞曾经在刘巴处住宿，而刘巴根本不愿理睬张飞，气得张飞大发脾气，因而诸葛亮写了这封信劝说刘巴。本文写作年代不详。

［2］天素高亮：人品向来高尚正直。素，向来，往常。《国语·吴语》："夫谋，必素见成事焉而后履之。"降意：抑制自己的意愿。主公今方收合文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主公方今收合文武"。《诸葛孔明全集》作"主公今方收拾文武"。

答李严书[1]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2]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3]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4]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5]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6]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本文大约写于建兴四年（226），当时李严劝诸葛亮受九锡，并且称王，诸葛亮写信拒绝了这一建议，充分反映了诸葛亮淡泊名利，严于律己的高贵品德。

［2］可不复相解：却不能够进一步地相互理解。复，又，再。解，明白，知道。

［3］诲以光国：教导后主刘禅以完成光复汉朝的大业。《三国志·蜀志·刘彭廖李刘魏杨传》云："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

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诲，教导，训诲。《诗经・大雅・抑》：“诲尔谆谆。”《论语・述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光国，光复蜀汉。戒之以勿拘之道：这里指不要太放肆。勿拘，不拘束。是以未得默已：这里是诸葛亮对李严妄言称王之事的婉言批评。是以未得默已，《诸葛孔明全集》作“是以未得默己”。

［4］下士：下愚之人。《老子》：“下士闻道，大笑之。”人臣：臣子。《荀子・王霸》：“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

［5］方宠齐、晋：享受国家中最高的荣耀。坐贵自大：自高自大。

［6］帝还故居：指光复东汉的首都洛阳。十命：这里是相对九锡来说的。九：指九锡。传说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给的九种器物。《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诏，有“乃加九锡”语，为九锡见于书面的最早出处。九锡名目大同小异，排列前后次序也不一样。汉末献帝赐曹操九锡，采用《礼纬》说，历代相袭沿用。前汉王莽阴谋建立新王朝前，先加九锡，后来魏晋南北朝掌政大臣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前，都加九锡，成为例行公事。

又与李严书[1]

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2]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这是继前一封信之后，诸葛亮再次写信向李严表明自己的品德是绝对清廉的。

[2] 斛：量器名，亦容量单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妾无副服：家里的女人没有多余的服饰。副，量词，器物多数配成套叫副。吾受赐八十万斛，《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吾受赐八十斛”。

与张鲁书[1]

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2]

（《诸葛亮集》、《艺文类聚》）

校注

[1] 张鲁：见《草庐对》注。

[2] 灵仙：神仙。养命：保养性命。犹节松霞：还要节制自己。节，节度，法度。《荀子·乐论》：“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又《成相》：“言有节，稽其实，信诞以分赏罚必。”嗜味：贪求美味。奚能尚道：怎么可能得道呢？奚，为何，如何。《论语·八佾》：“奚取于三家之堂？”尚，加在上面，增加。《诗经·齐风·著》：“尚之以琼华乎尔。”

与张裔书[1]

君昔在陌下，营坏，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后流迸南海，相为悲叹，寝不安席；及其来还，委付大任，同奖王室，自以为与君古之石交也。[2]石交之道，举仇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况吾但委意于元俭，而君不

能忍邪?[3]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本文写于建兴五年（227）。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原为刘璋的下属。后归刘备，任巴郡太守、司金中郎将。曾因雍铠之乱流落于吴国，归蜀后，诸葛亮任命他为参军，益州汉中从事。诸葛亮出驻汉中，任命张裔为射声校尉，留府长史。

[2] 陌下：德阳陌下，张裔曾在这里与张飞作战。营坏：指张裔失败。后流迸南海：指张裔流落在吴国的事情。《三国志·蜀志·霍王向张杨费传》云："先是，益州郡杀太守正昂，耆率雍闿恩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远通孙权。及以裔为益州太守，径往至郡。闿遂趑趄不宾，假鬼教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与吴。'于是遂送裔于权。"同奖王室：共同辅佐蜀国君主。奖，辅助。《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皆奖王室。"石交：亦作"硕交"。犹石友。交谊坚固的朋友。《史记·苏秦列传》："此所谓弃仇雠而得石交者也。"君昔在陌下，《诸葛孔明全集》作"君昔在桓下"。

[3] 举：称引，提出。《礼记·曲礼》："主人不问，客不先举。"《荀子·不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明：显示，显著。《易·系辞》："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战国策·齐策》："则秦不能害齐，亦已明矣。"委意于元俭：将自己的意图托付给廖化。元俭，指廖化。三国时期襄阳（治今湖北襄樊）人，字元俭。初为关羽主簿，羽败属吴，后仍逃归蜀汉。官至右车骑将军。蜀亡后，被徙洛阳，途中病死。况吾但委意于元俭，《汉

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况吾但委噫于元俭”。

与张裔蒋琬书[1]

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2]其人，凉州上士也。[3]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蒋琬：见《举蒋琬密表》注［1］。

［2］姜伯约：见《公文上尚书》注［5］。时事：犹言时政，当时的政治情况，政治措施。永南：指李邵。广汉郪县（今成都东北广福附近）人。刘备占领益州后，为州书佐部从事。建兴元年，丞相诸葛亮辟为西曹掾。诸葛亮南征，留李邵为治中从事。季常：即马良（187—222）三国时期襄阳宜城（今湖北宜城南）人，字季常。刘备为荆州时，辟为从事。后任左将军掾，蜀汉建立，迁为侍中。章武元年（221），刘备攻吴，派他联结五溪蛮为助。吴蜀夷陵之战，刘备军败，他死于军中。

［3］凉州：州、卫、府名。西武帝置凉州，为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时治陇县（今甘肃张家川）。辖境约当今甘肃、宁夏，青海湟水流域，陕西定边、吴旗、凤县、略阳和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三国魏移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市）。魏、晋以后辖境缩小，只限于今甘肃黄河以西大部。上士：道德高尚的人。《老子》：“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又与张裔蒋琬书[1]

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2]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3]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在这篇文章中，诸葛亮还是对姜维大加赞扬，反映出诸葛亮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

［2］中虎步兵：指精选出来的步兵营中的勇士。

［3］诣：前往；到达。《史记·孝文本纪》："乘传诣长安。"《汉书·杨王孙传》："未得诣前。"觐见：古代诸侯秋朝天子称觐。《礼记·曲礼》："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

又与张裔蒋琬书

令史失赖厷，掾属丧杨颙，为朝中损益多矣。[1]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令史：1. 汉代为郎以下掌文书的官职。有兰台令史、尚

书令史。2. 汉时县令所属办事人员。汉代县令之下设有令史，卫宏《汉旧仪》："更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尉吏曰尉史。"赖厷：未详。掾属：佐治的官吏。汉代自三公至郡县，都有掾属，人员由主官自选，不由朝廷任命，故长官与属吏有君臣的名分。魏晋以后，改由吏部任免。杨顒：未详。损益：增减；兴革。《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与蒋琬董允书[1]

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2]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3]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董允：三国时期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东北）人，字休昭。初任蜀汉太子舍人、洗马，旋迁黄门侍郎，颇得诸葛亮信任。常谏诤后主过失，抑制专权的宦官黄皓。延熙七年（244），任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本文写于建兴九年（231）。

[2] 孝起：即陈震。字孝起。南阳（今属于河南）人。刘备为荆州牧，辟为从事。入蜀后，先后为汶山太守、犍为太守。建兴三年，入拜尚书，迁尚书令，奉命使吴。建兴七年，孙权称尊号，陈震为卫尉，出使东吴，不辱使命，回国后封城阳亭侯。正方：即李严。鳞甲：比喻人多巧诈之心。乡党：周制以五百家为党，一万

二千五百家为乡，后因以“乡党”泛指乡里。《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3］这几句是说，我以为对于这种心思诡诈的人只要不惹他就不会惹来麻烦，不料却又出现了这样的欺诈行为。

与孟达论李严书[1]

部分如流，趣舍罔滞，正方性也。[2]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本文作于建兴四年（226）。当时，李严写信给孟达，云：“吾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于是诸葛亮也给孟达写了这封信，公正地评价了李严。

［2］部分如流：部署军队如同流水一样。部分，部署；约束。《晋书·陶回传》：“时峻（苏峻）夜行，甚无部分。”趣舍罔滞：进退有章法，不凝滞。趣舍，亦作“取舍”、“趋舍”。进取或退止。《荀子·修身》：“趣舍无定，谓之无常。”《韩非子·解老》：“人无愚智，莫不有趋舍。”《汉书·王吉传》：“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罔，不。《书·盘庚下》：“罔罪尔众。”滞，不流通。《淮南子·时则训》：“流而不滞。”

与孟达书[1]

往年南征，岁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乖离乎！[2]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3]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4]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5]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孟达：字子度，原为刘备部下，叛蜀归魏。在接到诸葛亮这封信之后，几次与诸葛亮书信交往，表明自己叛魏之心。魏国派司马懿征讨孟达，最终杀了孟达。本文作于建兴三年（225）。

［2］适：正；恰好。《汉书·东方朔传》："此适足在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或于大道也。"李鸿：未详。汉阳：古县名。西汉置，以在汉水（今贵州三岔河）之北得名。治今贵州威宁、水城一带。西汉为犍为郡都尉治。消息：音信。蔡琰《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乖离：背离，抵触。《荀子·天论》："上下乖离，寇难并至。"《汉书·五行志》："终于君臣乖离，上下交怨。"岁末乃还，《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岁未及还"。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诸葛孔明全集》作"以存足下平素之心"。贵为乖离乎，《诸葛孔明全集》作"贵为华离乎"。

［3］刘封：本姓寇，刘备收为养子。攻克益州之后，任命刘

封为副军中郎将，后迁为副军将军。关羽围攻樊城、襄阳之时，刘封、孟达见死不救，关羽遇难后，刘备十分憎恨刘封、孟达二人。孟达降魏后招降刘封，刘封不从。后刘封回到成都，刘备责备他逼迫孟达，且对关羽坐视不救，加之诸葛亮认为刘封性格刚烈凶猛，恐日后难以驾驭，劝刘备借此机会除掉他。于是刘封被赐死，责令其自裁。侵陵：侵逼欺陵。《礼记·聘义》："故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

［4］王冲：未详。造作虚语：制造虚假的传言。量度：审察，测定。《墨子·天志》："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诸葛孔明全集》作"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

［5］寻：找寻，探求。

与步骘书[1]

仆前军在五丈原。[2]原在武功西十里。[3]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4]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市郊）人。孙权任命他为车骑将军东曹掾、鄱阳太守、交州刺史等职。因招降雍闿有功，加拜平戎将军，封广信侯。黄武二年（223），迁右将军左护军，改封临湘侯。孙权称帝后，拜骠骑将军，领冀州牧。赤乌九年（246）代陆逊为丞相。本文作于建兴十二年（234）。

[2] 仆：自称谦词。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非敢如是也。"五丈原：古地名。在今陕西岐山南斜谷口西侧。

[3] 武功：县名。在陕西省咸阳市西、渭河北岸。

[4] 马冢：汉夏侯婴墓，在陕西省。是以：因此。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诸葛孔明全集》作"马家在武功东十余里"。

与陆逊书[1]

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2]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3]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陆逊（183—245）：三国时期吴国名将。本名议，字伯言，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孙策婿。善谋略，曾与吕蒙定袭破蜀将关羽、夺取荆州之计。章武元年（221），刘备攻吴，他任大都督，坚守不战。次年，待蜀军疲惫，利用顺风纵火，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黄武七年（228），又破魏扬州牧曹休于石亭（在今安徽潜山东北）。后任荆州牧，久镇武昌（今湖北鄂州），官至丞相。

[2] 家兄：指诸葛瑾（174—241），三国时期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字子瑜。东汉末移居江南，受到孙权优礼，任长史。后以绥南将军代吕蒙为南郡太守，率军驻公安（今属湖北）。孙权称帝后，官至大将军。恪：诸葛瑾之子诸葛恪（203—253），字元逊。吴嘉禾三年（234），任吴国抚越将军、丹阳太守，率兵

攻山越，迁山越一部分人民于平原，收其丁壮为兵。孙权死，辅立孙亮，任大将军，专国政。他力主攻魏，建兴二年（253），攻新城不克，士卒多伤病，因退兵。不久为皇族孙峻所杀。性疏：性格粗疏。典：主管；执掌。《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则数矣。"主：掌管；主持。《史记·孟尝君列传》："于是婴乃礼文，使主家待宾客。"粮谷：军队中所发的粮食。窃：犹言私。常用作表示个人意见的谦词。今使典主粮谷，《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今使点主粮谷"。《诸葛孔明全集》作"今使典粮谷"。粮谷军之要最，《诸葛孔明全集》作"粮谷军之最要"。

［3］启：陈述。旧时书札亦称书启。至尊：至高无上的地位。古多指皇位，因用为皇帝的代称。贾谊《过秦论》："履至尊而制六合。"这里指孙权。

与孙权书[1]

汉室不幸，王纲失纪，曹贼篡逆，蔓延及今，皆思剿灭，未遂同盟。[2]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尽忠。[3]今大兵已会于祁山，狂寇将亡于渭水。[4]伏望执事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5]书不尽言，万希昭鉴。[6]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艺文类聚》、《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本文写于建兴十二年（234），是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写

给孙权的信，希望能够得到孙权的支持和帮助，也是在实践中贯彻他自己提出的“联吴抗曹”的既定方针。

［2］王纲失纪：朝廷纲纪失去治理的人。未遂同盟：吴蜀结盟前后屡遇挫折。

［3］敢：不敢、岂敢的省词。《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敢辱高位，以速官谤？”

［4］祁山：在今甘肃礼县东。汉在西汉水北岸山上筑城，极为严固，即今祁山堡，为军事必争之地。渭水：即渭河。黄河最大支流。在陕西省中部。源出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东流横贯陕西省渭河平原，在潼关县入黄河。

［5］伏：谦敬之辞。执事：古时指侍从左右供使令的人。《国语·越语上》：“寡君勾践之无所使，使其下臣种（文种），不敢彻声闻于天王，私于下执事曰：‘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旧时书信中用以称对方，谓不敢直陈，故向执事者陈述，表示尊敬。共靖中原：吴蜀两国来共同平定天下。靖，平定。《左传·僖公九年》：“君务靖乱，无勤于行。”中原，地域名。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匡：帮助，救助。《左传·成公十八年》：“匡乏困，救灾患。”

［6］昭鉴：犹“明鉴”“明察”。希望对方作出英明的决断。

又与孙权书[1]

所送白氈薄少，重见辞谢，益以增惭。[2]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题目为《与吴王书》，在《诸葛孔明全集》中题目为《与吴王》。

［2］毦（ěr）：用羽毛做的装饰物。

答司马懿书[1]

使杜子绪宣意于公威也。[2]

（《诸葛亮集》、《三国志》）

校注

［1］司马懿（179—251），三国时期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字仲达。初为曹操主簿，多谋略，善权变。后任太子中庶子，为曹丕所信重。魏明帝时，任大将军，多次率军对抗诸葛亮，为魏重臣。曹芳即位，他和皇族曹爽受遗诏辅政。嘉平元年（249），杀曹爽，专国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在世家大族的拥护下，其孙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追尊为宣帝。

［2］杜子绪：未详。公威：指孟建。少年时曾与诸葛亮一起游学。

与兄瑾论白帝兵书[1]

兄嫌白帝兵非精练。[2]到所督，则先帝帐下白毦，西方上兵也。[3]嫌其少也，当复部分江州兵以广益之。[4]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白帝：古城名。在今重庆奉节东白帝山上。东汉初公孙述筑城。公孙述自号白帝，故以为名，并移鱼复县治此。城居高山，形势险要，三国时为蜀汉防吴重镇。刘备为吴将陆逊所败，退居此城，后死于城西之永安宫。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题目为《与兄瑾书》，在《诸葛孔明全集》中题目为《又与兄子瑜书》。

[2] 精练：谓久经训练而精强。

[3] 督：观察，察看。《汉书·王褒传》："如此则使离娄督绳，公输削墨。"西方：应指西川。路名。治益州（今成都市），辖今四川盐亭、大竹、邻水、合江，重庆永川市以西，四川邛崃山、大雪山、大凉山以东和江油市、北川以南地区。上兵：能征善战的军队。则先帝帐下白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则先主帐下白毦"。则先帝帐下白毦，西方上兵也，《诸葛孔明全集》作"则先主帐下，白毦西方上兵也"。

[4] 江州：古县名。本巴国都，战国秦惠王置县。治所在今重庆市区嘉陵江北岸。三国蜀汉时移治嘉陵江南岸，即今重庆市区。自战国秦至南朝宋，皆为巴郡治，三国蜀汉置江州都督，屯此

为重镇。广益：扩大军队规模，增加军队人数。

与兄瑾言赵云烧赤崖阁道书[1]

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2]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3]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4]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本文作于建兴六年（228），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派赵云、邓芝为疑军，声东击西，而诸葛亮则进攻祁山，平定了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由于敌强我弱，赵云、邓芝的军队在箕谷失利。赵云：三国时期常山真定（今河北定南）人，字子龙。初从公孙瓒，后归刘备。曹操取荆州，刘备败于当阳长坂，他力战救护甘夫人和刘备之子刘禅。刘备得益州，任为翊军将军，从取汉中。建兴六年（228），从诸葛亮攻关中，分兵拒曹真主力，以众寡不敌，退回汉中，次年死。他曾以数十骑拒曹操大军，被刘备誉为“一身都是胆”。赤崖：似为赤岸。在箕谷之北。阁道：即栈道。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题目为《又与兄瑾书》，在《诸葛孔明全集》中的题目为《又与兄子瑜书》。

［2］前赵子龙退军，《诸葛孔明全集》作“前赵子龙”。烧坏赤崖以北阁道，《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烧坏赤岸以北阁道”。《诸葛孔明全集》作“烧赤崖以北阁道”。

［3］缘：循；沿；绕。《荀子·正名》：“缘目而知形可也。”

又《荀子·议兵》："缘之以方城。"缘谷百余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缘谷一百余里"。

[4] 穷极：困窘至极点。

与兄瑾言大水赤崖桥阁悉坏书[1]

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2]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3]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悉：全部；尽其所有。《书·盘庚上》："王命众悉至于庭。"《战国策·韩策》："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这封信与前一封信是在同一背景下所写的。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题目为《又与兄瑾书》，在《诸葛孔明全集》中的题目为《又与兄子瑜书》。

[2] 顷：短时间；不久；方才。《庄子·秋水》："夫不为顷久推移。"顷大水暴出，《诸葛孔明全集》作"顷大山暴出"。赤崖以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赤岸以南"。

[3] 邓伯苗：即邓芝。三国时期义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字伯苗。刘备占领益州，任为郫令，迁广汉太守，入为尚书。建兴元年（223），奉命至吴，说以吴蜀宜结好共抗曹魏。吴遂绝魏联蜀。后任前军师前将军，出督江州，迁车骑将军。屯田：自汉以来，政府利用军队或农民商人垦种土地，征取收成以为军饷，称

屯田。有军屯、民屯、商屯之别。如汉昭帝始元二年，发将士屯田张掖郡；宣帝神爵元年赵充国屯田边郡，为军屯。东汉建安元年，曹操募民屯田许下，为民屯。明初又有由盐商募民于各边郡开垦的，为商屯。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一戌赤岸屯田，一戌赤岸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但得缘岸与伯苗相闻而已”，《诸葛孔明全集》作“但得缘厓与伯苗相闻而已”。

与兄瑾言治绥阳谷书[1]

有绥阳小谷，虽山崖绝险，溪水纵横，难用行军。[2]昔逻候往来，要道通入。[3]今使前军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4]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绥阳：县名。在贵州省遵义市东北部、乌江支流芙蓉江上游。写作年代不详。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题目为《又与兄瑾书》，在《诸葛孔明全集》中题目为《与兄子瑜书》。

［2］难用行军：军队不容易通过。有绥阳小谷，《诸葛孔明全集》作“虽山崖绝险”。《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虽山崖绝重”。《诸葛孔明全集》作“虽山崖纪重”。难用行军，《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难用行军者”。

［3］逻候：巡逻侦察。昔逻候往来，要道通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逻候往来，要道通人”。

[4] 斫治此道：修建这条道路。陈仓：古县名。秦置，因山得名。治今陕西宝鸡市东。当关中、汉中间的交通要冲，历来为战争要地。扳连：扭转牵引。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诸葛孔明全集》作“使不得分兵东行”。

与兄瑾论陈震书[1]

孝起忠纯之性，老而益笃，及其赞述东西，欢乐和合，有可贵者。[2]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陈震：见《与蒋琬董允书》注 [2]。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题目为《又与兄瑾书》。

[2] 笃：诚笃；忠实。《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赞述东西：应指在东吴和蜀汉之间传递友好的信息。孝起忠纯之性，《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孝超忠纯之性”。

与兄瑾言孙松书[1]

既受东朝厚遇，依依于子弟。[2]又子乔良器，为之恻怆。[3]见其所与亮器物，感用流涕。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

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孙松：为孙翊之子。为射声校尉。本文写于建兴九年(231)。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题目为《又与兄瑾书》，在《诸葛孔明全集》中题目为《又与兄子瑜书》。

[2] 东朝：指东吴。依依：依恋貌。既受东朝厚遇，《诸葛孔明全集》作“既蒙东朝厚遇”。

[3] 子乔：孙松的表字。良器：优秀的人才。恻怆：悲伤。

与兄瑾言殷礼书[1]

殷德嗣秀才，今之侨肸者也。[2]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殷礼：字德嗣，孙权称王后，任命他为郎中，后与张温一起出使蜀国，受到诸葛亮的赞扬。其后任吴国的零陵太守。本文写于建兴二年(224)。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题目为《又与兄瑾书》，在《诸葛孔明全集》中的题目为《又与兄子瑜书》。

[2] 侨肸(xī)：春秋时郑国大夫公孙侨(子产)，晋大夫羊舌肸(叔向)；都以才智见称。后遂用侨肸比喻贤哲高明的人。殷德嗣秀才，《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殷徃嗣秀才”。《诸葛孔明

全集》作"殷徃嗣"。今之侨肸者也，《诸葛孔明全集》作"秀才之侨盼者也"。《诸葛孔明全集》文后有"东吴菰庐中，乃有奇伟如此人"十二个字。

与兄瑾言子乔书[1]

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2]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3]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乔：字伯松，本字仲慎。本诸葛瑾之子，初，因诸葛亮无子，求为子嗣，拜驸马都尉。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题目为《又与兄瑾书》。

［2］宜同荣辱：指诸葛乔应与众人的子弟在一起同甘共苦。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作"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

［3］与诸子弟传于谷中，《诸葛孔明全集》作"与子弟传于谷中"。

与兄瑾言子瞻书[1]

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2]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本文写于建兴十二年（234）。瞻：字思远，为诸葛亮之子。十七岁为公主驸马，拜骑都尉。后逐步迁至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炎兴元年（263），魏将邓艾攻蜀，他与魏军战于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兵败而死。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题目为《又与兄瑾书》。

[2] 早成：犹言早慧。指幼时聪明。重器：比喻能任大事的人，犹言大器。《老子》："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后汉书·孔融传》："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皆言人越是自幼聪明，长大之后越是难成大器。

诫子书[1]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2]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3]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4]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5]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诫：教令。《荀子·强国》："发诫布令而敌退，是主威也。"引申为嘱咐。《史记·项羽本纪》："（项）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诸葛亮的这篇文章高度地概括了他一生做人的准则：适度地内敛和严格地克己。他不仅用这种准则来要求自己，而且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儿子。本文堪称教子的千古范文。《诸葛孔明全集》中本文的题目为《戒子》。

[2] 君子：泛指有才德的人。《论语·子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荀子·劝学》："故君子结于一也。"澹泊：亦称"淡泊"。恬淡。夫君子之行，《诸葛孔明全集》作"君子之行"。非澹泊无以明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非澹薄无以明志"。

[3] 广才：增长才干。夫学须静也，《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夫学欲静也"。才须学也，《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才欲学也"。非志无以成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非静无以成学"。

[4] 淫慢：放纵怠惰。励精：磨练自己，振奋精神。险躁：办事一味求快，性情急躁。治性：加强个人修养。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

[5] 枯落：枯槁衰落。穷庐：本义是指游牧民族居住的毡帐。这里是指穷困潦倒之人所居住的陋室。将复何及：哪里又能够比得上（那些君子）呢！意与日去，《诸葛孔明全集》作"意与岁去"。《诸葛孔明全集》在"遂成枯落"后无"多不接世"四个字。悲守穷庐，《诸葛孔明全集》作"悲叹穷庐"。将复何及，《诸葛孔明全集》作"将复何及也"。

又诫子书[1]

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2]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3]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这篇文章主要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因酒误事。本文在《诸葛孔明全集》中的题目为《又戒子》。

［2］合礼：合乎当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归性：使性情安宁。和之至也：达到了和谐的境界。和，和顺，谐和。《易·乾》："保合大和。"《礼·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3］殚：竭尽。《汉书·杜钦传》："殚天下之财，以奉淫侈。"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如果主人还没有竭尽所有的能力去劝酒，客人也没有到疲惫不堪的地步，那么即使大家都喝醉了，也不至于产生昏乱的现象。无致迷乱，《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无致于乱"。

诫外生书[1]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2]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3]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外生：外甥。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题目为《诫外生》。

［2］先贤：古代的贤人。《礼·祭义》："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疑滞：疑惑、不顺畅。庶几：差不多，此谓思与贤齐。《易·系辞》："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揭然：高举的样子。揭，《诗经·小雅·大东》："维北有斗，西柄之揭。"《战国策·齐策》："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恻然：恳切的样子。屈伸：亦作"屈申"、"屈信"。屈曲与伸直。《淮南子·修务训》："使未尝鼓瑟者，虽有离朱之明，攫掇之捷，犹不能屈伸其指。"引申指进和退；得意和失意。《荀子·不苟》："与时屈伸。"又："此言君子能以义屈信变应故也。"嫌吝：怨恨耻辱。淹留：滞留，停留。《楚辞·离骚》："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何患于不济：何必还顾虑成功与否的问题呢！济，成功。《书·君陈》："必有忍，其乃有济。"弃疑滞，《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弃凝滞"。使庶几之志，《诸葛孔明全集》作"使庶几之情"。忍屈伸，《诸葛孔明全集》作"忿屈伸"。《诸葛孔明全集》中"除嫌吝"后无"虽有淹留"四个字。永窜伏于凡庸，《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承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诸葛孔明全集》作"不免于下流也"。

［3］强毅：坚强果断。慷慨：意气昂扬。碌碌：平庸貌；随众附和貌。《史记·酷吏列传》："九卿碌碌奉其官。"窜伏：逃避藏匿。凡庸：平凡，平庸。《史记·绛侯世家赞》："才能不过凡庸。"下流：比喻低下的地位。《论衡·逢遇》："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



卷二



答蒋琬教[1]

思惟背亲舍德，以殄百姓，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2]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教：文体的一种。为上对下的告谕。本文作于建兴元年(223)。当时，诸葛亮任丞相，辟蒋琬为东曹掾，蒋琬辞让他人，因而诸葛亮写这篇文章来劝说蒋琬。

[2] 思惟：思想，思量。惟，思。《汉书·董仲舒传》："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背亲舍德：背叛亲友不讲道德。殄：残害；灭绝。《周礼·地官·稻人》："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隐：怜悯。《孟子·梁惠王上》："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显：显扬。《汉书·李广传》："吴楚反时，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战昌邑下，显名。"功举：功绩和事迹。以明此选之清重也：来显示这次选举你担任重要职位的举动是公正庄重的。清，清廉，公正。《书·舜典》："夙夜惟寅，直哉唯清。"《易·豫》："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重，庄重，端重。《论语·学而》："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淮南子·氾论训》："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

与李丰教[1]

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2]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3]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4]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5]愿宽慰都护，勤追前阙。[6]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7]若都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8]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本文写于建兴九年（231）。是写给李严的儿子李丰的告谕。在文中耐心地教导李丰应该协助李严反省自己的错误，以便于更好地为国家出力。

[2] 戮力：尽力；协力。《书·汤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汉书·高帝纪上》："臣与将军戮力攻秦。"奖：辅助。《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皆奖王室。"

[3] 表：表彰。《书·毕命》："旌别淑慝，表厥宅里。"都护：指李严。《三国志·蜀志·李严传》："亮以明年当出军，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东关：故址在今安徽含山西南濡须山上。三国时期吴国的诸葛恪筑，隔濡须水与七宝山上的西关相对。北控巢湖，南扼长江，为吴、魏两国兵争要冲。南北朝时仍为军事重地。

[4] 何图中乖乎：哪里会料到中途会出现不合谐的现象呢。图，计议，谋画。《书·太甲上》："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乖，背戾；不和谐。

[5] 楚卿：或者是指屈原。屡绌：屡次被贬官流放。绌，贬退，排除。《荀子·成相》："展禽三绌。"克复："克己复礼"的省文。后来称道学家之修养曰克复功深，本此。思道则福：能够潜心思索做人的道理就是最大的幸福。道，事理。《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数：道理。《韩非子·孤愤》："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诸葛孔明全集》作"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

[6] 前阙：以前的过失。

[7] 形业失故：地位和财产都不如以前了。方之气类：此时家中的气派。气类，犹物类。人与物的统称。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诸葛孔明全集》作"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

[8] 这几句是说如果李严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李丰也能够和蒋琬精诚合作的话，那么李严的官位还是可以恢复的。

与张裔教

去妇不顾门，萎韭不入园，以妇人之性，草莱之情，犹有所耻，想忠壮者意何所之？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 写作年代不详，应是写于张裔离开吴国回到蜀国之前的

一段时间里。

[2] 顾：回看；瞻望。《诗经·桧风·匪风》："顾瞻周道，中心怛兮。"萎韭：枯槁的韭菜。意何所之：将要到哪里去呢？所，指事之词，指出动作、行为的对象。《论语·为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黜来敏教[1]

将军来敏对上官显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夺我荣资与之邪？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2]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3]后刘子初选以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4]后主［上］即位，吾闇于知人，遂复擢为将军祭酒，违议者之审见，背先帝所疏外，自谓能以敦厉薄俗，帅之以义。[5]今既不能，表退职，使闭门思愆。[6]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黜：贬斥；废除。《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国语·晋语》："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刘备占领益州后，任命来敏为典学校尉，后为太子家令。刘禅继位后，任命来敏为虎贲中郎将。诸葛亮驻军汉中之时，任命来敏为军祭酒、辅军将军。来敏一生屡

次被黜，都是由于言行不谨慎所致。本文大约写于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北驻汉中之时。

［2］显言：犹扬言。荣资：荣耀和俸禄。狂悖：狂妄背理。《汉书·五行志中之上》："汉大臣征贺（昌邑王刘贺）为嗣，即位，狂悖无道。"

［3］含容：包容接纳。无所礼用：没有尊崇重用之意。

［4］刘子初：即刘巴。见《与刘巴书》注［1］。家令：太子属官名。秦有太子家令，汉沿置。晋亦置家令，掌刑狱、钱谷、饮食。隋唐以后至金元，亦设家令，职掌随时不同。

［5］闇："暗"的异体字。愚昧不明。擢：选拔，提升。《战国策·燕策》："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祭酒：官名。汉平帝时置六经祭酒，秩上卿，后置博氏祭酒，为五经博士之首。晋初改为国子祭酒，隋唐以后称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之主管官，至清末废。审见：详尽细密的意见。审，详知，明悉。《淮南子·说山训》："万事由此所先后上下，不可不审。"引申为详尽细密之意。《中庸》："博学之，审问之。"背先帝所疏外：违背了刘备疏远来敏的原则。敦厉：督促劝勉。薄俗：轻薄的风俗。《汉书·元帝纪》："重以周秦之弊，民渐薄俗，去礼义，触刑法，岂不哀哉！"帅之以义：遵循正义的道理。帅，遵循。《礼记·王制》："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义，事之宜；正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中庸》："义者宜也。"后主［上］即位，《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今上即位"。《诸葛孔明全集》作"后主即位"。

［6］表退职：宣布撤掉来敏的职务。表，明示，显扬。《礼记·檀弓》："君子表微。"《左传·襄公十四年》："世胙大师，以表东海。"愆：过失；罪咎。

称姚伷教[1]

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2]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 称：赞许，表扬。《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姚伷：字子绪，阆中（今四川省南充市北部、嘉陵江中游）人。刘备占领益州后，任命他为功曹书佐。建兴元年，为广汉太守。诸葛亮驻军汉中时，任命他为掾。本文是诸葛亮对姚伷的褒扬。本文在《诸葛孔明全集》中的题目为《称姚伷》。

[2] 进人者各务其所尚：推荐人才的人都把自己所崇尚的品德作为标准。进，推荐；引进。《国语·晋语》："献能而进贤。"务，勉力从事。《论语·学而》："君子务本。"尚，崇尚；尊重。《礼记·檀弓》："夏后氏尚黑。"掾：古代属官的通称。希：通"睎"。企望，仰慕。以属其望：以寄托我的希望。

与群下教[1]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2]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3]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蹻而获珠玉。[4]然人心苦

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5]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6]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群下：百官，下属。这是诸葛亮任丞相后，发给下属官员的一份文告，嘱咐下属官员要任劳任怨，尽忠国事，并且应团结一致，集思广益，文中还列举了徐庶和董和的事迹，希望大家能够向他们学习，努力搞好蜀国的政务。本文语言明白如话，叮咛周到，可以看出诸葛亮在管理国家政务上一贯严谨的作风。此文约作于章武元年（221）诸葛亮初任丞相的时候。

［2］参署：办理公务的机关。

［3］嫌：仇怨。　难相违覆：遇到疑难问题要相互争论，仔细审察。违，违背。《书·尧典》："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传》："言共工自为谋言，起用行事而违背之。"《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覆，审察。《周礼·考工记·弓人》："覆之而角至，谓之句弓。"《汉书·李寻传》："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诛，唯财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注》："财与裁同，谓裁量而反思之。"此指下"覆"字。旷阙损矣：荒废的事情和产生的过失就会减少。旷，空缺，荒废。《孟子·离娄上》："旷安宅而弗居。"《吕氏春秋·无义》："以义动，则无旷事矣。"阙，过失；错误。《左传·成公二年》："其晋实有阙。"损，减少。与"益"相对。《易·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墨子·七患》："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

［4］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弊蹻：破旧的鞋子。弊，

破，败坏。《庄子·山水》："衣弊履穿。"《战国策·秦策》："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蹻，鞋。通"屩"。《战国策·秦策》："赢滕履蹻"《史记·虞卿传》："蹑蹻檐簦，说赵孝成王。"

[5] 然人心苦不能尽：然而人的弱点往往在于不能坚持到底。尽，竭，完。《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引申为达于极限。《庄子·齐物论》："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徐元直：即徐庶。三国时期颍川（今河南省西北部）人。字元直，原名福，少好任侠，后致力学问。东汉末年客居于荆州，与诸葛亮友善，曾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因母亲在曹操那里，辞别刘备投奔曹操，任右中郎 将、御史中丞。处兹不惑：对于这个问题理解得很深刻。兹，此，这。起提示作用。《易·晋》："受兹介福，于其王母。"《文选·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董幼宰：即董和，三国时期蜀国南郡（今湖北江陵县北）枝江（今湖北宜昌市东南部）人。字幼宰。汉朝末年，益州牧刘璋任命他为成都令，他提倡勤俭节约，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刘备攻占四川之后，任命他为中郎将，后与诸葛亮协力辅佐刘禅。居官二十余年，死后家无儋石之财。事有不至：认为事情考虑得不周到彻底。至，到达。《诗经·小雅·天保》："如川之方至。"《荀子·劝学》："千里跬步不至，不足谓善御。"反，通"返"。回，归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何以报不谷?'"启告：通知，报告。

[6] 苟能慕元直之十一，《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苟能慕元直之十反"。

又与群下教[1]

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

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2]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本文作者通过对崔州平、徐庶、董和、胡济四人高尚品德的褒赞，鼓励部下向他们学习。

[2] 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姓崔。伟度：指胡济。字伟度，为丞相主簿。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这是诸葛亮的自谦的说法。虽然自己天赋鄙陋愚钝，不能全都接纳。前参事于幼宰，《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前参军于幼宰"。

与参军掾属教[1]

任重才轻，故多阙漏。[2]前参军董幼宰，每言辄尽，数有谏益，虽性鄙薄，不能悉纳。[3]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于国如幼宰者。[4]亮可以少过矣。[5]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太平御览》、《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参军：官名。东汉末有参军事之名。即参谋军务。简称

参军，位任颇重。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题目为《与参军掾属教》。

[2] 这两句是诸葛亮的谦词，称自己任务重大，才能低下，因此在政务上有很多失误和遗漏。阙漏，过失和遗漏。

[3] 每言辄尽：每次进言总是说得很透彻。辄，往往，总是。《汉书·霍光传》："光时休沐出，桀辄入代光决事。"数有谏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数有谏云"。

[4] 参署：参与官署内的事务。未有忠于国如幼宰者，《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未有忠于国如亮"。

[5] 亮可以少过矣，《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可以少其过也"。

劝将士勤攻己阙教[1]

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2]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3]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4]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攻：指责。《论语·先进》："小子鸣鼓而攻之。"本文作于建兴六年（228）。在街亭之败后，诸葛亮引咎自责，希望将士们能够常常给自己提意见，以利于国家的富强进步。这种严于律己

的精神十分令人钦佩。

［2］箕谷：地名。在今陕西汉中县北。病：弊端。明罚：显示自己的罪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为了搞好以后的政务掌握好灵活变化的方法。校，考核。《荀子·君道》："知虑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积久，校之以功。"变通，灵活运用，不拘常规。《易·系辞》："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即趋时。

［3］蹻足而待：同"翘足而待"。形容在短时间内便可以等来所要的结果。《史记·高祖本纪》："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翘足，举足，抬起脚来。《庄子·马蹄》："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因以形容时间短暂。

教

昔孙叔敖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1]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艺文类聚》、《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孙叔敖：春秋时楚国期思（今河南淮滨东南）人。蔿氏，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官令尹。为政注重法治，任用贤能。邲之战，辅楚庄王指挥楚军，大胜晋兵。曾在期思、雩娄（今河南商城东）兴修水利工程。又传开凿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蓄水灌田。

教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1]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太平御览》、《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资：取资；凭借。《孟子·离娄下》："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淮南子·主术训》："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锦：应指蜀锦。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丝织品之一。产于四川，故名。西汉时即有很多花色品种。现代蜀锦用染色熟丝织造，质地坚韧，色彩鲜艳。图案题材广泛，多为神话故事、山水人物、花鸟草虫等。按传统构图大体可为雨丝锦、方方锦、条花锦、散花锦、浣花锦和民族缎六种。

转　教

计一岁运，用蓬旅簟十万具。[1]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太平御览》、《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蓬旅簟：应是草帘或草席一类物品，为当时运输军事后

勤物资必备的用具。

南　征　教[1]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2]

（《诸葛亮集》、《三国志》、《玉海》、《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本文写于建兴三年（225）。据《三国志》记载，本文的内容应是马谡所说的话。《三国志·蜀志·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云："建兴三年，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宋代王应麟《玉海》将本文归于诸葛亮所作，当事出有因，后代因之，今姑保持原貌。

［2］攻心：瓦解敌人的斗志。攻城：攻打敌人的城池。

作　斧　教[1]

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一日，鹿角坏刀环

千余枚，赖贼已走，[2]若未走，无所复用。[3]间自令作部刀斧数百枚，用之百余日，初无坏者。[4]余乃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5]若临敌，败人军事矣。[6]

（《诸葛亮传》、《太平御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 斧：即斧钺。亦作“斧戉”、“斧钺”。古代军法用以杀人的斧子。《国语·鲁语上》：“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亦泛指刑戮。本文写作年代不详，但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在军营中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2] 武都：一说为古县名。西汉置。治今甘肃西和西南。为武都郡治所。西有天池，又名仇池。东汉末氐族杨驹徙居于此，自西晋末年后杨氏世有其地。北魏太武帝时地入北魏，县废。一说为郡名。西汉元鼎六年（111）置。治武都（今西和西南）；东汉移治下辨道（今成县西）。辖境相当今甘肃武都、成县、徽县，西和、两当、康县及陕西凤县、图阳等县地。地处嘉陵江上游，山川险阻，是陇右通往巴蜀的交通要道。鹿角：古时阵地营寨以前的一种防卫工事。把带枝的树木削尖，半埋入地，以阻截敌人闯入。前到武都一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前到武都”。鹿角坏刀环千余枚，《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鹿角坏刀斧千余枚”。

[3]《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无“若未走，无所复用”七个字。

[4] 间：近来。《汉书·叙传上》：“帝（成帝）间颜色瘦黑。”作部：制造兵器的部门。作，制造。《诗经·周颂·天作》：“天作高山。”《孙膑兵法·势备》：“黄帝作剑，以阵象之。”间自令作部刀斧数百枚，《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间自令作部刀斧

百枚”。

［5］这几句的意思是说我这才知道他们主管这件工作的人不是很用心，应该拘禁起来按律法来治他的罪，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呀！　余及知彼主者无意，《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尔乃知彼主者无意”。

［6］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如果用这样劣质的武器去和敌人作战，会造成惨败。

作匕首教[1]

百步作匕首五百枚，以给骑士。[2]

（《诸葛亮集》、《北堂书钞》、《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匕首：短剑。《史记·吴太伯世家》：“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题目为《教》，在《诸葛孔明全集》中的题目为《又教》。

［2］百步作匕首五百枚，《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作部作七首五百枚”。

作刚铠教[1]

敕作部皆作五折刚铠、[2]十折矛以给之。[3]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汉魏六朝百三名

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刚铠：古代战士护身的钢铁制作的铠甲。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题目为《又教》，在《诸葛孔明全集》中本文是《作匕首教》的后一部分。

[2] 敕：即敕命，即命令。《释名·释书契》："符，付也。书所敕命于上，付使传行之也。"敕作部皆作五折刚铠，《诸葛孔明集》作"敕作部皆作"。

[3] 矛：古代兵器。商周时用青铜制成，至汉时多用铁矛。直刺，字以木质的长柄。十折矛以给之，《诸葛孔明全集》中作"十拆矛以给之"。

贼骑来教[1]

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阵而待之。[2]地狭者，宜以锯齿而待之。[3]

(《诸葛亮集》、《北堂书钞》、《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 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题目为《又教》。

[2] 徒从行以战者，靠步行追逐敌人和敌人进行战斗。徒，步行。《易·贲》："舍车而徒。"从行，追逐行动。陟岭：重峦叠嶂的山岭。蒙阵：覆盖阵形。徒从行以战者，《汉魏六朝百三名家

集》作“徒行以战者”。

[3] 锯齿：如锯之兽齿一般的阵形。宜以锯齿而待之，《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以锯齿而待之”。

军　令[1]

闻雷鼓音，举白幢绛旗，大小船进战，不进者斩。[2]闻金音，举青旗，船还。[3]若贼近，徐还；远者，疾还。

（《诸葛亮集》、《北堂书钞》）

校注

[1] 令：法令。《史记·杜周传》：“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

[2] 雷鼓：击鼓。雷同“擂”。幢：作为仪仗用的一种旗帜。《汉书·韩延寿传》：“总建幢棨。”绛旗：红色战旗。

[3] 金音：即金声。钲声。钲，古代军中的一种乐器。鸣钲以代号令。《荀子·议兵》：“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

军　令

闻鼓音，举黄帛两半幡合旗，为三面陈。[1]

（《诸葛亮集》、《北堂书钞》）

校注

[1] 黄帛：黄色丝织物。幡：同“旛”。旗旛。古乐府《孔雀东南飞》：“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陈，通“阵”。阵形。本文在《太平御览》中作“五闻鼓声，举黄帛两半幡合旗，为三面员阵”。

军　令

连衡之陈，似狭而厚，为利陈。[1]令骑不得与相离，护侧骑与相远。[2]

（《诸葛亮集》、《北堂书钞》、《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 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题目为《又军令》。

[2] 连衡：亦作“连横”。战国时张仪游说六国共同奉事秦国，叫“连衡”，同苏秦的“合纵”相对。此处为一种阵形之称。为利陈：是有利于我军的阵形。连衡之陈，似狭而厚，为利陈，《太平御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连衡阵，狭而厚也”。

[3] 这两句的意思是命令骑兵不要和阵形远离，负责护卫的骑兵可以稍远一些。《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无这两句。

军　　令

敌以来进持鹿角，兵悉却在连冲后。[1]敌已附，鹿角里兵但得进踞，以矛戟刺之，不得起住，起住妨弩。[2]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进持：进攻相持。

［2］附：靠近。进踞：凭藉地势进攻。戟：古代兵器。青铜制，将戈、矛合成一体，既能直刺，又能横击。盛行于东周，战国时开始用铁戟。起住：停留并相互扶持。弩：用机栝发箭的弓。《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齐军万弩俱发。"不得起住，起住妨弩，《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不得此住，起住妨弩坏"。

军　　令

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1]行三里，辟矛戟，结幡旗，鸣鼓角。[2]未至营三里，复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3]至营，复结幡旗，止鼓角。[4]违令者髡。[5]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 鼓角：鼓和号角，古代军中用以报时、警众或发号施令。舒幡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舒旛旗”。

[2] “行三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三里”。结幡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结旛旗”。

[3] 舒幡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舒旛旗”。

[4]《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复结幡旗”前无“至营”二字。复结幡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复结旛旗”。

[5] 髡：古代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

军　令

战时，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渍水中，积聚之，以助水淹。[1]贼有火炬、火箭，以掩灭之。[2]违令者髡翦耳。[3]

（《诸葛亮集》、《北堂书钞》）

校注

[1] 布幔：用布作的帐幕。

[2] 火炬：火把。火箭：发射引火物燃烧以攻敌的战具。

[3] 翦：同“剪”。

军　　令

凡战临陈，皆无讙哗，明听鼓音，谨视幡麾，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1]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 临陈：面临敌人的战斗队列。陈，同“阵”。讙哗：大声说笑或喊叫。幡麾：古代用以指挥军队的旗帜。

军　　令

两头进战，视麾所指，闻三金音，止，二金音，还。[1]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军队的两边的士兵在进攻时，看战旗所指的方向，听到三次钲声，就停下来，听到两次钲声，就退回军营。

军　令

帐下及右阵各持彭排。[1]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帐下：营帐里。彭：通“篣”，竹名。

军　令[1]

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2]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3]

（《诸葛亮集》、《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题目为《又军令》。

［2］著籍：记载在户籍上。平居：平时；常时。《战国策·齐策》：“此夫差平居而谋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祸也。”发调：征发，征调。《史记·秦始皇本纪》：“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今荆

州非少人也，《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荆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而著藉者寡”。

[3] 游户：流动的居民。自实：自己报上真实的情况。因录以益众可也：因此把这些人录入户籍册就可以增加荆州的民众的数量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凡有游户”前无“可语镇南，令国中”七个字。因录以益众可也，《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因录以一众可也”。

军　令

尝以己丑日祠牛马先。[1]祝文曰：某月己丑，某甲敢告牛马先。[2]马者，用兵之道，牛者，军农之用。[3]谨洁牲黍稷旨酒，敬而荐之。[4]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 己丑：准备祭祀牛马的那一日的干支纪日。己，天干的第六位。丑，地支的第二位。祠：祭祀。《周礼·春官·小宗伯》：“大灾，及执事祷祠于上下神祇。”先：祖先，此指牛神马神。

[2] 祝文：祭祀时司告鬼神的文章。

[3]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马作战时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牛是军民从事农业生产时必须使用的牲畜。

[4] 洁牲：供祭祀收拾得很干净的家畜。黍稷：黍和稷，两种粮食作物。泛指一般粮食作物。《周礼·夏官·职方氏》：“正西曰雍州……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旨酒：美酒。《诗经·小

雅·正月》："彼有旨酒，又有嘉肴。"荐：献，进。《论语·乡党》："君赐腥，必熟而荐之。"

军　　令

军行济河，主者常先沉白璧，文曰：某主使者某甲敢告于河，贱臣某甲作乱，天子使某率众济河，征讨丑类，故以璧沉，惟尔有神裁之。[1]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 济河：渡河。璧：古玉器名。也有用琉璃制的。平圆形，正中有孔。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礼器，也作装饰品。商周至汉代的墓葬中常有发现。新石器时代也有形状类似的器物。《尔雅·释器》："肉倍好谓之璧。"敢：自言冒昧之谦词。《论语·先进》："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惟：语首助词。《书·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尔：如此。《孟子·告子上》："非天之降才尔殊也。"裁：判断，决定。《战国策·秦策》："臣愿悉言所闻，大王裁其罪。"

军　　令

金鼓、幢麾、隆衡皆以立秋日祠。[1]先时一日，主者请祠，其主者奉祠。[2]若出征有所克获，还亦祠。[3]向敌

祠，血于钟鼓。[4]秋祠及有所克获，但祠，不血钟鼓。[5]祝文：某官使主者某，敢告隆衡、钟鼓、幢麾。[6]夫军武之器者，所以正不义，为民除害也。[7]谨以立秋之日，洁牲黍稷旨酒而敬荐之。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 金鼓：金属的乐器和鼓。《周礼·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金鼓以声气也。"幢麾：古代军队中作为仪仗或用以指挥军队的旗帜。祠：祭祀。《周礼·春官·小宗伯》："大灾，及执事祷祠于上下神祇。"

[2] 主者：掌管；主持。《史记·孟尝君列传》："于是婴乃礼文，使主家待宾客。"请：敬词。《论语·颜渊》："请问其目。"奉祠：祭祀。《汉书·郊祀志上》："郡县远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

[3] 克获：打了胜仗，并擒获敌人，缴获战利品。

[4]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朝着敌人的方向祭祀的时候，将鲜血涂在乐器和鼓上。钟：击乐器。青铜制。悬持于架上，以槌叩击发音。西周中期开始有大小相次成组的编钟。也有大而单一的，称为特钟。其口缘平而有悬钮者，或另命名为镈。鼓：古乐器。远古时以陶为框，后世以木为框，蒙以兽皮或蟒皮。亦有以铜铸成者。形制大小不一，有一面蒙皮者，如板鼓、八角鼓、定音鼓；有两面蒙皮者，如堂鼓、书鼓、长鼓等。

[5] 但：只；仅。《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

[6] 告：请，求。《国语·鲁语》："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

[7] 正：整饬，纠正。《论语·尧曰》："君子正其衣冠。"不义：不应为之事。《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毙。"

军 令

军列营，步、骑士以下皆著兜鍪。[1]

（《诸葛亮集》、《北堂书钞》）

校注

[1] 兜鍪：头盔。古称"胄"，秦汉以后称"兜鍪"。

军 令

军行，人将一斗干饭，不得持乌育及幔，什光耀日，往就与会矣。[1]

（《诸葛亮集》、《北堂书钞》）

校注

[1] 将：拿，用。斗：口大底小的方形量器，有柄。乌育：不详。幔：帐幕。什光：所带物件上的光泽很杂乱的样子。往就与会矣：前去与大部队会合。

兵　法[1]

知有所甚爱，知有所不足爱，可以用兵矣。[2]故夫善将者，以其所不足爱者，养其所甚爱者。[3]士之不能皆锐，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坚固也，处之而已矣。[4]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5]孙膑有言曰："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此兵说也，非马说也。[6]下下之不足以与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弃之矣。中之不足以与吾上，下之不足以与吾中，吾不既再胜矣乎？得之多于弃也，吾斯以之矣。彼其上之有三权也。三权也者，以一权而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乎！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

（《诸葛亮集》、《玉海》）

校注

[1] 治军用兵的原则和方法。《孙子·形篇》："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

[2]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够了解自己军营里的士兵哪些是英勇善战的，哪些是才能不足的，就可以做一个好将领了。

[3] 善将者：善于带兵的将领。

[4] 处之而已矣：不过是要按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不同类型的士兵、马匹、武器罢了。处，对待，安排。《礼记·檀弓》："（颜渊）谓子路曰：'何以处我？'"

[5] 三权：三种变通的办法。

[6] 孙膑：战国时兵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武的后代。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诳他到魏，处以膑刑（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设计先后大败魏军于桂陵和马陵。著作有《孙膑兵法》。驷：古代一车套四马，因以称四马之车或车之四马。《诗经·小雅·采菽》："载骖载驷，君子所届。"《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

兵法秘诀

镇星所在之宿，其国不可伐。[1]又彗星见大明，臣下纵横，民流亡无所食，父子坐离，夫妇不相得。[2]四维有流星，前如瓮，后如火，光竟天，如雷声，名曰天狗。[3]其下饥荒，民疾疫，群臣死。流星东北行，名天冈。[4]天海之口，必有大水土功。[5]又四维有流星，入以后有白气如云，状似车轮，是谓啮食。[6]其下大兵，中国多盗贼。[7]又有星如斗，见北斗，名为旬始。[8]天下大乱，诸侯争雄。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 镇星：即"土星"。中国古代认为土星每28年运行一周天，好像每年坐镇二十八宿中的一宿，故名。宿：星的位次。其国不可伐：离土星的位置很近的那个国家不可以攻打。伐，讨伐；攻打。《书·武成》："武王伐殷。"

[2] 彗星：亦称孛星，俗称扫帚星。以曳长尾如彗，故名。为绕太阳运行之一种天体。《春秋·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为世界历史上最早关于彗星的记录。《楚辞·九歌·少司命》："孔盖兮翠旍，登九天兮抚彗星。"大明：指日，也兼指日月。《礼记·礼器》："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纵横：豪横，强横。坐离：无故分离。不相得：不能团聚。

[3] 四维：指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淮南子·天文训》："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流星：飞掠过天空的发光星体。《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又称"奔星""飞星""贼星"。瓮：一种陶制的盛器。《庄子·天地》："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天狗：星名。《史记·天官书》："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

[4] 天冈：疑为"天纲"，星名。《晋书·天文志》："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纲，主武帐。"又疑为"天罡"，亦星名，即北斗七星的斗柄。

[5] 天海：水土：即水陆。《书·舜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引申指一个地域的自然条件。《左传·僖公十五年》："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功：成效。《国语·齐》："相陈以功。"

[6] 啮食：侵蚀。

[7] 其下大兵：出现流星的地方会有战乱。中国：1. 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成为我国的专称。《礼·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汉书·陆贾传》："皇帝（刘邦）……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2. 指春秋战国时中原各诸侯国。《韩非子·孤

愤》:“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后泛指中原地区。盗贼：本意是指偷窃和劫夺财物的人。这里指窃取政权、残害百姓的人。

[8] 斗：星官名，也用作星的通名。北斗：斗宿之称。二十八宿之一，玄武七宿的首宿。即今人马座中的六颗星。作斗形，称北斗，又叫南斗。《诗经·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旬始：星名。《史记·天官书》:“旬始，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其怒，青黑，象伏鳖。”《史记·司马相如传·大人赋》:“垂旬始以为幓兮，彗星而为髾。”也为作妖孽的征象。《文选·东京赋》:“枪旬始，群凶靡余。”

兵　要

军已近敌，罗落常平明以先发，绝军前十里内，各案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内。[1]数里之外，五人为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隐蔽之处。[2]军至，转寻高而前。[3]第一见贼，转语后第二，第二诣主者，白之。[4]凡候见贼百人以下，但举幡指；百人以上，便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察之。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罗落：犹罗列。分布排列。平明：天亮的时候。《史记·留侯世家》：“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绝：远隔；隔绝。案：依，按照。《荀子·不苟》：“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治之之谓

也。”军已近敌，罗落常平明以先发，《诸葛孔明全集》作“军已近敌罗落，常平明以先发”。各案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内，《诸葛孔明全集》作“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内”。

［2］明隐蔽之处：显示出隐蔽的地方所在的位置。明隐蔽之处，《诸葛孔明全集》作“明看应蔽之处”。

［3］寻：攀援；依附。军至，《诸葛孔明全集》作“军主”。

［4］语（yù）：相告。《左传·隐公元年》：“公（庄公）语之故。”诣：前往，到达。《史记·孝文本纪》：“乘传诣长安。”《汉书·杨王孙传》：“未得诣前。”白之：禀明上司。第二诣主者，《诸葛孔明全集》作“第三诣主者”。

兵　要

凡军行营垒，先使腹心及向导前觇审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营地，壁立军分数，立四表候视，然后移营。[1]又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应之。[2]立旗鼓，令相闻见。若渡水逾山，深邃林薮，精骁勇骑搜索数里无声，四周绝迹。高山树顶，令人远视，精兵四向要处防御。然后分兵前后，以为镇拓，乃令辎重老小，次步后马，切在整肃，防敌至，人马无声，不失行列。[3]险地狭径，亦以部曲鳞次，或须环回旋转，以后为前，以左为右，行则鱼贯，立则雁行。[4]到前止处，游骑精锐，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营。一人一步，随师多少，咸表十二辰，竖大旗，长二丈八尺，审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旗竖午地，白虎旗竖酉地，玄武旗竖子地，青龙旗

竖卯地，招摇旗竖中央。[5]其樵采牧饮，不得出表外也。[6]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 营垒：军营四周的防御建筑物；堡垒。《六韬·虎韬·军略》："卫其两旁，设营垒，则有天罗、武落、行马、蒺藜。"前觇审知：向前察看，并且认真仔细地了解情况。候吏：观察敌情的小吏。壁：防御工事。立四表候视：树立四个标志以待后来识别。

[2] 揭：高举。衢路：四通八达的道路。林薮：丛林和草泽。借指山野。

[3] 镇拓：镇守、扩展。辎重：军用器械、粮草、营帐、服装等的统称。《史记·淮阴侯列传》："从间路绝其辎重。"次步后马：随从的人马。切在整肃：最重要的是在保持整齐严肃。切，切要。《汉书·扬雄传》："请略举凡，而客自览其切焉。"

[4] 部曲：古代军队编制单位。引申为军队的组织或行列。《汉书·李广传》："广行无部曲行阵。"后也作军队或士兵之代称。鳞次：像鱼鳞般密密地排列。鱼贯：像群鱼游水一样先后相续。雁行：谓并行、平列而有次序。《诗经·郑风·大叔于田》："两服上襄，两骖雁行。"

[5] 咸表十二辰：都用十二地支来标记驻军的位置。十二辰，这里当指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总称，古代曾用以记时。此外，属相也是由地支决定的。审：详知；明悉。《淮南子·说山训》："万事由此所先后上下，不可不审。"勿令邪僻：不可让怪异，邪恶产生。朱雀：亦称"朱鸟"。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南方之神，后为道教所信奉，同青龙、白虎、玄武合称四方四神。白虎：西方之神。青龙：亦称"苍龙"。东方之神。玄武：北方之神。招摇旗：主招摇星的军旗。招摇，古

星名。在北斗杓端。《礼记·曲礼》：“招摇在上，急缮其怒。”

[6]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士兵们在打柴放牧时，不允许走到标记之外。

兵　　要

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1]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人有忠于国家的志向，好像鱼离不开深潭的水一样。鱼离开水就会死掉，人丧失了对国家的忠心就会降临不幸。

兵　　要

不爱尺璧而爱寸阴者，时难遭而易失也。[1]故良将之趋时也，衣不解带，足不蹑地，履遗不蹑。[2]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 尺璧：直径一尺的大璧，言其珍贵。《淮南子·原道训》：

“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当时的灾难。《汉书·艺文志》：“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君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2］趋时：谓随时势为转移。《淮南子·原道》：“禹之趋时也，履遗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史记·货殖传》：“（白圭）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衣不解带：日日夜夜不脱下衣服来休息。形容为做好某一件事，放弃了休息。足不蹑地：每天忙到脚不沾地的地步。履遗不蹑：忙得连鞋都顾不上捡起来。

兵　　要

贵之而不骄，委之而不专，扶之而不隐，免之而不惧，故良将之动也，犹璧之不污。[1]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扶之而不隐：对于良将要善于扶持他，但不要隐讳他的缺点。扶，支持；搀扶。《论语·季氏》：“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隐，隐讳。免之而不惧：罢免部将官职的时候，不要惧怕他。故良将之动也，犹璧之不污：因此我所任命、使用的将领，就像美玉般纯洁。

兵　　要

良将之为政也，使人择之，不自举；使法量功，不自度。[1]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妄誉者不能进也。[2]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为政：从事政务。择：拣选。《淮南子·本经训》："是以不择时日。"不自举：不自荐。使法量功，不自度：使用法规，估量功效，不私自揣度。

［2］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因此能干的人不埋没他的才能，笨拙无才的人不美化他的缺点，虚妄称扬的人不能被引进。

兵　　要

言行不同，竖私枉公，外相连诬，内相谤讪，有此不去，是谓败乱。[1]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竖私枉公：树立自己的私人关系，违反律法，荒废国事。连诬：勾结外人进行欺骗活动。谤讪：诽谤讥笑。败乱：败坏混

乱。

兵　　要

枝叶强大，比居同势，各结朋党，竞进憸人，有此不去，是谓败征。[1]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枝叶：比喻属下或从属的地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阸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比居：犹言比邻。《晏子春秋·谏》："昧墨而与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朋党：为私利而互相勾结。《战国策·赵策》："臣闻明王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竞进憸人：争逐求取名利的奸佞小人。是谓败征：这叫作失败的证明。

兵　　要

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1]

（《诸葛亮集》）

校注

［1］有制之兵：指训练有素的士兵。制，法式；式样。《考工记·弓人》：“弓长七尺有六寸，谓之上制，上士服之。”

兵　要

督将已下，各自有幡。[1]军发时，幡指天者胜。[2]

（《诸葛亮集》、《北堂书钞》）

校注

［1］督将：统率的将领。

［2］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在军队开始出发之时，军旗指向天空的就预示着能够打仗。

作木牛流马法[1]

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2]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3]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鞦轴。[4]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5]

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6]流马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7]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8]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广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9]后轴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与前同。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大小与前同。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后载克去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10]前杠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杠与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11]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12]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本文写作年代不详。木牛流马：古时军载工具名。三国蜀诸葛亮伐魏，曾以木牛流马运粮。

［2］一脚四足：用四只足来支撑。脚，物体的支撑。著：着的本字。放置。木牛者，《诸葛孔明全集》作“木牛”。

［3］特行者：独行者。《诸葛孔明全集》“载多而行少”后无“宜可大用，不可小使”八个字。群行者二十里也，《诸葛孔明全集》作“群行者二十里”。

［4］刻者为牛齿：雕刻的地方就是牛的牙齿。牛鞅：套在牛颈上的皮带。摄者为牛鞦轴：起牵引作用的是牛后部的革带和轮轴。摄，引持；牵曳。《汉书·张耳陈余传》："吏尝以过笞余，余欲起，耳摄使受笞。"鞦，同"䋺"，牛马后部的革带。曲者为牛头，《诸葛孔明全集》作"曲为牛头"。双者为牛脚，《诸葛孔明全集》作"双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诸葛孔明全集》作"横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诸葛孔明全集》作"转为牛足"。覆者为牛背，《诸葛孔明全集》作"覆为牛背"。方者为牛腹，《诸葛孔明全集》作"方为牛腹"。摄者为牛鞦轴，《诸葛孔明全集》作"摄者为牛鞦"。

［5］牛仰双辕：牛是靠双辕来支撑。仰，依靠。辕，车前驾牲畜的直木或曲木，压在车轴上，伸出车舆的前端。商、周车都是独辕，辕在正中；汉以后多双辕，左右各一。牛仰双辕，《诸葛孔明全集》作"辅牛仰双辕"。

［6］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运载一年的粮食，每天走二十里，人却不怎么累。而人不大劳，《诸葛孔明全集》作"而人不劳"。

［7］广三寸：宽度为三寸。广（guàng），宽度。肋长三尺五寸，《诸葛孔明全集》作"流马肋长三尺五寸"。

［8］分墨去头四寸：离头部的木工用来校正曲直的墨斗线有四寸。分，离开。去，距。径中：直径。《周髀算经》："其径者圆中之直者也。"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诸葛孔明全集》作"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

［9］杠：车盖柄。

［10］载克：乘具的刻丝。克，同"刻"。

［11］斛：量器名，亦容量单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后杠与等板方囊二枚，《三国志》作"后杠与等版方囊二枚"。

［12］靬：干的皮革。

八阵图法[1]

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2]

（《诸葛亮集》、《水经注》）

校注

[1] 八阵图：古代作战时的一种战斗队形及兵力部署。《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关于诸葛亮《八阵图》练兵遗址，传说不一：1. 在《水经·沔水注》及《汉中府志》说在陕西沔县（今勉县）东南诸葛亮墓东；2.《太平寰宇记》说在四川奉节县（今属重庆）南江边；3.《明一统志》说在四川新都县北三十里弥牟镇（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

[2] 行师：军队作战时。庶：差不多。《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覆败：倾覆失败。

朝发南郑笺[1]

朝发南郑，暮宿黑水，四五十里。[2]

（《诸葛亮集》、《水经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文的题目为《笺》。南郑：县

名。在陕西省汉中市南部、汉江上游，邻接四川省。笺：文体名，书札、奏记一类。奏笺多用以上皇后、太子、诸王。

［2］黑水：县名。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部、岷江支流黑水流域。

师徒远涉帖[1]

师徒远涉，道里甚艰，自及褒、斜，幸皆无恙，使还，驰此，不复具。[2]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文的题目为《远涉帖》。帖：一种文告。

［2］道里：路途。里，商贾聚居处。《国语·齐》："十轨为里，里有司。"《国语·鲁》："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褒、斜：古道路名。因取道褒水、斜水两河谷得名。两水同出秦岭太白山：褒水南注汉水，谷口在旧褒城县北十里；斜水北注渭水，谷口在眉县西南三十里。汉武帝时曾发数万人治褒斜水道，欲使通漕运，未成；其陆道则自汉以后长期成为往来秦岭南北重要通道之一。《史记·货殖列传》：关中南则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时或堙塞，屡经开复。自汉末至五代，南北兵争，双方军行往往取道于此。其后斜谷道废，自褒谷北上者皆由故道出散关。遗迹至今犹存，留有汉以来的石刻多处。驰此，不复具：让快马送此帖，不再写信了。驰，车马疾行。《左传·昭公十七年》：

"啬夫驰，庶人走。"具，陈述；开列。道里甚艰，《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道路甚艰"。

汉嘉金书[1]

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

（《诸葛亮集》、《郡国志》）

校注

[1] 汉嘉金：汉嘉，地名，东汉置县，蜀汉设郡，晋废，故城在今四川雅安县北，产铁、铜。金，当指铁、铜。朱提银：朱提，山名，汉因之设县，后设郡，在今云南昭通。当地产银。《汉书·地理志》："朱提，山出银。"

论　　交[1]

势利之交，难以经远。[2]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3]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校注

[1]《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文的题目为《交论》。

[2] 势利之交：因羡慕、追逐、攀附对方的权势和财利而与

之交往。势利，权势和财利。《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后指根据财产多少、地位高低的不同而待人有好坏之分的恶劣作风。势利之交，《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势力之交”。

［3］士：指士民。古时四民中学道艺或习武勇的人。《管子·五辅》：“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其庶人好耕家而恶饮食。”《穀梁传·成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相知：挚友，知己。《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天气温和不增加花朵，寒冷不减少叶子，比喻真正相知的朋友之间永远保持一种不远不近的态度，不会有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历夷险而益固：指真正的友谊在经历了患难之后反而更加牢固。夷险，谓平治险恶。《淮南子·本经》：“接径历远，直道夷险。”能四时而不衰，《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能贯四时而不衰”。

论光武[1]

曹植曰：“汉之二祖，俱起布衣。[2]高祖阙于微细，光武知于礼德。[3]高祖又鲜君子之风，溺儒冠，不可言敬。[4]辟阳淫僻，与众共之。[5]诗书礼乐，帝尧之所以为治也，而高祖轻之。[6]济济多士，文王之所以获宁也，高祖蔑之不用。[7]听戚姬之邪媚，致吕氏之暴戾，果令凶妇肆酖酷之心。[8]凡此诸事，岂非寡计浅虑，斯不免于闾阎之人，当世之匹夫也。[9]世祖多识仁智，奋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破二公于昆阳，斩阜、赐于汉津。[10]当此时也，九州鼎沸，四海渊涌，言帝者二三，称王者四五，若克东

齐难胜之寇，降赤眉不计之虏，彭宠以望异内陨，庞萌以叛主取诛，隗戎以背信毙躯，公孙以离心授首。[11]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于时战克之将，筹画之臣，承诏奉命者获宠，违令犯旨者颠危。[12]故曰，建武之行师也，计出于主心，胜决于庙堂。[13]故窦融因声而景附，马援一见而叹息。”[14]

诸葛亮曰：曹子建论光武，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时人谈者，亦以为然。[15]吾以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16]何哉？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17]所以张、陈特显于前者，乃自高帝动多阔疏，故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18]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此言虽小，有似二祖之时也。[19]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20]光武称邓禹曰：“孔子有回，而门人益亲。”[21]叹吴汉曰：“将军差强吾意，其武力可及，而忠不可及。”[22]与诸臣计事，常令马援后言，以为援策每与谐合。[23]此皆明君知臣之审也。[24]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25]

（《诸葛亮集》、《金楼子》）

校注

[1] 光武（前6—57）：刘秀，高祖九世孙。少长民间。王莽

地皇三年（22），从其兄刘縯起兵舂陵，受命于更始帝刘玄，大破莽军于昆阳。刘玄既杀刘縯，刘秀以行大司马定河北。更始三年（25）即帝位，定都洛阳，是为东汉。先后镇压赤眉起义军，并削平公孙述、隗嚣等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在位期间，加强中央集权，兴修水利，减轻赋税徭役，释放官私奴婢，使封建经济渐得恢复。在位三十三年。

［2］曹植（192—232）：三国魏诗人。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曹操之子。封陈王，谥思，世称陈思王。因富于才学，早年曾被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太子。曹丕、曹睿相继为帝，备受猜忌，郁郁而死。诗歌多为五言，前期之作多抒写人生抱负及宴游之乐，也有少部分反映了社会动乱。后期诸作集中反映其受压迫的苦闷和对人生悲观失望的心情。其诗善用比兴手法，语言精练而词采华茂，对五言诗的发展有显著影响。也善辞赋、散文，《洛神赋》尤著名。原有集，已散佚，宋人辑有《曹子建集》。汉之二祖：指西汉的刘邦和东汉的刘秀。布衣：布制的衣服。借指平民。《史记·李斯列传》："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后多称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3］阙于微细：缺点在于不拘小节。

［4］鲜君子之风：很少有君子的风度。溺儒冠：在读书人的帽子里撒尿。《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

［5］辟阳：县名。汉置。汉高祖封审食其为侯国，后置县，属信都国。东汉废。故城在今河北冀县境。淫僻：僻同"辟"。放纵与邪恶。《墨子·辞过》："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

［6］诗书礼乐：指《诗经》、《尚书》、《礼记》、《乐记》这些儒家典籍。帝尧之所以为治也：诗书礼乐正是尧用来治理天下的所依据的典籍。帝尧，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号陶

唐氏，名放勋，史称唐尧。传曾命羲和掌管时令，制定历法。咨询四岳，选舜继位，史称“禅让”。

[7] 济济多士：指读书明理的人很多。济济，形容众多。《书·大禹谟》：“济济有众。”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姬姓，名昌，商纣时为西伯，亦称伯昌。曾被商纣囚禁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统治期间，国势强盛，解决虞、芮两国争端，使两国归附，攻灭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邗（今河南沁阳西北）、崇（今河南嵩县北）等国，并建立丰邑（今陕西长安沣河以西）作为国都。在位五十年。

[8] 听戚姬之邪媚：听凭戚夫人施展妖媚惑人之术。戚姬，即戚夫人，西汉初济阴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人。汉高祖妃，生子如意，封赵王。曾与吕后争立太子。高祖死，吕后将她断去四肢，剜眼熏耳，饮以哑药，置于厕所，呼为“人彘”。吕氏（前241—前180）：汉高祖皇后。名雉，字娥姁，秦末单父（今山东单县）人。楚汉战争初期为项羽所俘，数年方被释还。曾助汉高祖杀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后其子（惠帝）即位，她掌握实际政权，杀害戚夫人及其子赵王如意。惠帝死后，临朝称制，并分封诸吕为王侯，控制南北军；又以审食其为左丞相，掌握实权，公卿皆因而决事。她死后，诸吕拟发动叛乱，为太尉周勃等所平定。共掌握政权十六年。暴戾：残暴，凶狠。肆：不受拘束；放纵。《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酖酷：狠毒残酷。酖，是“鸩”的异体字。

[9] 寡计浅虑：指目光短浅，考虑不周。闾阎：本意指里巷的门，这里指平民。《史记·苏秦列传论》：“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匹夫：古指平民中的男子。《左传·桓公十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10] 世祖：这里指光武帝刘秀。奋武略以攘暴：发扬军事方面的才能来铲除天下暴乱之人。二公：指王寻、王邑。昆阳：古县

名。秦置，在今河南叶县。新莽地皇四年（23）刘秀歼灭王莽的主力军于此。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公元23年，绿林军进围宛城（今河南南阳），攻克昆阳（今河南叶县）等县。王莽派王寻、王邑率军四十二万包围昆阳，用楼车和地道攻城。各地起义进援昆阳时，刘秀乘莽军轻敌懈怠，率精兵三千集中突破敌军中坚，杀死王寻。各军奋勇作战，城内守军也乘胜出击，内外夹攻，歼灭了王莽主力。阜、赐：阜，指甄阜，当时任王莽前队大夫；赐，指梁丘赐，当时任属正。汉津：指沘水，今名泌河，在今河南南阳。《后汉书·光武纪》：（光武）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于小长安，汉军大败，还保棘阳。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赐战于沘水西，大破之，斩阜、赐。"

［11］九州：古代中国设置的九个州。1.《书·禹贡》九州为：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2.《尔雅·释地》九州无青、梁，有幽、营。3.《周礼·夏官·职方氏》九州无徐、梁，有幽、并。后来九州泛指中国。鼎沸：如鼎水沸腾，形容局势不安定。言帝者二三，称王者四五：意思是说妄想争霸天下的人很多。赤眉：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王莽建新王朝，天凤五年琅琊人樊崇、东莞人逄安、临沂人徐宣、谢禄、杨音等各起兵数万人。为区别敌我，眉均涂成赤色，故称赤眉军。集众至三十万人，奉刘盆子为帝，一度攻入长安。后为刘秀（光武帝）围击而失败。彭宠：字伯通，更始时为渔阳太守，后归刘秀。封建忠侯，赐号大将军。刘秀至蓟，宠上谒，有不平之意。刘秀即位，宠封无加，益不平。后发兵反，被杀。庞萌：更始时为冀州牧，刘秀即位，甚得信任，后因事反，兵败被杀。隗戎：指隗嚣，因占据陇西，故谓隗戎。王莽末年，据陇西起兵，初依刘玄，任御史大夫；旋归刘秀，封西州大将军；后又称臣于公孙述，为朔宁王，刘秀西征，嚣势穷，病饿怨愤而卒。公孙：指公孙述。公孙述，字子阳。王莽时，为导江卒

正。后起兵，占据益州（今四川省及重庆市），自立为蜀王，后称帝。建武十二年（36），为刘秀所破，被杀。

[12]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帝王或朝廷有了必胜的部署然后才能指挥众人去行动，计策确定下来然后才可以出兵，在这种严峻的时刻，荣立战功的将令和谋划的策士，由于遵守命令而得到宠信，也会由于违反命令而受处罚。尔乃，于是。庙胜，庙堂的胜利，指因执政者指挥有方而取得胜利。战克，战胜敌人。筹画，谋划，计划。颠危，因坠落而带来危险，这里是指被处置。

[13]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光武帝带兵作战，计策是出于领导者的心中，最后的胜利也是由领导者的策略决定的。建武，汉光武帝的年号。

[14] 窦融（前16—62）：东汉初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字周公。累世为河西官吏。新莽末，为波水将军，继归更始，任张掖属国都尉。后联合酒泉、敦煌等五郡，割据河西，称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建武五年（29），归附光武帝，任凉州牧，率军从灭隗嚣，封安丰侯，任大司空。备受恩遇，子孙也多历显位。景附：像影子一样依附主人。景，通“影”。马援：（前14—49），东汉初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字文渊。新莽末，为新成大尹（汉中太守）。后依附割据陇西的隗嚣。继归刘秀，参加攻灭隗嚣的战争。建武十一年（35），任陇西太守，安定西羌。建武十七年，任伏波将军，镇压交趾徵侧、徵贰起义，封新息侯。曾以男儿当“死于边野”，“马革裹尸”自誓，出征匈奴、乌桓。后在进击武陵五溪蛮时，病死军中。曾在西北养马，发展了相马法，并以铜铸为“马式”。

[15] 韩、周：指韩信和周勃。韩信，汉初军事家。淮阴（今江苏淮阴市西南）人。早年家贫，曾从人寄食。秦末，初属项羽起义军，未得重用。继归刘邦，被任为大将。楚汉战争时，刘邦采其策，攻占关中。刘邦在荥阳、成皋间与项羽相持时，他率军袭击

项羽后路，破赵取燕、齐。后被刘邦封为齐王。不久率军与刘邦会合，击灭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南）。汉朝建立，改封楚王。有人告其谋反，降为淮阴侯。又被告与陈豨勾结在长安谋反，箫何与吕后定计，诱其入宫杀之。善于将兵，著有兵法《韩信》三篇，今佚。周勃，汉初大臣。沛县（今属江苏）人。少时织薄曲（蚕具）为生，并充当丧事中的吹箫乐人。秦末从刘邦起义，以军功为将军，封绛侯。汉初又从刘邦平定韩王信、陈豨和卢绾的叛乱。刘邦认为他“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吕后时，任太尉，但军权仍为吕后亲属所控制。吕后死，他与陈平定计，入北军号召将士拥护刘氏，诛杀吕产、吕禄等人，迎立文帝，任右丞相。后被诬告谋反，入狱，不久得赦免。良、平：指张良和陈平。张良，汉初大臣。字子房。相传为城父（今河南宝丰东）人。祖与父相继为韩国五世相。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结交刺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中。传说他逃亡下邳（今江苏睢宁北）时，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秦末农民战争中，聚众归刘邦，不久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任韩司徒。后韩王为项羽所杀，复归刘邦，为其重要谋士。楚汉战争期间，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结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都为刘邦所采纳。汉朝建立，封留侯。曾建议刘邦西都关中，惠帝得立为太子，亦为他所策画。陈平，汉初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少时家贫，好黄、老之术。陈胜起义，他投魏王，为太仆。后从项羽入关，任都尉。旋归刘邦，任护军中尉，建议用反间计使项羽去谋士范增，并以爵位笼络大将韩信，为刘邦采纳。汉朝建立，封曲逆侯。传曾为刘邦六出奇计，惠帝、吕后时任丞相，以吕氏专权，不治事。吕后死，他与周勃定计，诛杀吕产、吕禄等，迎立文帝，任丞相。

［16］美大：溢美夸大。俊异：才智出众，有特殊本领的人。

［17］二十八将：亦称中兴二十八将，指辅佐刘秀的二十八位

功臣：邓禹、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王常、臧宫、李通。笃而论之：正确且恰如其分地评论这些人。曩时：往昔；从前。

[18]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张良、陈平之所以能够显示自己的才华声名，是由于汉高祖行动上有许多漏洞，所以张良、陈平能够对内推广忠信的思想，彭越、周勃能够对外施展自己的威风。阔疏：即疏阔。不周密。《汉书·贾谊传》："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

[19] 曲突徙薪：突，烟囱。薪，柴。《汉书·霍光传》："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其主人曰：'向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无）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后用以比喻防患于未然。彼人：这里的意思大约是指不相干的人。焦头烂额：常用来比喻境遇恶劣，做事棘手，十分窘迫难堪的情状。有似二祖之时也：这里是说曲突徙薪是用来形容汉光武帝的，焦头烂额是用来形容刘邦及他的谋士、将领们。

[20]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汉光武帝刘秀有缜密的思路，出奇的计策生于心中，因此谋士们不必再出谋划策，计策都出自他一人，没有别人的参与，于是大家齐心合力，终于使刘秀登上帝王的宝座。神略，神异莫测的谋略。计较，商量，谋划。帷幄，帐幕。在旁边的叫"帷"，四面合起来像屋宇的叫"幄"。《汉书·外戚传》："前皇太后与昭仪俱侍帷幄。"又多指军帐。《汉书·张良传》："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

［21］称：赞许；表扬。《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邓禹（2—58）：东汉初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字仲华。少游学长安太学，与刘秀交友。后从刘秀镇压河北的铜马等部起义军，为前将军。继奉刘秀命，率精兵二万西行入关。建武元年（25），大破更始政权的王匡、成丹等部，平定河东，任大司徒，封酂侯。又渡河入关，所部号称百万，不久为赤眉起义军所败。刘秀统一全国后封高密侯。明帝时，任太傅，旋卒。吴汉：东汉初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字子颜。新莽末年，亡命渔阳（治今北京密云），以贩马为业。后归刘秀，为偏将军，征发渔阳等郡骑兵，助刘秀消灭在邯郸称帝的王郎，并镇压铜马、重连等部起义军。刘秀即位后，任大司马，封舞阳侯。后率军平定刘永等割据势力，屡建战功。建武十一年（35），攻灭割据益州的公孙述。差强吾意：尚能使我满意。

［22］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刘秀在和各位大臣讨论国家大事时，经常让马援最后一个发言，认为马援所提出的计策常常与自己的意见相和谐。

［23］审：详知；明悉。《淮南子·说山训》："万事由此所先后上下，不可不审。"引申为详尽细密之意。《中庸》："博学之，审问之。"

［24］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刘秀的将领并不比韩信、周勃等人差，谋士们也并不比张良、陈平等人差，原因只是刘秀深谋远虑，有防范于未然的先见之明，刘邦才能疏陋，因此，陈平、张良、韩信、周勃等人能够有机会立功。原，考察原由。《管子·戒》："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杜渐，在错误或坏事还未显著时就加以防止，不让它发展。

论诸子[1]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2]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3]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4]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5]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6]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7]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8]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9]此任长之术者也。[10]

（《诸葛亮集》、《长短经》）

校注

[1] 诸子：指先秦至汉初的各派学者或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根据本文中所评，应是指从先秦至汉的一些著名人物。

[2]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老子的学说适宜修身养性，但不适合在国家危急的时候用来救国救民。诸葛亮在这里是认为老子思想中的部分观点于世无补，如老子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和进取；再如老子认为"道"是不可道，不可名，不可"视"、"闻"、"博"，主张"塞其兑，闭其门"，通过虚静冥想直觉万物，甚至提出"绝圣弃智"；又比如在物质生活上强调"知足"与"寡欲"，憎恶工艺技巧和知识，提倡"无为而治"，甚至幻想人类社会回复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去，以上这些观点都比较消极，因此诸葛亮认为它"不可以临危难"。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战国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曾为周藏书室史官。孔子曾

向他问礼，后著《老子》一书。

［3］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商鞅善于依法治国，但不善于从思想上去教育感化百姓。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时政治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六年（前356）任左庶长，实行变法。旋升大良造。孝公十二年进一步变法。后十年（前340）因战功封於（今河南内乡东）、商（今陕西商州市东南）十五邑，号商君，因称商鞅。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汉书·艺文志》有《商君》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今佚。理法，治理之法。教化，政教风化，也指教育感化。《荀子·臣道》："政令教化，刑下如影。"《诗经·周南·关雎序》："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经·经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

［4］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苏秦和张仪这些人只会游说各国，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但不能够团结别人结成统一、牢固的联盟。苏秦，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乘轩里人，字季子。奉燕昭王命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齐疲于对外战争，以便攻齐为燕复仇。齐湣王末任齐相。秦昭王约齐湣王并称东西帝，他劝说齐王取消帝号，与赵李兑约五国攻秦，被赵封为武安君。五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废帝号，归还部分魏、赵地。齐乘机攻灭宋国。后燕将乐毅联合五国大举攻齐，其反间活动暴露，被车裂而死。《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今佚。张仪，战国时魏国贵族后裔。传曾学于鬼谷先生。先游说于楚，后入秦。秦惠文王十年（前328），任秦相。封武信君。执政时采用连横策略，迫魏献上郡，辅秦惠文君称王，游说各国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夺取楚汉中地。秦武王即位，他入魏为相，不久死。《汉书·艺文志》纵横家《张子》十篇，今佚。驰辞，纵横辩论。

［5］白起：一称公孙起。战国时秦国名将。郿（今陕西眉县）

人。秦昭王时，从左庶长官至大良造。屡战获胜，取得韩、魏、赵、楚之地。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攻克楚都郢（今湖北荆州西北），以功封武安君。长平之战大胜赵军，坑杀俘虏四十余万人。后忤昭王，又为相国范雎所忌，迁之阴密（今甘肃灵台西南），被迫自杀。广众：广收民心，得大众拥戴。

［6］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楚大夫伍奢次子。楚平王七年（前522）伍奢被杀后经宋、郑等国入吴。后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整军经武，国势日盛。不久攻入楚都，以功封于申，又称申胥。吴王夫差时，劝王拒绝越国求和并停止伐齐，渐被疏远。后吴王赐剑命他自杀。图敌：图谋战胜敌人。谋身：用计策来保护自身。

［7］尾生：人名。古代传说中坚守信约的人。《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战国策·燕策》："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也。"应变：适应时事变化；应付事态变化。《荀子·王制》："举措应变而不穷。"

［8］王嘉：西汉平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字公仲，哀帝时任丞相。为人正直刚毅，多所匡正。哀帝宠董贤，王嘉极谏，不得。遂自诣吏，仰天叹曰："幸得充备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是负国，死有余责。"竟不食呕血而亡。

［9］许劭善于评论人的优点和缺点，但不能够教育熏陶那些在某方面有代表性或具有突出才能的人。许子将，即许劭。东汉汝南平舆（今属河南）人，字子将。少有重名，善知人，与郭泰并称"许郭"。又与从兄许靖评论人物，每月更换，被称为"月旦评"。曾评曹操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依扬州刺史刘繇，孙策平吴时，与繇南奔豫章而卒。臧否，好坏、得失。《诗经·大雅·抑》："未知臧否。"

［10］此任长之术者也：这是任用人才的长处的策略。

论让夺[1]

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哙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董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霸，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趣同而事异也。[2]明者以兴，暗者以辱乱也。[3]

（《诸葛亮集》、《长短经》）

校注

［1］让：以己所有者与人。《论语·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夺：强取。《诗经·大雅·瞻卬》："人有民人，女覆夺之。"让夺之间，品格毕见。

［2］去贵：放弃高官厚禄。范蠡：春秋末年越国大夫。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越为吴败时，随越王勾践赴吴为质三年。回越后助越王刻苦图强，灭吴国。后游齐国，称鸱夷子皮。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汉书·艺文志》著录《范蠡》二篇，已佚。其言论见于《国语·越语》及《史记·货殖列传》。虞卿：一作虞庆、吴庆。战国时游说之士。虞氏，名失传，曾进说赵孝成王，被任为上卿，号虞卿。主张以赵为主，合纵抗秦。长平之战前，建议联合楚、魏，迫使秦讲和。后又反对割地给秦。后离赵入魏，不得意而著书。有《虞氏春秋》十五篇，今佚。太伯：一作泰伯。姬姓。周太王长子。太王欲立幼子季历，他与弟仲雍同避江南，改从当地风俗，断发文

身，建立吴国，成为吴国的始祖。燕哙：战国时燕国国王。受人怂恿让国于子之，后导致大乱。尧、舜：即唐尧和虞舜，都是古代贤明的帝王。禅让：传说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尧死后，舜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这种古代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圣：谓道德智能极高的人，仅次于神。《孟子·尽心下》：“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孝哀：即汉哀帝（前25—前1），名刘欣之，在位六年，无善政，宠信董贤，国政日荒，因病故去。董：即董贤（前23—前1），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人，字圣卿。父董恭为御史，贤任太子舍人。哀帝即位，常伴左右，多得赏赐。哀帝死后，贤畏诛而自杀。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姬姓，名发。继承其父文王遗业，联合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族，率军攻商。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南，取得大胜，灭商，建立西周王朝，都于镐（今陕西长安沣河以东）。殷：朝代名。商王盘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因而商也被称为殷。从盘庚迁殷到纣亡国，共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一般亦称为殷代。整个商代，亦或称为商殷、殷商。义：事之宜；正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中庸》：“义者宜也。”《孟子·告子上》：“舍生而取义者也。”王莽（前45—后23）：新王朝的建立者。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原籍东平陵（山东章丘西北）。汉元帝皇后侄。西汉末，以外戚掌握政权，成帝时封新都侯。元始五年（5）毒死平帝，自称假皇帝。次年立年仅二岁的刘婴为太子，号“孺子”。初始元年（8）称帝，改国号为新，年号始建国。更始元年（23），新王朝终于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他也在绿林军攻人长安时被杀。篡：特指臣子夺取君位。《汉书·王莽传赞》：“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桓公：春秋时齐国君。姜姓，名小白。襄公弟。襄公被杀后，从莒（今山东莒县）回国取得政

权，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国力富强。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助燕国打败北戎；营救邢卫两国，制止戎、狄进攻中原；联合中原诸侯进攻蔡、楚，与楚国会盟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北）；并安定东周王室的内乱，多次大会诸侯，订立盟约，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管仲：即管敬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颍上（颍水之滨）人。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在齐进行改革，从此国力大振。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使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言论见《国语·齐语》。《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有《管子》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为后人依托之作。秦王：应指秦二世，即胡亥。秦朝第二代皇帝。秦始皇少子，为李斯、赵高拥立，称二世皇帝。统治期间，继续大修阿房宫和驰道，诛戮大臣宗室，李斯亦不免，赋税徭役较秦始皇时更为繁重。不久即爆发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后为赵高逼迫自杀。赵高：秦大臣。本赵国人。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始皇死后，与李斯篡改遗诏，逼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胡亥为二世皇帝。任郎中令，居中用事，控制朝政，掌握大权。后杀李斯，任中丞相；不久又杀二世，立子婴为秦王。旋为子婴所杀。作有《爰历篇》以改良字体，今佚。

［3］明：贤明的人。兴：兴盛。《诗经·小雅·天保》：“以莫不兴。”暗：愚昧不明的人。辱乱：耻辱混乱。

论黄忠[1]

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2]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毋不可乎！[3]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本文写于建安二十四年（219）。由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诸葛亮十分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且知人善任，心细如发。黄忠：三国南阳（今属河南）人，字汉升。初属刘表，守长沙。后归刘备，从取益州，常先登陷阵，任讨虏将军。继从取汉中，于定军山（在今陕西勉县东南）斩曹操大将夏侯渊，迁征西将军。

[2] 关、马：指关羽和马超。关羽，三国蜀汉大将。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东汉末亡命涿郡，从刘备起兵。建安五年（200），刘备为曹操所败，他被俘后，极受优礼，封汉寿亭侯。后仍归刘备。十九年，镇守荆州。二十四年，围攻曹操部将曹仁于樊城，又大破于禁所领七军，因后备空虚，不久孙权袭取荆州，他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兵败被擒杀。马超，三国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字孟起。东汉末随父腾起兵，后领腾部属。建安十六年（211），攻曹操，在潼关为操所败，还据凉州。后为杨阜等所逐，因率兵依附张鲁，继归刘备。蜀汉建立，任骠骑将军。伦：类，同类。《礼记·曲礼下》："拟人必于其伦。"同列：相同的位次。

[3] 喻指：开导指点。得毋：亦作"得无"、"得微"。犹言莫非、岂不是。《战国策·赵策》："日食饮得无衰乎？"得毋不可乎，《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作"得无不可乎"。

论荐刘巴[1]

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2]若提枹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3]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刘巴：字子初，零陵（今广西全州西南）人，刘备占领益州之后，任命他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为汉中王后，任命刘巴为尚书，后代法正为尚书令。

[2] 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在军营中运用计谋来策划战略。

[3] 枹鼓：鼓槌和鼓。这里指在战场用来指挥作战的军号之类。军门：军营的门。《左传·哀公十年》："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

论斩马谡[1]

孙吴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2]是以扬干乱法，魏绛戮其仆。[3]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4]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本文写于建兴六年（201）。本文反映出诸葛亮为恢复中原，匡复汉室，法制严明地治理军队的态度。马谡（190—228）三国襄阳宜城（今湖北宜城南）人，字幼常。初从刘备克蜀，任越巂太守。以好论军事为诸葛亮所重。建兴六年（228），诸葛亮攻魏，他被任为前锋，违反节制，大败于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下狱死；一说为诸葛亮所杀。

[2] 孙吴：应指孙武。春秋末兵家。字长卿。齐国人。曾以《兵法》十二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主张改革图强，战略战术思想有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著作有《孙子兵法》。孙吴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

[3] 扬干：即杨干。晋悼公弟，行为不法，魏绛戮其仆以示惩罚。魏绛：即魏庄子。春秋时晋国大夫。初任中军司马，后任新军之佐，旋迁下军之将。曾力主与戎和好，为晋悼公采纳，使晋领地得以扩展。

[4]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天下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中，战乱不止，如果再废除法制，怎能去征讨敌人呢？何用讨贼邪，《诸葛孔明全集》作“何用讨贼耶”。

论 来 敏[1]

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2]

（《诸葛亮集》、《宋书》）

校注

[1] 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刘备占领益州，任命来敏典学校尉，等到刘备立太子之后，来敏又担任太子的家令。刘备即位后，任命来敏为虎贲中郎将。诸葛亮驻军汉中时，任命他为军祭酒、辅军将军，后因言语放肆被罢免。

[2] 孔文举：即孔融（153—208），汉末文学家。字文举，鲁国鲁县（今山东曲阜）人。曾任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又任少府、大中大夫等职。为人恃才负气。言论往往与传统观念相悖。所作散

文，锋利简洁，多讥嘲之辞。又能诗。为“建安七子”之一。因触怒曹操而被杀。原有集，已散佚，今有吴云先生《孔融集校注》。

称许靖[1]

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2]

（《诸葛亮集》、《三国志》）

校注

［1］称：赞许；表扬。《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今属河南）人。刘璋时，任蜀郡太守。刘备入川后，曾任左将军长史、太傅、司徒等职，提携后进，人望很高。

［2］人望：众人所属望。也指众望所归的人。竦动：使天下人肃然起敬，并为之而感动。宇内：四境之内，即天下。贾谊《过秦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称庞统廖立[1]

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2]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庞统（179—214）：三国时刘备谋士。字士元，襄阳（治今湖北襄樊）人。初与诸葛亮齐名，号称“凤雏”。刘备得荆州，以为谋士，与诸葛亮同任军师中郎将。后从刘备入蜀，刘备采其议，进兵成都。攻洛城时中流矢死。廖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今湖南常德市）人。刘备任荆州牧，任命他为从事。后迁为长沙太守。刘备为汉中王，任命立为侍中。刘禅继位，迁长水校尉。后因诽谤主上，诋毁同僚而被黜。

［2］赞兴世业：佐助兴起汉朝的基业。楚之良才，《诸葛孔明全集》作“楚于良材”。

称　蒋　琬[1]

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2]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蒋琬：三国零陵湘乡（今属湖南）人，字公琰。初随刘备入蜀，后为诸葛亮所重，任丞相长史。诸葛亮攻魏，他主持兵源粮饷的供应。亮死，代亮执政，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2］托志忠雅：立志忠于朝廷。

又称蒋琬

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1]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2]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社稷之器：国家的人才。

［2］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蒋琬从事政治将安定百姓生活当作根本，不把制造虚伪的假象当作首要的工作，希望您认真地对他进行考察。

称　董　厥[1]

董令史，良士也。[2]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3]

（《诸葛亮集》、《三国志》）

校注

［1］董厥：在诸葛亮手下为府令史，曾出使吴国，后为侍中，守尚书令。

［2］良士：品德高尚的士大夫。

［3］思慎宜适：考虑怎样谨慎说话才恰到好处。

称 殷 礼[1]

东吴菰芦中，乃有奇伟如此人。[2]

（《诸葛亮集》、《太平御览》）

校注

[1] 殷礼：字德嗣，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

[2] 菰芦：菰和芦，都是浅水植物。奇伟：奇特。

答 惜 赦[1]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2]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3]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4]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惜赦：吝惜赦免罪人的机会。

[2] 治世以大德：治理天下靠以德服人。小惠：小的实惠。匡衡：西汉经学家，字稚圭，东海承（今山东枣庄东南）人。能文学，善说《诗》，时引经义议论政治得失。元帝时任丞相，封乐

安侯。成帝时为司隶校尉王尊所劾，后免官。《汉书》载其上疏曰："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人未得其务也。"吴汉：东汉初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字子颜。新莽末年，亡命渔阳（今北京密云），以贩马为业。后归刘秀，为偏将军，征发渔阳等郡骑兵，助刘秀消灭在邯郸称帝的王郎，并镇压铜马、重连等部起义军。刘秀即位后，任大司马，封舞阳侯。后北军平定刘永等割剧势力，屡建战功。建武十一年（35），攻灭割据益州的公孙述。病笃之际，光武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惟愿陛下慎无赦而已。"

［3］周旋：古代行礼时进退揖让的动作。《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引申为应接、交际。陈元方：即陈纪，汝南许昌（今属河南）人，字元方。其父陈寔，其子陈群皆有高名。陈纪曾任平原相、侍中、大鸿胪等职，并著书数十篇，世称《陈子》。郑康成：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人。汉代最后一个古文经学大师，注释儒经多部，集汉代经学之大成。启告：书札、布告。治乱之道：治理动乱的国家的策略。曾不语赦也：从来不谈到治理动乱国家要用到大赦的办法。曾，副词，与否定副词连用加强否定的语气。

［4］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如果像刘表和刘璋那样，年年实行大赦天下的办法，对于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刘景升，即刘表。东汉末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人，字景升。汉朝远支皇族。初平元年（190），任荆州刺史，取得豪族蒯良、蒯越等人的支持，据有今湖南、湖北地方。后为荆州牧。对割据势力的战争采观望态度，所据地区破坏较少，中原人前来避难者甚众。后病死，他的儿子刘琮降于曹操。季玉，即刘璋，三国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字季玉。继其父刘焉为益州牧，据有今四川之地。建安十六年（211），迎刘备入蜀，使击张鲁。后刘备回军攻成都，他

开城出降，被安置于南郡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二十四年，孙权夺荆州，又任他为荆州牧，驻秭归，不久病死。

答 姜 维[1]

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2]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3]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本文作于建兴十二年（234）。从此文可以看出诸葛亮临战之时知己知彼，精于筹划，是一个目光远大，思路缜密的军师。姜维（202—264）：三国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东）人，字伯约。本为魏将，后归蜀，得诸葛亮信重，任为征西将军。亮死，继领其军。后任大将军，屡攻魏无功。魏军攻蜀，他坚守剑阁；刘禅出降，始被迫降于魏将钟会。咸熙元年（264），钟会谋叛魏，他伪与合谋，拟乘机恢复蜀汉，军败被杀。

[2]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司马懿并没有要作战的意向，之所以态度坚决地向朝廷请战，只不过是为了向众人展示军队的威武而已。

[3] 君命有所不受：可以不接受皇帝的命令。苟能制吾：如果能够战胜我军。苟，如果，假如。《孟子·告子上》：“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谕参佐停更[1]

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2]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谕：上告下的通称。《周礼·秋官·讶士》："讶士掌四方之狱讼，谕罪刑于邦国。"参佐：僚属，部下。停更：停止更换人马驻守祁山。

［2］统武行师：率军打仗。大信：特别诚实。信，诚实；不欺。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国语·周语》："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信所以守也。"《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把"信"作为"仁"的重要表现之一，要求"敬事而信"，"谨而信"。《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认为自身确实具有善德称为"信"。此后，"信"成为儒家着重提倡的道德规范之一。得原失信：指扩大了土地面积，但失去了诚信，乃得不偿失。鹤望：同"鹄望"。如鹤之引颈盼望。义所不废：不能不遵守正义的准则。

谕　　谏[1]

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

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2]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本文作于建兴三年（225）南征之后。谏：直言规劝，使改正错误。一般用于下对上。《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

［2］夷：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尚书·大禹谟》有"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废杀之罪：放黜和杀头的罪行。自嫌衅重：自己担心罪行太重。嫌，疑；嫌疑。《公羊传·桓传十二年》："战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衅，间隙；瑕隙；破绽。《左传·桓公八年》："仇有衅，不可失也。"《汉书·佞幸传赞》："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之际，国多衅矣。"纲纪：法制。加夷新伤破，《诸葛孔明全集》作"加蛮新伤破"。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诸葛孔明全集》作"又蛮累有废杀之罪"。夷、汉粗安故耳，《诸葛孔明全集》作"蛮汉粗安故耳"。

谢贺者[1]

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2]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3]

（《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本文作于建兴六年(228)。谢：告。《汉书·周勃传》："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颜师古注："谢，告也。"

[2] 举：攻克，占领。《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豺狼之吻：在狠毒的敌人的统治下。吻，动物口部或头端突出的部分。哺乳动物鼻部或唇部延长的部分，也称"吻"。

[3] 一夫有死：意思是说哪怕只死了一个人。夫，成年男子的通称。《孟子·梁惠王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司马季主墓碑铭[1]

玄漠太寂，混合阴阳，天地交泮，万品滋彰。[2]先生理著，分别柔刚，鬼神以观，六度显明。[3]

(《诸葛亮集》、《真诰》、《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本文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题目为《司马季主墓碑》；在《诸葛孔明全集》中的题目为《司马季主碑赞》。司马季主：未详。墓碑铭：文体名。铭一般用韵文统括全篇，是对死者的赞扬、悼念或安慰之词。

[2] 玄漠：渊静无为。阴阳：古以阴阳解释万物化生，凡天地、日月、昼夜、男女以至腑脏、气血皆分属阴阳。《易·系辞》：

“阴阳不测之谓神。”《疏》：“天下万物，皆由阴阳，或生或成，本其所由之理，不可测量之谓神也。”《书·周官》：“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交泮：相互接触并交融。万品滋彰：万物迅速生长。

［3］先生理著：先生论述事物的特殊规律。先生，旧时指以相卜、行医、看风水等为业的人。《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六度：亦作“六到彼岸”、“六波罗蜜多”、“六波罗蜜”。佛教对由生死此岸度人到达涅槃（寂灭）彼岸的各种途径的总称。是大乘佛教修习的主要内容。计有六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即禅定）、智慧（即般若）。

黄陵庙记[1]

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2]趋蜀道，履黄牛，因睹江山之胜，乱石排空，惊涛拍岸，敛巨石于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顺遵其道，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致此耶?[3]仆纵步环览，乃见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峦如画，熟视于大江重复石壁间，有神像影现焉，鬓发须眉，冠裳宛然，如采画者。[4]前竖一旌旗，右驻一黄犊，犹有董工开导之势。[5]古传所载黄龙助禹开江治水，九载而功成，信不诬也。[6]惜乎庙貌废去，使人太息。[7]神有功助禹开江，不事凿斧，顺济舟航，当庙食兹土。[8]仆复而兴之，再建其庙号，目之曰黄牛庙，以显神功。[9]

（《诸葛亮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记：记载事物的书籍或文章。《庄子·天地》："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

[2] 仆：自称谦词。却：拒绝；推却。计事善之：为刘备谋划王霸天下的事业，提出了对刘备很有益的计策。相拉总师：应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一事。

[3] 崔嵬：犹"嵯峨"。高貌。《楚辞·九章·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巑岏：大山上锐峻的山峰。《楚辞·九叹·惜贤》："登巑岏以长企兮。"洚水：即"洪水"。《孟子·滕文公下》："《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遵：循；沿着。《诗经·豳风·七月》："遵彼微行。"禹：亦称大禹、夏禹、戎禹。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领袖。姒姓，名文命。鲧之子。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据后人记载，他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在治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不入。后以治水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任部落联盟领袖。传曾铸造九鼎。又传曾克平三苗之乱。其子启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代。崔嵬巑岏，《诸葛孔明全集》作"崔嵬巑亢"。

[4] 林麓：树林茂密的山脚。宛然：好像。如采画者，《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作"如彩画者"。

[5] 黄犊：黄色的小牛。董工开导：不详。

[6] 信不诬也：确实没有骗我呀！古传所载黄龙助禹开江治水，《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占传所载黄龙助禹开江治水"。

[7] 太息：大声叹气；深深地叹息。《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8] 不事凿斧：不必用金工、石工、木工来从事这项工作。庙食：谓死后在庙中享受祭飨。《史记·滑稽列传》："庙食太牢，

奉以万户之邑。”

［9］仆复而兴之：我要重建这座庙宇并使之再兴盛起来。

梁甫吟[1]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2]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3]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4]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5]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6]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7]

（《诸葛亮集》、《艺文类聚》、《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梁甫吟：乐府《楚调曲》名。梁甫，一作梁父，山名，在泰山下。《乐府诗集》：“《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今所传古辞，写齐相晏婴以二桃杀三士，传为诸葛亮所作。

［2］齐：古国名。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姜姓。吕氏。在今山东北部，开国君主是吕尚，建都营丘（后称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国势逐渐强大，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前221年为秦所灭。荡阴里：地名。战国魏邑。汉置荡阴县，属河内郡。故城在今河南汤阴县。

［3］累累：多貌；重叠貌；联贯成串貌。《礼记·乐记》：“累累乎端如贯珠。”

［4］冢：隆起的坟墓。田疆：即田开疆，春秋时力士，臣事齐景公。古冶子：春秋时力士。曾事齐景公。问是谁家冢，《汉魏

六朝百三名家集》作“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诸葛孔明全集》作“田疆古冶氏”。

[5] 绝：极；独特，引申为熟知。文能绝地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文能绝地纪”。

[6] 被：遭；受。《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身亦被十余创。”谗言：说别人的坏话。二桃杀三士：春秋时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臣事齐景公，并以勇力闻名。齐相晏子谋去之，请景公以二桃赠与三人，使三人论功食桃。三人互不相让，最终皆弃桃而自杀。见《晏子春秋·谏下二》。后用以比喻借刀杀人。

[7] 齐晏子：即晏婴。春秋时齐国大夫。字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其父晏弱死，继任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主张诛不避贵，赏不遗贱，重视生产，提倡蚕桑，反对厚赋重利。曾奉景公命使晋联姻，与晋大夫叔向议论齐政，预言齐国政权终将为田氏所取代。传世《晏子春秋》实系后人依托并采缀晏子言行而成。国相齐晏子，《诸葛孔明全集》作“相国齐晏子”。

杂　　言[1]

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2]

（《诸葛亮集》、《北堂书钞》、《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本文在《诸葛孔明全集》中的题目为《如秤帖》。

[2] 二句是说我的心就像秤一样公平，不会人为地制造不平等。如陈寿所评：“诸葛亮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

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算　计[1]

今上县之战，更在贼门，战地平如案也。[2]

（《诸葛亮集》、《北堂书钞》）

校注

［1］算计：计划；筹划，计策。

［2］案：狭长的桌子。

二十八宿分野[1]

角、亢、氐，郑，兖州。[2]东郡，入角一度；东平、任城、山阴入角六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济北、陈留，入亢五度；济阴，入氐一度；东平，入氐七度。[3]

房、心，宋，豫州。[4]颖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国，入房五度；淮阳，入心一度；鲁国，入心三度；楚国，入房四度。[5]

箕、尾，燕，幽州。[6]凉州，入箕中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渔阳，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辽西、东，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乐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广

阳，入箕九度。[7]

斗、牵牛、须女，吴越，扬州。[8]九江，入斗一度；庐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阳，入斗十六度；会稽，入牛一度；临淮，入牛四度；广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牛六度。[9]

虚、危，齐，青州。[10]齐国，入虚六度：北海，入虚九度；济南，入危一度；乐安，入危四度；东莱，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菑川，入危十四度。[11]

营室、东壁，卫，并州。[12]安定，入营室一度；天水，入营室八度；陇西，入营室四度；酒泉，入营室十一度；张掖，入营室十二度；武都，入东壁一度；金城，入东壁四度；武威，入东壁六度，敦煌，入东壁八度。[13]

奎、娄、胃，鲁，徐州。[14]东海，入奎一度；琅邪，入奎六度；高密，入娄一度；城阳入娄九度；胶东，入胃一度。[15]

昴、毕，赵，冀州。[16]魏郡，入昴一度；钜鹿，入昴三度；常山，入昴五度；广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一度；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毕三度；赵郡，入毕八度；安平，入毕四度；河间，入毕十度；真定，入毕十三度。[17]

觜、参，魏，益州。[18]广汉，入觜一度；越嶲，入觜三度；蜀郡，入参一度；犍为，入参三度；牂牁，入参五度；巴郡，入参八度；汉中，入参九度；益州，入参七度。[19]

东井、舆鬼，秦，雍州。[20]云中，入东井一度；定

襄，入东井八度；雁门，入东井十六度；代郡，入东井二十八度；太原，入东井二十九度；上党，入舆鬼二度。[21]

柳、七星、张，周，三辅。[22]弘农，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河东，入张一度；河内，入张九度。[23]

翼、轸，楚，荆州。[24]南阳，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轸十一度，桂阳，入轸六度；武陵，入轸十度，长沙，入轸十六度。[25]

（《诸葛亮集》、《晋书》）

校注

［1］二十八宿：二十八颗星的位次。分野：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的一种概念。认为地上各州郡邦国和天上一定的区域相对应。在该天区发生的天象预兆着各对应地方的吉凶。就天文说，称分星；就地上说，称分野。《国语·周》："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史记·天官书》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汉书·地理志》下则用以配战国时地域名。

［2］角：星官名。二十八宿之一。苍龙七宿的第一宿。亢：星名，二十八宿之一。氐：星名。二十八宿之一。氐宿为青龙七宿的第三宿。郑：古国名。姬姓。开国君主为周宣王弟郑桓公（名友）。公元前806年分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周幽王时，桓公见西周将亡，将财产、部族、家属连同商人迁移到东虢和郐之间。郑武公即位，先后攻灭郐和东虢，建立郑国，都新郑（今属河南）。郑武公，庄公相继为周平王的卿士。曾是春秋初年的强国，后渐衰弱，前375年为韩所灭。兖州：古代九州之一。《书·禹贡》："济、河维兖州。"《周礼·夏官·职方氏》："河东曰兖州。"《尔雅·释地》："济、河间曰兖州。"相传这是夏、商、周九州中

兖州的地界。《释名·释州国》："兖州取兖水以为名也。"

[3] 东郡：郡名。秦取魏地置，以在秦东，故名。治所在濮阳，即今河南濮阳县南。汉时辖今山东、河南部分地区。晋咸宁二年改为濮阳国，后复置郡。隋开皇九年废。入：合乎。东平：郡、国名。西汉甘露二年（前52）改大河郡为东平国。治无盐（今山东东平东）。辖境相当今山东济宁市及汶上、东平等县地。南朝宋改为郡，北齐废。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郓州为东平郡。西汉在此置铁官。任城：县名。汉属东平国。东汉属任城国。见《汉书·地理志》下东平国。明洪武十八年废。今山东济宁市地。山阴：旧县名。秦置。因在会稽山之阴（北）得名。治今浙江绍兴市。隋改名会稽。唐又分会稽置山阴，与会稽同城而治，此后历为越州、会稽郡、绍兴府、绍兴路治所。1912年两县合并，改名绍兴。泰山：在山东省中部。绵延起伏于长清、济南、泰安之间，长约200公里。主峰玉皇顶在泰安市北，海拔1532米，古称东岳，一称岱山、岱宗。山峰突兀峻拔，雄伟壮丽。从山脚到山顶，沿途古迹名胜三十多处。济北：地名。秦末田安等起兵，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楚，项羽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又汉文帝二年以朱虚侯、朱虚章诛灭诸吕有功，因立朱虚章为城阳王，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治卢；皆指此。故城在今山东长清县南。陈留：地名。古有莘城。治今开封东南。《寰宇通志·开封府·陈留县》："古有莘城，春秋为留地，属郑，后为陈所并，故曰陈留。秦始皇二十六年置县，汉为陈留郡治。隋初废郡存县。"历代相因。济阴：郡、国名。汉景帝中六年（前144）分梁国置国，后改为郡。治定陶（今县西北）。辖境相当今山东荷泽市附近，南至定陶，北到濮城地区。北齐废。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曹州为济阴郡。

[4] 房：星官名。亦称"房宿"、"天驷"。二十八宿之一。心：星官名。亦称"心宿"、"商星"、"大火"、"火"。二十八宿之一。宋：古国名。子姓。公元前11世纪周公平定武庚反叛后，

把商的旧都周围地区分封给商纣的庶兄微子启，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间地。春秋时宋襄公企图称霸未成，后国势衰弱。前4世纪中叶，剔成肝（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夺得政权。后剔成肝被其弟偃驱逐，偃自立为君，旋称王，攻取楚的淮北地。前286年为齐所灭。豫州：古九州之一。《书·禹贡》："荆、河惟豫州。"《周礼·职方》、《尔雅·释地》："河南曰豫州。""荆"即荆山（今湖北南漳西）；"河"指黄河。

［5］颍川：郡名。战国秦王政十七年（前230）置。以颍水得名。治阳翟（今禹州市）。辖境相当今河南登封市、宝丰以东、尉氏、郾城以西，新密市以南，叶县、舞阳以北地。其后治所屡有迁移，辖境渐小。东魏武定时移治颍阴（北齐改长社，隋改颍川，唐又改长社，今许昌市）。隋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许州为颍川郡。西汉置有工官，东汉中平初波才领导的黄巾军在此起义。汝南：郡名。汉高帝四年（前203）置。治所在上蔡，东汉移治平舆，晋移治悬瓠城，隋开皇初废。唐改蔡州、豫州为汝南郡。宋为汝南郡、淮康军，至金废。沛郡：郡、国名。汉高帝以秦泗水郡南部置郡。治相县（今安徽濉溪西北）。成帝末年辖今安徽淮河以北、西肥河以东，河南夏邑、永城市及江苏沛县、丰县等地。东汉改为国。汉末后，治所屡有移徙，辖境渐小。东晋复为郡。北齐废。梁国：古国名。嬴姓。在今陕西韩城南。公元前641年灭于秦，秦改称少梁。战国时又改称夏阳。淮阳：郡、国名。汉高帝十一年（前196）置淮阳国，为同姓九国之一，都于陈（今淮阳），惠帝后时为郡，时为国。成帝时辖境相当今河南淮阳、鹿邑、太康、柘城、扶沟等县地。东汉章和二年（88）改为陈国。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陈州为淮阳郡。鲁国：古国名。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君主是周公旦之子伯禽，在今山东的西南部，建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市）。春秋时国势衰

弱，春秋后期公室为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所分。战国时成为小国，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楚国：古国名。芈姓。熊绎受封于周成王，立国于荆山一带，都丹阳。周人称为荆蛮。后建都于郢。春秋、战国时，国势强盛，疆城扩大。其后渐弱，屡败于秦，迁都至陈，又迁寿春。至王负刍为秦所灭。

[6] 箕：星官名。亦称“箕宿”。二十八宿之一。《诗经·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尾：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亦称“天鸡”、“析木”。青龙七宿的第六宿，有星九颗。燕：古国名。本作郾，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端，建都蓟（今北京西南）。战国时成为七雄之一。又以武阳（今河北易县南）为下都。前226年被秦攻破，燕王喜迁到辽东。前222年为秦所灭。幽州：古九州之一。《尔雅·释地》：“燕曰幽州。”《周礼·职方》：“东北曰幽州。”“燕”指战国燕地，即今北京市、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

[7] 凉州：州名。西汉置，辖境相当今甘肃、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内蒙古纳林河、穆林河流域。为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时治所在陇县（今甘肃清水县北）。三国魏移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县）。上谷：郡名。战国燕地。秦汉至晋皆置上谷郡。以郡在谷之头而名。秦郡地广，包括今河北中部、西北及西部。自汉至晋，郡治在沮阳，今河北怀来县东南。隋大业初改易州上谷郡，郡治在易县。大业十一年，王须拔魏刁儿等农民军在此起义。唐初改为易州，天宝元年又复为上谷郡。渔阳：地名。秦郡。辖境相当今北京市及以东各县。治所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秦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即此。右北平：郡名。战燕置。秦治无终（今天津市蓟县），西汉移治平刚（今宁城西南）。辖境相当今内蒙古宁城、河北承德、天津市蓟县以东（长城南的滦河流域及其以东除外），辽宁大凌河上游地区。东汉移治土垠（今河北丰润东南），北部辖境缩小，以今长城一线稍北为界。西晋改为北平郡。

境内有卢龙塞疲乏，地势险要，历代为北方军事重镇。西河：古地区名。1. 春秋卫地。今河南浚县、滑县一带。《史记·孔子世家》："其男子有死之志，妇女有保西河之志"，即此。2. 战国魏地。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春秋时子夏居西河，战国时吴起为西河守，皆即此。见《史记·仲尼弟子传》和《史记·吴起传》。上郡：郡名。秦昭王三年置，领肤施等二十三县。汉高祖元年改为翟国，后仍称上郡。东汉初铜马等农民军在此立孙登为帝。地在今陕西延安、榆林一带。北地：古郡名。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秦置北地郡。汉、三国魏、隋均有此地郡。地域和郡治有变迁，在今甘肃东南部和宁夏南部一带。辽西：郡名。战国燕置。秦汉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辖今河北迁西、乐亭、辽宁松岭山以东，长城以南，大凌河下游以西地区。后辖境渐小，十六国前燕移治令支（今河北迁安市西），北燕治肥如（今卢龙北）。北齐废入北平郡。东：涿郡：郡名。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分广郡西南地置。治涿县（今河北涿州市）。成帝末辖境相当今北京市房山以南，河北易县、清苑以东，安平、河间市以北霸州市、任丘市以西地区。三国魏黄初中改名为范阳。渤海：我国内海。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以渤海海峡与黄海相通。也作"勃海"。《史记·高帝纪》："夫齐……北有勃海之利。"乐浪：郡名。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置。治朝鲜（今朝鲜平壤市南）。辖境约当今朝鲜平安南道、黄海南道、黄海北道、江原道和咸镜南道；韩国江原道、京畿道部分地。东汉以后辖境缩小。西晋末地入高句丽。玄菟：郡名。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置。治沃沮城（也作夭租城，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辖境相当今辽宁东部东至朝鲜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一带。昭帝时移治高句丽（今辽宁新宾西）。东汉又移治今沈阳市东。辖境缩小。北魏以后，地入高句丽。广阳：郡、国名。秦始皇二十一年（前226）灭燕后置郡，汉初改置燕国。元凤初复为广阳郡。本始初改为国。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辖境相当今北京大

兴及河北固安地。东汉初废入上谷郡。永元中复置郡。三国魏太和六年（232）改燕国。为河北经济发达的地区。东汉末黄巾起义，此地农民攻杀郡太守，起而响应。

［8］斗：星官名。亦称“斗宿”，俗称“南斗”。二十八宿之一。牵牛：星名。即河鼓。俗称牛郎星。隔银河与织女星相对。古代神话，以牵牛织女为夫妇，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诗经·小雅·大东》：“睆彼牵牛，不以服箱。”须女：星座名。即女宿。也称务女、婺女。四星。位于织女星之南。吴越：古代的吴国、越国，在今江、浙一带。《论衡·四讳》：“吴、越之俗，断发文身。”扬州：1. 古九州之一。《书·禹贡》：“淮海惟扬州。”《尔雅·释地》：“江南曰扬州。”2. 汉置。为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为广陵郡。历代治所屡有变更。东汉治历阳，或寿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为寿春或合肥。江左自吴至陈为建业或会稽。隋、唐、五代为广陵。宋因之。元为路，明为府，清因之，1912 年废。今江苏扬州市即其旧治。

［9］九江：长江水系的九条河。共有五种说法。庐江：郡名。楚汉之际分秦九江郡置。辖今安徽长江以南，泾县、宣州市以西，江西信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汉武帝后徙治舒（今安徽庐江西南）。辖今安徽巢湖市、舒城、霍山以南，长江以北，湖北英山、武空、黄梅和河南商城等市县地。其后治所、辖境一再迁改。隋开皇九年（589）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曾改庐州为庐江郡。豫章：郡名。楚汉之际置。治南昌（今市）。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以后辖境相当今江西省地。三国魏以后辖境逐渐缩小，南朝陈时包有今江西锦江流域、南昌、樟树等市地。隋开皇九年（589）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洪州为豫章郡。丹阳：秦鄣郡。汉武帝二年更名。治宛陵。地在今安徽宣城县。会稽：郡名。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于原吴、越地置。治吴县（今苏州市）。辖今江苏、长江以南，浙江仙霞岭、牛头山、天台山以北和

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及新安江、率水流域地。西汉时扩大，相当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浙江大部（仅天目山、淳安以西小部地区除外）及福建全省。东汉顺帝时移治山阴（今绍兴市）。其后辖境逐渐缩小。隋开皇九年（589）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越州为会稽郡。临淮：广陵：郡名。战国楚广陵邑。秦属九江郡。汉为广陵国，东汉改郡，均治广陵。三国魏移郡治于淮阴。东晋复以广陵县为郡治。隋改称扬州，又以避扬广（炀帝）讳改为江都郡。唐天宝元年复名广陵郡。明清均为扬州府。郡治故城在今江苏扬州市东北。泗水：郡名。秦泗水郡，汉高祖更名为沛郡。六安：县名。在今安徽省。古代六国地。春秋时属楚，秦置六县。宋开宝四年改为六安县。虚：星官名。亦称“虚宿”。二十八宿之一。据《尔雅》，曾为玄枵次的标志星。危：星官名。亦“危宿”。二十八宿之一。齐：见《梁甫吟》注［2］。青州：1. 古九州之一。《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周礼·职方》：“正东曰青州。”海指渤海，岱即泰山。2. 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今山东德州市、齐河县以东，马颊河以南，济南，临朐、安丘、高密、莱阳、栖霞、乳山等市县以北、以东和河北吴桥地。东汉治临菑（今淄博市临淄区北），东晋移治东阳城（北齐置益都县，今青州市）。唐辖今山东潍坊、青州、临朐、广饶、博兴、寿光、昌乐、昌邑等市县地。金改为益都府。

［11］齐国：见《梁甫吟》注［2］。北海：郡、国名。西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分齐郡置。治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辖境相当今山东潍坊及安丘、昌乐、寿光、昌邑等市县。东汉改为国，移治剧县（今昌东西）。魏、晋国郡改置不常，北齐改名高阳。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青州为北海郡。隋末郭方预起义于此。汉末孔融任北海相，人称孔北海；唐代李邕官至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济南：郡，国名。西汉初改博阳郡置郡，文帝改为国。景帝时为参加叛乱的吴、楚七国之一，乱平国除仍为郡。治

东平陵（今章丘市西）。辖境相当今山东济南、商丘、济阳、邹平等市县地。东汉又改为国，晋仍为郡，移治历城（今济南市）。隋初废。汉时置工官、铁官于此。乐安：郡、国名。东汉永元七年（95）改千乘郡置国。治临济（今高青高苑镇西北）。辖今山东博兴、高青、桓台、广饶、寿光等市县地。本初元年（146）改为郡，西晋复为国，移治高苑（今邹平东北），南朝宋又改为郡，移治千乘（今广饶北）。隋初废。东莱：郡、国名。春秋时莱子国。在齐国之东，故名东莱。西汉高帝置郡。治掖县（今山东掖县）。辖山东旧登州、莱州之地。晋为东莱国，南朝宋复称东莱郡。唐以后为莱州，明清为莱州府。平原：郡名。战国齐地。后属秦齐郡。汉高祖六年置平原郡。辖十九县。晋为平原国。南朝宋仍称平原郡。隋开皇三年改名德州。以后时废时复。至唐乾元元年复称德州。直至清末。公元1913年改称德县。菑州：

［12］营室：最早包括“室”、“壁”两星官。古亦称“定”。《尔雅》：“营室谓之室。”后专指“室宿”。东壁：星官名。“壁宿”的本名。室、壁两宿四星略成一方形。在春秋、战国时代，当它们黄氏出现在正南方时，正是农事结束、营造房屋的时候，因称之为“营室”。东壁两星在“营室”东边，故称“营室东壁”，简称“东壁”。卫：古国名。姬姓。始封之君为周武王弟康叔。公元前11世纪周公平定武庚反叛后，把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分封给他，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公元前660年被翟击败，靠齐的帮助，迁到楚丘（今河南滑县），从此成为小国。公元前629年，又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市）。战国时，国势更弱。公元前254年为魏所灭，成为魏的附庸，后来秦把它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市），作为秦的附庸。公元前209年为秦所灭。并州：1．古九州之一。《周礼·职方》：“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古恒山在今河北曲阳西北。昭余祁故迹在今山西平遥西南。2．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约当今山西大部和内蒙古、

河北的一部。东汉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辖境扩大，包有今陕西北部与河套地区；三国后渐小，唐辖今山西阳曲以南、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区，开元中升为太原府。宋太平兴国时又改为并州，移治阳曲（今太原市），嘉祐四年（1059）又升为太原府。

［13］安定：郡名。西汉元鼎三年（前114）置。治高平（今宁夏固原）。辖今甘肃平凉市、景泰、靖远、会宁、泾川、镇原及宁夏中宁、中卫、同心、西吉、固原等市县地。东汉移治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十六国时移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北），隋开皇初废。大业及唐天宝又改泾州为安定郡，至德初改保定郡。郡名。西汉元鼎三年（前114）置。治平襄（今通渭西北）。辖境相当今甘肃通渭、静宁、泰安、定西、清水、庄浪、甘谷，张家川等县及天水市西北部、陇西东部、榆中东北部地。东汉永平十七年（74）改为汉阳郡，并移治冀县（今甘谷东南）。三国魏仍改天水郡。西晋移治上邽（今天水市）。北魏辖境相当今天水、泰安、甘谷等市县地。隋开皇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秦州为天水郡。陇西：郡名。战国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置，因在陇山之西得名。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南）。西汉辖今甘肃东乡以东洮河中游、武山以西渭河上游、礼县以北西汉水上游及天水市东部地区。东汉后屡有增、缩。三国魏移治襄武（今甘肃陇西南）。北魏时辖今陇西一带。隋开皇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改渭州为陇西部。酒泉：郡名。汉元狩二年（前121）以原匈奴昆邪王地置。一说元鼎中置。治禄福（晋改为福禄，隋改酒泉，今甘肃酒泉市），元鼎后辖境相当今甘肃疏勒河以东、高台以西地区。十六国时西凉李暠曾迁都于此。隋开皇初郡废。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肃州为酒泉郡。张掖：郡名。汉元鼎六年（前111）置。治觻得（今甘肃张掖市西北。晋改名永平，隋又改名张掖，移治今张掖市）。辖境相当今甘肃永昌以西、高台以东地区。十六国时北凉沮渠蒙逊曾建都于此。隋开皇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甘州为张掖郡。

当通往西域及漠北道路要冲；水草丰美，有畜牧之饶。武都：郡名。西汉元鼎六年（前111）置。治武都（今西和西南；东汉移治下辨道）。辖境相当今甘肃武都、成县、徽县、西和、两当、康县及陕西凤县、略阳等县地。北魏移治石门（今武都东南），辖境缩小至今武都一带。北周改名水都。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武州为武都郡。地处嘉陵江上游，山川险阻，是陇右通往巴蜀的交通要道；十六国时氐族杨氏曾据此建国。金城：郡名。汉始元六年（前81）置。治允吾（今甘肃永靖西北）。辖今甘肃兰州市以西，青海青海湖以东的河、湟二水流域和大通河下游地区。建安以后辖境西部缩小，仅至今大通河下游以东。晋迁治榆中（今兰州市东），十六国前凉迁治金城（今兰州市西北）。北魏时仍治榆中，辖境更小，相当今兰州市及其以南一带。西魏后迁治子城（今兰州市）。隋开皇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兰州为金城郡。武威：郡名。原匈奴休屠王地。西汉昭帝或宣帝时置郡，治武威（今甘肃民勤东北），西汉后辖今甘肃黄河以西，武威市以东及大东河、大西河流域地区。东汉移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皆曾建都于此。隋开皇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凉州为武威郡。地处祁连山麓，汉唐时为通往西域要道所经。敦煌：郡名。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分酒泉郡置。治敦煌县（今甘肃敦煌市西）。辖境相当今甘肃疏勒河以西及以南地区。隋开皇初废。大业初曾改瓜州，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沙州为敦煌郡。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界置有玉门关和阳关，两汉至南北朝时中原与西域交通，皆以此为门户。

［14］奎：星官名。亦称“奎宿”、“豕”、“封豕”。二十八宿之一。娄：亦称“娄宿”，二十八宿之一。胃：亦称“胃宿”，二十八宿之一。鲁：古国名。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君主是周公旦之子伯禽，在今山东的西南部，建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市）。春秋时国势衰弱，春秋后期公室为季孙氏、孟孙

氏、叔孙氏三家所分。战国时成为小国，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徐州：古九州之一。《书·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尔雅·释地》："济东曰徐州。"海指今黄海，岱是泰山，淮是淮水，济东即济水以东。

[15] 东海：郡名。秦置。楚、汉之际也称郯郡。治郯（今山东郯城北）。西汉辖境相当今山东临沂市、费县、江苏赣榆以南，山东枣庄市、江办邳州市以东和江苏宿迁市、灌南以北地区。东汉以后缩小。南朝齐移治涟口（今涟水），并改北东海郡。东魏武定七年（549）改海西郡。琅邪：郡名。秦置。治琅邪。（今胶南市琅邪台西北）。西汉移治东武（今诸城市），置有铁官、盐官。辖境相当今山东半岛东南部。东汉改为国，移治开阳（今临沂市北）。北魏移治即丘（今临沂市西），隋废。新莽末郡人吕母、樊崇、逄安等曾相继起义。高密：郡、国名。西汉本始元年（前73）改胶西郡置国。治高密（今市西南）。西汉末辖境约当今山东高密市一带。东汉并入北海国。西晋复置，南朝宋改为郡。治桑犊城（今潍坊市东）。北魏仍治高密，北齐徙治东武（今诸城市）。隋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密州为高密郡。城阳：郡、国名。西汉初置郡，文帝二年（前178）改为国。治莒县（今属山东）。西汉末辖境相当今山东莒县、沂南和蒙阴东部地。东汉建武年间废，建安年间复置。晋改名东莞。胶东：郡、国名。秦置郡，楚汉之际置国，汉初为郡，文帝时复为国，景帝时为参加叛乱的七国之一。治即墨（今平度市东南）。西汉末辖境相当今山东平度、莱阳、莱西等市及迤南一带。置有铁官。东汉并入北海国。

[16] 昴：星官名。亦称"昴宿"。二十八宿之一。昴宿为著名的昴星团，俗称"七姊妹星团"。据《尔雅》，"昴"曾为大梁次的标志星。毕：星官名。亦称"毕宿"，古称"浊"。二十八宿之一。赵：古国名。战国七雄之一。开国君主赵烈侯（名籍）是晋大夫赵衰的后代，和魏、韩瓜分晋国。公元前403年被周威烈王

承认为诸侯。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疆域有今山西中部、陕西东北角、河北西南部。赵武灵王进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攻灭中山，打败林胡、楼烦、建立云中、雁门、代郡，占有今河北西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河套地区。长平之战大败于秦，国势衰落。公元前222年为秦所灭。冀州：1. 中国古代九州之一。《书·禹贡》的冀州，西、南、东三方都以当时的黄河与雍、豫、兖、青等州为界，指今山西、河北东南部地区。《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周礼·职方》："河内曰冀州。"因另有幽州、并州，包括地区较《禹贡》冀州为小。2. 州名。汉武帝时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东汉治高邑（今河北柏乡北），末期移治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国魏移治信都（今河北冀州市），晋移治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辖境渐小。北魏复治信都。清雍正二年（1724）为直隶州，辖今冀州、衡水、武邑、枣强、南宫、新河等市县地。1913年废，改置海州。

［17］魏郡：郡名。汉高帝十二年（前195）置。一说汉景帝五年（前152）置。治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辖今河北大名、磁县、涉县、武安、临漳、肥乡、魏县、丘县、成安、广平、馆陶，河南滑县、浚县、内黄及山东冠县等市县地。东汉末曾为冀州治所。其后辖境屡有变迁，北周大象初移治安阳（今市）。隋开皇初废。大业初又曾改相州为魏郡。钜鹿：郡、国名。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置郡。治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辖境相当今河北白洋淀、文安洼以南、南运河以西，高阳、宁晋、任县以东，平乡、威县以北，山东德州市、高唐，河北馆陶之间地。汉缩小至今滹沱河以南、平乡以北、柏乡以东、辛集市、新河以西地。东汉移治廮陶（今宁晋西南）。晋改为国，北魏复改为郡。永安中郡分为二：一属殷州，治廮遥（今宁晋），北齐废；一属定州，治曲阳（今晋州市西），隋初废。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邢州为钜鹿郡。

常山：郡、国名。秦置恒山郡，西汉避文帝讳改为常山郡。高后及景帝、武帝元鼎前曾为国，后又为郡。治元氏（今县西北）。西汉末辖境相当今河北唐河以南、京广铁路线以西（石家庄市、新乐市、正定除外）、内丘以北地。东汉初改为国，辖境略大。东汉建安中复为郡。三国魏移治真定（今正定南，唐初移治今正定）。其后辖境缩小。隋初废。唐天宝、至德时曾又改恒州为常山郡。有井陉等关，为河北重镇。汉末农民起义领袖张飞燕、三国蜀将赵云都是本郡人。广平：郡、国名。汉武帝元朔元狩间分钜鹿郡置郡。征（延）和时改置平干国，五凤时复为广平郡；治广平（今鸡泽东南）。元延末辖境相当今河北任县、南和、鸡泽、曲周、永年东南及平乡西南、肥乡北部地。哀帝建平时改为国。东汉省入钜鹿郡。三国魏初复置郡，辖境扩大。隋开皇初废。唐天宝、至德时曾改州为广平郡。中山：郡、国名。西汉景帝三年（前154）置中山国，宣帝五凤三年（前55）改为郡，此后屡经更改，或郡或国。治卢奴（今定州市）。辖境相当今河北狼牙山以南、保定、安国二市以西，唐县、新乐市以东和滹沱河以北地区。十六国后燕慕容垂都于此。隋开皇初废。清河：郡、国名。汉高帝置郡。后屡改为元帝永光后为郡。治清阳（今清河东南）。元帝以后辖境相当今河北清河及枣强、南宫市各一部分，山东临清市、夏津、武城及高唐、平原各一部分地。东汉改为国，移治甘陵（今临清市东）。晋以后辖境缩小。北魏仍为郡。北齐移治武城（今清河西北），隋开皇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贝州为清河郡。隋大业七年（611）张金称、高士达起义于此。信都：郡、国名。汉景帝五年（前152）改广川郡置国，不久复为广川国。建昭二年（前37）又改广川郡置国，阳朔二年（前23）改为郡。治信都（今冀州市）。元延末，辖今河北冀州、深州、武邑、枣强、衡水、南宫、景县等市县及山东德州市的一部。哀帝初又改为国。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改为东成国。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冀州为信都

郡。赵郡：郡、国名。汉高帝四年（前203）置赵国。治邯郸（今邯郸市）。西汉末辖今河北邯郸、邢台、沙河等市和隆尧、永年二县西部地区。建安中改为郡，三国魏太和中复为国，并移治房子（今高邑西南）。西晋末复为郡。辖今河北赵县、元氏、高邑、柏乡、赞皇等县及平乡、隆尧二县的部分地区。北魏移治平否棘（今赵县）。辖境缩小，相当今赵县、元氏、高邑柏乡等县地。隋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分别改栾州及赵州为赵郡。安平：古邑名。本纪国酅邑，春来时为齐所并，改名安平。故址在今山东淄博市东临淄东北。公元前279年齐将田单破燕军，尽复失地七十余城，封安平君，即此。公元前221年秦灭齐，改置东安平县。河间：郡、国名。汉高帝置郡，文帝改国，其后成为郡，或为国。治乐城（今献县东南）。平帝时辖今河北献县、泊头市、东光、阜封存、武强各一部分地。东汉初并入信都，永元初复置国，辖境扩大至相当今河北雄县及大清河以南，南运河以西，高阳、肃宁以东、泊头市、阜城以北地。三国魏改为郡，西晋复为国。十六国后赵又改为郡，隋开皇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瀛州为河间郡。真定：郡、国名。汉元鼎四年（前113）分常山郡置国。治真定（今正定南）。辖境相当今石家庄、藁城、正定等市、县地，建武十三年（37）废入常山国。

［18］觜：星官名。亦称“觜宿”。早期称“觜觿”。二十八宿之一。参：星官名。亦称“参宿”。二十八宿之一。据《左传》、《国语》，曾为实沈次的标志星。魏：古国名。1. 西周时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在今山西芮城北。公元前661年被晋献公攻灭，以毕万为魏大夫，晋的魏氏由此得名。2. 战国七雄之一。开国君主魏文侯（名斯）是毕万后代，与赵韩一起瓜分晋国。公元前403年被周烈王承认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文侯任用李悝为政，成为战国初期强国。西攻取秦的河西，北攻灭中山，南击败楚国，夺得大梁（今河南开封）等地。魏惠王迁都大梁，因

而魏也称为梁。前344年魏惠王召集逢泽之会，自称为王。后三年，马陵之战被齐击败，国势一蹶不振，疆土陆续被秦攻占，前225年为秦所灭。益州：州名。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约当今四川折多山、云南怒山、哀牢山以东，甘肃武都、两当、陕西秦岭以南，湖北郧县、保康西北，贵州除东边以外地区。东汉治雒（今四川广汉市北）。中平中移治绵竹（今德阳市东北），兴平中又移成都（今市）。东汉以后辖境渐小。隋大业三年（607）改为蜀郡。唐武德至开元、北宋太宗时，曾先后改蜀郡、成都府为益州。州境有成都平原，自汉以来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区域之一。

[19] 广汉：郡名。汉高帝六年（前201）分巴、蜀二郡置。治雒县乘乡（今四川金堂县东），东汉移治雒县（今四川广汉市北）。西汉辖境相当今甘肃文县、陕西宁强两县和四川广元市、剑阁、蓬溪以西，遂宁市、新都以北，什邡、平武以东地区。其后渐小。隋开皇初废。越嶲：郡名。西汉元鼎六年（前111）置。治邛都（今四川西昌市东南）。辖境相当今云南丽江及绥江两县间金沙江以东、以西的祥云、大姚以北和四川木里、石棉、甘洛、雷波以南地区。南朝齐废。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嶲州为越嶲郡。蜀郡：郡名。古蜀国地，战国秦置。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市）。西汉辖境相当今四川松潘以南，北川、彭州市、洪雅以西，峨边、石棉以北，邛崃山、大渡河以东，以及大渡河与雅砻江之间康定以南、冕宁以北地。其后渐小。隋开皇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益州为蜀郡。犍为：郡名。西汉建元六年（前135）置。治僰县（今贵州遵义市西），汉末移治僰道（今四川宜宾市西南）。辖境相当今四川简阳市和新津以南、合江、重庆大足、贵州绥阳以西，岷江下游，大渡河下游和金沙江下游以东，云南会泽，贵州水城以北地区。东汉移治武阳（今四川彭山东），以后辖境逐渐缩小，南朝齐复治僰道，梁废。隋大业时又曾改戎州为犍为郡。牂牁：郡名。西汉元鼎六年（前111）置。治故且兰（在今贵州中

部一带，一说在今贵州凯里市西北)。辖境约当今贵州大部、广西西北部和云南东部。三国蜀汉以后逐渐缩小，治所也有移徙。南朝齐改南牂牁郡。梁大宝以后废。巴郡：郡名。战国秦于古巴国地置。治江州（今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三国蜀汉移治今重庆市区。南朝齐改垫江，北周又改巴县)。辖境相当今四川旺苍、西充、重庆永川、綦江等市县以东地区。东汉兴平元年（194）刘璋分为巴郡、永宁、固陵三郡，建安六年（201）改巴郡为巴西；改永宁为巴郡。辖境相当今重庆铜梁、綦江以东，四川武胜、重庆垫江以南，忠县、涪陵、南川以西，贵州桐梓以北地区。隋开皇初废。大业时又曾改渝州为巴郡。汉中：郡名。战国楚怀王置，因在汉水中游得名。公元前312年秦惠王又置，移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东)。辖境相当今陕西秦岭以南、留坝、勉县以东，乾祐河流域以西和湖北郧县、保康以西、粉青河、珍珠岭以北地。西汉移治西城(今陕西安康市西北)，东汉复还旧治。建安后辖境屡减，北周有今陕西汉中、南郑、城固等市县地。隋开皇初废。唐天宝、至德时，复改梁州为汉中郡。魏晋南北朝时历为梁州、北梁州治所。东晋、南朝时，曾侨置秦州及其所属郡、县于此。益州：见本文注[18]。

[20] 东井：星官名。亦称“井宿”、“井”。二十八宿之一。舆鬼：秦：古国名。开国君主为秦庄公子秦襄公，以护送周平王东迁功，被周分封为诸侯。襄公子文公击退犬戎，占有岐山以西地。春秋时建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南)，占有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端。秦穆公曾攻灭十二国，称霸西戎。战国初期因经济落后，又常发生内乱，国力衰弱，被魏攻占河西（北洛水和黄河间地)。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国力富强，并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惠王时夺回河西，攻灭巴蜀，夺取楚的汉中。秦昭王时不断夺得魏、韩、赵、楚等国地。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雍州：古九州之一。《书·禹

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尔雅·释地》："河西曰雍州。"《周礼·职方》："正西曰雍州。"黑水所指，自来说法不一，有张掖河、党河（在今甘肃）、大通河（在今青海）等说。西河或河指今山西、陕西间的黄河。

[21] 云中：郡名。战国赵武灵王置。秦代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东北）。辖境相当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卓资以西，黄河南岸及长城以北。西汉辖境缩小，东汉末废。定襄：郡名。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分云中郡置。治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辖今内蒙古长城以北的卓资、和林格尔、清水河等一带。东汉移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辖境西北缩小，仅有今清水河、东南扩展，包有今山西右玉及旧平鲁城一带。东汉末废。隋大业时曾改云州为定襄郡。雁门：郡名。战国赵武灵王置。秦、西汉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辖境相当今山西河曲、五寨、宁武等县以北，恒山以西，内蒙古黄旗海、岱海以南地。东汉移治阴馆（今山西代县西北），三国魏移治广武（今代县西）。隋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代州为雁门郡。代郡：郡名。战国赵武灵王置。秦、西汉治代县（今蔚县东北。一说西汉治桑干，今阳原东）。西汉辖境相当今河北怀安、涞源以西，山西阳高、浑源以东的内外长城间地和长城外的东洋河流域。东汉移治高柳（今阳高西北）。十六国后燕建兴三年（388）废。北邻匈奴、乌桓等族，故为北方要郡。有五原、常山等关。太原：郡、国名。战国秦庄襄王三年（前247）置郡。治晋阳（今太原市西南古城营）。秦辖今山西五台山和管涔山以南、霍山以北地区。汉以后渐小。汉文帝改为国，不久复为郡。晋又为国。北魏复为郡。辖今阳曲、交城、平遥、和顺间的晋中地区。隋初废。大业时又曾改并州为太原郡。上党：郡名。战国韩、赵各置一郡，其后韩郡并入赵，入秦后仍置。治壶关（今长治市北），西汉移治长子（今长子西）。辖境相当今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东汉末移治壶关。

其后屡有迁移，辖境渐小，隋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潞州为上党郡。

［22］柳：星官名。亦称“柳宿”，早期称为“咮”。二十八宿之一。七星：二十八宿中的星宿的古名。张：星名，二十八宿之一。朱雀七宿的第五宿。有星六颗，在长蛇座内。周：朝代名。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后建立。建都于镐（今陕西长安沣河以东）。周公东征后，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并不断，并不断分封诸侯。农业比商代发达，农产品种类增多，手工业也有发展。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周幽王。次年，周平王东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历史上称平王东迁以前为西周，以后为东周。东周时又可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前256年为秦所灭。共历三十王，八百多年。三辅：汉景帝前二年（前155）分内史为左、右内史，与主爵中尉（不久改主爵都尉）同治长安城中，所辖皆京畿之地，故合称“三辅”。《汉书·景帝纪》：“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左、右内史、主爵都尉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辖境相当今陕西中部地区。后世区划虽时有更改，但直至唐，习惯上仍称这一地区为“三辅”。

［23］弘农：郡名。西汉元鼎四年置。治弘农（今河南灵宝市北）。辖今河南黄河以南，宜阳以西的洛、伊、淅川等流域和陕西洛水、社川河上游、丹江流域。东汉灵帝时曾改名恒农。三国魏复旧名。晋后辖境缩小。北魏避献文帝拓跋弘讳改为恒农郡，太和中移治北陕县（今陕县西）。永熙三年（534）于弘农县置西弘农郡。北周明帝改恒农郡为崤郡，改西弘农郡为弘农郡。隋开皇初废，大业三年（607）复置，治弘农县（今灵宝市西北阌乡，寻移治今灵宝市）。义宁元年（617）改为凤林郡。又于陕县（今县西）另置弘农郡。唐武德元年（618）改为陕州。河南：郡、府、路名。汉高帝二年（205）改秦三川郡置郡。治雒阳（今洛阳市东北）。辖

今河南、黄河以南洛水、伊水下游，双洎河、贾鲁河上游地区及黄河以北原阳县；其后渐小。隋初废；大业时又曾改豫州为河南郡。唐初改为洛州，开元元年（713）改洛州为河南府。元改为河南路，明改为河南府。清辖今河南、黄河以南，巩义市、登封市以西、渑池、洛宁以东，及伊水以北地区。1913 废。河东：郡名。战国魏置，后属秦。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汉代辖今山西阳城、沁水、浮山以西，永和，隰县、霍州市以南地区。北魏移治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辖境缩小至今山西西南汾河下游至王屋山以西一角。隋开皇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蒲州为河东郡。产池盐；历为军事上控制关中的门户。河内：郡名。秦置。治怀县（今武陟西南）。辖境相当今河南、黄河以北，京汉铁路（包括卫辉市）以西地区。西晋移治野王（今沁阳市），辖境渐小。隋开皇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怀州为河内郡，在汉有地狭人众之称，农商业很发达。

［24］翼：星官名。亦称“翼宿”。二十八宿之一。轸：星官名。亦称“轸宿”。二十八宿之一。楚：古国名。亦称荆、荆楚，金文称楚荆。芈姓。始祖鬻熊。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常与周发生战争，周人称为荆蛮。熊渠为国君时，疆土扩大到长江中游。楚文王时建都于郢（今湖北荆州纪南城）。春秋时兼并周围小国，不断与晋争霸。楚庄王曾为霸主。疆域西北到武关（今陕西商南南），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北到今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战国时疆域又有扩大，东北到今山东南部，西南到今广西东北角。楚怀王攻灭越国，又扩大到今江苏和浙江。在秦统一战争中，屡次被秦打败。公元前 278 年郢失守，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公元前 241 年又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公元前 223 年为秦所灭。荆州：1. 古九州之一。《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周礼·职方》：“正南曰荆州。”“荆”指荆山（在今湖北西部）：

"衡"指衡山、《汉书·地理志》以为即今湖南衡山西的衡山。"汉"指汉水。2. 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约当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的一部。东汉治汉寿（今湖南常德市东北），三国时魏、吴各有荆州，西晋又合二为一。后辖境渐小，治所屡迁。东晋时定治江陵（今荆州市）。唐约有今湖北松滋至石首二市间的长江流域，北部兼有今荆门、当阳等市。上元元年（760）升为江陵府。州境在三国时位于三国接壤地带，兵争甚烈。东晋、南朝时是上游的军事重镇，其重要性仅次于都城所在的扬州。

［25］南阳：郡名。战国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置。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市）。汉辖境相当今河南熊耳山以南叶县、内乡间和湖北大洪山以北广水市、郧县间地。其后渐小。隋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邓州（治穰县，今河南邓州市）为南阳郡。当荆、襄和关、洛地区的交通孔道，魏、晋、南北朝时南北常交战于此。南郡：郡名。战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置。治郢（今湖北荆州市北），后迁江陵（今荆州市）。汉辖今湖北粉青河及襄樊市以南，荆门、洪湖两市以西，长江和清江流域以北，西至重庆巫山。后渐小。三国吴移治公安城（今公安），西晋又移江陵。隋开皇初废。大业中又改荆州为南郡。江夏：郡名。西汉高祖六年（前201）置。治安陆（今湖北安陆市北）。辖今湖北安陆、钟祥、潜江、仙桃、嘉鱼、蒲圻、崇阳等市县以东，及河南光山、新县以西、信阳以东、淮河以南地。三国时分属魏、吴两国，各置江夏郡；魏郡治上昶城（今云梦西南）；吴郡治武昌（今湖北鄂州市）。晋太康元年（280）灭吴后又迁治安陆，并改吴江夏郡为武昌郡。其后辖境渐小。南朝宋移治夏口（今武汉市）。辖今湖北武汉市以西，蒲圻市以东长江南、北及汉水环水下游地区。隋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鄂州为江夏郡。零陵：郡名。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分桂阳郡置，治零陵（今广西全州西

南)，辖境相当今湖南邵阳市以南的资水上游、衡阳市、道县之间的湘江潇水流域，和广西桂林市、永福以东阳朔以北地。东汉移治泉陵（今湖南永州市)。三国后辖境渐小。隋开皇九年（589）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永州为零陵郡。桂阳：郡名。汉高帝置。治郴县（今湖南郴州市)。辖境约当今湖南耒阳市以南的耒水、舂陵水流域，北至米水入湘处附近，南至广东英德市以北的北江流域。三国吴以后缩小。隋天皇九年（589）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郴州为桂阳郡。武陵：郡名。汉高帝五年（前202）置。治义陵（今湖南溆浦南)。元帝以后辖境相当今湖北长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湖南沅江流域以西，贵州东部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东汉移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其后辖境逐渐缩小。隋开皇九年（589）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朗州为武陵郡。境内少数民族和汉族错居，被称为“武陵蛮“，东汉时曾不断起义。长沙：郡国名。战国秦灭楚置。治临湘（今长沙市)。西汉初为国，辖今湖南大部，广西小部，广东连州、英德等市和江西一部。后元七年（前157）为郡，景帝后复为国。辖境逐渐缩小。东汉仍改为郡。隋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潭州为长沙郡。

阴符经序[1]

所谓命者，性也。[2]性能命通，故圣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圣，故曰，天机张而不死，地机弛而不生。[3]观乎阴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圣人藏之于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见其迹者，天机也。[4]故黄帝得之以登云天，汤、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

得之以统诸侯。[5]夫臣易而主难，不可以轻用。[6]太公九十非不遇，盖审其主焉。[7]若使哲士执而用之，立石为主，刻木为君，亦可以享天下。[8]夫臣尽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难乎?[9]呜呼！无贤君，则义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崖石，以养其命，待生于泰阶。[10]世人以夫子为不遇，以秦、仪为得时。[11]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驰心下走哉?[12]丈夫所耻。[13]呜呼！后世英哲，审而用之。[14]范蠡重而长，文种轻而亡，岂不为泄天机?[15]天机泄者沈三劫，宜然。[16]故圣人藏诸名山，传之同好，隐之金匮，恐小人窃而弄之。[17]

（《诸葛亮集》）

校注

［1］阴符经：书名。全称《黄帝阴符经》。旧题黄帝撰。一说为唐李筌所伪托。分上、中、下三篇。合为一卷。有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筌等六家注。内容多谈道家政治哲学思想，亦涉及纵横、兵家言和修养、丹术；提出“阴阳相胜之术”，并提出“心生于物，死于物”，“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等命题。宋朱熹有《阴符经考异》一卷。历代史志以此书入道家。明唐顺志把它归为兵家，编入《兵垣四篇》。除六家注外，还有杜光庭、夏元鼎、陆长庚、吕坤、李光地等四十余家注疏本。序：亦作“叙”。序言。介绍评述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文字。

［2］所谓：所说的。性：生命，生机。《左传·昭公八年》：“怨读并作，莫保其性。”《吕氏春秋·本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

［3］天命：先天自然的禀赋。《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

宋以后理学家多发挥《中庸》之义，把人性和道德意识看做是“天”所“命”给人的自然禀赋。天机：谓天之机密，犹天意。张：紧；急。地机：地之机密。弛：松懈。

［4］造化：创造化育。《淮南子·精神训》：“伟哉造化者其以我为此拘拘邪?”也指天地、自然界。陶甄：犹言陶铸。比喻造就、培育。

［5］黄帝：古史记黄帝，少典之子，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又居姬水，因改姓姬。国于有熊，故亦称有熊氏。败炎帝于阪泉，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斩杀蚩尤。诸侯尊为天子，以代神农氏。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以风后为相，以力牧为将。命大桡作甲子，容成造历。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令伦造律吕，隶首作算数。传说蚕桑、医药、舟车、宫室、文字等之制，皆始于黄帝时。汤：又称武汤、武王、天乙、成汤，或称成唐。甲骨文称唐、大乙，又称高祖乙。商朝的建立者。建都于亳（今山东曹县南）。原为商族领袖，与有莘氏通婚，任用伊尹执政，积聚力量，准备灭夏。陆续攻灭邻近的葛国（今河南宁陵北），夏的联盟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河南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许昌东）等国，经十一次出征，成为当时强国。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武：即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姬姓，名发。继承其父文王遗志，联合庸、蜀、羌等族，率军攻商。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战，取得大胜，灭商，建立西周王朝，都于镐（今陕西长安沣河以东）。五霸：一作“五伯”。春秋时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一说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一说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一说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吴王夫差。

［6］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做臣子的容易达到这种境界，但君主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君主更要慎重。

［7］太公：周代吕尚的称号。《史记·齐太公世家》："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谓之阳。"审：详查；细究。《论语·尧曰》："谨权量，审法度。"

［8］哲士：明达、才智之士。执：掌握；保持。《中庸》："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9］怖：惶惧。《淮南子·诠言训》："福至则喜，祸至则怖。"

［10］不仕：不做官。仕，旧称做官。《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散志崖石：指归隐山林。泰阶：星名。即三台。上台、中台、下台共六星，两两并排而斜上，如阶梯，故名。

［11］夫子：古代对男子的敬称。《孟子·梁襄王》："愿夫子辅吾志。"秦：即苏秦。见《论诸子》注［4］。仪：即张仪。见《论诸子》注［4］。

［12］驰心下走：大约是指远离仕途。

［13］这句是承接上句，指无所成就的男人是被人所耻笑的。

［14］英哲：才智出众的人。

［15］范蠡：见《论让夺》注［2］。文种：春秋末年越国大夫。字少禽（一作子禽）。楚国郢（今湖北荆州西北）人。越王勾践三年（前494），越被吴击破，勾践困守会稽（今浙江绍兴东南）。他献计赴吴贿赂太宰喜，得免亡国。勾践入吴为质三年，由他主国。勾践归国后，君臣刻苦图强，终于灭亡吴国。后勾践听信谗言，赐剑命他自杀。

［16］沈：亦作"沉"。沉没；坠落。《诗经·小雅·菁菁者莪》："载沈载浮。"三劫：三次灾难。劫，即劫灾。佛教语。指坏劫的三灾。成劫之后有坏劫，坏劫末期有火风水三灾，世界俱毁。《大日经》："周遍生圆光，如劫灾猛焰。"后用来比喻要遭受的灾难是无法逃脱的。宜然：犹"殆"，大概。《孟子·离娄下》："宜若无罪焉。"

[17] 藏诸名山：指在名山上隐居。同好：爱好相同的人。金匮：金属制成的匣柜。《楚辞·九叹·愍命》："藏瑉石于金匮兮。"窃：偷取；盗取。《列子·说符》："人有亡鈇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鈇也，颜色，窃鈇也。"玩弄；戏耍。《左传·僖公九年》："夷吾弱不好弄。"

阴符经注[1]

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2]注：以为立天定人，其在于五贼。[3]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4]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轻命。[5]注：夫子、太公，岂不贤于孙、吴、韩、白，所以君子小人异者，四子之勇，至于杀身，固不得其主而见杀矣。[6]

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7]注：奇器者，圣智也。[8]天垂象，圣人则之，推甲之，画八卦，考蓍龟，稽律历，则鬼神之情，阴阳之理，昭著乎象，无不尽矣。[9]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子，转而用之，神出鬼入，万明一矣。[10]

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11]注：按楚杀汉兵数万，大风杳冥，昼晦，有若天地反覆。[1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本文在《诸葛孔明全集》的题目为《阴符经解》。注：旧时称解释古书意义的为"注"（注有传、笺、解、章句等名）。此

处的“注”应是诸葛亮所作。

[2] 机：事物的枢要、关键。《韩非子·十过》：“此存亡之机也。”《逸周书·大武》：“此七者，伐之机也。”立天之道：设置苍天的规则。定人：平定人的问题。

[3] 五贼：注，《诸葛孔明全集》作“侯曰”。

[4] 盗机：指盗取之心。

[5] 固穷：谓能安守贫困。《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轻命：轻视生命。

[6] 孙：即孙武。见《论斩马谡》注［2］。吴起：即吴起。战国时兵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善用兵。初任鲁将，继任魏将，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文侯死，遭陷害，逃奔楚国，初为宛（今河南南阳）守，不久任令尹，佐楚悼王实行变法。他的变法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曾北胜魏国，南收扬越，取得苍梧（今广西东部）。楚悼王死，被旧贵族杀害，变法失败。《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已佚。今本《吴子》六篇系后人所托。韩：即韩信。见《论光武》注［15］。白：即白起。见《论诸子》注［5］。注，《诸葛孔明全集》作“侯曰”。所以君子小人异者，《诸葛孔明全集》作“所以君子小人异之”。至于杀身，《诸葛孔明全集》作“主于杀身”。

[7] 阴阳相胜之术：阴和阳这两种物质势力相互对立和消长的方法。昭昭：谓明辨事理。《孟子·尽心下》：“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象：象征。《周易》用卦、爻等符号象征自然变化和人事休咎。《易·系辞》：“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8] 奇器：特殊的人才。圣智：道德高尚的有才智的人。注，《诸葛孔明全集》作“侯曰”。

[9] 垂：犹言“俯”，作敬词，多用于上对下的动作。则之：效法它。则，效法。《诗经·小雅·鹿鸣》：“君子是则是效。”推甲之：推，推算，追问。《淮南子·本经》：“星月之行，可以历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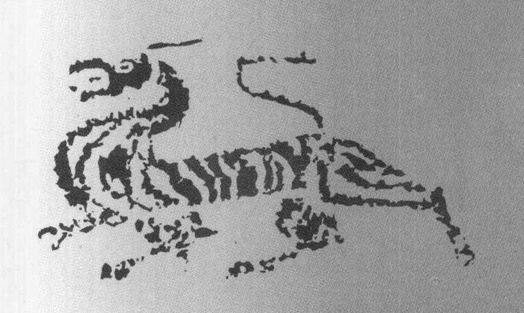
得也。”八卦：亦称“经卦”。《周易》中的八种符号。相传为伏羲所作。八卦即乾（天）、震（雷）、兑（泽）、离（火）、巽（风）、坎（水）、艮（山）、坤（地）。八卦由阴阳两种线形组成，阴阳是八卦的根本。八卦各代表一定属性的若干事物。八卦中，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是对立。八卦又以两卦相叠演为六十四卦，以象征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八卦最初是上古人们记事的符号，后被用为卜筮符号，逐渐神秘化。春秋以后又被统治阶级用作宣扬天命论和迷信思想的工具。考：思虑，研求。蓍龟：蓍草和龟甲。古代用来占卜。《易·系辞》：“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稽：考核，计数。《周礼·夏官·大司马》：“简稽乡民。”律历：即律历志。中国正史中记载一个朝代的乐律和历法的制度和变革的篇章。《史记》中有《律书》和《历书》，《汉书》合称《律历志》，以后《后汉书》、《魏书》、《晋书》、《隋书》、《宋史》等都有《律历志》。《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元史》、《明史》中只有《历志》，《新五代史》中称为《司天考》，它们都只记载历法的沿革而不谈乐律。推甲之，《诸葛孔明全集》作“推甲子”。

［10］申而用之：申，表达，表明。《礼记·郊特牲》：“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甲子：甲居十干首位，子居十二支首位。干支依次相配，如甲子、乙丑、丙寅之类，统称甲子。古人主要用以纪日，后人主要用以纪年，故常以甲子指岁月，年龄。又自甲子至癸亥，其数凡六十，六十次轮一遍，因称为六十花甲子。万明一也：所有贤明的人统一到一点了。八卦之象，《诸葛孔明全集》作“又曰，八卦之象”。《诸葛孔明全集》在“万明一矣”后无“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注：按楚杀汉兵数万，大风杳冥，昼晦，有若天地反覆”三十六个字。

［11］杀机：致死别人的时机。起陆：反覆：犹言翻覆。

[12] 楚：这里指西楚霸王。西楚，古地区名。三楚之一。在淮水以北，泗水、沂水以西，当今豫东、皖北和江苏西北部地区。位居全楚西北，对东楚而言故称“西”。秦亡，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据有西楚、东楚与梁地共九郡，建都于西楚的彭城。汉：指汉高祖刘邦的军队。杳冥：幽暗。《汉书·中山靖王刘胜传》：“云蒸列布，杳冥昼昏。”昼晦：白天昏暗。





诸葛亮集校注

ZHU GE LIANG JI JIAO ZHU

卷三



便宜十六策

治国第一

治国之政，其犹治家。[1]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2]夫本者，倡始也，末者，应和也。[3]倡始者，天地也，应和者，万物也。[4]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5]故人君举措应天，若北辰为之主，台辅为之臣佐，列宿为之官属，众星为之人民。[6]是以北辰不可变改，台辅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错缪，此天之象也。[7]故立台榭以观天文，郊祀逆气以配神灵，所以务天之本也；耕农、社稷，山林、川泽，祀祠祈福，所以务地之本也；庠序之礼，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8]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9]圆凿不可以方枘，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10]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11]《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1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犹：如；同。《诗经·召南·小星》："实命不犹。"

［2］本：事物的根源或根基。《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

立而道生。”末：非根本的、不重要的事物。

[3] 倡始：领先提倡。应和：应声附和。

[4]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先有天地的产生，然后才有万物的萌生。

[5]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万物离开天地就不能生长，离开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6] 人君：君主。《管子·权修》：“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举措：措施。《荀子·荣辱》：“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亦作“举错”。《史记·秦始皇本纪》：“举错必当，莫不如画。”北辰：即“北极星”。《尔雅·释天》：“北极谓之北辰。”《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台辅：指宰相，言其位列三台，职居宰辅。臣佐：起辅助作用的臣子。列宿：诸星宿，指二十八宿。《史记·天官书》：“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官属：主官的属吏。《周礼·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属，以举邦治。”郑玄注：“官属，谓六官，其属各六十。”六官，谓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

[7] 失度：失去准则。错缪：缪，通“谬”。差失；谬误。《汉书·于定国传》：“郎有从东方来者，言民父子相弃。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将从东方来者加增之也？何以错缪至是?”此天之象也：这是天的象征。

[8] 台：高而平的建筑物，一般供眺望或游观之用。榭：建在高土台上的敞屋。《书·泰誓上》：“惟宫室台榭。”孔传：“土高曰台，有木曰榭。”《国语·楚语》：“故先王之为台榭也”。韦昭注：“积土曰台，无室曰榭。”天文：日月星辰等天体在宇宙分布运行等现象。古人把风、云、雨、露、霜、雪等地文现象也列入天文范围。《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艺文类聚》引《春秋说题辞》：“十日小雨，应天文。”《史记》有天官书，《汉

书》始有《天文志》，以后史书因之（《魏书》作天象，《新五代史》作司天，《辽史》作历象）。郊祀：古代祭礼，在郊外祭天或祭地。《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陈奂传疏："序言天地，即所谓祀天圆丘，祀地方丘也。"逆气：按节气而行。祀：祭祀。《左传·文公二年》："祀，国之大事也。"祠：祖庙；祠堂。祈福：向神求祷幸福。庠序：中国古代的学校。《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学记》："党有庠，遂有序。"后人通释为乡学，亦以概称学校或教育事业。八佾：佾，乐舞的行列。八佾，古代天子用的一种乐舞，排列成行，纵横都是八人，共六十四人。《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穀梁传·隐公五年》："舞夏，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左传·隐公五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及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于其中举行。辟雍：周王朝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大学有五，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曰辟雍。《礼·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汉班固《白虎通·辟雍》："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尺，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宗庙：古代帝王、诸侯或大夫、士祭祀祖宗的处所。《礼记·中庸》："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

［9］经常之法：整理变化规律的方法。规矩之要：规则的要点。

［10］凿：楔入工件以切去材料的手工具。钢制杆状，下端为楔形或锥形，端末有刃口。工作时，用锤敲击上端。有平凿（扁凿）、狭凿（尖嘴凿）、菱形凿和圆弧凿等。常用于金工、石工和木工等。方枘：方形的榫头。铅刀：铅质的刀，言其不锋利。

[11] 这几句的意思的是说，因此，天如果失去其常态，就会有不正之气，地如果失去常态，就有产生枯干衰败的现象，人如果失去常态，就会有灾难降临。

[12]《经》曰：此处的《经》，指儒家经典《孝经》。法服：古代礼法规定的服饰。《孝经·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班固《东都赋》："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服：穿。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诸葛孔明全集》作"非先主之法服不敢服"。

君臣第二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1]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2]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3]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4]政者，正名也，事也，劝功也。[5]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6]是故君南面向阳，著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7]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8]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9]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10]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11]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12]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13]上枉下曲，上乱下逆。[14]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15]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16]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17]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具：完备。 则君臣之道具矣，《诸葛孔明全集》作“则君臣之道备矣”。

[2] 仁：古代所谓善政的标准，即仁政。义：事之宜；正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中庸》：“义者宜也。”《孟子·告子上》：“舍生而取义者也。”

[3] 礼：泛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论语·为政》：“齐之以礼。”朱熹注：“礼，谓制度品节也。”则君臣之道具矣，《诸葛孔明全集》作“则君臣之道备矣”。

[4] 谋：图谋；营求。《左传·宣公十四年》：“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

[5] 正名：辨正名称、名分。《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春秋时期，孔子提出“正名”主张，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要严格遵守应有的名分，不许违礼犯上。“正名”问题的提出，引起了名实问题亦即名称（或概念）与实际事物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事：从事的事业。劝功：勉励功业。

[6] 功名：功绩和名声；官爵。《庄子·山木》：“削迹捐势，不为功名。”

[7] 著其声响：使他的影响更为显著。见其形景：像影子一样效仿他们的领袖。景，通“影”。见其形景，《诸葛孔明全集》作“见其形影”。

[8] 教令：教化；命令。《诗经·小雅·隰桑》：“既见君子，德音孔胶。”郑玄笺：“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坚固

也。”功效：功绩。《汉书·薛宣传》：“功效卓尔，自左内史初置以来未尝有也。”形景者，《诸葛孔明全集》作“形影者”。

[9] 得中：适合儒家伦理思想。蒙：承上。

[10] 三纲：封建社会中三种主要的道德关系。《白虎通·三纲六纪》：“三纲者，何谓也？君臣、父子、夫妇也。”《礼记·乐记》：“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是提网的总绳，为纲，是居于主要或支配地位的意思。六纪：汉班固《白虎通·三纲六纪》：“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是儒家用以确定上下尊卑伦理关系的教条。

[11] 福祚：福气。

[12] 礼：泛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论语·为政》：“齐之以礼。”朱熹注：“礼，谓制度品节也。”

[13] 恩：亲爱；有情义。《诗经·豳风·鸱鸮》：“恩斯勤斯。”和：和谐；协调。《礼记·乐记》：“其声和以柔。”

[13]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上下都应品行端正。

[14] 枉：弯曲；不正。《荀子·王霸》：“辟（譬）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景（影）之枉也。”引申为行为不合正道或违法曲断。《论语·颜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曲：弯曲。与“直”相对。《礼记·经解》：“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引申为不公正，不合理。乱：紊乱；无秩序。这里是指破坏法纪。逆：叛乱。《史记·礼书》：“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上乱下逆，《诸葛孔明全集》作“上辟下逆”。

[15] 政修：政事整治严明。事举：对朝中之事的看法可以提出来。

[16]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学习的人希望遇到见解高明的好老师，做官的人希望遇到善于治国的好皇帝。

[17] 序：次第。《易·艮》："言有序。"引申为按次第区分、排列。《周礼·春官·肆师》："以岁时序共祭祀。"郑玄注："序，第次其先后大小。"爵禄：爵位俸禄。璇玑：星名。指北斗魁第四星。《楚辞·九思·怨上》："谣吟兮中懋，上察兮璇玑。"此治国之道具矣，《诸葛孔明全集》作"此治国之道备矣"。

视听第三[1]

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2]形微而不见，声细而不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3]故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4]故《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5]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6]故身之有心，若国之有君，以内和外，万物昭然。[7]观日月之形，不足以为明，闻雷霆之声，不足以为听，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8]夫五音不闻，无以别宫商，五色不见，无以别玄黄。盖闻明君者常若昼夜，昼则公事行，夜则私事兴。[9]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而不得信。[10]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11]故《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1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视听：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

[2]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看和听对于政事来说，指的是看细微之处，听细小的声音。

[3] 几：表示数量不多。

[4] 庶士：众民。庶，古代指百姓，众民。《史记·秦始皇本纪》："我事孔庶。"士，商、西周、春秋时最低级的贵族阶层。《书·多士》："用告商王士。"春秋时，士每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食田，有的以俸禄为生。《国语·周语上》："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国语·晋语四》："大夫食邑，士食田。"有的也参加农业生产。《礼记·少仪》："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春秋末年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当：对着，向着。佐：辅助。

[5]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经》云："道德高尚的人没有寻常的思想，以百姓的生活为自己思想的核心。为百姓而看，为百姓而说，为百姓而听，一己之身因百姓安宁而安宁。

[6] 昭然：清楚明白的样子。

[7]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只见日月的形状，不能被称为是目光敏锐的人，只听到雷鸣声，不能被称为耳聪的人，因此君王应以多见多听为神明智慧。

[8] 五音：亦称"五声"。指中国五声音阶中的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五音中各相邻两音间的音程，除角与徵、羽与宫（高八度的宫）之间为小三度外，其余均为大二度。五色：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古代以此五者为正色，其他为间色。《礼记·礼运》："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孔颖达疏："五色，谓青、赤、黄、白、黑，据五方也。"亦泛指各种颜色。《荀子·劝学》："目好之五色。"玄黄：黑色和黄色。《易·坤》："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后因以玄黄指天地。不足以为听，《诸葛孔明全集》作"不足以为聪"。

[9]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听说智慧超人的君主就像昼夜，公事和私事都能处理得很好。

[10] 吁嗟：忧愁感叹。

[11] 则枉者不得伸：就会使有冤屈的人不能伸冤。枉，冤屈。

[12]《书》：指《尚书》。《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

纳言第四[1]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2]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3]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4]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5]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6]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著，后世以为圣。[7]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8]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纳言：指采纳意见。

[2] 谏诤：下对上直言规劝，

[3] 诤臣：直言规劝君主的大臣。诤子：直言规劝父亲的儿子。匡救：匡正挽救。《书·太甲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

[4] 逆：倒，反。与"顺"相对。

[5] 邪臣：不正派的臣子。

[6] 危：忧惧。《战国策·西周策》："窃为君危之。"有道：旧指政治清明。《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

出。”无道：政治混乱。孙：通“逊”。差，不如。危行言孙，《诸葛孔明全集》作“危行言逊”。

[7]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商后宋国贵族。在鲁曾任相相礼（司仪）、委吏（管理粮仓）、乘田（管理畜养）一类的小官，鲁定公时任中都宰、司寇，因不满鲁国执政季桓子所为，去而周游卫、宋、陈、蔡、楚列国，都不为时君所用，归死于鲁。曾长期聚徒讲学，开私人讲学的风气，传说有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古文学家说他曾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虽未必完全可靠，但他熟悉古代经典，可能曾作过某种整理的工作。由于他弟子的活动，在他死后就形成为一个儒家学派，对后世有重要的影响。他的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政治态度上是保守的，有利于有权势者维持旧秩序的要求。通过自汉代董仲舒以来儒家的补充修正改造，他的思想经过系统化，成为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本人也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至圣先师。他的言论事迹，主要见于他弟子和再传弟子所纂辑的《论语》一书中。《史记》有《孔子世家》。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姬姓，名旦，亦称叔旦。周文王子，武王弟。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称为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成王年幼，由其摄政。管叔、蔡叔、霍叔等不服，联合武庚和东方夷族反叛。他出师东征，平定反叛，在规模分封诸侯，并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其言论见于《尚书》的《大诰》、《康诰》、《多士》、《无逸》、《立政》等篇。行成名著：意思是说功绩和声名都已取得了。

[8]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屋子漏雨虽是在下面，要修补漏房却在上面，上面漏个不停，下面就不能居住了。

察疑第五[1]

察疑之政，谓察朱紫之色，别宫商之音。[2]故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3]乱生于远，疑生于惑。[4]物有异类，形有同色。[5]白石如玉，愚者宝之；鱼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栝蒌似瓜，愚者食之。[6]故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以为疑，范蠡贡越美女，吴王不以为惑。[7]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8]故圣人不可以意说为明，必信夫卜，占其吉凶。[9]《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谋及庶人"。[10]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11]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12]故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13]故人君决狱行刑，患其不明。[14]或无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强者专辞，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见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之逆气，灾暴之患，祸乱之变。[15]惟明君治狱案刑，问其情辞，如不虚不匿，不枉不弊，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瞻其看视。[16]形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17]下瞻盗视，见怯退还，喘息却听，沈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反顾，此罪人欲自免也。[18]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19]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察：细看；详审。《孟子·梁惠王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新书·道术》：“纤微皆审谓之察。”

［2］朱紫：比喻以邪乱正或真伪混淆。《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何晏集解：“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恶其邪好而乱正色。”

［3］淫声：古称郑卫之音等俗乐曰淫声，以别于传统的雅乐。后来以淫声泛指浮靡不正派的乐调乐曲。《周礼·春官·大司乐》：“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左传·昭公元年》：“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正乐：纯正的乐声。《荀子·乐论》：“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

［4］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动乱往往产生于疏远，疑心生于迷惑。

［5］异类：指各种各样不同品类的事物。班固《西都赋》：“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

［6］栝蒌：亦称“瓜蒌”。葫芦科。多年生攀缘草本。

［7］赵高：秦大臣。本赵国人。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亲近秦始皇少子胡亥。始皇死后，与李斯篡改遗诏，逼使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胡亥为二世皇帝。任郎中令，居中用事，控制朝政，掌握大权。后杀李斯，任中丞相；不久又杀二世，立子婴为秦王。旋为子婴所杀。指鹿为马：《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以“指鹿为马”比喻有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秦王：应指秦二世。即胡亥。秦朝第二代皇帝。秦始皇少子，为李斯、赵高

拥立，称二世皇帝。公元前210—前207年在位。统治期间，继续大修阿房宫和驰道，诛戮大臣宗室，李斯亦不免，赋税徭役较秦始皇时更为繁重。不久即爆发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后为赵高逼迫自杀。范蠡：春秋末年越国大夫。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越为吴败时，随越王勾践赴吴为质三年。同越后助越王刻苦图强，灭吴国。后游齐国，称鸱夷子皮。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他认为天时、气节随着阴阳二气的矛盾而变化，国势的盛衰也不断在转化。对付敌人要随形势变化制定计策，强盛时应戒骄，衰弱时要争取有利时机，创造有利条件，使转弱为强，又认为物价贵贱的变化，由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主张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汉书·艺文志》著录《范蠡》二篇，已佚。其言论见于《国语·越语下》及《史记·货殖列传》。吴王：即夫差。春秋末年吴国君。吴王阖闾子。公元前195—前473年在位。初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打败越兵，并攻破越都，他不听伍子胥乘胜灭越之言，允越王勾践求和。继开凿邗沟，向北扩展，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大败齐兵。十四年（前482年），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与晋争霸，越王勾践乘虚攻入吴都。后越再兴兵攻灭吴国，他自杀。

［8］这两句的意思是，定计时疑虑重重不能做成大事，做事时疑虑重重就不能成功。

［9］卜：占卜。古人用火灼龟甲取兆，据以推测吉凶。后来也指用其他方法预测吉凶。《左传·桓公十一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占：卜问；预测吉凶或气象。《说文·卜部》："占，视兆问也。"《离骚》："命灵氛为余占之。"

［10］这几句的意思是说，《书》上说："三人一起占卜，必定要听从两个人一致的意见。"一旦有很大的疑问，就与普通百姓商议。

[11]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孔子说过，智慧明达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

[12]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不担忧国外的人不了解我们内部的事，只担心我们不了解外面的事；不担心属下不了解首领，是担心作为首领不了解属下的心；不担心地位低的人不了解地位高的人，只担心地位高的人不了解地位低的人。

[13]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因此有血气的男子可以为了与自己心心相映的朋友去死，女子为了喜欢自己的人而打扮，马儿为了鞭策自己的人而奔跑，神灵为了与自己灵魂相通的人而显灵。

[14] 决狱：判决案件。行刑：执行刑罚。

[15] 辜：罪。《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污辱王之军士，抵罪边境，大王赦其深辜。"蒙恕：承蒙宽宥。专辞：专擅言辞。侵怨：或直者被枉：有的人很正直却被冤曲。或屈者不伸：有的人有冤曲却不能伸冤。或屈者不伸，《诸葛孔明全集》作"屈者不伸"。此皆招天之逆气，《诸葛孔明全集》作"此皆天之逆气"。

[16] 匿：隐藏；躲避。《淮南子·说林训》："清则见物之形，弗能匿也。"《汉书·灌夫传》："（窦婴）乃匿其家。"弊：欺骗；蒙蔽。《韩非子·孤愤》："朋党比周以弊主。"瞻：向上或向前看、望。《诗经·小雅·节南山》："民具尔瞻。"《论语·子罕》："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不枉不弊，《诸葛孔明全集》作"不枉不□"。

[17] 吁嗟：叹气。

[18] 沈吟：犹疑不决。腹计：在心里算计。沈吟腹计，《诸葛孔明全集》作"沉吟腹计"。

[19] 廋：隐匿。《论语·为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治人第六[1]

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2]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3]日月之明，众下仰之，乾坤之广，万物顺之。[4]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5]故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6]故国之将兴，而伐于国，国之将衰，而伐于山。[7]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皂服小吏，小国之臣。[8]故曰，皂服无所不克，莫知其极，克食于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9]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10]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11]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12]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13]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于有余。[14]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15]《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16]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17]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18]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19]锦绣纂组，绮罗绫縠，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20]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饰也。[21]重门画兽，萧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22]《经》云："庶人之所好者，

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23]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治人：管理百姓。

[2] 风化：风俗教化。《汉书·韩延寿传》：“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治人之道，《诸葛孔明全集》作“治人之政”。

[3]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经》上说：“向百姓宣传道德思想百姓就会跟着你一起前进，向百姓宣传皇帝所喜欢的和所厌恶的，百姓就懂得哪些事情是禁止的了。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诸葛孔明全集》作“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

[4] 仰：抬头望。《论语·子罕》：“仰之弥高。”引申为敬慕。乾坤：《周易》中的两个卦，指阴阳两种对立势力。阳性的势力叫做乾，乾之象为天，阴性的势力叫做坤，坤之象为地。《易传》认为乾的作用在使万物发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乾·彖辞》）坤的作用在使万物成长，“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天”。（《易·坤·彖辞》）引申为天地、日月、男女、父母、世界等的代称。

[5] 尧：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号陶唐氏，名放勋，史称唐尧。传曾命羲和掌管时令，制定历法。咨询四岳，选舜为其继任人。对舜考核三年后，命舜摄位行政。他死后为由舜继位，史称“禅让”。一说尧到了晚年为舜所囚，其位也为舜所夺。舜：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姚姓，一作妫姓，号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相传因四岳推举，尧命他摄

政。他巡行四方，除去共工、驩兜、三苗、鲧等四人。尧去世后继位，又咨询四岳，挑选贤人，治理民事，并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一说他为禹所放逐，死于南方的苍梧。夷：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亦称“东夷”。如夏至周朝有九夷之称。亦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尚书·大禹谟》有“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旧时亦用以称外国人。贡献：进奉；进贡。《荀子·正论》：“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桀：夏代国君。名履癸。暴虐荒淫。在有仍（今山东济宁东南）会合诸侯，攻灭有缗氏（今山东金乡）。后被商汤所败，出奔南巢（今安徽巢湖市西南）死。夏朝灭亡。纣：亦称帝辛。商代最后的国君。曾征服东夷，损耗大量人力物力。又杀九侯、鄂侯、比干、梅伯等，囚周文王、箕子。重征赋税、统治暴虐。后周武王会合西南各族向商进攻，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之战，他因“前徒倒戈”，兵败自焚。商亡。诸夏：周代王室所分封的诸国。《左传·闵公元年》：“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亦指中原地区，常与偏远地区相对而言。《国语·吴语》：“昔楚灵王不君……逾诸夏而图东国。”上化：君主所施行的教化。

[6] 秽：田中多草；荒芜。《汉书·杨恽传》：“田彼南山，芜秽不治。”

[7] 伐：讨伐；攻打。《书·武成》：“武王伐殷。”

[8] 明君：贤明的君主。　患：忧虑；厌恶。《论语·学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左传·宣公二年》：“宣子骤谏，公患之。”皂服之吏：皂为黑色，指穿黑衣的卫士。后世亦作为衙门差役的称谓。务知从之所患皂服小吏，《诸葛孔明全集》作“务知人之所患皂服之吏”。

[9] 克：好胜；忌刻。《论语·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左传·僖公九年》：“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极：达到最大限度；穷尽。《诗经·大雅·崧高》：“骏极

于天。”《淮南子·原道训》：“然而大不可极，深不可测。”饥乏之变：因饥饿困乏而突然发生的非常事件。乱逆：造反叛乱。

[10] 劝农业：鼓励耕作。薄赋敛：减轻税收和以其他名目征收的费用。

[11] 不亦宜乎：难道不是应当的吗？

[12] 这几句话出自《论语·季氏》，意思是说那些诸侯大夫一类人，不怕贫困而怕不安定。

[13] 唐：古国名。1. 相传为祁姓，尧的后裔。在今山西翼城西，为周成王所灭，后为共其弟叔虞的封地。2. 姬姓，在今湖北随州西北唐县镇，公元前505年灭于楚。3. 西周时北方部族所建。在今山西太原西南，即北唐。虞：传说中远古部落名，即有虞氏。居于蒲阪（今山西永济市西蒲州镇）。舜为其领袖。豫：通“预”。事先有所准备。《荀子·大略》：“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凶年：荒年。《孟子·梁惠王下》：“凶年饥岁。”去就：离开和归来。这里是偏义词。偏重于“去”的意思。以豫凶年，《诸葛孔明全集》作“以备凶年”。

[14] 五霸：一作“五伯”。春秋时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一说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一说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一说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吴王夫差。不足者奉于有余：《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意思是说，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的，用来弥补不足的。社会的规则却不是这样，总是减少已经不足的，用来供奉已经有余的。

[15] 末作：犹“末业”。《管子·治国》：“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民如浮云，手足不安：指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

[16] 理：治玉。《韩非子·和氏》：“王乃使玉人理其璞。”引

申为整治、治平。《汉书·循吏传序》："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政治：政务管理得当，天下太平。治，有秩序，安定。与"乱"相对。《孟子·滕文公下》："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17］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君。名杵臼。齐庄公异母弟。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大夫崔杼杀庄公后，立他为君。在位时好治宫室，厚赋重敛，庶民的生产物被剥夺三分之二，并垄断工商业，抽取重税。同时刑罚残酷，多人被处刖足之刑，致使民人逃离公室，归于田氏。病民下奢侈：担心百姓形成生活不节俭的不良风气。病，担忧；患苦。《礼记·乐记》："病不得其众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人。"遂：成功，顺利。《礼记·月令》："［仲秋之月］百事乃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长卿久宦不遂，而来过我。"礼制：礼仪制度。病民下奢侈，《诸葛孔明全集》作"病民不奢侈"。

［18］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周朝初期和秦国刚刚兴盛的时候，不要那些外表浮华的东西而采取务实的态度来治理国家，对鼓励百姓很有好处。文，文华；辞采。与"质"相对。《文心雕龙·原道》："逮及商周，文胜其质。"质，质朴。《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夫强乎武哉，文不胜其质。"

［19］庶人：春秋时期的农业劳动者。《左传·襄公九年》："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管子·君臣》："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泛指无官爵的平民、百姓。《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国语·周》："庶人工商，各守其业。"

［20］锦绣：精美鲜艳的丝织品，比喻美丽或美好。纂组：五彩的绦带和丝织的绶带。绮罗：花纹美丽的丝织品。绫縠：比缎子薄的丝织品和有绉纹的纱。衣帛：穿丝绸。帛，丝织物的总称。《左传·闵公二年》："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21] 雕文：用有文采的绘画来装饰。刻镂：雕刻。伎作：技巧高超的制作工艺。伎，同“技”。技巧，技艺。《书·秦誓》：“无他伎。”辎軿：古代有帷盖的大车。袍：长衣服的通称。裘：皮衣。《论语·乡党》：“缁衣羔裘。”索：襗：亵衣，即贴身的衣裤。《周礼·天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诗经·秦风·无衣》：“与子周泽。”郑玄笺“泽”作“襗”，云：“襗，亵衣，近污垢。”

[22] 重门：一道道院门。画兽：指在大门的铜环上刻成或铸成兽头形的铺首衔着，故称“兽环”。萧墙：门屏。《论语·季氏》：“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仞：古代长度单位。据陶方琦《说文仞字八尺考》谓周制为八尺，汉制为七尺，东汉末则为五尺六寸。《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冢墓：隆起的坟墓。高尚：指浪费金钱。尚，超过。《论语·里仁》：“好仁者无以尚之。”

[23] 四时之气：指四季的本质特征。气，通常指一种极细微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论衡·自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储其后，《诸葛孔明全集》作“以备其后”。

举措第七[1]

举措之政，谓举直措诸枉也。[2]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3]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4]故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5]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6]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弟，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

道；或有忠质于君，明党相谗。[7]尧举逸人，汤招有莘，周公采贱，皆得其人，以致太平。[8]故人君县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纁以聘幽隐，天下归心，而不仁者远矣。[9]夫所用者非所养，所养者非所用，贫陋为下，财色为上，谗邪得志，忠直远放，玄纁不行，焉得贤辅哉？[10]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11]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12]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犹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财为妇。[13]故女慕财聘而达其贞，士慕玄纁而达其名，以礼聘士，而其国乃宁矣。[1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举措：措施。《荀子·荣辱》："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史记·秦始皇本纪》："举措必当，莫不如画。"

［2］举直措诸枉：本是《论语》的语句，意思是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使他们的地位在邪恶的人之上。举，推荐；选拔。《史记·殷本纪》："是时，说（傅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举以为相，殷国大治。"直，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意谓公正、正直、正派。相传皋陶提出"直而温"（《尚书·皋陶谟》），列为"九德"之一。孔子把"直"视作内心所具有的道德意识："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老子认为正直并非无所顾忌，强调凡事适可而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五十八章》）。韩非释为公正地执法："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韩非子·解老》）措，废置；搁置。《淮南

子·说山训》："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诸，犹"于"。《礼记·祭义》："孝弟发诸朝廷，行乎道路。"枉，弯曲；不正。《荀子·王霸》："辟（譬）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景（影）之枉也。"引申为行为不合正道或违法曲断。《论语·颜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又《微子》："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3］治国：治理国家。治身：从事自我道德修养的工作。养神：调养精神。举贤：提拔贤能的人。

［4］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国家需要人才来辅佐，就像屋子要有柱子支撑一样，柱子不能太细，人才的能力不能太弱，柱子细了对房子有害，人才的能力弱了国家就会灭亡。

［5］其国乃安：那个国家才能安宁。

［6］直士：正直的人。幽林：隐微的山林。众下：多数的百姓。

［7］选举：选择举用贤能。《淮南子·兵略》："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隐处：归隐的地方。怀宝迷邦：怀藏其才德而不出来为国效力。《论语·阳货》："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宝，指才德。孝弟：亦称"孝悌"。儒家伦理思想。《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朱熹注："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质：实；诚信。《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子贡以其质告。"《左传·昭公十六年》："楚子闻蛮氏之乱也，与蛮子之无质也，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杜预注："质，信也。"或有忠贤孝弟，《诸葛孔明全集》作"或有忠贤孝义"。或有忠质于君，《诸葛孔明全集》作"或有忠直于君"。

［8］逸人：隐遁的人。汤：又称武汤、武王、天乙、成汤，或称成唐。甲骨文称唐、大乙，又称高祖乙。商朝的建立者。建都于亳（今山东曹县南）。原为商族领袖，与有莘氏通婚，任用伊尹

执政，积聚力量，准备灭夏。陆续攻灭邻近的葛国（今河南宁陵北），夏的联盟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河南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许昌东）等国，经十一次出征，成为当时强国。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有莘：古国名。商汤娶有莘氏之女，即其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孟子·万章上》："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皆即此地。故址在今河南开封县旧陈留县东。一说在今山东曹县北。周公：姬旦，周文王子，辅佐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武王卒，成王幼，周公摄政，消灭叛乱，制订制度，于周有大功焉。采贱：从下层选拔人才。

[9] 县赏：出具赏格，招人应征。《盐铁论·除狭》："悬赏以待功，序爵以俟贤。"设位以待士：设置官位来招纳贤才。旷：空缺。《孟子·离娄上》："旷安宅而弗居。"庶官：百姓和官员。辟：打开。《左传·宣公二年》："寝门辟矣。"四门：四方之门。《书·尧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治务：治国的政务。玄纁：纁，浅红色。玄和纁两种染料，古代用以染制祭服。《周礼·天官·染人》："凡染，春暴练，夏纁玄。"郑玄注："玄纁者，天地之色，以为祭服。"引申为用作仪物的币帛的代辞。聘：聘请；延请。《孟子·万章上》："汤使人以币聘之。"幽隐：隐居的地方。归心：诚心归附。故人君县赏以待功，《诸葛孔明全集》作"故人君悬赏以待功"。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纁以聘幽隐，《诸葛孔明全集》作"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纁以聘幽隐"。

[10] 谗邪：说别人坏话的邪恶之人。得志：犹言得意，达到目的。有贬义。贾谊《吊屈原文》："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忠直远放：忠心耿耿的臣子被流放到偏远地方。

[11]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如果国家危急而不治理，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这是缺少人才的过错呀。

[12]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失去人才国家而不危急，得到人才而国家却动荡不安，这是从没有过的事呀。

[13]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为了亲友而安排官职的国家就会混乱，为符合官位的要求而选取合适的人才这个国家才能治理得好，因此礼遇人才就像嫁女儿娶儿媳一样，没有即将出嫁的女儿带着财产去做人家媳妇的。

[14] 达：发表；传告。贞：特指女子不失身于人。

考黜第八[1]

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2]明主在上，心昭于天，察知善恶，广及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下及庶人，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众贤雨集，此所以劝善黜恶，陈之休咎。[3]故考黜之政，务知人之所苦。[4]其苦有五。[5]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于官，外采于民，此所苦一也；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徵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专其价数，民失其职，此所苦五也。[6]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无此五者，不可不迁。[7]故《书》云："三载考绩，黜陟幽明。"[8]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考：查核；考试。《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黜：贬斥；废除。《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国语·晋语一》："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

[2] 迁：古时调动官职叫"迁"，一般指升职。《汉书·主父偃传》："偃数上疏言事，迁谒者、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

[3] 昭：光。《诗经·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明良上下：指国君圣明，大臣贤良，上下一心。休咎：吉凶。《书·洪范》："有休征、咎征，即吉兆、凶兆。"《汉书·刘向传》："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

[4] 苦：忧苦。古乐府《孤儿行》："孤儿遇生，命当独苦。"

[5] 这句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忧苦有五种。

[6] 戈：古代兵器。青铜制。横刃，安装长柄及镦，持之可以横击，钩援。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又有石戈、玉戈，多为礼仪用具或明器。治生：谋生计。《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侵：侵蚀。这里指在任上贪污受贿。采：搜集。《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这里指对百姓的盘剥。辜：罪。《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污辱王之军士，抵罪边境，大王赦其深辜。"告诉：亦称"告"、"告状"。中国古代指向有审判权的官署提起诉讼。掠却亡命：掳掠进攻别人的不顾性命、犯法作恶的人。其枉不常：那种邪恶不守伦理纲常的行为。数易守宰：多次改换所任官职。数，屡次；频繁。《史记·伍子胥列传》："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易，更改；改变。《汉书·贾谊传》："易服色制度。"守宰，地方官吏的泛称。兼佐为政：从事政务时同时兼任几分差事。兼，本义为一手执两禾，引申为同时进行

几桩事情或占有几样东西。《孟子·告子上》：“二者不可得兼。”《战国策·秦策二》：“子待伤虎而刺之，则是一举而兼两虎也。”佐，副职。阿私所亲：偏袒自己的亲友。阿私，偏私。《庄子·天地》：“吾谓鲁君曰：‘必服恭俭，拔出公忠之属，而无阿私，民孰敢不辑？’”枉克：冤屈苛责。逼切为行：强索责备成为一惯的行为标准。偏颇：不公正；有偏向。《书·洪范》：“无偏无颇。”王符《潜夫论·交际》：“内偏颇于妻子，外僭惑于知友。”傍：依榜；临近。课：国家规定数额征收赋税。又指赋税。夤缘：攀附他物上升。比喻攀附权要，以求仕进。征发：政府向民间征调人力或物资。《史记·平准书》：“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裁量：削减清点。专其价数：独占了买卖的利润。职：赋税；贡品。《周礼·夏官·大司马》：“施贡分职。”郑玄注：“职，谓赋税也。”《淮南子·原道训》：“四夷纳职。”高诱注：“职，贡也。”或有纵罪恶之吏，《诸葛孔明全集》作“或有妄罪恶之吏”。

[7] 这几句的意思是，凡是以上五种事情，都是危害百姓的事，有这样的事，不能不废除，没有这五件事，不能不升职。

[8] 考绩：犹考成。考核官吏的政绩。《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春秋繁露·考功名》：“考绩之法，考其所职也。”后亦指考核一般工作人员的成绩。黜陟：亦作“绌陟”。指官吏的进退升降。《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幽明：指善恶或智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孔传：“九岁则能否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升进其明者。”

治军第九

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1]是以有文事必

有武备，故含血之蠹，必有爪牙之用，喜则其戏，怒则相害；人无爪牙，故设兵革之器，以自辅卫。[2]故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在于所任之将也。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3]故治国以文为政，治军以武为计；治国不可以不从外，治军不可以不从内。[4]内谓诸夏，外谓戎、狄。[5]戎、狄之人，难以理化，易以威服，礼有所任，威有所施。[6]是以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唐尧战于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讨有扈，自五帝三王至圣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7]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8]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然后乃可出军任将，张禽敌之势，此为军之大略也。[9]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先定其计，然后乃行。[10]其令若漂水暴流，其获若鹰隼之击物，静若弓弩之张，动如机关之发，所向者破，而勍敌自灭。[11]将无思虑，士无气势，不齐其心，而专其谋，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矣。[12]非仇不怨，非敌不战。[13]工非鲁般之目，无以见其工巧；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运。[14]夫计谋欲密，攻敌欲疾，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散，此用兵之势也。[15]故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惧。[16]是以智者先胜而后求战，暗者先战而后求胜；胜者随道而修途，败者斜行而失路；此顺逆之计也。[17]将服其威，士专其力，势不虚动，运如圆石，从高

坠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无敌于前，无敌于后，此用兵之势也。[18]故军以奇计为谋，以绝智为主，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能存能亡，疾如风雨，舒如江海，不动如泰山，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地，充实如天，不竭如江河，终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时，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穷。[19]故军以粮食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20]故国困于贵卖，贫于远输，攻不可再，战不可三，量力而用，用多则费。[21]罢去无益，则国可宁也，罢去无能，则国可利也。[22]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23]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24]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坚甲锐兵，不足以为强。[25]敌欲固守，攻其无备；敌欲兴阵，出其不意；我往敌来，谨设所居；我起敌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敌，先击其实。[26]不知守地，不知战日，可备者众，则专备者寡。[27]以虑相备，强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后相赴，左右相趋，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28]故胜者全威，谋之于身，知地形势，不可豫言。[29]议之知其得失，诈之知其安危，计之知其多寡，形之知其生死，虑之知其苦乐，谋之知其善备。[30]故兵从生击死，避实击虚，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道上之战，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31]夫军成于用势，败于谋漏，饥于远输，渴于躬井，劳于烦扰，佚于安静，疑于不战，惑于见利，退于刑罚，进于赏赐，弱于见逼，强于用势，困于见围，惧于先至，惊于夜呼，乱于闇昧，迷于失

道，穷于绝地，失于暴卒，得于豫计。[32]故立旌旗以视其目，击金鼓以鸣其耳，设斧钺以齐其心，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赐以劝其功，行诛伐以防其伪。[33]昼战不相闻，旌旗为之举，夜战不相见，火鼓为之起，教令有不从，斧钺为之使。[34]不知九地之便，则不知九变之道。[35]天之阴阳，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获处其功。[36]知其士乃知其敌，不知其士，则不知其敌，不知其敌，每战必殆，故军之所击，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37]五间之道，军中所亲，将之所厚，非圣智不能用，非仁贤不能使。[38]五间得其情，则民可用，国可长保。[39]故兵求生则备，不得已则斗，静以理安，动以理威，无恃敌之不至，恃吾之不可击。[40]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实待虚，以生待死，以众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来。[41]整整之旌，堂堂之鼓，当顺其前，而覆其后，固其险阻，而营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军之道全矣。[4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诛暴讨逆：讨伐暴乱和叛逆。社稷：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白虎通·社稷》："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旧时用作国家的代称。《礼记·曲礼下》："国君死社稷。"又《檀弓下》："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2］含血之蠹：毒害人的蛀虫。这里比喻国家的败类。爪牙：

鸟兽的爪和牙。《荀子·劝学》："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此处是比喻供驱使而帮助作恶的人。故含血之蠹，《诸葛孔明全集》作"故含血之虫"。

[3] 这几句的意思是，因此国家凭借军队作为辅佐的力量，皇帝以大臣为辅佐的人，辅助的力量强大国家就安宁，辅助的力量弱小国家就危急，这一切都在于国家所任命的将领是否强悍。

[4] 这几句的意思是，不是保卫百姓的将领，就不是国家的辅臣，也就不是军中的主帅。

[5] 诸夏：周代王室所分封的各国国君。《左传·闵公元年》："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亦指中原地区，常与偏远地区相对而言。《国语·吴语》："昔楚灵王不君……逾诸夏而图东国。"戎：旧时，"戎"或"西戎"是中原人对西北各族的泛称之一。有时也泛称东方、南方的一些族，如徐戎、蛮戎。狄：秦汉以后，"狄"或"北狄"曾是中原人对北方各族的泛称之一。

[6] 难以理化：很难用礼义用教育感化，也难以治理。礼有所任：礼义有它对异族担任教化的责任的一面。难以理化，《诸葛孔明全集》作"难以礼化"。

[7] 涿鹿：即涿鹿山。"涿"一作"浊"。在今河北涿鹿（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南部、桑干河流域）东南。相传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即此。有苗：即三苗。古族名。亦称有苗或苗民。《史记·五帝本纪》载其地在江、淮、荆州（今河南南部至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一带）。传说舜时被迁到三危（今甘肃敦煌一带）。有扈：古国名。夏帝启与战于甘，灭之。其子孙以国为姓，扈氏即其后。故址在今陕西户县北。五帝：相传古代有五帝，其说不一。1. 伏羲（太皋）、神农（炎帝）、黄帝、尧、舜。见《易·系辞下》。2.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见《世本·五帝谱》、《大戴礼·五帝德》、《史记·五帝纪》。3. 少昊、颛顼（高阳）、高辛、尧、舜。见《帝王世纪》。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一说夏禹、商汤和周代文王武王。《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圣之主：非常圣明的君主。

[8]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因此用兵的道理在于先定下计谋，然后再实行具体的实践。

[9] 审：详知；明悉。《淮南子·说山训》："万事由此所先后上下，不可不审。"引申为详尽细密之意。《中庸》："博学之，审问之。"兵革：革，用皮革制的甲。兵革是兵器衣甲的总称。《孟子·公孙丑下》："兵革非不坚利也。"引申为战争。张禽敌之势：使消灭敌人的力量更加强大。张，使强大。《左传·昭公十四年》："臣欲张公室也。"杜预注："张，强也。"禽，通"擒"，捉。《战国策·燕策》："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大略：远大的谋略。《汉书·武帝纪赞》："雄才大略。"张禽敌之势，《诸葛孔明全集》作"张擒敌之势"。

[10] 司命：神名，《礼·祭法》称宫中所祀小神有司命，《风俗通义·祀典》称民间所祀小神有司命。转为和生命有关的事物。《管子·国蓄》："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利器：比喻英明杰出的人才。

[11] 鹰隼：两种鸟类的合称。鹰，猛禽。亦称苍鹰，嘴钩而锐，脚上有长毛，四趾具钩爪，翼大善飞。性凶猛，肉食。《诗经·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隼，鸟纲，隼科种类的通称。中国有小隼、游隼、燕隼、红脚隼等。击物：杀别的动物。弓弩：两种武器的合称。弓，射箭或打弹的器具。弩，用机栝发箭的弓。《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齐军万弩俱发。"张：本义为弓上弦。与"驰"相对。《诗经·小雅·吉日》："既张我弓。"引申为开弓。机关：机械发动的部分。也指某种有自动装置的器械或设备。勍敌：强有力的敌人。

[12] 这几句的意思是，倘若将领不动脑筋，士兵没有战斗的士气，上下人等的心也不齐，单靠一人的计谋，即使有百万大军，

敌人也不会畏惧的。

［13］仇：仇敌。

［14］鲁般：即鲁班。中国古代建筑工匠。相传姓公输，名般，亦班、盘，或称公输子、班输，春秋时鲁国人，故通称鲁班或鲁盘。曾创造攻城的云梯和磨粉的硙。相传曾发明多种木作工具。被后世建筑工匠、木匠尊为“祖师”。计运：计谋的运用。

［15］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计谋越详尽合理，攻打敌人的气势越强劲，像鹰隼捕捉猎物一样，像河水冲破大堤一样，那么军队不用费力敌人就会败退，这是用兵打仗的气势。

［16］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因此善于作战的人不发怒，善于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人不惧怕敌人。

［17］暗：愚昧不明。顺：趋向同一个方向，同“逆”相反。逆：倒，反。与“顺”相反。此顺逆之计也，《诸葛孔明全集》作“此逆顺之计也”。

［18］势不虚动：对敌人的攻势不轻易发动。无敌于前，无敌于后：指在气势上将敌人震慑住了，因此敌人不敢接近。

［19］泰山：山名。在山东省中部。古称东岳，为五岳之一。也叫岱宗、岱山、岱岳、泰岱。主峰玉皇顶在泰安县北。古代帝王常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三光：指日、月、星。《白虎通·封公侯》：“天有三光，日、月、星。”五行：水、火、木、金、土，古代称构成各种物质的五种元素。《书·洪范》：“初一曰五行。”又“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奇正：古代兵法的术语，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其内容根据战阵具体情况而不同。《孙子·势》：“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又：“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王皙注：“奇正者，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也。临敌运变，循环不穷，穷则败也。”穷：极、尽。《楚辞·九歌·云中君》：“横四海兮焉穷？”难测如阴阳，《诸葛孔明全集》作“难知如阴阳”。

［20］委积为备：将国库中的储蓄作为防备。委积，古代以国用的余财储蓄备荒，叫“委积”。《周礼·地官·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郑玄注：“委积者，廪人仓人计九谷之数，足国用，以其余共之，所谓余法，用也……少曰委，多曰积。”

［21］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因此，国家因大量购买贵重物品而困乏，因远途运输而贫困，战争不能接二连三的进行，要量力而行，战争费用不宜太多。

［22］罢：免去；解除。

［23］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善于进攻的人不让敌人发现自己守卫的军事重地在哪儿，善于守卫领土的人不让敌人发现自己要向哪里进攻。

［24］城郭：旧时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25］池：城池，指护城河。《礼记·礼运》：“城郭沟池以为固。”

［26］兴阵：发动战争。量其合敌，先击其实：大意是指估量敌人的主力军在哪儿，首先应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27］这几句的意思是说，不知应该守卫哪最重要，也不知道哪一天作战最恰当，即使备战的人数很多，而专门针对敌人要害部分的人也就太少了。意思是指没有必胜的把握。

［28］以虑相备：用谋略来预先筹划战争的部署。趋：奔赴；归附。《荀子·议兵》：“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常山：本名恒山，汉避文帝刘恒讳、宋避真宗赵恒讳改。为五岳中的北岳。在今河北曲阳西北。

［29］全威：保全自己军队的威严。谋之于身：从自身的条件出发来设计谋略。豫言：事未至而先言。同“预言”。

［30］议之：讨论军情。诈之：在战场上用骗术欺骗敌人。形

之：观察地形。

［31］从生击死：自己的军队求生而置敌人于死地。避实击虚：避开敌人的劲旅，去攻击敌人疏于防范的地方。实，坚实。《孙子·虚实》："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虚，空。与"实"相对。仰：依靠。逆：倒，反。与"顺"相对。不逆其孤：大约是不孤军奋战之意。兵之利：这是指有利于作战的那些条件。利，有利，方便。《韩非子·问田》："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

［32］用势：利用有利于己方的形势。谋漏：计谋上的漏洞。躬井：亲自去挖井。佚：过失。《书·盘庚上》："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孔传："佚，失也。"穷于绝地：在交通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容易陷入困窘的处境。绝地，阻隔不通的绝远之地。《孙子·九地》："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暴卒：凶残的士兵。《艺文类聚·卫尉箴》："阙为城卫，以待暴卒。"豫计：事先安排好的计策。

［33］斧钺：古代军法用以杀人的斧子。《国语·鲁语上》："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昭注："兵，谓臣有大逆，则被甲聚兵而诛之。"又："斧钺，军戮。"亦泛指刑戮。《汉书·苏武传》："斧钺汤镬。"教令：有关作战、训练和武器使用的近似条令和带试验性的原则规定。一般分为战斗行动组织与实施教令、战斗勤务和战斗保障教令、演习和实弹射击教令。劝：提倡；勉励。《左传·成公十四年》："惩恶而劝善。"《论语·为政》："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诛伐：杀人的刑罚。伪：作伪；虚假。与"真"相对。《书·周官》："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

［34］这几句的意思是说，白天作战听不到号令，举起战旗来宣布号令，晚上作战看不到军旗，用火把和战鼓来指挥军队，如果有的士兵不听从命令，就用刑罚来惩罚他。

［35］九地：用兵之九种地势。《孙子·九地》："用兵之

法……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九变：篇名。《管子》有《九变篇》，论述人民愿意“守战至死”的九种原因。《孙子》也有《九变篇》，论述将领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

[36]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了解天的变化规律和地上万物的名称和形状以及它们的特点，再对人的思想性格深入研究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有了这三方面的知识，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37] 殆：危险；不安。《孙子·谋攻》：“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

[38] 五间之道：战时用以侦察敌情和反敌谍的五种方法，《孙子·用间》：“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圣智：圣明智慧的人。仁贤：仁慈贤德的人。

[39]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通过五种侦察敌情和反敌谍的方法获得重要的军情，就可以使百姓万众一心，争先为国出力，国家就可以永远安宁。

[40] 备：防备；预备；准备。《左传·成公十六年》：“申宫儆备，设守而后行。”《书·说命中》：“有备无患。”理：道理；法则。《易·系辞上》：“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礼·仲尼燕居》：“礼也者，理也。”《疏》：“理，谓道理，言礼者使万物合于道理也。”无恃：没有依靠。

[41] 以实待虚：以我方的充足军事力量来对付敌人军力的空虚，乘此机会使可出击取胜。伏：藏匿；埋伏。《左传·庄公十年》：“惧有伏焉。”

[42] 整整之旌：严整的军旗。堂堂之鼓：气势宏大的战鼓声。顺：沿，循。覆：遮盖；掩蔽。《汉书·京房传》："此上大夫覆得而上意疑也。"营其表：修整军队的军貌。委之以利：用利益来打动人，将任务托付给人。柔之以害：安抚他们那些处于不利环境中的人。此治军之道全矣，《诸葛孔明全集》作"此治军之道备矣"。

赏罚第十

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1]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2]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3]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谗之败。[4]夫将专持生杀之威，必生可杀，必杀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此国之五危也。[5]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6]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7]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8]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9]赏罚不曲，则人死服。[10]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11]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12]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13]赏赐不避怨雠，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14]《书》云：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之谓也。[15]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政：政治；政事。《孟子·梁惠王上》："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亦指政令；政策。《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2］兴功：建立功业。禁奸：制止邪恶诈伪的行为。

［3］施：加，给予。《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庄子·大宗师》："利泽施乎万世。"加：施及。《吕氏春秋·孝行》："光耀加于百姓。"

［4］楚王：指楚怀王熊槐，战国时楚国君。公元前328—前299年在位。政治腐败，剥削严重，排斥主张改革的官吏。先后败于秦，失去汉中（今陕西湖北之间地）等地。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入秦被扣留，后死于秦国。在位期间，曾乘越内乱，攻灭越国，设郡江东。

［5］专持生杀之威：掌管生杀大权，独断专行。详：公平。《汉书·食货志下》："刑戮将甚不详。"教令不常：上级不能经常对下级进行教育，也不能时常宣布各种命令以警戒人心。五危：五种危害。赏罚不明，《诸葛孔明全集》作"罚赏不明"。

［6］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如果当赏不赏，当罚不罚，上级的指示和命令就没有人听从。

［7］政教：刑赏和教化。《礼记·王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郑玄注："教谓礼义，政谓刑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内修政教，外应诸侯。"

［8］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如果大量的邪恶奸诈的行为不能被

禁止，那么政权便不能长久巩固下去；如果士兵们都逃亡了，军队的人数便会减少，缺少威武的气势，遇到敌人便不能奋勇向前；对下级不鼓励他们立功，上级便没有强大的辅助力量；上级的命令没有人听从，便会大乱，无法管理；许多人都不能一心一意地为国家效力，那么，这个国家便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了。

［9］理狱：审理案件。

［10］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赏罚公正，就会让人至死都信服主帅。

［11］厩：马房。《孟子·梁惠王上》："厩有肥马。"

［12］募：募集；招募。令：出令；召。《诗经·齐风·东方未明》："倒之颠之，自公令之。"诛：惩罚；讨伐。《周礼·夏官·大司马》："大役，与虑事，属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赏诛。"《韩非子·难三》："今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亲附：亲近依附。诛罚不避亲戚，《诸葛孔明全集》作"诛罚不避亲疏"。

［13］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如果赏罚不分明，不公正，就会出现忠臣无罪而冤死，奸臣没有半点功劳却青云直上的现象。

［14］怨雠：互相怨恨的仇家。齐桓：即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君，姜姓，名小白。襄公弟。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襄公被杀后，从莒（今山东莒县）回国取得政权，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国力富强。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助燕国打败北戎；营救邢卫两国，制止戎狄进攻中原；联合中原诸侯进攻蔡楚，与楚国会盟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北）；并安定东周王室的内乱，多次大会诸侯，订立盟约，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管仲：即管敬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颍上（颍水之滨）人。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在齐进行改革，从此国力大振。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使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言论见《国语·齐语》。《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有《管子》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为后人依托之作。周公：西周初

年政治家。姬姓，名旦，亦称叔旦。周文王子，武王弟。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称为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成王年幼，由其摄政。管叔、蔡叔、霍叔等不服，联合武庚和东方夷族反叛。他出师东征，平定反叛，大规模分封诸侯，并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其言论见于《尚书》的《大诰》、《康诰》、《多士》、《无逸》、《立政》等篇。

[15]《书》：指《尚书》，亦称《书经》。《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本书是儒家经典之一。“尚”即“上”，上代以来之书，故名。中国上古书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事实上有些篇如《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二十八篇，即《今文尚书》。另有相传汉武帝时在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两种。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尚书》中保存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注本有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党：朋党。《左传·僖公十年》：“遂杀祁举及七舆大夫……皆之党也。”亦指结党。《左传·文公六年》：“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王道：“霸道”的对称。国君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的统治方法。《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失兴，更为霸主……是以孔子明王道。”儒家起先提倡王道，反对霸道，后一般主张王霸并用，但在不同的条件下有所侧重。荡荡：广大貌；空旷广远貌。《论语·泰伯》：“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荡荡，广远之称。”《汉书·郊祀志下》：“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影，终不可

得。”谓：称为；叫做。《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书云，《诸葛孔明全集》作“故书云”。

喜怒第十一

喜怒之政，谓喜不应喜无喜之事，怒不应怒无怒之物，喜怒之间，必明其类。[1]怒不犯无罪之人，喜不从可戮之士，喜怒之际，不可不详。[2]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3]行其私而废其功，将不可发私怒，而兴战必用众心，苟合以私忿而合战，则用众必败。[4]怒不可以复悦，喜不可以复怒，故以文为先，以武为后，先胜则必后负，先怒则必后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5]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6]可忿之事，然后加之威武，威武加则刑罚施，刑罚施则众奸塞。[7]不加威武，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众恶不理，其国亡。[8]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必明其类：一定要分清它的类别。

［2］可戮之士：该杀的人。详：审慎。《书·蔡仲之命》：“详乃视听。”

［3］妄：胡乱；越轨。《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彼好专利而妄。”杜预注：“妄，不法。”

［4］兴战：发动战争。苟合：无原则地附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私忿：一己之怨恨。行

其私而废其功，《诸葛孔明全集》作“行其私而废其公”。苟合以私忿而合战，《诸葛孔明全集》作“苟或以私忿而合战”。

[5] 先胜则后负：这里意思是说如果先发制人，占了上风，不一定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6]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因此，君子有威严但不凶猛，有怨恨但可以克制自己不发作，有忧虑但不惧怕，心中高兴但不会喜形于色。

[7] 刑罚施则众奸塞：对于众多的奸诈邪恶的人施以刑罚就能弥补他们所带来的危害。塞，弥补。《汉书·于定国传》：“将欲何施，以塞此咎？”

[8] 中：正着目标。

治乱第十二[1]

治乱之政，谓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也。[2]夫绵绵不绝，必有乱结，纤纤不伐，必成妖孽。[3]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4]夫三军之乱，纷纷扰扰，各惟其理。[5]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身，后理人。[6]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7]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治乱：治理整顿混乱的局面。

［2］省官并职：减少官员的数量并将各类官员所管理的事务合并于少量官员处理。　去文就质：除去外在的辞采而归于质朴。

［3］绵绵不绝：微小的问题不停地出现。乱结：紊乱而难以调解。纤纤不伐：对细微的问题不能及时加以解决。妖孽：比喻邪恶的事或人。《汉郊祀歌·西颢》："奸伪不萌，妖孽伏息。"

［4］三纲：封建社会中三种主要的道德关系。《白虎通·三纲六纪》："三纲者何谓也？君臣、父子、夫妇也。"《礼记·乐记》："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是提网的总绳，为纲，是居于主要或支配地位的意思。六纪：汉班固《白虎通·三纲六纪》："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是儒家用以确定上下尊卑伦理关系的教条。

［5］圆不失规，方不失矩：用校正圆形的工具来规范圆的范围大小，用曲尺（即画直角或方形的用具）来规范方形的范围大小。这时引申为用法令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本不失末：在抓根本的大问题之时也不忘抓那些小问题。本，事物的根源或根基。《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末，非根本的、不重要的事物。

［6］各惟其理：各自由各自的规律来决定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7］纲纪：法制；伦常。《书·五子之歌》："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礼记·乐记》："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政治：政务得到有效地治理。纲：事物的总要。纪：道；人伦。《吕氏春秋·孟春纪》："无乱人之纪。"高诱注："纪，道也。"《礼记·乐记》："故乐者……中和之纪，人情

之所不能免也。”张：伸展；扩大；放开。《老子》：“将欲翕之，必故张之。”伸：同“申”。陈述；表白。

教令第十三[1]

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2]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3]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4]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5]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6]故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7]先习士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曰，使目习其旌旗指麾之变，纵横之术；二曰，使耳习闻金鼓之声，动静行止；三曰，使心习刑罚之严，爵赏之利；四曰，使手习五兵之便，斗战之备；五曰，使足习周旋走趋之列，进退之宜，故号为五教。[8]教令军阵，各有其道。[9]左教青龙，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后教玄武，中央轩辕，大将军之所处，左矛右戟，前盾后弩，中央旗鼓。[10]旗动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挥，五阵乃理。[11]正阵之法，旗鼓为之主：一鼓，举其青旗，则为直陈；二鼓，举其赤旗，则为锐陈；三鼓，举其黄旗，则为方陈；四鼓，举其白旗，则为圆陈；五鼓，举其黑旗，则为曲陈。[12]直陈者，木陈也；锐陈者，火陈也；方陈者，土陈也；圆陈者，金陈也；曲陈者，水陈也。[13]此五行之陈，辗转相生，冲对相胜，相生为救，相胜为战，相生为助，相胜为敌。[14]凡结五陈之法，五五相保，五人为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枝，五枝为一火，五火为一撞，五撞为一军，则军士具矣。[15]夫兵利之所便，务知节度。[16]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

壮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粮牧，智者为谋主。[17]乡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习陈，三鼓起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18]闻鼓听金，然后举旗，出兵以次第，一鸣鼓三通，旌旗发扬，举兵先攻者赏，却退者斩，此教令也。[19]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教令：教化；命令。《诗经·小雅·隰桑》："既见君子，德音孔胶。"郑玄笺："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坚固也。"

［2］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政务中的教化命令，是上级对下级的教令。

［3］瞻：向上或向前看、望。《诗经·小雅·节南山》："民具尔瞻。"《论语·子罕》："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4］释己教人：对自己放松要求却用法令去教育别人。释，放下；释放。《穀梁传·昭公二十九年》："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国语·晋语一》："君其释申生也。"逆政：众人所不能服从的政令。正己教人：严格要求自己，同时用法令去教育别人。正，正直；纯正；正当。《孟子·离娄上》："义，人之正路也。"引申为是正，纠正。《论语·学而》："就有道而正焉。"顺政：和协的政治。顺，调和；和协。

［5］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因此作为君主的人应首先严格要求自己，才能使自己的命令得以贯彻执行。

［6］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自身不严格要求自己，品行有问题，命令就得不到贯彻执行，命令得不到贯彻执行就会产生动乱。

[7] 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如果不对其进行教育就惩罚他，这就是说要放弃他，不对他抱有任何希望了。

[8] 纵横之术：合纵连横的策略。爵赏之利：能够得到封侯之赏的利益。周旋：谓追随驰逐，指应战而言。《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建，以与君周旋。"走趋：在战场上奔驰。纵横之术，《诸葛孔明全集》作"纵横之意"。使手习五兵之便，《诸葛孔明全集》作"使手习知五兵之便"。使足习周旋走趋之列，《诸葛孔明全集》作"使足习知周旋走趍之列"。

[9] 军陈：交战时的战斗队列。陈，通"阵"。

[10] 青龙：亦称"苍龙"。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东方之神。后为道教所信奉，同白虎、朱雀、玄武合称四方四神。一般认为青龙为吉神，主财喜。白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西方之神，后为道教所信奉，同青龙、朱雀、玄武合称四方四神。朱雀：亦称"朱鸟"。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南方之神，后为道教所信奉，同青龙、白虎、玄武合称四方四神。玄武：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指二十八宿中的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后为道教所信奉，同青龙、白虎、朱雀（即朱鸟）合称四方四神。塑像为龟或龟蛇合体。《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孔颖达疏："玄武，龟也。"《后汉书·王梁传》："玄武，水神之名。"李贤注："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宋时因避讳，改玄为真，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道教称玄（真）武大帝，其像披发，黑衣，仗剑，踏龟蛇，从者执黑旗。轩辕：黄帝名。《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矛：古代兵器。商周时用青铜制成，至汉时多用铁矛。直刺，安以木质的长柄。戟：古代兵器。青铜制，将戈、矛合成一体，既能直刺，又能横击。盛行于东周，战国时开始用铁戟。盾：盾牌。古代作战时用来抵御刀箭等的武器。《史记·项羽本纪》："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

弩：用机栝发箭的弓。《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齐军万弩俱发。"盾，《诸葛孔明全集》作"楯"。

[11] 金：金属之器，或省称金。如言金革，金指戈矛之属；言金鼓，金指钲铙之属。又钟镈之属，称金奏，金声。《周礼·春官·大师》："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注："金，钟镈也。"五陈乃理：指前面青龙、白虎等阵形才能有条理。旗动俱起，《诸葛孔明全集》作"与动俱起"。

[12] 正陈之法：使阵法排列正确的方法。锐陈：锐角的阵形。旗鼓为之主，《诸葛孔明全集》作"鼓旗为之主"。

[13] 这几句是用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来代表直阵、锐阵、方阵、圆阵、金阵这五阵。

[14] 五行：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中国古代思想家把这五种物质作为构成万物的元素，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春秋时产生五行相胜思想，《孙子·虚实》："五行无常胜。"认为五行之间有相克。战国时代，"五行"说颇为流行，并出现"五行相生相胜"理论。"相生"意味着相互促进，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等。"相胜"即"相克"，意味着互相排斥，如"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等。这些观点具有相素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因素。"五行"说后来虽被唯心主义思想家神秘化，但它的合理因素，一直被保存下来，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数、医学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辗转：反覆不定。冲对相胜：相忌相克相互对立。辗转相生，《诸葛孔明全集》作"展转相生"。

[15] 长：长官。师：中国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商代有"三师"。西周有六师，《诗经·大雅·常武》："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一师二千五百人，见《周礼·地官·小司徒》。历代沿用其名，人数多少不一。火：古时兵制，十人为一火，引申为同伴。则军士具矣：于是军队的规模就都具备了。

[16]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要想保持军队的士气，就要懂得怎样去部署调度。节度，部署，节制调度。

[17] 给粮牧：供食粮食、战马等。

[18] 乡里相比：同乡人并列在同一行列中。比，并列；紧靠。《史记·天官书》："危东六星，两两相比，曰司空。"严办：紧急置办出发所用的器具。就行：出发。

[19] 次第：依次。

斩断第十四[1]

斩断之政，谓不从教令之法也。[2]其法有七，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3]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故设斧钺之威，以待不从令者诛之。军法异等，过轻罚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斩。[4]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避回自止，初近后远，唤名不应，车甲不具，兵器不备，此为轻军，轻军者斩。[5]受令不传，传令不审，迷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睹，此谓慢军，慢军者斩。[6]食不禀粮，军不省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头首，以获其功，此谓盗军，盗军者斩。[7]变改姓名，衣服不鲜，旌旗裂坏，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坚，矢不著羽，弓弩无弦，法令不行，此为欺军，欺军者斩。[8]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起，指挥不随，避前向后，从发乱行，折其弓弩之势，却退不斗，宜左或右，扶伤举死，自托而归，此谓背军，背军者斩。[9]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车骑相连，咽塞路道，后不得先，呼唤喧哗，无所听闻，失乱行次，兵刃中伤，长短不理，上下

纵横，此谓乱军，乱军者斩。[10]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不得越次，强入他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度营出入，不由门户，不自启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酒，阿私取受，大言警语，疑惑吏士，此谓误军，误军者斩。[11]斩断之后，此万事乃理也。[1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斩断：砍杀决断。

［2］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在军队中实行杀戮的刑罚的政务，叫作针对不服从上级指挥命令的行为的法规。

［3］轻：轻视；鄙薄。《老子》："祸莫大于轻敌。"《荀子·成相》："许由、善卷，重义轻利。"慢：轻忽、怠惰。《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我远而慢之。"背：背叛。《韩非子·五蠹》："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乱：反叛；战乱。《左传·文公七年》："兵作于内为乱。"禁：禁止；亦即指法令或习俗所不允许的事项。《礼记·曲礼上》："入境而问禁。"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诸葛孔明全集》作"一曰盗，二曰轻，三曰慢"。

［4］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应当下决断的时候如果犹豫不决，就会受到灾难混乱的影响，因此设置刑罚器具来威慑人心，同时用来诛杀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军法异等：军队中的法规分不同的等级。过：过失。《论语·述而》："苟有过，人必知之。"引申为责备。《吕氏春秋·适威》："烦为教而过不识。"

［5］期会：约定会面的时间。

［6］审：详知，明悉。《淮南子·说山训》："万事由此所先后

上下，不可不审。”引申为详尽细密之意。《中庸》：“博学之，审问之。”睹：察看。《吕氏春秋·召类》：“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慢军：怠慢军规。夺人头首，《诸葛孔明全集》作“夺人头目”。此谓盗军，《诸葛孔明全集》作“此为盗军”。

[7] 食不禀粮：指士兵不能领到粮食。军不省兵：军队长官不探望士兵。省，探望、问候。赋赐：兵赋和赏赐。赋，兵赋。古按田赋所出的军用人力物力。《左传·隐公四年》：“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阿私所亲：偏私于自己的亲友。阿私，偏私。《庄子·天地》：“吾谓鲁君曰：‘必服恭俭，拔出公忠之属，而无阿私，民孰敢不辑？’”盗军：用不正当的手段营私或诈骗军队财物的行为。

[8] 矢不著羽：箭上不附着上箭羽。欺军：欺骗军队的行为。弓弩无絃，《诸葛孔明全集》作“弓奴无弦”。

[9] 纵发乱行：指不按行列乱走。扶伤举死，自托而归：扶着伤员，或抬着死尸，自己找一个可以推托责任的借口回到军营，逃避战场上的战斗。背军：背叛军队的行为。宜左或右，《诸葛孔明全集》作“或左或右”。

[10] 咽塞：阻塞。行次：行列次序。乱军：造成军队混乱的行为。咽塞路道，《诸葛孔明全集》作“咽塞道路”。

[11] 屯营：驻防的营地。干误：冲犯耽误。呵止：大声喝斥着制止。大言警语，疑惑吏士：指传播谣言，惑乱军心。误军：这是耽误、妨害军队正常秩序的行为。

[12]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杀戮有罪的人之后，军队的所有工作都可以管理好了。

思虑第十五

思虑之政，谓思近虑远也。[1]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君子思不出其位。[2]思者，正谋也，虑者，思事之计

也。[3]非其位不谋其政，非其事不虑其计。[4]大事起于难，小事起于易。[5]故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6]是以九重之台，虽高必坏。[7]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后。[8]是以秦穆公伐郑，二子知其害；吴王受越女，子胥知其败；虞受晋璧马，宫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练兵车，目夷知其负。[9]凡此之智，思虑之至，可谓明矣。[10]夫随覆陈之轨，追陷溺之后，以赴其前，何及之有?[11]故秦承霸业，不及尧、舜之道。[12]夫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13]君子视微知著，见始知终，祸无从起，此思虑之政也。[1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缜密地思考军中事务的政事，是指考虑眼前的事情，顾虑长远的事情。

［2］思不出其位：这是孔子《论语》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思虑事情不应超越自己的职位。

［3］正谋：正在谋划的事情。

［4］非其位不谋其政：孔子《论语·泰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里是套用孔子的原文，说明不要越权考虑问题。

［5］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大事从开始做的时候就会遇到大的困难，而小事则很容易入手。

［6］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因此做事情之前，要想得到其利益，先应想到其危害，想到成功，先应想到失败。

［7］九重之台：指非常高的台。台，高而平的建筑物，一般供眺望或游观之用。《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

[8]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因此眼看高处的人不能忽视下方，向前看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后面。

[9] 秦穆公：春秋时秦国君。名任好。德公子，宣公，成公弟。公元前659—前621年在位。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击败晋国，俘晋惠公，灭梁、芮两国。后在崤（今河南三门峡东南）被晋军袭击，大败。转而向西发展，攻灭十二国，称霸西戎。郑：古国名。姬姓。开国君主为周宣王弟郑恒公（名友）。公元前806年分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周幽王时，桓公见西周将亡，将财产、部族、家属连同商人迁移到东虢和郐之间。郑武公即位，先后攻灭郐和东虢，建立郑国，都新郑（今属河南）。郑武公、庄公相继为周平王的卿士。曾是春秋初年的强国，后渐衰弱，前375年为韩所灭。吴王：指吴王夫差。春秋末年吴国君。吴王阖闾子。公元前495—前473年在位。初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打败越兵，并攻破越都，他不听伍子胥乘胜灭越之言，允越王勾践求和。继开凿邗沟，向北扩展，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大败齐兵。十四年（前482年），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与晋争霸，越王勾践乘虚攻入吴都。后越再兴兵攻灭吴国，他自杀。越女：指西施。一作先施。又称西子。姓施。春秋末越国苎罗（今浙江诸暨南）人。由越王勾践献于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入五湖而去。见《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明梁辰鱼据此故事编为传奇《浣纱记》。子胥：即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楚大夫伍奢次子。楚平王七年（前522）伍奢被杀后经宋、郑等国入吴。后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整军经武，国势日盛。不久攻入楚都，以功封于申，又称申胥。吴王夫差时，劝王拒绝越国求和并停止伐齐，渐被疏远。后吴王赐剑命他自杀。虞：古国名。周武王时建立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君主是古公亶父之子虞仲。在今山西平陆北。公元前655年晋国假道攻虢时，被晋袭击攻灭。晋：古国名。

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君主是周成王弟叔虞，在今山西西南部，建都于唐（今山西翼城西）。春秋初期晋昭侯分封叔父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造成分裂局面，后为曲沃武公（即晋武公）所统一。晋献公迁都于绛（今翼城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改革内政，国力富强，成为霸主。晋景公时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大有扩展，有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君权削弱，六卿渐强，互相兼并。公元前4世纪中叶晋国为韩、赵、魏三家所分。宫之奇：一作宫奇。春秋时虞国大夫。晋献公十九年（前658），晋以良马和璧向虞假道攻虢，虞君应允，他劝谏不听。后三年，晋又向虞假道攻虢，他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劝谏，虞君又不听，因而率族奔曹。三月后，晋灭虢，回师灭虞。宋襄公：春秋时宋国君，名兹父。公元前660—前637年在位。齐桓公死后，他与楚争霸，一度为楚所拘。十三年（前638）伐郑，与救郑的楚兵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楚兵强大，他坚持“仁义”，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目夷：春秋时宋国人，宋襄公庶兄，为国相，曾多次劝谏，襄公不听，终导致败亡。负：失败。

[10] 明：明白事理。《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

[11] 夫随覆陈之轨，追陷溺之后：意思是说重蹈前面所举事例中那些失败者的覆辙。陈，通“阵”。指交战时的战斗队列。《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陈以待之。”轨，车子两轮间的距离，古代有定制，其广度为古制八尺。《考工记·匠人》：“经涂九轨。”郑玄注：“轨谓辙广，乘车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引申为车轮过后的痕迹。陷溺，淹没。何及之有：还来得及退回吗？

[12]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因此，秦朝建立以后，没有实行尧、舜时期的政治思想。

[13]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危险总是从安宁中出现的，灭亡是从生存中开始的，混乱的政治往往是从清明的政治中产生的。《诸葛孔明全集》“乱生于治”之前有“害生于利”四字。

[14] 视微知著：见到一点苗头就能看清其发展的趋向和实质性的问题。

阴察第十六[1]

阴察之政，譬喻物类，以觉悟其意也。[2]外伤则内孤，上惑则下疑；疑则亲者不用，惑则视者失度；失度则乱谋，乱谋则国危，国危则不安。[3]是以思者虑远，远虑者安，无虑者危。[4]富者得志，贫者失时，甚爱太费，多藏厚亡，竭财相买，无功自专，忧事众者烦，烦生于怠。[5]船漏则水入，囊穿则内空，山小无兽，水浅无鱼，树弱无巢，墙坏屋倾，堤决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迟，乘危者浅，履冰者惧，涉泉者溺，遇水者渡，无楫者不济，失侣者远顾，赏罚者省功，不诚者失信。[6]唇亡齿寒，毛落皮单。[7]阿私乱言，偏听者生患。[8]善谋者胜，恶谋者分，善之劝恶，如春雨泽。[9]麒麟易乘，驽骀难习。[10]不视者盲，不听者聋。[11]根伤则叶枯，叶枯则花落，花落则实亡。[12]柱细则屋倾，本细则末挠，下小则上崩。[13]不辨黑白，弃土取石，虎羊同群。[14]衣破者补，带短者续。[15]弄刀者伤手，打跳者伤足。[16]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17]总之，有五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赏贤罚罪，三曰安仁和众，四曰保大定功，五曰丰挠拒谗，此之谓五德。[18]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阴察：隐秘地观察。

[2] 譬喻：比喻；比方。《淮南子·要略》："假象取耦，以相譬喻。"物类：各种事物。觉悟：佛教谓领悟真理。

[3] 失度：失去法度。

[4] 是以：因此。

[5] 失时：生不逢时。甚爱太费：过分吝啬，会导致很大浪费。包含越吝啬，损失越大的意思。多藏厚亡：指货财储藏得多，往往会招致很大的损失。烦生于怠：烦恼是由于懈怠。甚爱太费，《诸葛孔明全集》作"甚爱大费"。

[6] 乘危者浅：深入危险之中，则见识短浅。不诚者失信，《诸葛孔明全集》作"不诚者无信"。

[7] 唇亡齿寒：比喻关系密切，利害共同。

[8]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偏私自己的亲友胡乱地说话，如果听信他的一面之词，就会产生祸患。

[9] 恶谋者分：不善于策划的人就会使军队离心离德。

[10] 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其状如鹿，独角，全身生鳞甲，尾像牛。多作为吉祥的象征。亦简称"麟"。《礼记·礼运》："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驽骀：驽、骀都是能力低下的马，比喻才能平庸。《楚辞·九辩》："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麒麟易乘，《诸葛孔明全集》作"骐骥易乘"。

[11]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看不见的是盲人，听不见的是聋子。

[12]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树根受到伤害了叶子就会枯萎，叶子枯萎花就会落，花落之后也就不会有果实了。

［13］挠：弯曲；屈。《史记·酷吏列传》："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崩：倒塌。《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

［14］不辨黑白，《诸葛孔明全集》作"不辩黑白"。弃土取石，《诸葛孔明全集》作"弃上取石"。

［15］续：连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

［16］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经常用刀的人就会伤到手，经常跳跃的人就会伤到脚。

［17］要之却垢：重要的是能够除掉污垢。骐骥：良马。《庄子·秋水》："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智通：智慧通达。

［18］四曰保大定功，《诸葛孔明全集》作"四曰保人定功"。

将　　苑[1]

校注

［1］将苑：重点论述为将之道，《隋书·经籍志》著录《将苑》一卷，《中兴书目》著录《将苑》一卷，凡五十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考五十篇内大都窃取孙子书，而附以迂陋之言，至不足道，盖妄人所伪作。"尽管如此，今姑依原貌，注之于下。

兵　　权[1]

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2]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

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3]若将失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在《诸葛孔明全集》中本文的题目为《将权》。

[2] 司命：神名。《礼·祭法》称宫中所祀小神有司命，《风俗通义·祀典》称民间所祀小神有司命。转为和生命有关的事物。《管子·国蓄》："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夫兵权者，《诸葛孔明全集》作"夫兵之权也"。

[3] 操兵之要势：掌握着军队中最重要的势力。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诸葛孔明全集》作"操兵之势以临其下"。加以羽翼，而翱翔四海，《诸葛孔明全集》作"加之两翼翱翔四海"。

[4]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如果将领失去权力，不能掌握军队的势力，也就像鱼龙失去了江河湖海的水，想要畅游在水中，和浪涛相戏，那是不可能的。若将失权，《诸葛孔明全集》作"若将失其权"。亦如鱼龙脱于江湖，《诸葛孔明全集》作"亦如鱼龙脱于江湖中"。奔涛戏浪，《诸葛孔明全集》作"蓦涛戏浪"。

逐　恶[1]

夫军国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结党相连，毁谮贤良；二曰，侈其衣服，异其冠带；三曰，虚夸妖术，诡言神道；四曰，专察是非，私以动众；五曰，伺候得失，阴结敌人。[2]此所谓奸伪悖德之人，可远而不可亲也。[3]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逐恶：逐条说明军队的不良现象。

[2] 军国：军队国家。毁谮：诽谤、进谗言。冠带：帽子和腰带。《礼记·内则》："冠带垢，和灰请漱。"亦指戴帽束带。《战国策·楚策》："秦王闻而走之，冠带不相及。"诡言：怪异地谈论。伺候：窥伺；守候。夫军国之弊，《诸葛孔明全集》作"夫国军之毙"。一曰，《诸葛孔明全集》作"一者"。二曰，《诸葛孔明全集》作"二者"。三曰，《诸葛孔明全集》作"三者"。虚夸妖术，《诸葛孔明全集》作"虚夸妖说"。四曰，《诸葛孔明全集》作"四者"。五曰，《诸葛孔明全集》作"五者"。

[3] 奸伪：邪恶诈伪。悖德：违背道德标准。此所谓奸伪悖德之人，《诸葛孔明全集》作"此所谓为奸悖德之人"。

知　人　性[1]

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2]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3]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在《诸葛孔明全集》中本文题目为《知人》。

[2] 莫：没有什么。《荀子·天论》："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夫知人之性，《诸葛孔明全集》作"夫人之性"。

[3] 殊：不同。温良：温和善良。《汉书·匡衡传》："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恭：恭敬；敬肃。《论语·子路》："居处恭，执事敬。"美恶既殊，《诸葛孔明全集》作"善恶虽殊"。有温良而为诈者，《诸葛孔明全集》作"有温良而为盗者"。

[4] 穷：彻底推求。《易·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咨：亦作"谘"。商量；咨询。期：必定；务须。《左传·哀公十六年》："期死，非勇也。"信：信用。《左传·宣公二年》："弃君之命，不信。"然知人之道有七焉，《诸葛孔明全集》作"然知人之道有七"。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诸葛孔明全集》作"穷之以词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诸葛孔明全集》作"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诸葛孔明全集》作"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将　材

夫将材有九。[1]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知其饥寒，察其劳苦，此之谓仁将。[2]事无苟免，不为利挠，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此之谓义将。[3]贵而不骄，胜而不恃，贤而能下，刚而能忍，此之谓礼将。[4]奇变莫测，动应多端，转祸为福，临危制胜，此之谓智将。[5]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此之谓信将。[6]足轻戎马，气盖千夫，善固疆场，长于剑戟，此之谓步将。[7]登高履险，驰射如飞，进则先行，退则后殿，此之谓骑将。[8]气凌三军，志轻强虏，怯于小战，勇于大敌，此之谓猛将。[9]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此之谓大将。[10]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夫将材有九，《诸葛孔明全集》作“夫将材有八”。

［2］道之以德：将儒家的美德作为做事的准则。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用礼教来制约人们。仁将：有仁德的将领。而知其饥寒，《诸葛孔明全集》作“知其饥寒”。

［3］苟免：苟且求免；只图目前免于祸患。《礼记·曲礼上》：“临难毋苟免。”不为利挠：不会为利益而屈服。义将：正直的将领。

［4］礼将：遵守礼教的将领。

［5］奇变莫测：善于出奇计，变化多，不能让人预测到他的计谋。动应多端：犹言变化多端。动，改变原来的位置或状态。《诗经·豳风·七月》：“五月斯螽动股。”应，应付；对待。智将：有智慧的将领。临危制胜，《诸葛孔明全集》作“因危制胜”。

［6］信将：讲信用的将领。

［7］足轻戎马：驰骋战场，英勇过人。戎马，指军事；战争。千夫：众多的将士。夫，成年男子的通称。《孟子·梁惠王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善固疆场：善于维持战场的局面。固，巩固，安定。《国语·鲁语》：“晋始伯而欲固诸侯。”又《晋语》：“夫固国者在亲众而善邻。”步将：徒步指挥作战的将领。气盖千夫，《诸葛孔明全集》作“气盖百夫”。

［8］殿：行军走在最后。《左传·宣公十二年》：“（随季）殿其卒而退。”骑将：骑军中的将领。善固疆场，《诸葛孔明全集》作“善用短兵”。登高履险，《诸葛孔明全集》作“临高历险”。驰射如飞，《诸葛孔明全集》作“驰射若飞”。

［9］强虏：势力强大的敌人。虏，对敌方的蔑称。志轻强虏，《诸葛孔明全集》作“志轻强敌”。勇大于敌，《诸葛孔明全集》

作“勇于大斗”。

[10] 从谏如顺流：乐于接受别人的意见。谏，直言规劝，使改正错误。一般用于下对上。《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从谏如顺流，《诸葛孔明全集》作“从谏若顺流”。勇而多计，《诸葛孔明全集》作“简而多计”。

将器[1]

将之器，其用大小不同。[2]若乃察其奸，伺其祸，为众所服，此十夫之将。[3]夙兴夜寐，言词密察，此百夫之将。[4]直而有虑，勇而能斗，此千夫之将。[5]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劳，悉人饥寒，此万夫之将。[6]进贤进能，日慎一日，诚信宽大，闲于理乱，此十万人之将。[7]仁爱洽于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室家，此天下之将。[8]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器：才能；人才。《礼记·王制》：“瘖、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2]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由于将领的作用大小不同，其才能的高低也就不同。将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诸葛孔明全集》作“夫将之器，大小不同”。

[3] 伺：侦候；探察。《史记·伍子胥列传》：“喜使人微伺之。”十夫之将：能够管理十多个人的将领。 为众所服，《诸葛孔明全集》作“为众心所服”。

[4] 夙兴夜寐：起早睡迟，形容勤奋不懈。《诗经·卫风·

氓》："夙兴夜寐，靡有朝矣。"靡有朝，谓没有一朝懈惰。百夫之将：能够管理一百多人的将领。

［5］直而有虑：正直而又善于思考。千夫之将：能够管理一千多人的将领。

［6］桓桓：威武貌。《书·牧誓》："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中情：内心；隐藏在心里的思想或情感。《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烈烈：忧思貌。《诗经·小雅·采薇》："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悉：知道。万夫之将：能够统领很多人的将领。中情烈烈，《诸葛孔明全集》作"中心烈烈"。知人勤劳，悉人饥寒，《诸葛孔明全集》作"知人艰难，惜人饥寒"。此万夫之将，《诸葛孔明全集》作"此万人之将"。

［7］闲：通"娴"。熟练。《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娴于辞令。"进贤进能，《诸葛孔明全集》作"近贤进能"。

［8］仁爱洽于下：对待下属仁慈友爱，能够和睦地和众人相处。洽，协和；和睦。《诗经·大雅·江汉》："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诸葛孔明全集》作"上晓天文，下察地理，中悉人事"。视如室家，《诸葛孔明全集》作"亲如室家"。此天下之将，《诸葛孔明全集》作"此天下雄将"。《诸葛孔明全集》本篇文末加"不可敌也"四字。

将　　弊[1]

夫为将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在《诸葛孔明全集》中本文题目为《将毙》。弊：害处，毛病。《史记·平准书》："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

［2］信谗好佞：相信谗言，喜好花言巧语谄媚的人。狡言：说话时态度很狡猾。七曰奸诈而自怯，《诸葛孔明全集》作"七曰奸诈而心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诸葛孔明全集》作"八曰狂言不以礼"。

将　　志[1]

兵者凶器，将者危任，是以器刚则缺，任重则危。[2]故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已。[3]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在《诸葛孔明全集》中本文题目为《将忠》。

［2］将者危任：作为一个将领，对于自己的责任是怀着忧惧之心的。危，忧惧。《战国策·西周策》："窃为君危之。"器刚则缺：器具坚硬的容易碰坏，因此有缺口。是以器刚则缺，《诸葛孔明全集》作"是以气刚则缺"。

［3］恃：依靠；凭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室如县（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韩非子·显学》："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矣。"怙：依靠；凭恃。《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壹意：思想专一，忠于朝廷。宠之而不喜，《诸葛孔明全集》作"宠之不喜"。辱之而不惧，《诸葛孔

明全集》作“辱之不惧”。见美不淫，《诸葛孔明全集》作“见色不淫”。壹意而已，《诸葛孔明全集》作“一意而已”。

将　　善

将有五善四欲。[1] 五善者，所谓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2] 四欲者，所谓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3]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这句的意思是说，作为将领，应做到五个善于，四个需要。欲，要，需要。将有五善四欲，《诸葛孔明全集》作“夫将有五善、四欲”。

[2] 天时：指有利于农作、攻战等的节气、气候、阴晴、寒暑的变化。《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事：人为之事；人力。《六韬·农器》：“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所谓善知敌之形势，《诸葛孔明全集》作“谓善知敌之形势”。善知山川险阻，《诸葛孔明全集》作“善知山川坦险”。

[3] 心欲一：思想要专一。所谓战欲奇，《诸葛孔明全集》作“议欲奇”。

将　　刚[1]

善将者，其刚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强，以柔制刚。[2] 纯柔纯弱，其势必削，纯刚纯强，其势必亡；不柔不刚，合道之常。[3]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刚：坚硬；坚强。与“柔”相对。《论语·公冶长》：“吾未见刚者。”

［2］柔：柔软；软弱。与“刚”相对。《易·系辞上》：“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老子》：“见小曰明，守柔曰强。”其柔不可卷，《诸葛孔明全集》作“至柔不可卷”。

［3］合道之常：合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道，法则、规律。韩非《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把道解为万物产生、变化的总规律。常，指恒久不易或变化的规律。《老子·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认为万物归根复命的循环运动恒久不易。《荀子·天论》：“天行有常。”认为自然的变化有其规律。

将　骄　吝[1]

将不可骄，骄则失礼，失礼则人离，人离则众叛。[2]将不可吝，吝则赏不行，赏不行则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功，无功则国虚，国虚则寇实矣。[3]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在《诸葛孔明全集》中本文的题目为《将骄》。骄吝：骄傲吝啬。

［2］这几句的意思是说，作为将领不可以骄傲，骄傲就会失

去应有的的礼貌，没有礼貌别人就会离开他，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骄则失礼，《诸葛孔明全集》作“将骄则失礼”。

[3] 致命：犹捐躯；献出生命。《易·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论语·子张》：“士见危致命。”何晏集解：“致命，不爱其身。”国虚则寇实矣：国家虚弱敌人就相对强大了。虚，空，与“实”相对。实，坚实。《孙子·虚实》：“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吝则赏不行，《诸葛孔明全集》作“吝则赏信不行”。赏不行则士不致命，《诸葛孔明全集》作“赏信不行则士不致命”。无功则国虚，《诸葛孔明全集》作“军无功则国虚”。国虚则寇实矣，《诸葛孔明全集》作“国虚则寇实”。

[4] 这是《论语》中的一段话，意思是说，一个人即使具备了周公那样的品德和才能，如果他骄傲吝啬，其他方面所做出的成绩也不值得去评价了。

将　　强

将有五强八恶。[1]高节可以厉俗，孝弟可以扬名，信义可以交友，沈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此将之五强也。[2]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阨，智不能备未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谤，此谓之八恶也。[3]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这句的话的意思是说，作为将领，要做到五强，同时应避免犯八种错误。恶，坏，坏事。与“好”、“善”相对。《论语·颜渊》：“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

[2] 高节：高尚的品格、操守。厉俗：劝勉世俗的人们。厉，通“励”。劝勉。《史记·儒林列传》：“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孝弟：亦作“孝悌”。儒家伦理思想。《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朱熹注：“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沈虑：深沉地思考问题。沈，通“沉”。高节可以厉俗，《诸葛孔明全集》作“高节可以励俗”。沈虑可以容聚，《诸葛孔明全集》作“泛爱可以容聚”。

[3] 穷阨：贫困苦难。智不能备未形：有智慧却不能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采取防备的措施。备，防备；预备；准备。《左传·成公十六年》：“申宫儆备，设守而后行。”《书·说命中》：“有备无患。”达不能举所知：仕途发达的时候却不能推荐自己所了解的人才。举，推荐；选拔。《史记·殷本纪》：“是时，说（傅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怨谤：怨恨诽谤。礼不能任贤良，《诸葛孔明全集》作“理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诸葛孔明全集》作“乱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阨，《诸葛孔明全集》作“富不能济贫乏”。败不能无怨谤，《诸葛孔明全集》作“败不能无毁谤”。

出　师

古者国有危难，君简贤能而任之。[1]齐三日，入太庙，南面而立；将北面，太师进钺于君。[2]君持钺柄以授将，曰：“从此至军，将军其裁之。”复命曰：“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退。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恃功能而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患；如此，则士必尽死，敌必可亡。”将受词，凿凶门，引军而出。[3]君送之，跪而推毂，曰：“进退惟时，军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将出。”若此，则无

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是以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故能战胜于外，功成于内，扬名于后世，福流于子孙矣。[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简贤能：选择有才能的人。简，通“柬”。选择。《书·冏命》：“慎简乃僚。”古者国有危难，《诸葛孔明全集》作“古者国有难”。君简贤能而任之，《诸葛孔明全集》作“君简贤而使之”。

［2］齐，通“斋”。古人在祭祀前或举行典礼前清心洁身以示庄敬。《吕氏春秋·孟春纪》：“天子乃斋。”太庙：帝王的祖庙。钺：古代兵器。青铜制，圆刃或平刃，安装木柄，持以砍斫。盛行于商及西周。《史记·殷本纪》：“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又有玉石制的，多为礼仪或殉葬所用。入太庙，《诸葛孔明全集》作“入庙门”。南面而立，《诸葛孔明全集》作“面南立”。太师进钺于君，《诸葛孔明全集》作“太师进斧铖于君”。

［3］勿以独见而违众：不要因为一意孤行而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功能：功劳和才能。受词：接受了帝王的嘱托。凿凶门：古代将军出征时，凿一扇向北的门，由此出发，以示必死的决心，称凿凶门。《淮南子·兵略》：“将已受斧钺，辞而行，乃翦指爪，设明衣，凿凶门而出。”凿，打孔；挖通。《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汉书·严安传》：“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另有开通之意。君持钺柄以授将，曰：“从此至军，将军其裁之”。《诸葛孔明全集》作“君持斧钺以柄授于将，曰：‘阃外，将军裁之’”。见其实则退，《诸葛孔明全集》作“见其实则止”。勿恃功能而失忠信，《诸葛孔明全集》作“勿以巧佞而违忠信”。

如此，则士必尽死，《诸葛孔明全集》作“此则士必尽命”。将受词，《诸葛孔明全集》作“将受词讫”。

［4］毂：车轮中心的圆木，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中有圆孔，用以插轴。《老子》：“三十辐共一毂。”也用为车轮的代称。功成于内：在国内建立功业。跪而推毂，《诸葛孔明全集》作“跪而捧毂”。进退惟时，《诸葛孔明全集》作“进退维时”。军中事，《诸葛孔明全集》作“军中之事”。不由君命，《诸葛孔明全集》作“不闻君命”。故能战胜于外，《诸葛孔明全集》作“故战胜于外”。功成于内，《诸葛孔明全集》作“立功于内”。扬名于后世，《诸葛孔明全集》作“扬名于后代”。福流于子孙矣，《诸葛孔明全集》作“福延及于子孙”。

择　　材[1]

夫师之行也，有好斗乐战，独取强敌者，聚为一徒，名曰报国之士；有气盖三军，材力勇捷者，聚为一徒，名曰突阵之士；有轻足善步，走如奔马者，聚为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骑射如飞，发无不中者，聚为一徒，名曰争锋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为一徒，名曰飞驰之士；有善发强弩，远而必中者，聚为一徒，名曰摧锋之士。[2]此六军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也。[3]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择材：选择人才之意。

［2］聚为一徒：同一类人聚在一起。徒，同类的人。《孟子·尽心上》：“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突阵之士：在战

场上冲锋陷阵的军士。搴旗之士：拔取军旗的军士。搴，拔取。《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汉书·季布传赞》："身履军搴旗者数矣。"摧锋之士：挫败敌方士气的军士。有轻足善步，《诸葛孔明全集》作"有足轻善步"。有骑射如飞，《诸葛孔明全集》作"有骑射若飞"。

[3]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这是军队中的好士兵，将领要根据各自的长处来安排使用他们。各因其能而用之也，《诸葛孔明全集》作"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　　用[1]

夫为将之道，必顺天、因时、依人以立胜也。[2]故天作时不作而人作，是谓逆时；时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谓逆天；天作时作而人不作，是谓逆人。[3]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时，亦不逆人也。[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智用：运用智谋的方法。

[2]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将领的原则，一定要顺应天意、时势，同时要依靠人的和睦团结来取得胜利。

[3] 逆：违背。古乐府《孔雀东南飞》："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是谓逆时，《诸葛孔明全集》作"谓之逆时"。是谓逆天，《诸葛孔明全集》作"谓之逆天"。

[4]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有智慧的人不会违背上天的意志，也不会违背当前的形势，更不会违背人们的意愿。亦不逆时，《诸葛孔明全集》作"不逆时"。亦不逆人也，《诸葛孔明全集》作

"不逆人也"。

不　　陈[1]

古之善理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2]昔者，圣人之治理也，安其居，乐其业，至老不相攻伐，可谓善理者不师也。[3]若舜修典刑，咎繇作士师，人不干令，刑无可施，可谓善师者不陈。[4]若禹伐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谓善陈者不战。[5]若齐桓南服强楚，北服山戎，可谓善战者不败。[6]若楚昭遭祸，奔秦求救，卒能返国，可谓善败者不亡矣。[7]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不陈：不列阵。陈，通"阵"。

[2] 善理者不师：善于用伦理纲常教化百姓的人不派军队去征服他人。理，通常指条理、准则或规律。战国韩非认为："理者，成物之文（指规律）也。"又说："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韩非子·解老》），意谓"理"为事物的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的"道"有区别。师，军队。《诗经·秦风·无衣》："王于兴师。"这里作动词，指派军队去作战。善师者不陈：善于治理军队的人不必费尽心思去布阵。善陈者：善于布阵的人。

[3] 攻伐：攻打。圣人之治理也，《诸葛孔明全集》作"圣人之致理也"至老不相攻伐，《诸葛孔明全集》作"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谓善理者不师也，《诸葛孔明全集》作"可谓善理者不师"。

[4] 典刑：常刑。《书·舜典》："象以典刑。"象，示人。咎

繇：又称皋陶，舜时法官，治狱公平，深得人心。士师：官名。在《周礼屦秋官司寇的属官。掌禁令、狱讼、刑罚。古代为法官的通称。干令：触犯法令。咎由作士师，《诸葛孔明全集》作“咎由作士”。人不干令，《诸葛孔明全集》作“人不犯令”。刑无可施，《诸葛孔明全集》作“刑无所施”。

[5] 苗：古族名。亦称有苗、三苗。传说尧时其部落首领列为诸侯。格：纠正过失。舜舞干羽而苗民格，《诸葛孔明全集》作“舞干羽而苗民格”。

[6] 山戎：古族名，亦称无终、北戎。春秋时原分布在今山西太原，后迁河北玉田县西北无终山，故名。善种冬葱、戎菽。公元前7世纪势力渐强，侵郑、齐、燕等国。周惠王十三年（前661）侵燕，齐助燕败之，得其冬葱、戎菽移至齐国。周灵王三年（前569），与晋国和好，常以虎豹皮作交易。周景王四年（前541），无终及群狄与晋战于太原。后为赵所灭。若齐桓南服强楚，《诸葛孔明全集》作“若汤武誓师”。北服山戎，《诸葛孔明全集》作“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7] 楚昭：春秋时楚国国王，曾被吴国击败，求救于秦，终能打败吴国，恢复王位。若楚昭遭祸，《诸葛孔明全集》作“若楚昭王遭祸”。奔秦求救，《诸葛孔明全集》作“奔秦请越”。卒能返国，《诸葛孔明全集》作“卒能返其国”。可谓善败者不亡矣，《诸葛孔明全集》作“可谓善败者不亡也”。

将　　诫

《书》曰：“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人力。”[1]故行兵之要，务揽英雄之心，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说礼乐而敦诗书，先仁义而后智勇；静如潜鱼，动若奔獭，丧其所连，折其所强，耀以

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进如风雨，击崩若摧，合战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卑而骄之，亲而离之，强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惧者悦之，有叛者怀之，有冤者申之，有强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谋者亲之，有谗者覆之，获财者兴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众以轻敌，不傲才以骄人，不以宠而作威；先计而后动，知胜而始战，得其财帛，不自宝，得其子女不自使。[2] 将能如此，严号申令，而人愿斗，则兵合刃接而人乐死矣。[3]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书》：指《尚书》。狎侮：轻慢；戏弄。《书·泰誓下》："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孔传："轻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史记·高祖本纪》："廷中吏无所不狎侮。"罔：不。《书·盘庚下》："罔罪尔众。"孔传："今我不罪汝。"

［2］要：要点，纲要。《韩非子·扬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科：原意为判处刑罚。汉代为扩大某些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或改变原来规定的刑罚，常在一些法律条文下面增加有关处刑的规定，这种规定亦称科，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总文武之道：概括文武的规律。说礼乐而敦诗书：乐于接受礼乐的薰陶并且用诗书来勉励人们。说，通"悦"。敦，勉励。仁义：儒家伦理思想。《孟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儒家从孟子起，多数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生而固有的道德。獭：动物名。如"水獭"、"海獭"。折：毁掉。耀：显；明。《国语·晋语八》："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戒以金鼓：用金声和鼓声来命令士卒。戒，命令。《仪礼·聘礼》："既图事，戒上

介亦如之。”迫而容之：紧急的时候容纳他们。有叛者怀之：士兵中有叛逃的人就去安抚他们。怀，安抚。《左传·僖公七年》：“怀远以德。”覆：答；告。《汉书·冯唐传》：“（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覆也。”颜师古注：“覆谓覆白之也。”倍之：增加兵力。故行兵之要，务揽英雄之心，《诸葛孔明全集》作“行兵之要务，揽英雄之心。”操刚柔之济，《诸葛孔明全集》作“兼刚柔之术”。静如潜鱼，《诸葛孔明全集》作“静若潜鱼”。丧其所连，《诸葛孔明全集》作“散其所连”。获财者与之，《诸葛孔明全集》作“有获财者与之”。《诸葛孔明全集》中无“不倍兵以攻弱”。不恃众以轻敌，《诸葛孔明全集》作“不恃力而轻敌”。不傲才以骄人，《诸葛孔明全集》作“不傲才而轻下”。不以宠而作威，《诸葛孔明全集》作“不固宠而作威”。知胜而始战，《诸葛孔明全集》作“知胜而后战”。

[3] 严号申令：紧急传达命令。号令，传布命令。《国语·越语上》：“乃号令于三军。”韦昭注：“号，呼也。”按古代发令于众，多用传呼的方法，故称号令。亦指向众人传布的命令。《礼记·月令》：“（季秋之月）申严号令。”将能如此，《诸葛孔明全集》作“将能若此”。严号申令，《诸葛孔明全集》作“发号施令”。则兵合刃接而人乐死矣，《诸葛孔明全集》作“兵不刃血而敌自败矣”。

戒　备

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1]若夫失之毫厘，则差若千里，覆军杀将，势不逾息，可不惧哉！[2]故有患难，君臣旰食而谋之，择贤而任之。[3]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不知惧，此谓燕巢于幕，鱼游于鼎，亡不俟夕矣！[4]《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5]又曰：“豫备无虞，古之

善政。”[6]又曰：“蜂虿尚有毒，而况国乎?”[7]无备，虽众不可恃也。[8]故曰，有备无患。[9]故三军之行，不可无备也。[10]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大务：最重要的而且也必须做到的工作。莫先于戒备，《诸葛孔明全集》作“莫大于戎事备”。

［2］失之毫厘：开头时错了一点点，结果就会造成很大错误。毫，旧计量单位。1. 重量单位。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厘。2. 长度单位。十毫为一厘。3. 面积单位。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亩。势不逾息：当时的形势很紧急，连喘气的工夫都容不得。逾，越过。《诗经·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墙。”引申为超过；胜过。《吕氏春秋·乐成》：“大智之用，固难逾也。”高诱注：“逾，迈也。”息，气息；呼吸。《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将军毋失时，时间不容息。”若夫失之毫厘，则差若千里，《诸葛孔明全集》作“若乃失之毫厘，差之万里”。覆军杀将，《诸葛孔明全集》作“杀军获将”。

［3］旰食而谋之：为了谋划军事很晚才吃饭。旰食，因心忧事繁而延迟到晚上才吃饭。《左传·昭公二十年》：“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后指勤于政事。故有患难，《诸葛孔明全集》作“故国有难”。择贤而任之，《诸葛孔明全集》作“简贤料能而任之”。

［4］燕巢于幕：燕子在帐篷中筑巢。形容不牢固。鱼游于鼎：鱼在鼎中游动。形容危亡。鼎，古代炊器。多用青铜制成，圆形，三足两耳；也有长方四足的。盛行于商周时期，汉代仍流行。东周和汉代常有用陶鼎作为随葬的明器。古代亦作烹人的刑具。亡不俟夕：等不到晚上就灭亡了。俟，等待。寇不知惧，《诸葛孔明全

集》作“寇至而不知惧”。亡不俟夕矣，《诸葛孔明全集》作“亡不待夕矣”。

[5]《传》：阐述经义的文字。不备不虞：不防备料想。虞，臆度；料想。《诗经·大雅·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孔颖达疏：“用此以戒备将来不亿（臆）度之事。”不备不虞，不可以师，《诸葛孔明全集》作“不备不可以师”。后加“又曰，国无小，有备故也”。

[6] 豫备：事先准备。豫，通“预”。事先有所准备。《荀子·大略》：“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善政：良好的政务。古之善政，《诸葛孔明全集》作“善政之道”。

[7] 蜂虿：各类毒虫。《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蜂虿有毒。”

[8]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防备，即使人数众多也难以依靠。

[9] 有备无患：事先有准备就可以避免灾祸。故曰，《诸葛孔明全集》作“书曰”。后加“惟事事乃其有备”七字。

[10] 三军：有两种解释。1. 春秋时，大国多设三军，如晋设中军、上军、下军，以中军之将为三军统帅。楚设中军、左军、右军。以中军为主力。2.《商君书·兵守》言守城之法：“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作战，壮女治守备，老弱收集供应食物，以悉力御敌。不可无备也，《诸葛孔明全集》作“不可不备也”。

习　　练[1]

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2]故仲尼曰：“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3]然则即戎之不可不教，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

劝。[4]然后习之，或陈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别而合之，散而聚之。[5]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6]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习练：即练习。习，练习飞翔。《说文·习部》：“习，数飞也。”《礼记·月令》：“（季夏之月）鹰乃学习。”

［2］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如果军队没有经过训练、演习，百人不如一个人的力量大，如果先经过训练、演习，就可拿一个当百人使用。夫军无习练，《诸葛孔明全集》作“夫卒不习练”。一可当百，《诸葛孔明全集》作“一以当百”。

［3］即戎：投入战斗。即，就；往就。《诗经·卫风·氓》：“来即我谋。”戎，征伐，战争。《书·泰誓中》：“戎商必克。”《左传·僖公十五年》：“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

［4］典刑：常刑。《书·舜典》：“象以典刑。”故人知劝：因此将领对士兵们的鼓励能够得到理解。然则即戎之不可不教，《诸葛孔明全集》作“然则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礼义，《诸葛孔明全集》作“先训之以礼义”。故人知劝，《诸葛孔明全集》作“人知其劝矣”。

［5］陈，通“阵”。交战时的战斗队列。《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亦谓列阵。走而却之：驰骋练兵场上击退对手。却，退；退避；退却。《战国策·秦策五》：“秦受地而却兵。”《汉书·郊祀志下》：“（楚怀王）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走而却之，《诸葛孔明

全集》作“前而却之”。

[6]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通过训练，整个军队都会提高作战水平，对敌作战时就能取得胜利。可教三军，《诸葛孔明全集》作“以成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也，《诸葛孔明全集》作“如此练习之，敌必败矣”。

军　　蠹[1]

夫三军之行，有探候不审，烽火失度；后期犯令，不应时机，阻乱师徒；乍前乍后，不合金鼓，上不恤下，削敛无度；营私徇己，不恤饥寒；非言妖辞，妄陈祸福；无事喧杂，惊惑将吏；勇不受制，专而陵上；侵竭府库，擅给其财。[2]此九者，三军之蠹，有之必败也。[3]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蠹：蛀虫。《吕氏春秋·达郁》：“树郁则为蠹。”引申以喻侵蚀或消耗国家财富的人或事。《韩非子·五蠹》：“此五者，邦之蠹也。”

[2] 有探候不审：有侦察伺望时不详尽细密的。削敛无度：没有限度地削减士兵的粮饷以达到敛财的目的。专而陵上：专制而且欺侮上级。侵竭府库：侵占国家仓库中的公物。有探候不审，《诸葛孔明全集》作“有探候不谨”。削减无度，《诸葛孔明全集》作“削刻无厌”。非言妖辞，《诸葛孔明全集》作“非言妖词”。无事喧杂，《诸葛孔明全集》作“喧杂惊乱”。惊惑将吏，《诸葛孔明全集》作“眩惑将吏”。专而陵上，《诸葛孔明全集》作“专邪凌上”。侵竭府库，《诸葛孔明全集》作“虚竭军库”。擅给其财，

《诸葛孔明全集》作“以给其身”。

[3]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这九种情况，是军队的蛀虫，一旦有这些人军队必然面临失败的结局。有之必败也，《诸葛孔明全集》作“有之必败矣”。

腹　　心[1]

夫为将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2]无腹心者，如人夜行，无所措手足；无手足者，如冥然而居，不知运动；无爪牙者，如饥人食毒物，无不死矣。[3]故善将者，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沈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敌者为爪牙。[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腹心：比喻亲信的人。

[2] 耳目：指刺探消息的人。爪牙：犹言羽翼，比喻辅佐的人。

[3] 措：安放。《论语·子路》：“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冥然而居：在幽深的地方独自居住。运动：转动运行。《古文苑·雨雹对》：“运动抑扬，更相动薄。”汉陆贾《新语·慎微》：“因天时而行罚，顺阴阳而运动。”无手足者，《诸葛孔明全集》作“无耳目者”。

[4] 沈审：沉着慎重的人。沈，通“沉”。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诸葛孔明全集》作“必有博闻多智为腹心”。沉审谨密者为耳目，《诸葛孔明全集》作“沉审谨密为耳目”。

谨　　候[1]

夫败军丧师，未有不因轻敌而致祸者，故师出以律，失律则凶。[2]律有十五焉，一曰虑，间谍明也；二曰诘，谇候谨也；三曰勇，敌众不挠也；四曰廉，见利思义也；五曰平，赏罚均也；六曰忍，善含耻也；七曰宽，能容众也；八曰信，重然诺也；九曰敬，礼贤能也；十曰明，不纳谗也；十一曰谨，不违礼也；十二曰仁，善养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徇国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谋，自料知他也。[3]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谨候：慎重小心地伺望。

［2］故师出以律：因此派军队去作战应按照法则办事。律，法则；规章。《易·师》："师出以律。"孔颖达疏："律，法也……师出之时，当须以其法制整齐之。"夫败军丧师，《诸葛孔明全集》作"夫为败军丧师"。

［3］虑：思考；谋划。《史记·淮阴侯列传》："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间谍明也：细作探明情况。间谍，亦称细作。潜入敌地，刺探情况，伺机返报的人。《史记·李牧列传》："谨烽火，多间谍。"诘：查究；究办。《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子盍诘盗?"谇候谨：诘问侦察要小心谨慎。谇，诘问。《庄子·山水》："虞人逐而谇之。"重然诺：重视自己的许诺。然诺，许诺。《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上贤贯高为人能立然诺，使泄公具告之，曰：'张王已出。'因赦贯高。"分：名

分；职分。《淮南子·本经训》："各守其分，不得相侵。"知止足也：懂得自己的义务和权利，不超越名分所规定的范围。律有十五焉，《诸葛孔明全集》作"律道有十五焉"。二曰诘，《诸葛孔明全集》作"二曰结"。见利思义也，《诸葛孔明全集》作"见得思义也"。十一曰谨，不违礼也，《诸葛孔明全集》作"十一曰故，不遗旧也"。善养士卒也，《诸葛孔明全集》作"爱养士卒也"。自料知他也，《诸葛孔明全集》作"自料而后料他也"。

机　形[1]

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顺也；以智克智，机也。[2]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势，三曰情。[3]事机作而不能应，非智也；势机动而不能制，非贤也；情机发而不能行，非勇也。[4]善将者，必因机而立胜。[5]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机形：事物变化的原因和外在表现。机，事物变化之所由。《庄子·至乐》："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疏》："机者，发动，所谓造化也。"《礼·大学》："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形，形象，形体。《易·系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礼·檀弓》："敛首足形。"《注》："形，体。"《疏》："敛于首足，形体不令露见。"

［2］克：战胜；攻下。《左传·庄公十年》："彼竭我盈，故克之。"

［3］事：事故。贾谊《过秦论》："天下多事，吏不能纪。"势：情势。《孟子·公孙丑上》："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情：情

况，实情。《孟子·离娄下》："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其道有三，《诸葛孔明全集》作"道有三焉"。

[4] 事机作而不能应：事情发生却不能应付。势机动而不能制：情势改变却不能控制。情机发而不能行：情况出现了却不能行动。事机动而不能制，《诸葛孔明全集》作"势机动而不能图"。

[5] 必因机而立胜：一定会凭借时机而取得胜利。善将者，《诸葛孔明全集》作"善为将者"。必因机而立胜，《诸葛孔明全集》作"必因机以立胜也"。

重　　刑

吴起曰：鼓鼙金铎，所以威耳；旌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1]耳威以声，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严。[2]三者不立，士可怠也。[3]故曰，将之所麾，莫不心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矣。[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吴起：战国时兵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善用兵。初任鲁将，继任魏将，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文侯死，遭陷害，逃奔楚国，初为宛（今河南南阳）守，不久任令尹，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明法审令"，"要在强兵"。"废公族疏远者"，强迫旧贵族到边远地区开荒。"捐不急之官"，裁减冗员，整顿统治机构。他的变法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曾北胜魏国，南收扬越，取得苍梧（今广西东部）。楚悼王死，被旧贵族杀害，变法失败。《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已佚。今本《吴

子》六篇系后人所托。鼓鼙：大鼓和小鼓，古代军中常用的乐器，因借以指军事。《礼记·乐记》："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金铎：军中的两种乐器。金，金声，即钲声。古代军中的种乐器。鸣钲以代为号令。《荀子·议兵》："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铎，古代乐器。形如铙、钲而有舌，是大铃的一种。盛行于春秋至汉代。《周礼·夏官·大司马》："群司马振铎，车徒皆作。"旌帜，《诸葛孔明全集》作"旌旄旗帜"。

[2] 清：单纯，不杂。明：表明；显明。《荀子·非相》："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战国策·齐策》："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为击之？'"

[3] 怠：轻慢；怠慢。三者不立，《诸葛孔明全集》作"此三者不善"。士可怠也，《诸葛孔明全集》作"害可待也"。

[4] 麾：通"挥"。指挥；号召。《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莫不心移，《诸葛孔明全集》作"莫不必移"。莫不前死矣，《诸葛孔明全集》作"莫不必至"。后加"将之所期，莫不必死也"九字。

善　将

古之善将者有四，示之以进退，故人知禁；诱之以仁义，故人知礼；重之以是非，故人知劝；决之以赏罚，故人知信。[1]禁、礼、劝、信，师之大经也，未有纲直而目不舒也。[2]故能战必胜，攻必取。[3]庸将不然，退则不能止，进则不能禁，故与军同亡；无劝戒则赏罚失度，人不知信，而贤良退伏，谄顽登用；是以战必败散也。[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仁义：儒家伦理思想。《孟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认为仁义的思想是人生而固有的道德。礼：泛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论语·为政》："齐之以礼。"信：诚实；不欺。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国语·周语上》："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信所以守也。"《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把"信"作为"仁"的重要表现之一，要求"敬事而信"，"谨而信"（《论语·学而》）。孟子认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自身确实具有善德称为"信"。此后，"信"成为儒家着重提倡的道德规范之一。古之善将者有四，《诸葛孔明全集》作"古之善将者有大经"。故人知禁，《诸葛孔明全集》作"而人知禁"。诱之以仁义，《诸葛孔明全集》作"陈之以德义"。故人知礼，《诸葛孔明全集》作"而人知礼"。故人知劝，《诸葛孔明全集》作"故人知动"。决之以赏罚，《诸葛孔明全集》作"令之以赏罚"。故人知信，《诸葛孔明全集》作"而人知信"。

［2］大经：最重要的行为规范。经，常道；规范。《礼记·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孟子·尽心下》："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未有纲直而目不舒也：没有主要的纲领确定了，细小的问题还不能治理的。纲，事物的总要。目，孔眼，比喻事物的次要部分。舒，伸展，舒畅。禁、礼、劝、信，《诸葛孔明全集》作"禁礼动信"。《诸葛孔明全集》无"未有纲直而目不舒也"九字。

［3］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因此一定能够在战胜中取得胜利。攻必取，《诸葛孔明全集》作"敌必取也"。

［4］贤良退伏：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就会离开军队去归

隐。退伏，离去藏匿。谄顽登用：谄媚顽劣的人升官被重用。庸将不然，《诸葛孔明全集》作“庸众不然”。退则不能止，《诸葛孔明全集》作“退而不能止”。进则不能禁，《诸葛孔明全集》作“进而不能禁”。故与军同亡，《诸葛孔明全集》作“善恶混同”。无劝戒则赏罚失度，《诸葛孔明全集》作“士无诫劝赏罚不均”。而贤良退伏，《诸葛孔明全集》作“故贤良退伏”。谄顽登用，《诸葛孔明全集》作“而谄谀进用”。

审　因[1]

夫因人之势以伐恶，则黄帝不能与争威矣。[2]因人之力以决胜，则汤、武不能与争功矣。[3]若能审因而加之威胜，则万夫之雄将可图，四海之英豪受制矣。[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审因：细究原因。

［2］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少典子。相传炎帝扰乱各部落，他得到各部落的拥戴，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炎帝。后蚩尤扰乱，他又率领各部落在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击杀蚩尤。从此他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传说有很多发明创造，如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等，都创始于黄帝时期。现存《素问》一书，即系托名黄帝与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相传是《黄帝内经》的一部分。黄帝又被战国时黄老学派推崇为始祖。今国人自称炎、黄子孙，即指他与炎帝。

［3］汤：又称武汤、武王、天乙、成汤，或称成唐。甲骨文称唐、大乙，又称高祖乙。商朝的建立者。建都于亳（今山东曹

县南)。原为商族领袖，与有莘氏通婚，任用伊尹执政，积聚力量，准备灭夏。陆续攻灭邻近的葛国（今河南宁陵北)、夏的联盟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河南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许昌东）等国，经十一次出征，成为当时强国。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武：即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姬姓，名发。继承其父文王遗志，联合庸、蜀、羌等族，率军攻商。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战，取得大胜，灭商，建立西周王朝，都于镐（今陕西长安沣河以东)。

[4] 可图：可以谋取。《战国策·秦策四》:“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受制：被控制。若能审因而加以威胜，《诸葛孔明全集》作“善以审因而加之威信”。四海之英豪受制矣,《诸葛孔明全集》作“而四海之英豪可制矣”。

兵势[1]

夫行兵之势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2]天势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殃，风气调和。[3]地势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门幽洞，羊肠曲沃。[4]人势者，主圣将贤，三军由礼，士卒用命，粮甲坚备。[5]善将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6]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诸葛孔明全集》中本文题目为《天势》。

[2]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用兵打仗的形势是由三种因素决定的，第一是天，第二是地，第三是人。夫行兵之势有三焉，《诸葛

孔明全集》作“夫行师之势有三焉”。

[3] 五星：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也作五曜、五纬。《淮南子·天文》：“五星、八风，二十八宿。”《史记·天官书》：“天有五星，地有五行。”汉刘向《说苑·辨物》以岁星（木星）、荧惑（火星）、镇星（土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为五星。合度：合乎星位的度数。彗孛不殃：彗星不造祸为害。孛，星芒四出扫射的现象，因即以为彗星的别称。《释名·释天》：“孛星，星旁气孛孛然也。”《公羊传·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彗星也。”殃，祸害；灾难。《礼记·礼运》：“众以为殃。”《淮南子·精神训》：“风雨非其时，毁折生灾，五星失其行，州国受殃。”风气调和：风土气候和谐。风气，风土气候。《汉书·地理志下》：“心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调和，和谐。贾谊《新书·六术》：“是故五声宫、商、角、徵、羽，唱和相应而调和。”日月清明，《诸葛孔明全集》作“谓日月清明”。彗孛不殃，《诸葛孔明全集》作“彗孛不生”。风气调和，《诸葛孔明全集》作“风气顺调”。

[4] 羊肠：形容狭窄迂回的路。曲沃：地名，春秋时晋文侯封弟成师于此。故城在今山西闻喜东北。城峻重崖，洪波千里，《诸葛孔明全集》作“谓险易形殊”。石门幽洞，《诸葛孔明全集》作“或石门幽洞”。羊肠曲沃，《诸葛孔明全集》作“羊肠险要”。“羊肠险要”后有“或峻岭重崖，洪流千里”九字。

[5] 三军由礼：军队中要用礼法来实行教化。用命：听命；效劳。《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主圣将贤，《诸葛孔明全集》作“谓主圣将贤”。三军由礼，《诸葛孔明全集》作“三军有礼”。粮甲坚备，《诸葛孔明全集》作“粮甲坚备也”。

[6] 因天之时：凭借利于作战的气候、环境。

胜　败

贤才居上，不肖居下，三军悦乐，士卒畏服，相议以勇斗，相望以威武，相劝以刑赏，此必胜之徵也。[1]士卒惰慢，三军数惊，下无礼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敌，相语以利，相嘱以祸福，相惑以妖言，此必败之徵也。[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不肖：不贤。《礼记·中庸》：“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徵：迹象。《荀子·富国》：“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士卒畏服，《诸葛孔明全集》作“士卒畏惧”。

［2］三军数惊：军队中多次被惊扰。妖言：怪诞不经的邪说。《汉书·淮南王安传》：“营惑百姓，背畔宗庙，妄作妖言。”士卒惰慢，三军数惊，《诸葛孔明全集》作“三军数惊，士卒惰慢”。

假　权[1]

夫将者，人命之所县也，成败之所系也，祸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赏罚，是犹束猿猱之手，而责之以胜捷，胶离娄之目，而使之辨青黄，不可得也。[2]若赏移在权臣，罚不由主将，人苟自利，谁怀斗心?[3]虽伊、吕之谋，韩、白之功，而不能自卫也。[4]故孙武曰：“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亚夫曰：“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有天子之诏。”[5]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假权：凭借权力。

［2］县：通“悬”。悬挂。《诗经·魏风·伐檀》：“胡瞻尔庭有县貆兮。”系：关涉；关系。倚：依赖；倚仗。《史记·淮阴侯列传》：“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胶离娄之目：粘住离娄的眼睛，让他什么也看不见。胶，粘住。《庄子·逍遥游》：“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离娄，古代传说中的人名。亦作“离朱”。《孟子·离娄上》：“离娄之明。”赵岐注：“离娄者，古之明目者，盖以为黄帝之时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索之。离朱即离娄也，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青黄：青黄两色。《楚辞·九章·橘颂》：“青黄杂糅，文章烂兮。”是犹束猿猱之手，《诸葛孔明全集》作“亦犹束猿猱之手”。

［3］权臣：有权势的大臣。若赏移在权臣，《诸葛孔明全集》作“若赏在权臣”。罚不由主将，《诸葛孔明全集》作“罚不由将”。

［4］伊：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一说名挚。传为家奴出身，原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汤用为“小臣”，后任以国政，助汤攻灭夏桀。汤去世后，历佐卜丙（即外丙）、仲壬二君。仲壬死后，由太甲即位，因太甲不遵汤法，不理国政，被他放逐。三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死于沃丁时。一说仲壬死后，太甲当立，他篡位自立，放逐太甲。七年后，太甲潜回，将他杀死。吕：即吕尚。周代齐国的始祖。姜姓，吕氏，名望，字尚父，一说字子牙，西周初年官太师（武官名），又称师尚父。辅佐武王灭商有功，后封于齐。有太公之称，俗称姜太公。东方夷族从武庚及“三监”叛乱，成王授以征讨周围地区之权。兵书《六韬》是战国

时人托名于他的作品。韩：即韩信。汉初军事家。淮阴（今江苏淮阴市西南）人。早年家贫，曾从人寄食。秦末，初属项羽起义军，未得重用。继归刘邦，被任为大将。楚汉战争时，刘邦采其策，攻占关中。刘邦在荥阳、成皋间与项羽相持时，他率军袭击项羽后路，破赵取燕、齐。后被刘邦封为齐王。不久率军与刘邦会合，击灭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南）。汉朝建立，改封楚王。有人告其谋反，降为淮阴侯。又被告与陈豨勾结在长安谋反，萧何与吕后定计，诱其入宫杀之。善于将兵，著有兵法《韩信》三篇，今佚。白：即白起。一称公孙起。战国时秦国名将。郿（今陕西眉县）人。秦昭王时，从左庶长官至大良造。屡战获胜，取得韩、魏、赵、楚之地。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攻克楚都郢（今湖北荆州西北），以功封武安君。长平大战大胜赵军，坑杀俘虏四十余万人。后忤昭王，又为相国范雎所忌，迁之阴密（今甘肃灵台西南），被迫自杀。而不能自卫也，《诸葛孔明全集》作“不能自卫也”。

［5］孙武：春秋末兵家。字长卿。齐国人。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主张改革图强，认为当时晋国六卿所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其中亩大而税轻者可以成功，认为“兵者国之大事”（《计篇》）。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谋攻篇》）。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强调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这些思想有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著作有《孙子兵法》。将之出，《诸葛孔明全集》作“将之出也”。军中闻将军之命，《诸葛孔明全集》作“军中闻将军令”。不闻有天子之诏，《诸葛孔明全集》作“不闻有天子之诏也”。

哀　　死

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1]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礼而禄之：礼遇贤才并且给他优厚的俸给。养人如养己子，《诸葛孔明全集》作“养基人如养爱子”。饥者，舍食而食之，《诸葛孔明全集》作“饥者，舍食而饲之”。智者，《诸葛孔明全集》作“贤者”。

［2］捷：胜利；成功。《诗经·小雅·采薇》：“一月三捷。”将能如此，《诸葛孔明全集》作“将若如此”。所向必捷矣，《诸葛孔明全集》作“则所向必捷矣”。

三　　宾

夫三军之行也，必有宾客，群议得失，以资将用。[1]有词若县流，奇谋不测，博闻广见，多艺多才，此万夫之望，可引为上宾。[2]有猛若熊虎，捷若腾猿，刚如铁石，利若龙泉，此一时之雄，可以为中宾。[3]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常人之能，此可引为下宾。[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宾客：战国时贵族官僚对所养食客的称谓。《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乃进冯驩而请之曰：宾客不知文不肖，幸临文者三千余人，邑入不足以奉宾客，故出息钱于薛。"以资将用：来给将领提供建议，起辅助的作用。资，供给；资助。《战国策·秦策四》："王资臣万金。"群议得失，《诸葛孔明全集》作"共议得失"。

［2］有词若县流：形容说话滔滔不绝，像高山上流下来的水流一样。县，通"悬"。上宾：上等宾客。有词若县流，《诸葛孔明全集》作"有思若悬泉"。多艺多才，《诸葛孔明全集》作"多艺硕才者"。此万夫之望，《诸葛孔明全集》作"此万人之望"。可引为上宾，《诸葛孔明全集》作"可以为上宾"。

［3］利若龙泉：像龙泉宝剑一样锋利。龙泉，剑名。相传晋代张华见斗、牛二星之间有紫气，后使人于丰城狱中掘地得二剑，一曰龙泉，一曰太阿。亦泛指宝剑。中宾：中等宾客。有猛若熊虎，《诸葛孔明全集》作"有猛如熊虎"。刚如铁石，《诸葛孔明全集》作"刚若铁石"。此一时之雄，《诸葛孔明全集》作"此一时之雄也"。可以为中宾，《诸葛孔明全集》作"可以为次宾"。

［4］多言或中：说许多话也许有几句会合乎道理。或，也许；可能。《左传·宣公三年》："天或启之，必将为君。"薄才小技：不出众的小技艺。下宾：下等宾客。薄技小才，《诸葛孔明全集》作"薄能小奇"。常人之能，《诸葛孔明全集》作"此常人之能"。此可引为下宾，《诸葛孔明全集》作"可引为下宾"。

后　　应[1]

若乃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先动后用，刑于无刑，此

用兵之智也。[2]师徒已列，戎马交驰，强弩才临，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敌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3]身冲矢石，争胜一时，成败未分，我伤彼死，此用兵之下也。[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诸葛孔明全集》中本文题目为《设应》。

[2] 若乃：发语词。图：谋取。《战国策·秦策四》："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刑于无刑：用刑罚来震摄人心，使人们避免触犯刑罚。为大于细，《诸葛孔明全集》作"为大于小"。先动后用，刑于无刑，《诸葛孔明全集》作"先用赏，后用刑"。此用兵之智也，《诸葛孔明全集》作"此用兵之妙也"。

[3] 乘威布信：趁机巩固威信，使威信在军中牢固地树立起来。乘，趁，因。布，流传。蔡邕《姜伯淮碑》："德音外著，洪声远布。"戎马交驰，《诸葛孔明全集》作"戎骑交驰"。敌人告急，《诸葛孔明全集》作"敌人告降"。

[4] 身冲矢石：在战斗中直接与敌方交火。冲，冲击；碰撞。矢石，箭与礌石，古时守城的武器。《左传·襄公十年》："荀偃、士匄帅卒攻偪阳，亲受矢石。"争胜一时，《诸葛孔明全集》作"争胜相对"。成败未分，《诸葛孔明全集》作"成败各分"。我伤彼死，《诸葛孔明全集》作"彼伤我死"。

便　利[1]

夫草木丛集，利以游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前林无隐，利以潜伏；以少击众，利以日莫；以众击寡，利以清晨；强弩长兵，利以捷次；逾渊隔水，风大暗昧，利以

搏前击后。[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便利：方便；顺利，没有阻碍。《史记·高祖本纪》："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2］利于游逸：流动作战。游，游荡。《书·大禹谟》："罔游于逸。"逸，奔跑；逃跑。《国语·晋语五》："马逸不能止。"重塞山林：重重的树木阻塞了山路。不意：出人意料。莫，通"暮"。捷次：迅速列队。次，按次序排比、编列。《吕氏春秋·季冬》："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高诱注："太史乃次其列位。"《汉书·楚元王传》："元王亦次之诗传。"逾：越过。《诗经·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墙。"引申为超过；胜过。《吕氏春秋·乐成》："大智之用，固难逾也。"高诱注："逾，迈也。"暗昧：昏暗。《楚辞·九思·守志》："彼日月兮暗昧。"亦谓模糊不明。《论衡·谢短》："上古久远，其事暗昧，故经不载而师不说也。"《诸葛孔明全集》中"利以不意"后有"晴明无隐，利以勇力"八字。前林无隐，《诸葛孔明全集》作"隘途深草"。利以日莫，《诸葛孔明全集》作"利以日暮"。风大暗昧，《诸葛孔明全集》作"大风暗昧"。利以搏前击后，《诸葛孔明全集》作"利以搏前擒后也"。

应　机[1]

夫必胜之术，合变之形，在于机也。[2]非智者孰能见机而作乎？[3]见机之道，莫先于不意。[4]故猛兽失险，童子持戟以追之，蜂虿发毒，壮夫彷徨而失色，以其祸出不图，变速非虑也。[5]

（《诸葛亮传》、《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应机：巧于应付事物事物的关键。机，事物的枢要、关键。《韩非子·十过》："合诸侯不可无礼，此存亡之机也。"

[2] 术：手段；策略。《韩非子·定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这里所说的"术"，指国君进行统治的权术，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手段。合变之形：指军中各种阵形。合，闭上；合拢。《战国策·燕策二》："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其喙。"变，变化，改变。

[3] 非智者孰能见机而作乎，《诸葛孔明全集》作"非智者孰能与于此乎"。

[4] 莫先于不意：没有什么计策比出其不意更高明的了。莫先于不意，《诸葛孔明全集》作"莫大于不意"。

[5] 猛兽失险：突然受到凶猛的野兽的袭击。蜂虿：各种毒虫。祸出不图：没有预测到灾祸的发生。图，谋划。《诗经·小雅·常棣》："是究是图。"变速非虑也：变化很快出乎意料。虑，思考；谋划。《史记·淮阴侯列传》："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猛兽失险，《诸葛孔明全集》作"故猛虎失队"。童子持戟以追之，《诸葛孔明全集》作"童子曳戟而追之"。蜂虿发毒，《诸葛孔明全集》作"蜂虿入袖"。壮夫彷徨而失色，《诸葛孔明全集》作"壮夫恇惶而生色"。

揣　　能[1]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胜负。[2]主孰圣也？[3]将孰贤也？[4]吏孰能也？[5]粮饷孰丰也？[6]士卒孰练也？[7]军容孰整也？[8]戎马孰逸也？[9]形势孰险也？[10]宾客孰智也？[11]

邻国孰惧也?[12]财货孰多也?[13]百姓孰安也?[14]由此观之,强弱之形,可以决矣。[15]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揣能:估量将士们的才能如何。揣,量度。《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引申为估量、猜度。《汉书·翟方进传》:“子夏既过方进,揣知其指,不敢发言。”

[2]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古代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估量属下的才能高低而断定战争的结局。

[3] 君主中谁是圣明的?

[4] 将领中谁是贤能的?

[5] 官吏中谁是能干的?

[6] 哪个官员提供粮食和军饷最丰富?

[7] 士兵中谁的战斗技能最熟练?

[8] 军队的面貌是否整齐威严?

[9] 哪些军马善于在战场上奔跑。戎马,军马。《汉书·刑法志》:“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逸,奔跑;逃跑。《国语·晋语五》:“马逸不能止。”

[10] 地形、地势哪里最险要?

[11] 谋士中谁更有智慧?

[12] 邻国中哪一个国家更惧怕我国?

[13] 国家中谁最富有?

[14] 百姓中哪些人生活得安定?

[15] 决:决定。

轻战[1]

螫虫之触，负其毒也；战士能勇，恃其备也。[2]所以锋锐甲坚，则人轻战。[3]故甲不坚密，与肉袒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探候不谨，与无目同；将帅不勇，与无将同。[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轻战：指作战不费力。

［2］螫虫之触：蜂、蝎等刺人的虫类的触角。

［3］锋锐甲坚：锋利的武器坚固的铠甲。

［4］袒：裸露。《礼记·曲礼上》："劳毋袒。"矢：箭。镞：箭头。《过秦论》："秦无亡矢遗镞之费。"探候不谨：侦察的时候不小心谨慎。《诸葛孔明全集》中"与肉袒同"后有"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八字。与无矢同，《诸葛孔明全集》作"与无兵同"。《诸葛孔明全集》中无"中不能入，与无镞同"八字。将帅不勇，《诸葛孔明全集》作"将斗不勇"。

地势

夫地势者，兵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1]山林土陵，丘阜大川，此步兵之地。[2]土高山狭，蔓衍相属，此车骑之地。[3]依山附涧，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4]草浅土平，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5]芦苇相参，竹树交映，此鎗矛之地也。[6]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地形地势，是战争胜利的必要的条件，不懂得战场的地形地势却一味地要求作战取胜，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2] 丘阜：小山。丘，小山；土堆。《书·禹贡》："九河既道……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阜，土山。《诗经·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山林土陵，《诸葛孔明全集》作"山林积石"。

[3] 蔓衍相属：四处扩展的山丘相互接连。蔓衍，滋长延伸；广延。《楚辞·九思·怨上》："菽藟兮蔓衍。"属，接连。《汉书·郊祀志》："使者存问共给，相属于道。"车骑：犹车马。亦特指战车战马。《史记·韩信卢绾列传》："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土高山狭，《诸葛孔明全集》作"平原小坡"。

[4] 附涧：靠近山涧之水。涧，两山间的流水。《左传·隐公三年》："涧溪沼之毛。"

[5] 长戟：长柄的戟。戟，古代兵器。青铜制，将戈、矛合成一体，既能直刺，又能横击。盛行于东周，战国时开始用铁戟。

[6] 相参：相互交错，参差不齐。鎗矛：枪和矛这两种兵器。鎗，枪的异体字。枪，武器名。在长杆上装有尖头用于刺杀的冷兵器。矛，古代兵器。商周时用青铜制成，至汉时多用铁矛。直刺，安以木质的长柄。此鎗矛之地也，《诸葛孔明全集》作"此鎗矛之地"。

情　势

夫将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谋而情缓者。[1]是故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贪而喜利者，

可遗也；仁而不忍者，可劳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谋而情缓者，可袭也。[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有急而心速者：是指性情急躁，凡事一味求快的人。有谋而情缓者：有计谋却性情迟缓的人。有谋而情缓者，《诸葛孔明全集》作“有智而心缓者”。

［2］可暴也：可以令他徒手搏击。可久也：可以延长时间看他是否有耐心。可遗也：可以赠送他一些东西以满足他的私欲。可劳也：可以慰劳。劳，慰劳。《汉书·谷永传》：“劳二千石。”可窘也：可以令他感到困窘以激发其斗志。窘，困急，为难。可袭也：可以突袭他。袭，掩袭。谓军事上乘人不备而进攻。《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后泛指侵袭。谋而情缓者，《诸葛孔明全集》作“智而心缓者”。

击 势

古之善斗者，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1]凡师老粮绝，百姓愁怨，军令小习，器械不修，计不先设，外救不至，将吏刻剥，赏罚轻懈，营伍失次，战胜而骄，可以攻之。[2]若用贤授能，粮食羡余，甲兵坚利，四邻和睦，大国应援，敌有此者，引而计之。[3]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古来善于作战的人，一定要先侦察

好敌情然后再谋取它。古之善斗者，《诸葛孔明全集》作“古之善将者”。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诸葛孔明全集》作“先探敌情然后图之”。

[2] 军令小习：不太熟悉军中的号令。习，习惯于；习惯。修：修整。刻剥：待属下苛刻，剥夺他们的粮饷。营伍失次：队列失去次序。凡师老粮绝，《诸葛孔明全集》作“师老粮绝”。《诸葛孔明全集》中“百姓愁怨”后文字便与《诸葛亮集》不同。现录于下：“人多疾疫，计不先设。器械不修，卒不习练，外救不至。途远日暮，士卒劳倦，将薄吏轻，懈不设备，进不暇阵，阵而未定，行阪涉险，半隐半出，逾津越河，旌旗散乱，将士相违，战胜而骄，行阵失次。兵疲而惊，大军虽给而众未食，自行自止，或前或隙，击之无疑。若上虔下惠，信赏必罚，陈力就列，任贤使能，师恭而礼，甲兵坚利，粮备有余，政教不虚，四邻和睦，大国应援，敌人有此，引而辟之。”

[3] 羡余：盈余。引而计之：带领军队去攻打它。

整　师

夫出师行军，以整为胜。[1]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2]所谓整师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逼，前后应接，左右应旄，而不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矣。[3]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整师：军队整齐。

［2］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行军打仗，军队整齐便可以取胜。

［3］信：信用。《左传·宣公二年》："弃君之命，不信。"金之不止：听到鸣金的声音不退回军营。鼓之不进：敲响战鼓却不前进杀敌。虽有百万之师，《诸葛孔明全集》作"虽百万之师"。

［4］左右应旄：按照军旗的指挥向左右行动。旄，古时旗杆头上用旄牛尾作的装饰，因即指有这种装饰的旗。《诗经·鄘风·干旄》："孑孑干旄。"毛传："孑孑，干旄之貌。注旄于干首，大夫之旃也。"退不可逼，《诸葛孔明全集》作"退不可追"。前后应接，《诸葛孔明全集》作"前后应节"。左右应旄，《诸葛孔明全集》作"左右应麾"。而不与之危，《诸葛孔明全集》作"与之安不与之危"。可用而不可疲矣，《诸葛孔明全集》作"可用而不可疲也"。

厉　　士[1]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瞻之以财，则士无不至矣；接之以礼，厉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畜恩不倦，法若画一，则士无不服矣；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小善必录，小功必赏，则士无不劝矣。[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厉士：劝勉将士。厉，通"励"。劝勉。《史记·儒林列传》："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在《诸葛孔明全集》中本文题目为《励士》。

［2］尊之以爵：用爵位封赏将士，使他名显位尊。瞻以之财：用财物来供给他。瞻，应为"赡"。赡，供给；供养。接之以礼：用礼节来接待他。厉之以信：用信义来勉励他。畜恩不倦：给予他

恩德取悦于他，没有丝毫的倦怠。法若画一：法规好像画出的一个整体的图案。形容法规健全。小善必录：有一些才能便会得到录用。劝：劝勉。夫用兵之道，《诸葛孔明全集》作“夫用人之道”。瞻之以财，《诸葛孔明全集》作“赡之以财”。厉之以信，《诸葛孔明全集》作“励之以言”。畜恩不倦，《诸葛孔明全集》作“畜息不倦”。法若画一，《诸葛孔明全集》作“法令画一”。

自　勉

圣人则天，贤者法地，智者则古。[1]骄者招毁，妄者稔祸，多语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赏于无功者离，罚加无罪者怨，喜怒不当者灭。[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则天：效法上天。则，效法。《诗经・小雅・鹿鸣》：“君子是则是效。”法地：效法地。法，效法。《易・系辞上》：“崇效天，卑法地。”圣人则天，《诸葛孔明全集》作“夫圣人则天”。智者则古，《诸葛孔明全集》作“智者循古”。

［2］妄者稔祸：狂妄的人会招来祸端。稔，庄稼成熟。《国语・吴语》：“不稔于岁。”引申指事物酝酿成熟。自奉者：贪婪自私的人。奉，进献。《周礼・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骄者招毁，《诸葛孔明全集》作“骄者毁至”。妄者稔祸，《诸葛孔明全集》作“慢者祸及”。赏于无功者离，《诸葛孔明全集》作“赏无功者离”。罚加无罪者怨，《诸葛孔明全集》作“罚无罪者怨”。喜怒不当者灭，《诸葛孔明全集》作“喜怒不常者灭”。

战　道

夫林战之道，昼广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设伏，或攻于前，或发于后。[1]丛战之道，利用剑楯，将欲图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场，五里一应，偃戢旌旗，特严金鼓，令贼无措手足。[2]谷战之道，巧于设伏，利以勇斗，轻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后，列强弩而冲之，持短兵而继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3]水战之道，利在舟楫，练习士卒以乘之，多张旗帜以惑之，严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设坚栅以卫之，顺其流而击之。[4]夜战之道，利在机密，或潜师以冲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乱其耳目，驰而攻之，可以胜矣。[5]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昼广旌旗：白天多插军旗。广，普遍；多。《汉书·艺文志》："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夫林战之道，《诸葛孔明全集》作"征战之道"。夜多金鼓，《诸葛孔明全集》作"夜广火鼓"。巧于设伏，《诸葛孔明全集》作"巧在奇伏"。或攻于前，《诸葛孔明全集》作"或发于前"。

[2] 丛战：在草木丛生的环境中作战。剑楯：两种武器。剑，一种随身佩带的兵器。长刃两面，中间有脊，短柄。初用铜铸。中国发现最早的属西周初期，盛行于东周。西周晚期开始有铁制。楯，同"盾"。即藤牌。《左传·定公六年》："献杨楯六十于简子。"亦泛指防卫之物。偃戢旌旗：将军旗都卷起来，不要让敌人看见。偃，仰卧。《诗经·小雅·北山》："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

行。”引申为倒下、卧倒的通称。《论语·颜渊》：“草上之风，必偃。”戢，收敛。《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兵不戢，必取其族。”特严金鼓：只是要求士兵严格遵守金鼓的指令行事。特，独。《庄子·逍遥游》：“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严，严厉，严格。《管子·小问》：“坚中外正，严也。”丛战之道，《诸葛孔明全集》作“聚战之道”。将欲图之，《诸葛孔明全集》作“将欲图后”。先度其路，《诸葛孔明全集》作“先广其路”。五里一应，《诸葛孔明全集》作“五里一堠”。偃戢旌旗，《诸葛孔明全集》作“偃戢旗旌”。特严金鼓，《诸葛孔明全集》作“时节金鼓”。令贼无措手足，《诸葛孔明全集》作“令敌人无所措手足”。

［3］谷战：在山谷中作战。利以勇斗，《诸葛孔明全集》作“利在勇斗”。列强弩而冲之，《诸葛孔明全集》作“列强弩以冲之”。持短兵而继之，《诸葛孔明全集》作“持短兵以继之”。

［4］坚栅：牢固的营寨。练习士卒以乘之，《诸葛孔明全集》作“简练习之士以乘之”。严弓弩以中之，《诸葛孔明全集》作“发强弩以中之”。顺其流而击之，《诸葛孔明全集》作“顺其流以击之”。

［5］或潜师以冲之：有时用偷袭的办法来袭击敌人。潜，暗中；偷偷地。《左传·哀公十七年》：“越子以三军潜涉。”《荀子·议兵》：“不潜军。”或潜师以冲之，《诸葛孔明全集》作“或潜师衔枚”。以出其不意，《诸葛孔明全集》作“出其不意”。或多火鼓，《诸葛孔明全集》作“或多以火鼓”。以乱其耳目，《诸葛孔明全集》作“乱其耳目”。

和　人

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1]若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谗慝互生，

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况众人乎？[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这几句的意思是说，作战的道理，主要在于搞好军队的团结，大家团结了不用鼓励就会有旺盛的士气。在于人和，《诸葛孔明全集》作“要在和人”。

［2］谤讥：毁谤，讥讽。谗慝：说别人坏话，用邪恶的方法来陷害别人。慝，邪恶；恶念。《书·毕命》：“旌别淑慝。”若将吏相猜，《诸葛孔明全集》作“若吏卒相猜”。士卒不服，《诸葛孔明全集》作“士戎不附”。忠谋不用，《诸葛孔明全集》作“忠谋不纳”。群下谤议，《诸葛孔明全集》作“群小暗议”。谗慝互生，《诸葛孔明全集》作“谗慝芽生”。况众人乎，《诸葛孔明全集》作“况其众乎”。

察　　情[1]

夫兵起而静者，恃其险也；迫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众树动者，车来也；尘土卑而广者，徒来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半进而半退者，诱也；杖而行者，饥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币重而言甘者，诱也。[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察情：考察军中各种情况。

[2] 尘土卑而广者：尘土飞扬起来较低而且多的情况。辞强而进驱者：语言强硬且不断前进的人。劳：慰劳。《汉书·谷永传》："劳二千石。"数赏者：多次奖赏的人。窘：困迫。《诗经·小雅·正月》："又窘阴雨。"《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来委谢者：来推卸罪责并道歉的人。币重而言甘者：礼物贵重而且甜言蜜语的人。币，帛，古人通常用作相互赠送的礼物；亦为礼发报的通称。《仪礼·士相见礼》："凡执币者不趋，容弥蹙以为仪。"夫兵起而静者，《诸葛孔明全集》作"夫兵起于情，近而静者"。迫而挑战者，《诸葛孔明全集》作"远而挑战者"。车来也，《诸葛孔明全集》作"来也"。尘土卑而广者，《诸葛孔明全集》作"尘卑而广者"。"徒来也"后加"高而锐者车来也"七字。"退也"后加"卑而益备者，进也"七字。半进而半退者，《诸葛孔明全集》作"半进半退者"。旌旗动者，《诸葛孔明全集》作"旌旛动者"。思罚者，《诸葛孔明全集》作"数罚者"。"困也"后加"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十三字。诱也，《诸葛孔明全集》作"诱我也"。

将　　情

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1]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这几句的主要是说，将领要与士兵同甘共苦，不要享受特权。军食未熟，《诸葛孔明全集》作“军米未炊”。军火未然，《诸葛孔明全集》作“军火未燃”。军幕未施，《诸葛孔明全集》作“军幕未拽”。将不言困，《诸葛孔明全集》作“将不言热”。“夏不操扇”后有“冬不服裘”四字。

威　　令

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1]若乃上无刑罚，下无礼义，虽贵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纣之类也。[2]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穰苴之类也。[3]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4]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束肩敛息：束缚身体屏住呼吸。形容人庄严肃穆的样子。重足俯听：地位重要，属下都在听着将领的号令。重足，应是举足轻重之意。法制：法规制度。莫敢仰视者，《诸葛孔明全集》作“莫敢仰视”。

[2] 自免：保全自身。免，逃避；避免。《礼记·曲礼上》：“临难毋苟免。”《左传·桓公六年》：“庶免于难。”《论语·阳货》：“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桀、纣之类也，《诸葛孔明全集》作“桀纣之类是也”。

[3] 穰苴：即司马穰苴。春秋时名将。齐田氏的同族。齐景公时，为将军，善于用兵，约束严明，曾击败燕、晋军队，收复齐国失地。死后，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把穰苴之作附于其中，称为《司马穰苴兵法》。《史记》有传。《汉书·艺文志》有《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兵》有《司马兵法》三卷。现存《司马法》仅一卷，五篇。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赏罚，《诸葛孔明全集》作"匹夫操兵之权，制之以法令，威之以赏罚"。孙武、穰苴之类也，《诸葛孔明全集》作"孙武、穰苴之类是也"。

[4] 势不可通：气势不可流于一般。通，普通，一般。势不可通，《诸葛孔明全集》作"势不可逆也"。

东　夷[1]

东夷之性，薄礼少义，捍急能斗，依山堑海，凭险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乐，未可图也。[2]若上乱下离，则可以行间，间起则隙生，隙生则修德以来之，固甲兵而击之，其势必克也。[3]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东夷：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亦称"东夷"。如夏至周朝有九夷之称。郭璞《尔雅注》："九夷在东"。亦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尚书·大禹谟》有"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旧时亦用以称外国人。

[2] 薄礼少义：是说各少数民族的人不懂得儒家所倡导的礼义等思想。捍急能斗：是说各少数民族的人性情急躁，善于争斗。捍，通"悍"。强悍。《史记·货殖列传》："而民雕捍少虑。"捍

急能斗，《诸葛孔明全集》作“悍急能斗”。上下和睦，《诸葛孔明全集》作“若君臣和睦”。百姓安乐，《诸葛孔明全集》作“黎民安乐”。未可图也，《诸葛孔明全集》作“不可图也”。

［3］行间：实行离间计。间，合者使离，亲者使疏。《史记·项羽本纪》：“（汉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间起则隙生：一旦有了嫌疑就会产生隔阂。间，缝隙；空隙。《庄子·养生主》：“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引申为嫌隙。《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故君臣多间。”修德以来之：这是《论语·季氏》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施行礼教和德政使百姓归附。克：战胜；攻下。《左传·庄公十年》：“彼竭我盈，故克之。”若上乱下离，《诸葛孔明全集》作“上乱下离”。固甲兵而击之，《诸葛孔明全集》作“固兵甲以击之”。

南　　蛮[1]

南蛮多种，性不能教，连合朋党，失意则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昆仑，东至洋海，海产奇货，故人贪而勇战，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战，不可久师也。[2]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南蛮：亦称“蛮”。中国古代对长江中游及其以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先秦古籍里称“六蛮”、“八蛮”或“百蛮”，又通称“南蛮”。分布在楚国西北部，流行槃瓠的传说。以种植水稻等谷物为生。自魏晋南北朝以后，遍及今湘、鄂、豫、皖、赣、川、渝、黔、滇、桂的大部或一部分地区。旧时也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

［2］连合朋党：指这些人勾结在一起。朋党，为私利而互相

勾结。《战国策·赵策》:"臣闻明王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昆仑：这里应指古岛屿名。一称天竺山，亦译军屯山。即今越南南部湄公河口外的昆仑岛。为古代海舶往来东西洋必经之地。《岛夷志略》和《星槎胜览》有专条记述，并引俗谚云："上怕七州，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利在疾战：最好速战速决的意思。疾，急速；猛烈。不可久师也：不可以打持久战。师，军队。这时是用作动词。指带领军队作战。性不能教，《诸葛孔明全集》作"性不帅教"。失意则相攻，《诸葛孔明全集》作"失意则叛"。春夏多疾疫，《诸葛孔明全集》作"春夏多瘴疫"。利在疾战，《诸葛孔明全集》作"利在疾斗"。

西　戎[1]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处，米粮少，金贝多，故人勇战斗，难败。[2]自碛石以西，诸戎种繁，地广形险，俗负强很，故人多不臣，当候之以外衅，伺之以内乱，则可破矣。[3]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西戎：古代西北戎族的总称。《禹贡》指织皮、昆仑、析支、渠搜。《史记·匈奴列传》指春秋之绵诸、绲戎等。原分布在黄河上游及甘肃西北部，后逐渐东迁。

[2] 金贝：泛指金银珠宝。金，古代计算货币的单位。《史记·平准书》:"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又："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引申为货币，钱。贝，古代用贝壳作的货币。《说文·贝部》:"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故人勇战斗，难败，《诸葛孔明全集》作"故人勇，战斗难败"。

[3] 碛石：浅水中的沙石。俗负强很：好勇斗狠之意。不臣：不归顺朝廷。当候之以外衅：应当等待其与外族有矛盾。衅，间隙；瑕隙；破绽。《左传·桓公八年》："雠有衅，不可失也。"《汉书·佞幸传赞》："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之际，国多衅矣。"伺之以内乱：等待、观察，看其何时内部发生矛盾。自碛石以西，《诸葛孔明全集》作"自碛石以西诸戎"。诸戎种繁，地广形险，俗负强很，《诸葛孔明全集》作"种繁地广，形险俗负强狠"。

北　狄[1]

北狄居无城郭，随逐水草，势利则南侵，势失则北遁，长山广碛，足以自卫，饥则捕兽饮乳，寒则寝皮服裘，奔走射猎，以杀为务，未可以道德怀之，未可以兵戎服之。[2]汉不与战。[3]其略有三：汉卒且耕且战，故疲而怯，虏但牧猎，故逸而勇，以疲敌逸，以怯敌勇，不相当也，此不可战一也。[4]汉长于步，日驰百里，虏长于骑，日乃倍之，汉逐虏则赍粮负甲而随之，虏逐汉则驱疾骑而运之，运负之势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战二也。[5]汉战多步，虏战多骑，争地形之势，则骑疾于步，迟疾势县，此不可战三也。[6]不得已，则莫若守边。[7]守边之道，拣良将而任之，训锐士而御之，广营田而实之，设烽堠而待之，候其虚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所谓资不费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虏自宽矣。[8]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校注

[1] 在《诸葛孔明全集》中本文题目为《羌狄》。北狄：古族

名。亦作“翟”。春秋前，主要分布在河西、太行山一带，春秋时，逐渐东徙，活动于齐、鲁、晋、卫、宋、邢等国之间，与诸国有频繁的接触。公元前7世纪时，分为赤狄、白狄、长狄三部，各有支系。因主要分布在北方，故又通称为北狄。以游牧、狩猎为业，善骑射。秦汉以后，“狄”或“北狄”曾中原人对北方各族的泛称之一。

［2］城郭：旧时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侵：侵犯。遁：逃跑。长山广碛：指山多，沙石多。寝皮服裘：指穿野兽皮做的衣服来保暖。务：事业，工作。《易·系辞上》：“故能成天下之务。”怀之：安抚。《左传·僖公七年》：“怀远以德。”服之：使之顺从。服，顺从。《吕氏春秋·论威》：“敌已服矣。”北狄居无城郭，《诸葛孔明全集》作“羌狄居无城郭”。势失则北遁，《诸葛孔明全集》作“势失则自引去”。未可以道德怀之，《诸葛孔明全集》作“未可以道德绥之”。未可以兵戎服之，《诸葛孔明全集》作“未可以兵革服之”。

［3］这句是说，中原人（包括此时的蜀国在内）都不与北狄人交战。

［4］其略有三：其中有三个要点。略，大要。《荀子·非相》：“略则举大。”杨倞注：“略，谓举其大纲。”逸而勇：安闲而勇敢。逸，安闲；逸乐。《书·无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亦谓休息。汉卒且耕且战，《诸葛孔明全集》作“汉军且耕且战”。虏但牧猎，《诸葛孔明全集》作“狄骑且牧且猎”。故逸而勇，《诸葛孔明全集》作“则逸而勇”。不相当也，《诸葛孔明全集》作“不相斗”。此不可战一也，《诸葛孔明全集》作“此其不可战一也”。

［5］日乃倍之：每天的行军速度都是中原人的好多倍。倍，照原数增加。《墨子·经上》：“倍，为二也。”加一倍算法即照原

数加一次，或即称“倍”。三以上的倍数则为原数的乘数。虏长于骑，《诸葛孔明全集》作“狄长于骑”。日乃倍之，《诸葛孔明全集》作“日行倍之”。汉逐虏则赍粮负甲而随之，《诸葛孔明全集》作“汉逐狄则运粮负甲而随之”。虏逐汉则驱疾骑而运之，《诸葛孔明全集》作“狄逐汉则长驱疾骑而运之”。此不可战二也，《诸葛孔明全集》作“此其不可战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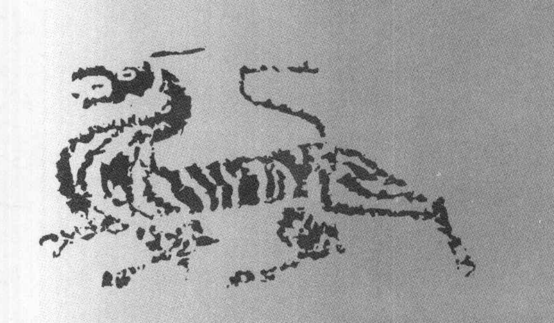
[6] 县，通“悬”。相差得远的意思。虏战多骑，《诸葛孔明全集》作“狄战多骑”。争地形之势，《诸葛孔明全集》作“争地之形势”。则骑疾于步，《诸葛孔明全集》作“则骑与步”。迟疾势县，《诸葛孔明全集》作“迟疾势悬”。此不可战三也，《诸葛孔明全集》作“此其不可战三也”。

[7]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如派军队驻守边境，以待时机。

[8] 拣：挑选；选择。训锐士而御之：训练精兵来守卫这个地方。锐士，战国时秦国经过考选和训练的步兵。秦自商鞅变法，奖励军功，军力强盛。《汉书·刑法志》：“秦昭（即秦昭王）以锐士胜。”荀况比较各国兵制，认为“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见《荀子·议兵》。后用以泛称精锐士兵。御，抵挡。《诗经·邶风·谷风》：“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广营田而实之：扩大屯田范围来充实军用费用。营田，即屯田。汉以后历代政府利用兵士和农民垦种荒地以取得军队给养和税粮的措施，亦指屯垦的土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汉文帝听从晁错建议，募民实边，为民屯之始。汉武帝在西城，宣帝在边郡屯田，都使用驻军，为军屯。实，充实；富裕。《孟子·梁惠王下》：“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烽堠：烽火和探望敌情的土堡。烽，烽火，古时边疆在高台上烧柴或狼粪以报警。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堠，古代探望敌情的土堡。资不费：财物没有浪费。宽：松缓。

“紧”的反义词。《史记·韩非传》：“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广营田而实之，《诸葛孔明全集》作“广公田而实之”。设烽堠而待之，候其虚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所谓资不费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虏自宽矣，《诸葛孔明全集》作“练士卒以防之，多方策以误之，候其隙以间之，乘其衰以击之，则国不费而狄已克矣，人不疲而狄已静矣”。





附录



第一部分
古代著名人物评论选辑

策诸葛丞相诏

刘 备

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于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

（《三国志·蜀志本传》）

与诸葛丞相诏

刘 备

峻既佳士，加有功于国，欲行酹。

（《三国志·蜀志·霍峻传》）

遗 诏

刘 备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

称天，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注引《诸葛亮集》）

又　诏

刘　备

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注引《诸葛亮集》）

赐鈇钺诏

刘　禅

赐丞相亮金鈇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保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

（《三国志·蜀志·本传》裴注引）

策复诸葛丞相诏

刘　禅

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

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三国志·蜀志·本传》）

策诸葛丞相诏

刘　禅

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三国志·蜀志·本传》）

与诸葛公书

刘　巴

乘危历险，到值思义之民，自与之众，承天之心，顺物之性，非余身谋所能劝动。若道穷数尽，将托命于沧海，不复顾荆州矣。

（《三国志·蜀志·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

与诸葛丞相笺

刘 琰

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来，纷纭之论，殆将倾覆。颇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国，原其身中秽垢，扶持全济，致其禄位，以至今日。间者迷醉，言有违错，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虽必克己责躬，改过投死，以誓神灵；无所用命，则靡寄颜。

（《三国志·蜀志·刘琰传》）

与诸葛公书

马 良

闻洛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见矣。夫变用雅虑，审贵垂明，于以简才，宜适其时。若乃和光悦远，迈德天壤，使时闲于听，世服于道，齐高妙之音，正郑、卫之声，并利于事，无相夺伦，此乃管弦之至，牙、旷之调也。虽非钟期，敢不击节！

（《三国志·蜀志·万良传》）

与诸葛丞相书

马 谡

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与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

（《三国志·蜀志·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

狱中与诸葛公书

彭　羕

仆昔有事于诸侯，以为曹操暴虐，孙权无道，振威暗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与兴业致治，故乃翻然有轻举之志。会公来西，仆因法孝直自炫鬻，庞统斟酌其间，遂得诣公于葭萌，指掌而谭，论治世之务，讲霸王之义，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虑明定，即相然赞，遂举事焉。仆于故州不免凡庸，忧于罪罔，得遭风云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显，从布衣之中擢为国士，盗窃茂才。分子之厚，谁复过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菹醢，为不忠不孝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咽喉，愚夫不为也。况仆颇别菽麦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为首兴事业，而有投江阳之论，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颇以被酒，侻失“老”语。此仆之下愚薄虑所致，主公实未老也。且夫立业，岂在老少，西伯九十，宁有衰志，负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讨曹操耳，宁敢有他志邪？孟起说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间，痛人心耳。昔每与庞统共相誓约，庶托足下末踪，尽心于主公之业，追名古人，载勋竹帛。统不幸而死，仆败以取祸。自我堕之，将复谁怨！足下，当世伊、吕也，宜善与主公计事，济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灵，复何言哉！贵使足下明仆本心耳。行矣努力，自爱，自爱！

（《三国志·蜀志·彭羕传》）

谏诸葛公

法　正

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

（《三国志·蜀志·本传》裴注引郭冲事）

谏诸葛丞相

杨　颙

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邴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

（《三国志·蜀志·杨戏传》注）

谏诸葛丞相

王　连

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

（《三国志·蜀志·王连传》）

称诸葛公

张　裔

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三国志·蜀志·张裔》）

答诸葛公问

杨　洪

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三国志·蜀志·杨洪传》）

与诸葛丞相书

孟　达

宛去洛八百里，去此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

（《华阳国志·汉中志》）

又与诸葛丞相书

孟　达

今送纶帽玉玦各一，以徵意焉。

（《太平御览》）

与诸葛孔明书

曹　操

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

（《太平御览》）

与诸葛孔明书

孙　权

丁厷掞张，阴化不尽；和合二国，惟有邓芝。

（《三国志·蜀志·邓芝传》）

与诸葛公书

司马懿

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叹述足下，不去口实。

（《三国志·蜀志·黄权传》）

上后主疏

李　邈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裴注引《华阳国志》）

答雍闿檄

吕　凯

今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睹未萌，受遗托孤，翊赞季兴，与众无忌，录功忘瑕。将军若能翻然改图，易迹更步，古人不难追，鄙士何足宰哉！

（《三国志·蜀志·吕凯传》）

诸葛丞相赞

杨　戏

忠武英高，献策江滨，攀吴连蜀，权我世真。受遗阿衡，整武齐文，敷陈德教，理物移风，贤愚竞心，佥忘其身。诞静邦内，四裔以绥，屡临敌庭，实耀其威，研精大国，恨于未夷。

（《三国志·蜀志·杨戏传》）

诸葛丞相评

陈　寿

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辄删除重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诸葛氏集》目录

开府作牧第一	权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计算第五	训厉第六
综核上第七	综核下第八
杂言上第九	杂言下第十
贵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传运第十三	与孙权书第十四
与诸葛瑾书第十五	与孟达书第十六
废李平第十七	法检上第十八
法检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军令上第二十二
军令中第二十三	军令下第二十四

右共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

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将军。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青龙二年春，亮帅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

而过于叮咛周至。臣愚以为咎由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由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由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

……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三国志·蜀志·本传》）

诸葛丞相赞

常　璩

诸葛亮虽资英霸之能，而主非中兴之器，欲以区区之蜀，假已废之命，北吞强魏，抗衡上国，不亦难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爰迄琬、祎，遵

循弗革，摄乎大国之间，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姜维才非亮匹，志继洪轨，民嫌其劳，家国亦丧矣。

（《华阳国志》）

三国名臣赞

袁　宏

孔明盘桓，俟时而动，遐想管、乐，远明风流。治国以礼，民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及其临终顾托，受遗作相，刘后授之无疑心，武侯处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贰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独禀先觉，标榜风流，远明管、乐，初九龙盘，雅志弥确。百六道丧，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扫雰霁？宗子思宁，薄言解控，释褐中林，郁为时栋。

（《文选》卷四七《袁彦伯三国名臣序赞》）

诸葛忠武侯赞

习凿齿

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

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三国志·蜀志·李严传》裴注引）

述佐篇论

张　俨

汉朝倾覆，天下崩坏，豪杰之士，竞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刘氏据益州，并称兵海内，为世霸主。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托身明主，或收功于蜀汉，或册名于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历前世以观近事，二相优劣，可得而详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昔子产治郑，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或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魏司马懿才

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则未见坦然之勋，若无策以裁之，则非明哲之谓，海内归向之意也。余窃疑焉，请闻其说。答曰：盖闻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让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为敌战之国，势不俱王，自操、备时，强弱悬殊，而备犹出兵阳平，禽夏侯渊。羽围襄阳，将降曹仁，生获于禁，当时北边大小忧惧，孟德身出南阳，乐进、徐晃等为救，围不即解，故蒋子通言彼时有徙许渡河之计，会国家袭取南郡，羽乃解军。玄德与操，智力多少，士众众寡，用兵行军之道，不可同年而语，犹能暂以取胜，是时又无大吴掎角之势也。今仲达之才，减于孔明，当时之势，异于曩日，玄德尚与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军而图敌邪？昔乐毅以弱燕之众，兼从五国之兵，长驱强齐，下七十余城。今蜀汉之卒，不少燕军，君臣之接，信于乐毅，加以国家为唇齿之援，东西相应，首尾如蛇，形势重大，不比于五国之兵也，何惮于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胜，制敌以智，土地广狭，人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于主，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三国志·蜀志·本传》）裴注引）

诸葛公论

袁 准

袁子曰：或问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张飞、关羽

与刘备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诸葛亮，因以为佐相，而群臣悦服，刘备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又问诸葛亮始出陇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应之，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有也，而亮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失此机，何也？袁子曰：蜀兵轻锐，良将少，亮始出，未知中国强弱，是以疑而尝之；且大会者不求近功，所以不进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迟重，屯营重复，后转降未进兵欲战，亮勇而能斗，三郡反而不速应，此其疑征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斗也？曰：亮之在街亭也，前军大破，亮屯去数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则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曰：亮率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若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劳费而徒为饰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轻脱，亮故坚用之。曰：何以知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实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远，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此非急

务，何也？袁子曰：小国贤才少，故欲其尊严也。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余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劝其功也。曰：子之论诸葛亮，则有证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则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贤者之远矣，安可以备体责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贤者之大也；知所短则知所长矣。夫前识与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谓可也。

（《三国志·蜀志·本传》裴注引）

又诸葛公论

袁 准

袁子曰：诸葛亮，重人也，而骤用蜀兵，此知小国弱民，难以久存也。今国家一举而灭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邓艾以万人入江油之危险，钟会以二十万众留剑阁而不得进，三军之士已饥，艾虽战胜克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反矣，故功业如此之难也。国家前有寿春之役，后有灭蜀之劳，百姓贫而仓廪虚。故小国之虑，在于时立功以自存，大国之虑，在于既胜而力竭，成功之后，戒惧之时也。

（《三国志·魏志·邓艾传》裴注引）

难袁孝尼论

裴松之

袁孝尼著文立论，甚重诸葛之为人，至如此言则失之

殊远。观亮君臣相遇，可谓希世一时，终始之分，谁能间之？宁有中违断金，甫怀择主，设使权尽其量，便当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己，岂其然哉！关羽为曹公所获，遇之甚厚，可谓尽其用矣，犹义不背本，曾谓孔明之不若云长乎！

（《三国志·蜀志·本传》裴注）

乐葛优劣论

张　辅

乐毅、诸葛孔明之优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国之兵，以破强齐，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此则仁者之师，莫不谓毅为优。余以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奇策泉涌，智谋从横，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登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宁内，武以折冲，然后布其恩泽于中国之民。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谋谟弘远，雅规恢廓，已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振于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

（《艺文类聚》）

将　略　论

王　睿

孔明创蜀，决沈机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将帅之弘规也。

（《太平御览》）

侧周鲁通诸葛论

习凿齿

客问曰：周瑜、鲁肃，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问：周瑜奇孙策于总角，定大计于一面，摧魏武百胜之锋，开孙氏偏王之业，威震天下，名驰四海；鲁肃一见孙权，建东帝之略；子谓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将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宁时，远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与志违，躬耕南亩，遁迹当年，何由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耶？客曰：诸葛武侯翼戴玄德，与瑜、肃何异，而子重诸葛，毁瑜、肃，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论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诸葛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汉高之正胄也，信义著于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谁云不可哉？

（《太平御览》）

诸葛武侯宅铭

习凿齿

达人有作，振此颓风，雕薄蔚采，鸱阑惟丰。义范苍生，道格时雍。自昔爰止，于焉龙盘，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中林，神凝崖端，罔窥其奥，谁测斯欢？堂堂伟匠，婉翮阳朝，倾崖搜宝，高罗九霄，庆云集矣，鸾驾三招。

（《初学记》）

傅　　子

傅　玄

徵士傅干曰：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

（《太平御览》）

史　　通

刘知几

《曲笔篇》云：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又云：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

（《史通·内篇》）

文　中　子

王　通

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

（《王道篇》）

为诸葛丞相请立庙表

向充　习隆

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

（《三国志·蜀志·本传》裴注引《襄阳记》）

祭诸葛丞相文

李　兴

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盖神物应机，大器无方，通人靡滞，大德不常。故谷风发而驺虞啸，云雷升而潜鳞骧；挚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变于受命，贡感激以回庄，异徐生之摘宝，释卧龙于深藏，伟刘氏之倾盖，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汉鼎，跨带我边荒，抗衡我北面，驰骋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祇，岂人之精？何思之

深，何德之情！异世通梦，恨不同生。推子八陈，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昔在颠、夭，有名无迹，孰若吾侪，良筹妙画？臧文既没，以言见称，又未若子，言行并征。夷吾反坫，乐毅不终，奚比于尔，明哲守冲。临终受寄，让过许由，负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郑，教美于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则伊，宁彼管、晏，岂徒圣宣，慷慨屡叹！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谁能不殁，贵有遗格。惟子之勋，移风来世，咏歌余典，懦夫将厉。遐哉邈矣，厥规卓矣，凡若吾子，难可究已。畴昔之乖，万里殊途；今我来思，觌尔故墟。汉高归魂于丰、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两以仿佛，冀影响之有余。魂而有灵，岂其识诸！

（《三国志·蜀志·本传》裴注引《蜀记》）

诸葛武侯庙碑铭

尚　驰

汉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盖有由矣。曹氏挟王室之威重，孙氏藉父兄之余业，刘氏独不阶尺土，开国于亡命行旅之间，天赞一武侯，即鼎足之势均也。公讳亮，字孔明，身长八尺，尝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虽经纶之才，隐括未用，而寥廓之志，举措辄形。既先主扶世奠民，渴明智用谋之佐，致三顾见咨当代之画。公于是轻重中夏，揣摩全吴，定王业于胸心，决神机于掌握，由是身为先主所起，计为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执事，夷险

平乱，靡所不之，卒使刘氏以岷、峨之地为己封，梁、益之人为己蓄，曹操不敢以兵强骤进，孙权不敢以境阔妄动，彼相之力焉。属先主创业未半，中道而殁，遗诏邦家之事，大录于公，敕后主事公如事父。至于职为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昔周公赋《鸱鸮》之诗，成王启金滕之诰，此虽大小有异，托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苟非诚信结于人，格于神，移于物，则莫能至是。公复偬戎仗律，无岁不征，将继旧邦之业，用复先君之命，所以南禽孟获而不杀，志在绥戎狄矣；西拔祁山而不贺，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马，济人之力已纾矣；制陈图兵法，敌国之军可玩矣；故得三关不封，二邦丧气。大勋未集，行师而殒，戎狄野祠，氓庶巷祭，遗爱所使，岂求而得之？噫！国之将亡，本必先颠，且以蜀之连山峻极，其险不为公死而平；沃土饶富，其利不为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众不为公死而减；府藏谷帛，其富不为公死而贫；及邓艾扬声于前，钟会蹑迹于后，灭蜀三十万户，如挠羊群，刘禅竟不免面缚垒门，身为降虏，天事与？人事与？天事远，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论，使武侯常存，殷若一敌国，胜于本朝百万之师，北向争衡，司马懿复惕息而不敢战，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举其大略，真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许小国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诣，不逮前贤。向令伊、吕并世而生，殷、周易地而处，则太甲不放桐宫，而四海咸理，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为天不假年，忠尽莫就，生居于后，功绩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识武

侯，或不能辅成于王业。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贤智逃于薮泽，其可得邪？公死之日，遗令葬汉中宅军前。祭法曰："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则祀之。"至令官书庙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内，每有风行草动，状带威神，若岁大旱，邦人祷之，能为云为雨，是谓存与没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贵于生。铭曰：汉室大坏，扫地无依，人心各动，天命未归，角力争负，有翼者飞。突兀卧龙，吟啸待时，一论世事，超拜军师，鱼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顺收兵，行权略地，气盖全吴，胸吞大魏，国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兴王之器。既得武侯，鵕鷉魏都，敌国未灭，谋臣已殂。大本去矣，不降得乎？荒坟四颓，拱木皆枯，尚余精爽，能禁樵苏。人生异代，仰止山隅。

（《唐文粹》）

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

裴　度

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简策，大名盖天地，不复以云。当汉祚衰陵，人心竞逐，取威定霸者，求贤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择主而后动。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未从虎，时称卧龙。《诗》曰："潜虽伏矣，亦孔之炤。"故州平心与，元直神交。洎乎三顾而许以驱驰，一言而定其机势，于是翼扶刘氏，缵承旧服，结吴抗魏，

拥蜀称汉，刑政达于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谁谓阻深，殷为强国；谁为蓬脆，厉为劲兵。则知地无常形，人无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无其一，由僻陋而启雄图，出封疆以延大敌，财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动而不曰残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叠诸夏也，不敢角其胜负，而止候其存亡；法加于人也，虽从死而无怨；德及于人也，虽奕叶而见思。此所谓精义入神，自诚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举，则四海可平，五服可倾。而陈寿之评，未极其能事，崔浩之说，又诘其成功，此皆以变诈之略，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方，语化成之道，不其谬与！夫委弃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务增德以吞宇宙，不黩武以争寻常。及出斜谷，据武功，分兵屯田，谋久驻之计，与敌对垒，待可胜之期，杂乎居人，如适虚邑，彼则丧气，我方养威，若天假之年，则继大汉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难矣。且权倾一国，声震八紘，上下无异词，始终无愧色，苟非运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于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鱼之有水；仲达奸人之雄者，嗟称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远心，愿奋短札，以排群议，而文字蚩鄙，志愿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圣上以西南奥区，寇乱余孽，罢氓未息，污俗未清，辍我股肱，为之父母，乃诏相国临淮公，由秉钧之重，承推毂之寄，戎轩乃降，藩服乃理，将明帝道，陬落绥怀，溥畅仁风，闾阎滋殖，府中无留事，宇下无弃才，人知向方，我有余地，则诸葛公在昔之治，与相国当今之政，异代而同尘矣。度谬

以庸薄，获参管记，随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谒，有仪可象，以赫厥灵，虽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师长一城，尚流斯文，以未来裔，况如在之叹，终古不纪，其可阙乎？乃刻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尔。铭曰：昔在先主，思启疆宇，扰攘靡依，英雄无辅，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礼义干橹。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劳而不怨，用之有伦。柔服蛮落，铺敷渭滨，摄迹畏威，杂居怀仁。中原旰食，不测不克，以待可胜，允臻其极。天未悔祸，公命不果，汉祚其亡，将星中堕。反旗鸣鼓，犹走司马，死而可作，当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齐管、晏，偬汉萧、张，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丰约，亦皆然矣。呜呼！奇谋奋发，美志夭遏。吁嗟严、立，咸受谪罚，闻之痛之，或泣或绝。甘棠勿翦，骈邑斯夺，由是而言，殊途共辙。本于忠恕，孰不感悦；苟非诚悫，徒云固结。古柏森森，遗庙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骏奔，若有照临。蜀国之风，蜀人之心，锦江清波，玉垒峻岑，入海际天，知公德音。元和二年，岁次己丑，二月二十九日建。

《唐文粹》

刻武侯碑阴

孙　樵

赤帝子火炽四百年，天厌其热，洎献烬矣。武侯独愤激不顾，收死灰于蜀，欲嘘而再然之，艰乎为力哉！是以国称用武岐、雍间，地不尺阔，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

也。夫以武侯之贤，宁靡筹其不可邪？盖激备隆中以天下托，不欲曲肱安毂，终儿女子乎，将驱驰死备志邪？由是覈武侯之所为，殆庶几矣。然跨西南一隅，与吴、魏抗国，提卒数万，绰绰乎去留，无我技者，是亦善为兵矣。史寿以为短于应变，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将奔走固圉之不暇，钟、邓宁能越崖悬兵，决胜指取邪？是并络之野，与武侯存亡俱矣。天歼武侯，其不爱刘，愈明白矣，其姜维何力焉？囊蟠南阳，时人不与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赏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黩，何意气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独谓武侯之治，比于燕奭，彼屠齐城、合诸侯，在下矣。

（《唐文粹》卷五十五上）

诸葛武侯庙记

吕 温

天厌汉德，俾绝其纽，群生坠涂，四海飞水。武侯命世，实念皇极。魏奸吴轻，未获心膂，南阳坚卧，待时而起。三顾虽晚，群雄粗定，必也彗扫，是资鼎立。变化消息，谋成掌中，战龙玄黄，再得云雨。于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国，因山分力，与水合势，蟠亘万里，张为龙形，亦欲首吞咸、镐，尾束河、洛，翼乎中夏，飞于天衢，然后鱼驱勾吴，东入晏海。大勋未集，天夺其魄。至诚无忘，炳在日月，烈气不散，长为风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于戏！以武侯之才，知己托国，土虽狭，国以

勤俭富，民虽寡，兵以节制强。魏武既没，晋宣非敌，而戎车荐驾，不复中原。或奇谋非长，则斩将覆军，无虚举矣；或馈粮不继，则筑室反耕，有成算矣。尝试念之，颇颐其原。夫民无德，以德为归，抚则思，虐则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当汉道方休，哀、平无罪，王莽乃欲凭戚宠，造符命，协之以威，动之以神，使人忘汉，终不可得也。及高、光旧德，与世衰远，桓、灵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开季世，振绝绪，论之以本，临之以忠，使之思汉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举也，匪私刘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偪从之民，耸诚感动，然后经武观衅，长驱义声，咸、洛不足完矣。奈何当至公之运，而强人以私，此犹力争，彼未心服，勤而靡获，不亦宜哉！乃知务开济之业者，未能审时定势，大顺人心，而克观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余而见未至，述于遗庙，以俟通识。唐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东平吕温记。

（《唐文粹》卷五十五上）

武侯庙碑铭并序

沈 迥

皇帝御极，贞元三祀，时乘盛秋，府王左仆射冯翊严总，帅文武将佐，洎蒙突归之旅，疆理西鄙，营军沔阳，先声驰于种落，伐谋息其狂狡。于时威武震叠，虏骑收迹，塞垣萧条，烽爟灭焰，士无保障之役，马无服辕之

劳，重关驰柝，边縠棲野，我师惟扬，则有余力。乃升高访古，周览原隰，修敬兹庙，式荐馨香。光灵若存，年祀浸远，虽箫鼓曲奏，邑里祈禳，而风雨飘摇，祠堂落构，土阶微数尺之崇，庭除无袤丈之隙，登降不能成礼，牲玉不得备陈，颓墉露肩，灌木翳景，樵苏互往，麋鹿走集。冯翊曰：丞相以命世全德，功存季汉，遗风余烈，显赫南方，丘垅□山，实在兹地，荒祠偏倚，庙貌诡制，非所以式先贤、崇祀典也。乃发泉府，徵役徒，撤编管，薙蘩薄，是营是葺，众工麏至，缭以高墉，隔阂刍牧，增以峻宇，昭未威神，英英昔贤，像设如在，翼翼新庙，日至而毕。顾谓小子，扬推前烈，铭于庙门，曰：在昔君臣合德，兴造功业，有若伊尹相汤，吕望兴周，夷吾霸齐，乐毅昌燕，是八君子，皆风云元感，垂裕来世。尝以为阿衡则尊立圣主，天下乐推，尚父则止讐□□，诸侯同举，管氏藉强齐之力，宗周无令王，乐生因建国之资，燕昭为奥主，君臣同道，仅能成功。惟武侯遭时昏乱，群雄竞起，高、光之泽已竭，桓、灵之虐在人，遇先主之短促，值曹魏之雄富，能以区区一州，介在山谷，驱羸卒，辅孱主，衡击中原，撑拒强敌，论时则辛癸恶稔，语地则燕、齐势胜，迁夏、殷者未可拟功，霸桓昭者不足侔力。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渭、讷，其将席卷西邑，底绥东周，祀汉配天，不失旧物矣。洪伐彰彰，宜冠今古，倬轶前烈，其谁曰不然？武侯名迹，存乎国志，今之□书，姑务统论大略，叙我新意，至于备载爵位，追述史传，非作者之意也，今则不书。其铭曰：桓、灵济虐，云海横流，群雄蝟

起，毒蠚九州，天既厌汉，人思代刘，沸渭交争，存亡之秋，其谁存之，时惟武侯。伊昔武侯，踠足南阳，退藏于密，不耀其光。有时有君，将排垢氛，鱼脱溪泉，龙跃风云，先主缵绪，天下三分。馥馥德馨，悠悠清尘，前哲后俊，心迹暗同，建兹新庙，式是梁岷。大唐贞元十一年，岁在乙亥，正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建。山南西道节度行军司马检校尚书刑部员外郎侍御史沈迥撰，节度推官将仕郎试太常寺协律郎元锡书。

凉武昭王训诸子

李　暠

晋凉武昭王李暠，写诸葛武侯训诫，以勖诸子，曰：吾负荷艰难，宁济之勋未建，虽外总良能，凭股肱之力，而戎务孔殷，坐而待旦。以维城之固，宜兼亲贤，故使汝等未及师保之训，皆弱年受任，常惧弗克，以贻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师，何必远也。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暠传》）

与山涛书

嵇　康

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

此可谓能相始终，真相知者也。

（《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

答张华问

李　密

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大雅，诰与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言教是以碎耳。

（《晋书》卷八十八《李密传》）

第二部分
诸葛亮宗族及遗事

宗 族 篇

左丘明《世本》：瞻葛氏，宋景公有大夫瞻葛祁，其后齐人语讹，以瞻葛为诸葛。

贾执《英贤录》：瞻葛氏，有熊氏之后。

应劭《风俗通》：秦末有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以为氏焉。

韦曜《吴书》：诸葛氏，其先葛氏，本琅玡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

范蔚宗《后汉书》：诸葛丰，字少季，琅玡人也。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贡禹为御史大夫，除丰为属，举侍御史。元帝擢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避。京师为之语曰："间何阔，逢诸葛。"上嘉其节，加丰秩光禄大夫。时侍中许章以外属贵幸，奢淫不奉法度，宾客犯事，与章相连。丰案劾章，欲奏其事，适逢许侍中私出，丰驻车，举节诏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驰车去，丰追之，许侍中因得入宫门，自归上，丰亦上奏，于是收丰节。司隶去节自丰始。丰上书谢曰："臣丰驽怯，文不足以劝善，武不足以执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为司隶校尉，未有以自效，复秩臣为光

禄大夫，官尊责重，非臣所当处也；又迫年岁衰暮，常恐卒填沟渠，无以报厚德，使议论士讥臣无补，长获素餐之名；故常愿捐一旦之命，不待时而断奸臣之首，县于都市，编书其罪，使四方明知为恶之罚，然后却就斧钺之诛，诚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犹有刎颈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无伏节死谊之臣，率尽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邪秽浊溷之气，上感于天，是以灾变数见，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诚耻之无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诚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载，无物不容，使尚书令尧赐臣丰书，曰：'夫司隶者，刺举不法，善善恶恶，非得专之也。勉处中和，顺经术意。'恩深德厚，臣丰顿首，幸甚。臣窃不胜愤懑，愿赐清晏，唯陛下裁幸！"上不许。是后，所言益不用。丰复上书言："臣闻伯奇孝而弃于亲，子胥忠而诛于君，隐公慈而杀于弟，叔武弟而杀于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犹不能自显而被刑戮，岂不足以观哉！使臣杀身以安国，蒙诛以显君，臣诚愿之；犹恐未有云补，而为众邪所排，令谗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惧也。"丰以春夏系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丰为城门校尉。丰上书告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堪、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案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终于家。

《吴志》：诸葛瑾，字子瑜，琅玡阳都人也。汉末，避乱江东，值孙策卒，孙权姊婿曲阿弘咨见而异之，荐之于权，与鲁肃等并见宾待，后为权长史，转中司马。建安二十年，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

愕，微见风采，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吴郡太守朱治，权举将也，权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难自诘让，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显陈，乃乞以意私自问，遂于权前为书，泛论物理，因以己心遥往忖度之，毕，以呈权。权喜笑，曰："孤意解矣；颜氏之德，使人加亲，岂谓此邪?"权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测，群下多为之言，权怒益甚，与相反覆，惟瑾默然。权曰："子瑜何独不言?"瑾避席曰："瑾与殷模等，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在流隶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厉，陈答万一，至令模孤负恩惠，自陷罪戾，臣谢过不暇，诚不敢有言。"权闻之怆然，乃曰："特为君赦之。"后从讨关羽，封宣城侯；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刘备东伐吴，吴王求和。瑾与备笺曰："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如反掌。"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权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黄武元年，迁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屡为之说。翻与所亲书曰："诸葛敦仁，则天活物，比蒙清论，有以保分，恶积罪深，见忌殷重，虽有祁老之救，德无羊舌，解释难冀也!"瑾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权亦重之，大事咨访，又别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比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

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专，则其事乖错，如昔张耳、陈余，非不敦睦，至于秉势，自还相贼，乃事理使然也。又长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自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齧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较，恐此一事小短也。”权称尊号，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及吕壹诛，权又有诏切磋瑾等，语在权传。瑾辄因事以答，辞顺理正。瑾子恪，名盛当世，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赤乌四年，年六十八，卒，遗命令素棺，殓以时服，事从省约。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秋冬则射猎讲武，春夏则延宾高会，休吏假卒，或不远千里而造焉。每会，辄历问宾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敌选对，或有博弈，或有摴蒱，投壶弓弹，部别类分，于是甘果继进，清酒徐行，融周流观览，终日不倦。融父兄质素，虽在军旅，身无采饰，而融锦罽文绣，独为奢绮。

孙权薨，徙奋威将军。后恪征淮南，假融节，令引军入沔，以击西兵。恪既诛，遣无难督施宽就将军施绩、孙壹、全熙等取融。融卒闻兵士至，惶惧犹豫，不能决计，兵到围城，饮药而死。三子皆伏诛。

韦曜《吴书》曰：“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

虞溥《江表传》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谗瑾者，此语颇流

闻于外。陆逊表保明瑾无此，宜以散其意。权报曰："子瑜与孤从事积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为人非道不行，非义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吴，孤尝语子瑜曰：'卿与孔明同产，且弟随兄，于义为顺，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从卿者，孤当以书解玄德意，自随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于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贯神明，今岂当有此乎？孤前得妄语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笔与子瑜，即得其报，论天下君臣大节一定之分。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间也。知卿意至，辄封来表以未子瑜，使知卿意。"

张勃《吴录》曰：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半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画，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进攻浮桥，真等退走，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

《吴书》曰：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省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瑾才略虽不及弟，而德行尤纯。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其笃慎皆如此。

《吴志》：诸葛恪，字元逊，瑾长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他日复见，权问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权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后蜀使

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恪之才捷皆此类。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榖，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恪以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蠭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恪盛陈其必捷。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授棨戟武骑三百。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榖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榖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言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综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是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獻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扫凶慝，又充军用，藜蓧稂莠，化为善草，魑魅魍魉，更成虎士，虽

实国家威灵之所加，亦信元帅临履之所致也。虽《诗》美执讯，《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汉之卫、霍，岂足以谈！功轶古人，勋超前世，主上欢然，遥用叹息，感四牡之遗典，思饮至之旧章，故遣中台近官，迎致犒赐，以旌茂功，以慰劬劳。”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复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权以为不可。赤乌中，魏司马宣王谋欲攻恪，权方发兵应之，望气者以为不利，于是徙恪屯于柴桑。与丞相陆逊书曰：“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雕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愚以为君子不求备于一人，自孔氏门徒，大数三千，其见异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张、子路、子贡等七十之徒，亚圣之德，然犹各有所短，师僻，由喭，赐不受命，岂况下此而无所阙！且仲尼不以数子之不备而引以为友，不以人所短弃其所长也。加以当今取士，宜宽于往古。何者？时务从横，而善人单少，国家职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恶，志在陈力，便可奖就，骋其所任，若于小小宜适，私行不足，宜皆阔略，不足缕责。且士诚不可纤论苛克，苛克则彼贤圣犹将不全，况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则难，以人望道则易，贤愚可知。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召祸，原其本起，非为大讐，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夫己不如礼，则人不服，责人以正义，则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责，则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则小人得容其间；得容其间，则三至之言，浸润之谮，纷错交至，虽使至明至亲者处之，犹难以自定，况已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张、陈至于血刃，萧、朱不终其好，本由于此而已。夫不舍小过，纤微相责，久乃至于家户为怨，一国无复全行之士也。”恪知逊以此嫌己，故遂广其理而赞其旨也。会逊卒，恪迁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久之，权不豫，而太子

少，乃征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翌日，权薨。弘素与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祕权死问，欲矫诏除恪。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于坐中诛之，乃发丧制服。与弟公安督融书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弃万国，群下大小，莫不伤悼！至吾父子兄弟，并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隶，是以悲恸，肝心圮裂。皇太子以丁酉践尊号，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惧忝丞相辅汉之效，恐损先帝委付之明，是以忧惭惶惶，所虑万端。且民恶其上，动见瞻观，何时易哉！今以顽钝之资，处保傅之位，艰多智寡，任重谋浅，谁为唇齿？近汉之世，燕盖交构，有上官之变。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与敌犬牙相错，当于今时整顿军具，率厉将士，警备过常，念出万死，无顾一生，以报朝廷，无忝尔先。又诸将备守，各有境界，犹恐贼虏闻讳恣睢，寇窃边邑，诸曹已别下约勅，所部督将，不得妄委所戍，径来奔赴，虽怀怆怛不忍之心，公义夺私，伯禽服戎，若苟违戾，非徒小故，以亲正疏，古今明戒也。"恪更拜太傅，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初，权黄龙元年，迁都建业，二年，筑东兴堤，遏湖水，后征淮南，败以内船，由是废不复修。恪以建兴元年十月，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军而还。魏以吴军入其疆土，耻于受侮，命大将故遵、诸葛诞等率众七万，欲攻围两坞，图坏堤遏。恪兴军四万，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诸军，作浮桥，度陈于堤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将军留赞、吕据、唐咨、丁奉为前部。时天寒雪，魏诸将会饮，见赞等兵少，而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缘遏，大笑之，不即严兵。兵得上，便鼓譟乱斫，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籍，乐安太守桓嘉等同时并没，死者数

万。故叛将韩综为魏前军督，亦斩之。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振旅而归。进封恪阳都侯，加荆、杨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万匹。恪遂有轻敌之心，以十二月战克，明年春复欲出军。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恪乃著论谕众意，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战国之时，诸侯自恃兵强地广，互有救援，谓此足以传世，人莫能危，姿情纵怀，惮于劳苦，使秦渐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与之力竞，坐观其强大，吞灭诸袁。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当时虽有智者，不能复为画计，于是景升儿子，交臂请降，遂为囚虏。凡敌国欲相吞，即仇雠欲相除也。有雠而长之，祸不在己，则在后人，不可不为远虑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夫差自恃强大，闻此邈然，是以诛子胥而无备越之心，至于临败悔之，岂有及乎！越小于吴，尚为吴祸，况其强大者邪！昔秦但得关西耳，尚以并吞六国；今贼皆得秦、赵、韩、魏、燕、齐九州之地，地悉戎马之乡，士林之薮。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敌之，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斃，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自本以来，务在产育，今者贼民，岁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复数十年后，其众必倍于今，而国家劲兵之地，皆已空尽，唯有此见众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而见子弟数不足言，若贼众一倍，而我兵损半，虽复使伊、管图之，未可如何。今不达远虑者，必以此言为

迂。夫祸难未至而豫忧虑，此固众人之所迂也，及于难至，然后顿颡，虽有智者，又不能图，此乃古今所病，非独一时。昔吴始以伍员为迂，故难至而不可救；刘景升不能虑十年之后，故无以诒其子孙。今恪无具臣之才，而受大吴萧、霍之任，智与众同，思不经远，若不及今日为国斥境，俛仰年老，而雠敌更强，欲刎颈谢责，宁有补邪！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此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者也。昔汉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空出攻楚，身被创痍，介胄生虮虱，将士厌困苦，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言，以达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陨殁，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于后。”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然莫敢复难。丹阳太守聂友素与恪善，书谏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计未施行；今公辅赞大业，成先帝之志，寇远自送，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养锐，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恪题论后，为书答友曰：“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

诏召相衔，徐乃旋师，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秋八月，军还，陈兵导从，归入府馆，即召中书令孙嘿，厉声谓曰："卿等何敢妄数作诏？"嘿惶惧辞出，因病还家。恪征行之后，曹所奏署令长职司，一罢更选；愈治威严，多所罪责，常进见者，无不竦息；又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勑兵严，欲向青、徐。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构恪欲为变，与亮谋，置酒请恪。恪将见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明将盥漱，闻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怅不悦。严毕趋出，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还坐顷刻，乃复起，犬又衔其衣，恪令从者逐犬，遂升车。初，恪将征淮南，有孝子著缞衣入其阁中，从者白之，令外诘问。孝子曰，不自觉，入时，中外守备亦悉不见，众皆异之。出行之后，所坐厅事，屋栋中折。自新城出住东兴，有白虹见其船。还拜蒋陵，白虹复绕其车。及将见，驻车宫门，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时入，事泄，自出见恪，曰："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须后，峻当具白主上。"欲以尝知恪。恪答曰："当自力入。"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密书与恪曰："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恪省书而去。未出路门，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阴计，谓恪曰："君自行旋未见，今上置酒请君，君已至门，宜当力进。"恪踌躇而还，剑履上殿，谢亮，还坐，设酒，恪疑未饮。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当有常服药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别饮所赍酒。酒数行，亮还内，峻起入厕，解长衣，著短服，出曰："有诏收诸葛恪。"恪惊起，拔剑未得，而峻刀交下。张约从旁斫峻，裁伤左手，峻应手斫约，断右臂。武卫之士皆趋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复刃。"乃除地更饮。先是，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篾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于此冈。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

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中子竦，长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闻恪诛，车载其母而走。峻遣骑督刘承追斩竦于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数十里，为追兵所逮。甥都乡侯张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数谏恪，恪不从，常忧惧祸，及亡，临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闻震雷电激，不崇一朝，大风冲发，希有极日，然犹继以云雨，因以润物，是则天地之威，不可轻日浃辰，帝王之怒，不宜讫情尽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讳，敢冒破灭之罪，以激风雨之会。伏念故太傅诸葛恪，得承祖考风流之烈，伯叔诸父，遭汉祚尽，九州鼎立，分托三方，并履忠勤，熙隆世业。爰及于恪，生长王国，陶育圣化，致名英伟，服事累纪，祸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属以万机之事。恪素性刚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静邦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侍中武卫将军都乡侯，俱受先帝嘱寄之诏，见其奸虐，日月滋甚，将恐荡摇宇宙，倾危社稷，奋其威怒，精贯昊天，计虑先于神明，智勇百于荆、聂，躬持白刃，枭恪殿堂，勋超朱虚，功越东牟，国之元害，一朝大除，驰首徇示，六军喜踊，日月增光，风尘不动，斯實宗庙之神灵，天人之同验也。今恪父子三首，县市积日，观者数万，詈声成风。国之大刑，无所不震，长老孩幼，无不毕见。人情之于品物，乐极则哀生，见恪贵盛，世莫与贰，身处台辅，中间历年，今之诛夷，无异禽兽，观讫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与土壤同域，鑿掘斫刺，无所复加，愿圣朝稽则乾坤，怒不极旬，使其乡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项籍受殡葬之施，韩信获收殓之恩，斯则汉高发神明之誉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国泽加于辜戮，辜戮之骸，复受不已之恩，于以扬声遐方，沮劝天下，岂不弘哉！昔栾布矫命彭越，臣窃恨之，不先请主上，而专名以肆情，其得不诛，实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谨伏手书，冒昧豫闻，乞圣朝哀察！"于是亮、

峻听恪故吏敛葬。遂求之于石子冈。始，恪退军还，聂友知其将败，书与滕胤曰："当人强盛，山河可拔，一朝羸缩，人情万端，言之悲叹。"恪诛后，孙峻忌友，欲以为鬱林太守，友发病忧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吴录》：孙峻提刀称诏，亮起立曰："非我所为！非我所为！"乳母引亮还内。

胡冲《吴历》：孙峻先引亮入，然后出称诏，与本传同。裴松之以为峻欲称诏，宜如本传及《吴历》，不得如《吴录》所言。

《江表传》：朝臣有乞为恪立碑，以名其勋绩者。博士盛冲以为不应。孙休曰："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冲议为是。"遂寝。

虞喜《志林》：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当时咸谓之失言。虞喜曰：夫托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难也；兼二至而管万机，能胜之者鲜矣！自非采纳群谋，询于刍荛，虚己受人，恒若不足，则功名不成，勋绩莫著。况吕侯国之元耆，智度经远，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见拒，此元逊之疏，乃机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义，广谘当世之务，闻善速于雷动，从谏急于风移，岂得陨首殿堂，死凶竖之刃！世人奇其英辩，造次可观，而哂吕侯无对为陋，不思安危终始之虑，是乐春藻之繁华而忘秋实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精严垂发，六军云扰，士马擐甲，羽檄文驰，费祎时为元帅，荷国重任，而与来敏围棋，意无厌倦。敏临别谓祎，君必能办贼者也，言其明略内定，貌无忧色。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且蜀为蕞尔之国，而方向大敌，所规所图，唯守与战，何可矜己有余，晏然无戚。斯乃性之宽简，不防细微，卒为降人郭修所害，岂非兆见于彼而祸成于此哉！往闻长宁之甄文伟，今睹元逊之逆吕侯，二事体

同，故并载之，可以镜讥于后，永为世鉴。

习凿齿《汉晋春秋》：诸葛恪使司马李衡往蜀说姜维，令同举，曰："古人有言，圣人不能为时，时至亦不可失也。今敌政在私门，外内猜隔，兵挫于外，而民怨于内，自曹操以来，彼之亡形，未有如今日者。若大举伐之，使吴攻其东，汉入其西，彼救西则东虚，重东则西轻，以练实之军，乘虚轻之敌，破之必矣。"维从之。

《吴书》：权寝疾，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狠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后引恪等见卧内，受诏床下。权诏曰："吾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一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愿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为治第馆，设陪卫，群后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序，诸法令有不便者，条列以闻，辄听之。中外翕然，人怀欢欣。

《江表传》：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穀，粮穀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

《江表传》：曾有白头鸟集殿前。权曰："此何鸟也?"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

《诸葛恪别传》：权尝飨蜀使费祎，先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嘲之曰："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赢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祎停食饼，索笔作《麦赋》。恪亦请笔作《磨赋》，咸称善焉。权尝问恪："顷何以自

娱而更肥泽?”恪对曰:“臣闻富润屋,德润身,臣非敢自娱,修己而已。”又问:“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阶蹑履,臣不如胤;回筹转策,胤不如臣。”恪尝献权马,先钩其耳。范慎时在坐,嘲恪曰:“马虽大畜,禀气于天,今残其耳,岂不伤仁?”恪答曰:“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太子尝嘲恪:“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

《江表传》: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权见而奇之,谓瑾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

《吴录》:恪长七尺六寸,少须眉,折頞广额,大口高声。

《吴志·张承传》:诸葛恪年少时,众人奇其英才,承言:“终败诸葛氏者,元逊也。”

《江表传》:孙登使侍中胡综作宾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伦匹,则诸葛恪。”羊衜私驳综曰:“元逊才而疏。”

刘敬叔《异苑》:孙权时,永唐县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束之以归。龟便言曰:“游不量时,为君所得。”担者怪之,载出,欲上吴王。夜宿越里,缆船于大桑树。宵中,树忽呼龟曰:“劳乎元绪!奚事尔耶?”龟曰:“吾被拘系,方见烹臛,虽然,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博识,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计从安出?”龟曰:“子明,无多辞,祸将及尔。”树寂而止。既至建业,权命煮之,焚柴万车,语犹如故。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献者仍说龟树共言,权登使伐桑,煮龟立烂。

干宝《搜神记》:诸葛恪为丹阳太守,常出猎两山之间,有物如小儿,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即死。既而参佐问其故,以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泽图》内,曰,两山之间,其精如小儿,见人则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则死,无谓神明而异之,诸君特未见之耳。”亦见《吴书》。

刘义庆《世说》:孙权暂巡狩武昌,语群臣曰:“在后好共辅

导太子，太子有益，诸君厚赏，如其无益，必有重责。”张昭、薛综并未能对。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达，比青盖来旋，太子圣睿之姿，必闻一知十，岂为诸臣虚当受赏。”孙权尝问恪：“君何如丞相？”恪曰：“臣胜之。”权曰：“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为君叔，何以言胜之邪？”恪对曰：“实如陛下明诏；但仕于污君，甘于伪主，闇于天命，则不如臣从容清泰之朝，赞扬天下之君也。”权复问恪：“君何如步陟？”恪答曰：“臣不如之。”又问：“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问：“何如陆逊？”亦曰：“不如之。”权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胜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国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是以胜也。”

《江表传》：吴主引蜀使费祎饮，使诸葛恪监酒，恪以马鞭拍祎背，甚痛。祎启吴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护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儿，执鞭之士。”恪启曰：“君至大国，傲慢天常，以鞭拍之，于义何伤？”众皆大笑。

《启颜录》：诸葛瑾为豫州，语别驾向台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比往诣恪，不相见。后张昭坐中相遇，别驾呼恪：“咄，郎君！”恪因嘲曰：“豫州乱矣，何咄之有？”答曰：“君圣臣贤，未闻有乱。”恪复云：“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岂唯四凶，亦有丹朱。”

《吴书》：诸葛融，字叔长，生于宠贵，少而骄乐，学为章句，博而不精，性宽容，多技艺，数以巾褐奉朝请，后拜骑都尉。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毘陵，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权以融代表，后代父瑾领摄，融部曲吏士亲附之，疆外无事。

《江表传》：先是，公安有灵鼍鸣。童谣曰：“白鼍鸣，龟背平，南郡城中可长生，守死不去义无成。”及恪被诛，融果刮金印龟，服之而死。

《魏志》：诸葛诞，字公休，琅邪阳都人，诸葛丰后也。初以尚书郎为荥阳令，人为吏部郎，人有所属托，辄显其言而承用之。后有当否，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累迁御史中丞、尚书，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诞、飏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明帝恶之，免诞官。会帝崩，正始初，玄等并任职，复以诞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王凌之阴谋也，太傅司马宣王潜军东伐，以诞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封山阳亭侯。诸葛恪兴东关，遣诞督诸军讨之，与战不利，还，徙为镇南将军。后毌丘俭、文钦反，遣使诣诞，招呼豫州士民，诞斩其使，露布天下，令知俭、钦凶逆。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使诞督豫州诸军，渡安风津，向寿春。俭、钦之破也，诞先至寿春。寿春中十余万口，闻俭、钦败，恐诛，悉破城门出，流迸山泽，或散走人吴。以诞久在淮南，乃复以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吴大将孙峻、吕据、留赞等闻淮南乱，会文钦往，乃帅众将钦径至寿春。时诞诸军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诞遣将军蒋班追击之，斩赞，传首，收其印节，进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户，转为征东大将军。诞既与玄、飏等至亲，又王凌，毌丘俭累见夷灭，惧不自安，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甘露元年冬，吴贼欲向徐堨，计诞所督兵马，足以待之，而复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诞有自疑心，以诞旧臣，欲人度之。二年五月，徵为司空，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綝，杀之。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穀足一年食，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吴人大喜，遣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万众，密与文钦俱来应，以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是时，镇南将军王基始至，督诸军围寿春，未合。咨、钦等从城东北，因山乘险，得将其

众突入城。六月，车驾东征，至项。大将军司马文王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大将军屯邱头，使基及安东将军陈骞等四面合围，表里再重，堑垒甚峻；又使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简锐卒为游军，备外寇。钦等数出犯围，逆击走之。吴将朱异再以大众来迎诞等，渡黎浆水，泰等逆与战，每摧其锋。孙綝以异战不进，怒而杀之。城中食转少，外救不至，众无所恃。将军蒋班、焦彝，皆诞爪牙计事者也，弃诞，逾城，自归大将军。大将军乃使反间以奇变说全怿等，怿等率其众数千人开门来出，城中震惧，不知所为。三年正月，诞、钦、咨等大为攻具，昼夜五六日攻南围，欲决围而出。围上诸军临高以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壍，复还入城。城内食转竭，降出者数万口。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诞不听，由是争恨。钦素与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钦子鸯及虎将兵在小城中，闻钦死，勒兵驰赴之，众不为用，鸯、虎单走逾城出，自归大将军。军吏请诛之，大将军令曰："钦之罪不容诛，其子固应当戮，然鸯、虎以穷归命，且城未拔，杀之，是坚其心也。"乃赦鸯、虎，使将兵数百骑，驰巡城，呼语城内云："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表鸯、虎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城内喜且扰。又日饥困，诞、咨等智力穷，大将军乃自临围，四面进兵，同时鼓譟登城，城内无敢动者。诞窘急，单乘马，将其麾下突小城门出。大将军司马胡奋部兵逆击，斩诞，传首，夷三族。诞麾下数百人坐不降见斩，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唐咨、王祚及诸裨将皆面缚降。吴兵万众，器仗军实山积。初围寿春，议者多欲急攻之。大将军以为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就戮，吾当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诞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灭，六军按甲，深沟高垒，而诞自困，竟不烦攻而克。及破寿春，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

南，不可纵，宜悉坑之。大将军以为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弘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唐咨本利城人，黄初中，利城郡反，杀太守徐箕，推咨为主，文帝遣诸军讨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吴，官至左将军，封侯，持节。诞、钦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获，天下快焉。拜咨安远将军，其余裨将咸假号位，吴众悦服，江东感之，皆不诛其家。其淮南将吏士民诸为诞所胁略者，惟诛其首逆，余皆赦之。听鸯、虎收敛钦丧，给其车牛，致葬旧墓。

臧荣绪《晋书》：诞尝与夏侯玄读书一室，暴雷震破其所倚之柱，衣服焦然，玄色不变，诞亦自若，皆读诵如故，其坦率若是。

《魏氏春秋》：诞为郎，与仆射杜几试船陶河，遭风覆没，诞亦俱溺。虎贲浮河救诞，诞曰："先救杜侯。"诞飘于岸，绝而后苏。

郭颁《世语》：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

王沈《魏书》曰："诞赏赐过度，有犯死罪者，亏制以活之。

《世语》：司马文王既秉朝政，长史贾充以为宜遣参佐，慰劳四征，于是遣充至寿春。充还，启文王："诞再在扬州，有威名，民望所归，今徵必不来，祸小事浅，不徵，事迟祸大。"乃以为司空，书至，诞曰："我作公当在王文舒后，今便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赍书，使以兵付乐綝，此必綝所为。"乃将左右数百人至扬州。扬州人欲闭门，诞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径入，綝逃上楼，就斩之。

《魏末传》：贾充与诞相见，谈说时事，因谓诞曰："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所知也。君以为云何？"诞厉色曰："卿非贾豫

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负国，欲以魏室输人乎？非吾所忍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诞既被徵，请诸牙门置酒饮宴，呼牙门从兵，皆赐酒令醉，谓众人曰：“前作千人铠杖始成，欲以击贼，今当还洛，不复得用，欲暂出将见人游戏，须臾还耳，诸君且止。”乃严鼓，将士七百人出。乐綝闻之，闭州门。诞历南门，宣言曰：“当还洛邑，暂出游戏，扬州何为闭门见备？”前至东门，东门复闭，乃使兵缘城攻门，州人悉走，因风放火，焚其府库，遂杀綝。诞表曰：“臣受国重任，统兵在东。扬州刺史乐綝专诈，说臣与吴交通，又言被诏当代臣位，无状日久。臣奉国命，以死自立，终无异端，仇綝不忠，辄将步骑七百人，以六月六日讨綝，即日斩首，函头驿马传送，若圣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吴臣。不胜发愤有日，谨拜表陈愚，悲感泣血，哽咽断绝，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诚。”裴松之以为《魏末传》所云，率皆鄙陋，疑诞表言曲，不至于此也。

《汉晋春秋》：蒋班、焦彝言于诸葛诞曰：“朱异等以大众来而不能进，孙綝杀异而归江东，外以发兵为名，而内实坐须成败，其归可见矣。今宜及众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决死，攻其一面，虽不能尽克，犹可有全者。”文钦曰：“江东乘战胜之威久矣，未有难北方者也。况公今举十余万之众内附，而钦与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尽在江表，就孙綝不欲，主上及其亲戚岂肯听乎？且中国无岁无事，军民并疲，今守我一年，势力已困，异图生心，变故将起，以往准今，可计日而望也。”班、彝固劝之，钦怒，而诞欲杀班，二人惧，且知诞之必败也，十一月乃相携而降。

《汉晋春秋》：文钦曰：“蒋班、焦彝谓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怿又率众逆降，此敌无备之时也，可以战矣。”诞及唐咨等皆以为然，遂悉其众出攻。

干宝《晋纪》：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吴将于诠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

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敌，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陈而死。

《晋纪》：初，寿春每岁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筑围也，诞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败也。”及大军之攻，亢旱逾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围垒皆毁。诞子靓，字仲思，吴平还晋。靓子恢，字道明，位至尚书令，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

《世说新语》：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傅玄《傅子》曰：“宋建椎牛祷赛，终自焚灭；文钦日祠祭事天，斩于人手；诸葛诞夫妇聚会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举族诛夷：此天下所其见，足为明鉴也。”

《蜀志》：亮父珪，字君贡，汉末为泰山郡丞。

《华阳国志》：先主得荆州，有人众，孙权遣使求共伐蜀，又曰：“雅顾以隆，成为一家，诸葛孔明母兄在吴，可令相并。”

刘艾《献帝春秋》：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宋皓代玄。皓从扬州太守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人南昌。建安四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刘繇。

《蜀志》：诸葛均，亮弟，官至长水校尉。

晋襄阳令郭颁《世语》：诸葛亮兄瑾、弟诞，并有令名，各在一国，人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蜀志》：诸葛瞻，字思远。建兴十二年，亮出武功，与兄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骑都尉。其明年，为羽林中郎将，屡迁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景耀四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六年，

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艾遗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陈死，时年三十七。众皆星散，艾长驱至成都。瞻长子尚与瞻俱没。（叹曰：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乃驰赴魏军死。）次子京（字行宗）及攀子显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

李吉甫《元和志》：初，诸葛瞻在涪，而艾已入江油。瞻曰："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反。"进屯绵竹，埋人脚而战，父子死焉。

晋《泰始起居注》载泰始中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其孙京，随才署吏。"后为郿令。

《晋书》：诸葛瞻次子京及攀子显等，咸熙元年，内徙河东，入晋，京位至江州刺史。

《襄阳记》：罗宪常荐琅邪诸葛京等，即皆叙用，咸显于世。

《华阳国志》：文立入晋，为济阴太守，迁太子中庶子。立上言：诸葛亮等子孙，流徙中畿，各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

尚书仆射山涛启事：郿令诸葛京，祖父亮，遇汉乱分隔，父子大蜀，虽不达天命，要为尽心所事。京治郿自复有称，臣以为宜补东宫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论。京位至江州刺史。

《诸葛氏谱》：京字行宗。

《蜀志》：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权，咸共将护，无能匡矫。

孙盛《异同记》：瞻、厥等以姜维好战无功，国人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姜维故事。晋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说蜀长老云：陈寿尝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此事归恶黄皓，而云瞻不能匡矫也。

干宝论：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孙盛曰：孔明云："事之不济则已耳，安能复为之下！"壮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宜乎世济其忠也。

《蜀志》：乔字伯松，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与兄元逊，俱有名于时。论者以为乔才不及兄，而性业过之。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己嫡子，故易其字焉。拜为驸马都尉，随亮至汉中，年二十五，建兴元年，卒。子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亦早卒。恪见诛于吴，子孙皆尽，而亮自有胄裔，故攀还复为瑾后。

《诸葛氏谱》：晋泰始五年己丑，王览为太傅，诏録故汉名臣子孙萧、曹、邓、吴等后，皆赴阙受秩。孔明之后独不至。访知其第三子怀，公车促至，欲爵之。怀辞曰："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衣食自有余饶。材同樗栎，无补于国。请得归老牖下，实隆赐也。"晋主悦而从之。

《姓源韵谱》：诸葛亮身长八尺，形细面粗，犹如松柏，皮肤枯槁，文理润泽。

习凿齿《襄阳记》：庞德公子字山民，有令名，娶诸葛孔明小姊。

《襄阳记》：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阳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止得阿承丑女"。

魏了翁《朝真观记》：出少城西北，为朝真观，观中左列有圣母仙师乘烟葛女之祠。故老相传，武侯有女，于宅中乘云轻举。

《艺文类聚》：亮与李严书云："吾受赐八十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

《魏氏春秋》：亮使至，司马宣王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

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噉食不至数升。"宣王曰："亮将死矣。"

鱼豢《魏略》：诸葛亮病，谓魏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已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裴松之以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

《汉晋春秋》：亮卒于郭氏坞。

王沈《魏书》：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病卒。裴松之曰：亮在渭滨，魏人蹑迹，胜负之形，未可测量，而云欧血，盖因亮自亡而夸大也。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欧血乎？及至刘琨丧师，与元帝牋，亦曰"亮军败欧血"，此则引虚记以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缘蜀人入谷发丧故也。

《汉晋春秋》：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阵而去，入谷然后发丧。宣王之退也，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杜佑《通典》："司马宣王使二千余人，就军营东南角大声称万岁。亮使问之，答曰："吴朝有使至，请降。"亮曰："计吴朝必无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烦诡诳如此！"懿与亮相持百余日，亮卒于军。

《华阳国志》：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卒，后主素服发哀三日。李邈上疏曰："吕禄、霍光，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伪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后主怒，下狱诛之。

《宋书·天文志》：蜀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率大众伐魏，屯于渭南。有长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亮营，三投再还，往大

还小。占曰，两军相当，有大流星来走军上，及堕军中，皆破败徵也。九月，亮卒于军营而还。

臧荣绪《晋书》：宣帝镇关中，诸葛亮攻郿，据渭水南五丈原。帝御之，对垒相持百余日，俄而亮卒。

孙盛《晋阳秋》：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

《襄阳记》：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云云，于是始从之。

《通典》：刘禅景耀元年，诏为丞相诸葛亮立庙于沔阳。

《史通·曲笔篇》云：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困学纪闻》曰：武侯事迹，湮没多矣。

《晋书·陈寿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议者以此少之。

《后魏书》：毛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陈寿曾为诸葛门下书佐，得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史通·曲笔篇》云：陈氏《国志》立《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案黄气见于秭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盖收父辱受髡，故加此谤议者也。

《史通·曲笔篇》云：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

《蜀志》：吕凯与雍闿檄云：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睹未萌，受遗托孤，翊赞季兴，与众无忌，录功忘瑕云云。

《吴志》：黄龙元年，蜀使卫尉陈震庆权践位。权乃三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梁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造为盟，有云：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

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云云。

《华阳国志》：时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

殷芸《小说》：桓温征蜀，犹见武侯时小史，年百余岁。温问："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

《汉晋春秋》：蜀后主建兴九年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数。

《汉晋春秋》：费祎谓姜维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倖，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汉晋春秋》曰：樊建为给事中，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建稽首曰："臣窃闻天下之论，皆谓邓艾见枉，陛下知而不理，此岂冯唐之所谓'虽得颇、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于是发诏治艾焉。

《魏志》：贾诩曰："诸葛亮善治国。"

《魏志》：刘晔曰："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

《抱朴子》：玄德之见诸葛，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

朱孟震《浣水续谈》：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传为诸葛公服，所居深远者，后遂不除。今蜀人不问有服无服，皆戴孝帽，市井中人，十常八九，谓之戴天孝。余尝以重午登南城楼，观竞渡戏，两岸男女，匝水而居，望之如沙城焉。

《演繁露》：世传《明皇幸蜀图》，山谷间老叟出望驾，有著白巾者。释者曰："为诸葛武侯服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

《浣水续谈》：蛮酋自谓太保，大抵与山僚相似，但有首领，

其人椎髻，以白系之，云，尚为诸葛公制服也。

傅畅《晋诸公赞》曰：靓字仲思，琅琊人，司空诞少子也。雅正有才望，仕吴为右将军、大司马。吴亡，靓入洛，以父诞为太祖所杀，誓不见世祖。世叔母琅琊王妃，靓之姊也，帝后因靓在姊间往就见焉，靓逃于厕中，于是以至孝发名。时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绍死荡阴之役，谈者咸曰：观绍、靓二人，然后知忠孝之道区以别矣。

《世说新语》：诸葛靓后入晋，除大司马，召不起。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

遗 事 篇

习凿齿《襄阳记》：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德公，襄阳人。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尝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谭。"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岁，兄事之，呼作庞公，故世人遂谓庞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诸葛孔明小姊，为魏黄门吏部郎，早卒。子涣，字世文，晋太康中，为牂牁太守。统，德公从子也，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德操。德操与语，既而叹曰："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

《襄阳记》：孔明在南阳，同县庞德公素有重名，司马徽兄事

之，娶孔明小姊，夫妻相敬如宾。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其从子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惟德公与徽重之。德公尝谓亮为卧龙，统为凤雏，徽为水鉴。

《仙鉴》：司马徽谓亮曰："以君才，当访明师，益加学问。汝南灵山酆公玖熟谙韬略，余尝过而请教，如蠡测海，盍往求之！"引亮至山，拜玖为师。居期年，不教，奉事惟谨。玖知其虔，始出《三才祕箓》、《兵法陈图》、《孤虚相旺》诸书，令揣摩研究。百日，玖略审所学皆能致其奥妙，谓曰："方今天运五龙，非有神力者不能济弱于斯时也。"亮问五龙之说，酆公曰："秦、汉之时，五龙变现，如嬴秦为白，吕秦为黑，项王为苍，汉高为赤，汉文梦黄龙之瑞，光武膺赤伏之符，故两汉互尚黄赤。及今汉祚欲终，火土垂绝，虽余焰未息，复当流之于西，禀金而王。孙坚修汉诸陵，乘土之德，故狮儿创业于江左。与火土为仇难者，水也。今曹氏已定北方，木继水而生，其子有青龙之祥，火袭木而王，其后有二火之谶也。"亮曰："操为国贼，权为窃命，亮当此乱世，则惟退隐躬耕，养志乐道。"公曰："不然，抱此材器而不拯救斯民，非仁者之心，然出处必以正，刘备汉室之胄，子如一出为辅，则可成立矣。"亮问关、张辈何如？公曰："羽是解梁老龙，飞是涿州玄豹，云乃长山巨蟒，竺乃东海寿麋，其后犹有襄阳凤雏，长沙虎母，西凉驹子，天水小龙，皆子之良佐使也。南郡武当山上有二十七峰，三十二崖，二十四涧，峰最高者曰天柱、紫霄，二峰间有异人曰北极教主，有琅书、金简，玉册、灵符，皆六甲祕文，五行道法，吾子仅习兵陈，不喻神通，终为左道所困。"遂引至武当拜见，惟令担柴汲水，采黄精度日。居既久，方授以道术，遣下山行世。至灵山，酆公已北回复命，复寻教主亦不在，峰头风雷声轰轰，如千万人语，始悟神人指点，自负不凡。司马徽见之，改容曰："真第一流也。"

《魏略》：徐庶，先名福，与同郡石韬相亲爱。初平中，中州

兵起，乃与韬南客荆州，到又与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内附，孔明与刘备相随去，福与石韬俱来北。至黄初中，韬仕历郡守、典农校尉，福至左中郎将、御史中丞。太和中，诸葛亮出陇右，闻元直、广元仕才如此，叹曰："魏殊多士耶？何彼二人不见用乎！"

《汉氏春秋》：汝南孟建，字公威，代温恢为凉州刺史，有治名，与诸葛亮俱游学，亮后出祁山，使杜子绪宣意于公威。

《魏略》：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夕，从容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耶？"裴松之《蜀志》注以为《魏略》此言，谓诸葛亮为公威计者，可也，若谓兼为己言，可谓未达其心矣。老氏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贤达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诸葛亮之鉴识，岂不能自审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余哉！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岂其区区利在边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谓"鹍鹏已翔于寥廓，而罗者犹视于薮泽"者矣。

《襄阳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魏略》：刘备屯于樊城。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齿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毦，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耶！"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言

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民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是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裴松之曰：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词，各生彼此，乖背至是，亦良为怪。

《后汉书·刘表传》：刘琦尝与琅邪人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初不对，后乃共升高楼，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

孙盛《蜀记》：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谈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裴松之以为亮之异美，诚所愿闻，然冲之所说，实皆可疑，谨随事难之如左：

郭冲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恩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闇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

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难曰：案法正在刘主前死，今称法正谏，则刘主存也。诸葛职为股肱，事归元首，刘主之时，亮又未领益州，庆赏刑政，不出于己。寻冲所述亮答，专自有其能，有违人臣自处之宜，以亮谦顺之体，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

郭冲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见刘备，方得交接，开论伐魏形势，甚合备计，稍欲亲近。刺者尚未得便会。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须臾，客如厕，备谓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补益。”亮问所在，备曰：“起者其人也。”亮徐叹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奸形外漏，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墙而走。裴松之难曰：凡为刺客，皆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也。刘主有知人之鉴，而惑于此客，则此客亦一时之奇士也。又语诸葛，曰“足以助君补益”，则亦诸葛之流亚也；凡如诸葛之俦，鲜有为人作刺客矣。时主亦当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应显达为魏，竟是谁乎，何其寂蔑而无闻？

郭冲三事曰：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人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十六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勅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尝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兵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裴松之难曰：案阳平在汉中，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

于阳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案《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尝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且冲与扶风王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应时降，围天水，拔冀城，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还蜀，人皆贺亮。亮颜色愀然有戚容，谢曰："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于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裴松之难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于此众人方知也。且于时师出无成，伤缺而反者众，三郡归降而不能有。姜维，天水之匹夫耳，获之则于魏何损，拔西县千家，不补街亭所丧，以何为功，而蜀人相贺乎？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长安，遣宣王督张郃诸军雍凉劲卒三十余万，潜军密进，规向剑阁。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时魏军始陈，番兵适交，参佐咸以贼众强盛，非力不制，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亮曰："夫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皆催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悦，愿留一战，住者愤踊，思致死命，相谓曰："诸葛公之恩，死犹不报也。"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郃，却宣王，一战大克，此信之由也。裴松之难曰：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长安耳，此年不复自来，且亮大军在关陇，魏人何由得越亮径向剑阁？亮既出战场，本无久住之规，而方休兵还蜀，皆非经通之言。孙盛、习凿齿搜求异同，罔有所遗，而并不多载冲言，知其乖刺多矣！

袁宏曰：张子布荐诸葛亮于孙权，亮不肯留，人问其故，曰："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

《魏略》曰：初，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弃家属，奔荆州。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乃洗沐，送诣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裴松之案：诸书记及《诸葛亮集》，亮不为太子太傅。

《汉晋春秋》：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持节而至，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耶!"

《世说》：诸葛亮之次渭滨也，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乃遣辛毗为军司马。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亮设诱诡谲万方，宣王果大忿愤，将应以重兵。亮遣间谍觇之，还曰："有一老夫，毅然杖黄钺，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汉晋春秋》：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于是魏大司马曹真有疾，司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长安，督张郃、费耀、戴陵、郭淮等。宣王使耀、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余众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亮分兵留攻，自迎宣王于上邽，郭淮、费耀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

兵而还。宣王寻亮至于卤城。张郃曰："彼远来逆我，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胜之也；且祁山知大军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县军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诸将咸请战。五月辛巳，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魏氏春秋》：诸葛亮屯渭南，粮少，欲速战。魏勅司马宣王坚壁挫其锋。亮屡遗书，又致巾帼以怒宣王。将战，辛毗仗节，奉诏勅乃止。巾帼，妇人丧巾，遗巾帼，言其无勇以掉之。

《汉末传》：蜀丞相亮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粮。魏将司马宣王命张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粮尽引去。郃追之，至木门道，亮驻军削大树皮，书曰："张郃死此树下。"郃军到，亮豫令军士夹道而伏，弓弩乱发，中郃而死。

《汉晋春秋》：先主入益州，吴遣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吴。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乃得止。

《蜀志》：先主平益州，赐诸葛亮等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

《蜀志·刘璋传》：先主迁璋于南郡公安，孙权取荆州，以璋为益州牧，驻秭归。卒，孙权以璋子阐为益州刺史，丞相诸葛亮平南土，阐还吴，为御史中丞。

《先主传》：刘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正因陈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

《蜀志》：先主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零陵先贤传》云：亮时在临蒸。

《蜀志》：曹操南征刘表，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时

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蜀志》：曹操恐先主据江陵，追之，先主斜趣汉津，适与关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

《江表传》：刘备进驻鄂县，即遣诸葛亮随鲁肃诣孙权，结同盟誓。

《吴志》：刘备欲南渡江，鲁肃劝备与孙权并力。时诸葛亮与备相随，肃谓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备遂到夏口，遣亮使于权。

《吴志·鲁肃传》：肃卒，诸葛亮亦为发哀。

裴松之《蜀志注》：亮南征，诏赐亮金鈇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事在《亮集》。

《华阳国志》：先主之入汉中也，争二郡不得。建兴七年，诸葛亮始命陈式平之。

《汉晋春秋》：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并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之间，问曰："此军如何?"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留兵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吏屡有废杀之罪，自觉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刘艾《献帝春秋》曰：孙权欲与备共取蜀，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

孱陵。权因召瑜还。

《华阳国志》：八年，亮使司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后将军费瑶、郭淮于阳谿。

《汉晋春秋》：街亮之败，或劝亮更发兵者，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损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跷足而待矣。"于是考微劳，甄壮烈，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

《汉晋春秋》：刘玄德与庞统宴语，问曰："卿为周公瑾功曹，孤到吴，闻此人密有白事，劝仲谋相留，有之乎？在君为君，卿其毋隐。"统对曰："有之。"玄德叹息曰："孤时危急，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计之士，所见略同。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此诚出于险途，非万全之策也。"

《江表传》：蜀将诸葛亮讨贼还成都，孙权遣使劳问之，送驯象二头于刘禅。

《零陵先贤传》：先主收江南时，诸葛亮驻临蒸。

《魏志·刘放传》：青龙初，孙权与诸葛亮连和，欲俱出为寇，边候得权书，放乃改易其辞，往往换其本文而传合之，与征东将军满宠，若欲归化，封以示亮。亮腾与吴大将步骘等。骘等以见权，权惧亮自疑，深自解说。

臧荣绪《晋书》曰：诸葛亮率众出斜谷，司马宣王拒亮，遂济渭水，背水为垒。

《魏略》：诸葛亮围陈仓，使人说郝昭，不下。昭兵才千余人，亮进攻之，起云梯冲车临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又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冲车折。亮乃更以井阑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堑，欲

直攀城，昭又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穴，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

《魏志·郭淮传》：青龙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

裴松之云：刘备以建安十三年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刘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时也。

《魏略》：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

裴启《语林》：武侯与司马懿在渭滨，将战，懿戎服莅事，使人密觇武侯，乃乘素舆，葛巾，持白羽扇，指挥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懿闻而叹曰："诸葛亮可谓名士矣。"

梁元帝《金楼子》：诸葛孔明常战于凤山。

《金楼子》：诸葛孔明到益州，尝战于石室。

《金楼子》：诸葛孔明尝战于万骑谿。

《金楼子》：诸葛孔明战于石井。

郦道元《水经注》：叶榆水迳漏江县伏流山下，复出蝮口，谓之漏江。左思《蜀都赋》曰："漏江流溃其阿，汩若汤谷之扬涛，沛若濛汜之涌波。"诸葛亮之平南中也，战于漏江水之南。

《水经注》：盘水东迳汉兴县，北入叶榆水，诸葛亮入南，战于盘东，是也。

司马彪《战略》：孟达将蜀兵数百降魏，魏文帝以达为新城太守。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亮使郭模诈降，过魏兴太守申仪，仪与达有隙，模语仪：亮言玉玦者，事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

《华阳国志》：南中其谷徵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臣城府，次画神

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卹，又画牵羊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又与瑞锦铁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赍以呈诣，动亦如之。

王隐《蜀记》：谯周，字允南，体貌素朴，无造次辩论之才。诸葛亮领益州牧，周为劝学从事，初见，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请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零陵先贤传》云：刘巴往零陵，事不成，欲由交州道还京师。时诸葛亮在临蒸，巴与亮书，亮追谓曰："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来，不成当还，此其宜也。足下何言耶?"

张勃《吴录》云：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乃叹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

《太平寰宇记》引《蜀志》云：魏武入汉中，诸葛亮出屯江阳。

《华阳国志》：涪陵山险水激，人性戆勇，多獽、蜑之民，县邑阿党，斗讼必死，无蚕桑，少文学，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时，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其性质直，虽徙他所，风俗不变。

《华阳国志》：先主战败，委舟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为永安宫。明年正月，召丞相亮于成都。四月，殂于永安宫。

陈寿《益部耆旧杂记》：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李福省视，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驰骑还见亮。亮语福曰："孤知君还意。近者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谘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责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福还，奉使称旨。

《华阳国志》：吴以亮之亡也，增巴丘守万人，蜀亦益白帝军。

《华阳国志》：亮时，军旅屡兴，赦不妄下。自亮没后，兹制遂亏。

《魏氏春秋》：初，益州从事常房行部，闻朱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按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诛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嶲，欲以安之。褒犹不悛，遂以郡叛应雍闿。裴松之案：以为房为褒所诬，执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杀无辜，以悦奸慝，斯殆妄矣！

陈寿《益部耆旧传》：任安，广汉人，少事聘士杨厚，究极图籍。州牧刘焉表荐安味精道度，厉节高邈。王途隔塞，遂无聘命。年七十九，卒。后丞相亮问秦宓以安所长。宓曰："记人之善，忘人之过。"

《益部耆旧传》：董扶，字茂安，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大将军何进荐扶，灵帝徵拜侍中，后求蜀郡属国都尉，后去官，年八十二卒。后丞相诸葛亮问秦宓以扶所长。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芥之恶。"

《吴志·张温传》：温字惠恕，以辅义中郎将使蜀。孙权谓温曰："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蜀，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温对曰："诸葛亮达见计数，必知神虑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无疑贰。"

虞预《会稽典录》曰：余姚虞俊叹曰："张惠恕才多智少，华而不实，怨之所逢，有覆家之祸，吾既见其兆矣。"诸葛丞相闻俊忧温，意未之信，及温放黜，乃叹俊之有先见。亮初闻温败，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分，善恶太明。"

《吴志》：严畯，字曼才，彭城人，官卫尉。使至蜀，蜀相诸葛亮深善之。《吴志·顾邵传》注引殷礼子基作《通语》曰：礼字德嗣，弱不好弄，潜识过人，少为郡吏，守吴县丞。孙权为王，召

除郎中。后与张温使蜀，诸葛亮甚称叹之；稍迁，至零陵太守，卒官。

《述异录》：蜀汉时，牂牁帅火济者，从诸葛孔明破孟获有功，封罗甸国王，即今宣慰使安氏远祖也。

《滇载纪》：滇酋有六，各号为诏，夷语谓王为诏。其一曰蒙含诏，其二曰浪施诏，其三曰邓睑诏，其四曰施浪诏，其五曰摩些诏，其六曰蒙巂诏。兵埒，不能相君长。至汉，有仁杲者，九龙八族之四世孙也，强大，居昆弥川。传十七世，至龙佑那，当蜀汉建兴三年，诸葛武侯南征雍闿，师次白崖川，获闿，斩之，封龙佑那为酋长，赐姓张氏。割永昌益州地置云南郡于白崖。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郡于是始有姓氏。

《方舆纪要》曰：《白虎通》，战国时，楚庄蹻据滇，号为庄氏。汉武帝立白崖人仁杲为滇王，而蹻嗣绝。仁杲传十五代为龙佑那。诸葛武侯南征，师次白崖，立为酋长，赐姓张氏。历十七传，当贞观世，张乐进求以蒙舍酋细农罗强，遂逊位焉。

《华阳国志》：先主薨后，越巂叟师高定元叛，益州大姓雍闿亦杀太守正昂，孙权遥用闿为永昌太守，牂牁郡丞朱褒领太守，恣睢。丞相亮以初遭大丧，未便加兵，遣从事蜀郡常颀行部南入，以都护李严书晓谕闿，闿答曰："天无二日，土无二主，今天下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其傲慢如此。颀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讯，奸褒因杀颀为乱。

《新唐书》：南诏蛮本乌蛮别种，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在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兵力相埒，各有君长，无统。蜀时为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

第三部分
诸葛亮的用人及制作

用 人 篇

《华阳国志》：建兴二年，丞相亮开府，领益州牧。事无巨细，皆决于亮。亮乃抚百姓，示轨仪，约官职，从权制。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究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封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劝戒明也。辟尚书郎蒋琬及广汉李邵、巴西马勋为掾，南阳宗预为主簿，皆德举也。秦宓为别驾，犍为五梁为功曹，梓潼杜微为主簿，皆州俊彦也。而江夏费祎、南郡董允、郭攸之始为侍郎，赞扬日月。

《蜀志》：亮以西土初建，在得才贤，取人不限其方。董和、黄权、李严等，刘璋所授任也；吴懿、费观等，为璋婚姻；彭羕，璋所摈弃；刘巴，夙昔之所怨恨也；皆处以显任，尽其器能。初，犍为太守李严辟杨洪为功曹。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举门下书佐何祗有才能，洪尚在蜀郡，而祗已为广汉太守。西土咸服，以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华阳国志》：亮乃约官职，修法制，筑高台于成都之南，以

延四方之士。

《华阳国志》：建兴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别遣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为太守广汉王士为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为垒守。亮欲俟定元军众集合，并讨之，军卑水。定元部曲杀雍闿及士，以孟获代闿为主。亮既斩定元，而马忠破牂牁，李恢败于南中。夏五月，亮渡泸，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乃赦获，使还合军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亮复问获，获曰："明公，天威也，边民更不为恶矣。"秋，遂平四郡，改益州为建宁，以李恢为太守，加广汉将军，领交州刺史，移治味县；分建宁越巂置云南郡，以吕凯为太守；又分建宁牂牁置兴古郡，以马忠为牂牁太守；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刚很，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孟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

《汉晋春秋》：南中平，亮皆即其渠率而用之。

《赵云别传》：亮曰："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箕谷军退，初不相失，何故？"邓芝曰："赵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

《蜀志·赵云传》：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先主自葭萌还攻刘璋，召诸葛亮。亮率云与张飞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县；至江州，遣云从外水上江阳，与亮会成都。建兴五年，随诸葛亮驻汉中。明年，亮出军由斜谷道，曹真遣大众当之，亮令云与邓芝往拒，而身攻祁山。

《汉晋春秋》：先主入益州，吴遣使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吴，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太子乃得止。

《华阳国志》：杜微字国辅，涪人也，任安弟子。先主定蜀，常称聋，阖户不出。建兴二年，丞相亮领州牧，选为主簿，舆而致之。亮引见，与书诱劝，欲使以德辅时。微固辞疾笃。亮表拜谏议大夫，从其所志。

《蜀志·庞统传》：统字士元，襄阳人。先主领荆州，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亦言之于先主。先主见统，与善谈，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攻雒城，中流矢卒。先主拜统父议郎，迁谏议大夫，诸葛亮亲为之拜。

《蜀志·董和传》：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先主定蜀，徵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可替否，共为交欢。

《蜀志·许靖传》：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为刘璋蜀郡太守。先主进围成都，靖欲逾城出降，先主薄之；定蜀后，益无意于靖。亮谏曰："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于是稍尊之，寻拜司徒。靖年已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丞相亮皆为之拜。

《蜀志·法正传》：法正字孝直，扶风人。正多阴谋，善设奇制变，先主之取益州，皆其力也。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每奇正智术。章武二年，先主征吴，大军败绩，还驻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蜀志·蒋琬传》：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为广都长，众事不理，时又沈醉，先主将加罪戮。军师将军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辟琬为

东曹掾，举茂才，迁为参军；八年，代张裔为长史。亮数外出，琬常足兵足食。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

《蜀志·刘巴传》：巴字子初，零陵烝阳人。刘璋欲迎先主，巴极谏，璋不听。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辞谢罪负，先主不责；而亮数称荐之，辟为左将军西曹掾，尝称之。先主称尊号，昭告于皇天后土神祇，凡诸文诰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后魏尚书仆射陈群与诸葛亮书，问巴消息，曰"刘君子初"，甚敬重焉。

《蜀志·廖立传》：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人。诸葛亮镇荆土，孙权遣使通好于亮，因问士人偕谁相经纬者。亮答曰："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后立为侍中。后主即位，徙长水校尉。立意自谓才名宜为亮副，而更游散，常怀怏怏，于是亮劾立，废为民，徙汶山。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闻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卒死徙所。

《荆州先德传》：诸葛亮以费祎有俊才，宜遣使吴。孙权好嘲戏以观人，时琅邪诸葛恪、羊衜等各知名，皆在坐，并发异端之论以难祎。祎应机辄对，举坐称之。

《蜀志·费祎传》：祎字文伟，江夏鄳人。先主立太子，祎与董允俱为舍人，迁庶子。后主践位，为黄门侍郎。丞相亮南征还，群僚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亮以初从南归，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还，迁为侍中。亮北驻汉中，请祎为参军。以奉使称旨，频烦至吴。亮卒后，代蒋琬为尚书令，封成乡侯。

《蜀志》：刘琰字威硕，鲁国人。后主立，封都乡侯，班位每亚李严，为卫尉、中军师、后将军，迁车骑将军，然不预国政，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建兴十年，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亮责让之，琰与亮笺谢，于是亮遣还成都，官位如故。

《蜀志·董厥传》：诸葛亮以董厥为府令史，称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徙为主簿，后稍迁至尚书

仆射，代陈祗为尚书令。

《蜀志·杨戏传》：戏字文然，犍为武阳人，丞相亮深识之。戏年二十余，从州书佐为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号为平当。府辟为属主簿。

《蜀志》：魏延字文长，义阳人。诸葛亮驻汉中，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后破郭淮，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尝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蜀志》：建兴六年春，亮身率众军攻祁山。丞相司马魏延曰："闻夏侯楙少主之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缘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危计，不如安从坦道，可以西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华阳国志》：魏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惟杨仪不相假借延。孔明深惜仪之才干，延之骁勇，常衔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为作《甘戚论》。

《蜀志》：杨仪字威公，襄阳人。建兴三年，丞相亮以为参军，署府事，将南行。五年，随亮汉中；八年，迁长史，加绥军将军。亮数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穀，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亮深惜仪之才干，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十二年，随亮出屯谷。亮卒于敌场，仪领军还；后以诽谤自杀。

《华阳国志》：初，亮密表后主，以"仪性狷狭，若臣不幸，可以蒋琬代臣"，于是以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

《蜀志》：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先主辟为左将军掾，后遣使吴。良谓诸葛亮曰："今衔国命，协睦二家，幸为良介于孙将军。"亮曰："君试自为文。"先主称尊号，以良为侍中。先主败绩于彝陵，良遇害。

裴松之《蜀志注》：马良盖与孔明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孔明年长良，故呼孔明为尊兄。

《蜀志·彭羕传》：羕字永年，广汉人。先主领益州牧，拔彭羕为治中从事，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疏，左迁江阳太守；后诛死。

《蜀志》：马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巂太守。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后亮出军祁山，谡违节度，大败，下狱死。

《襄阳记》：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马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所必然也。今公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蜀志·向朗传》：朗兄子宠，先主时为牙门将。秭归之败，宠营特完。建兴元年，封都亭侯，后为中部督，典宿卫兵。诸葛亮当北行，表与后主，云："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云云。迁中领军。延熙三年，征汉嘉南蛮，遇害。宠弟充，历射声校尉、尚书。

《蜀志·谯周传》：周字允南，西充国人。丞相亮领益州牧，

命周为劝学从事。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得达。

《蜀志·伊籍传》：籍字机伯，山阳人。初为左将军从事中郎，后迁昭文将军，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蜀志·王连传》：连字文仪，南阳人，为刘璋梓潼令。先主进军来南，连闭城不降。先主义之，不强逼也。及成都平，以连为什邡令，转广都，有绩；迁司监校尉，利人甚多；又简收良才，以为官属；迁属郡太守。丞相亮南征，连谏，以为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连言辄恳至，停留久之。后拜屯骑校尉，领丞相长史，封平阳亭侯。

《蜀志·简雍传》：雍字宪和，涿郡人。先主围成都，遣雍往说璋，璋遂与雍同舆而载，出城归命。先主拜雍为昭德将军。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倨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诸葛亮以下，则独擅一榻，倾枕卧语，无所为屈。

《蜀志》：李恢字德昂，建宁俞元人。先主以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后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时恢众少敌倍，又未得亮声息，绐南人，南人信之，围守怠缓，恢出击，大破之，与亮声势相连。南土平定，恢功居多，封汉兴亭侯。

《蜀志》：丞相亮主簿胡济，字伟度，义阳人，有忠荩之效。亮发教群下，与董和、徐庶并称。

《蜀志·杨戏传》注：李邵字允南，广汉郪人。先主定蜀，以李邵为州书佐从事。建兴元年，丞相亮辟为西曹掾。亮南征，留邵为治中从事。

常璩《华阳国志》：李邵兄邈，字汉南，刘璋时为牛鞞长。先主领牧，为从事。正旦命行酒，得进见，让先主曰："振威以将军

宗室肺腑，委以讨贼，元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非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将杀之，诸葛亮为请，得免。久之，为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建兴六年，亮西征，马谡在前，败绩，亮将杀之。邈谏以为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诛子玉，二世不竞；失亮意，还蜀。

《蜀志·张裔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具。先是，益州杀太守正昂，乃以裔为益州太守，为雍闿缚送吴。诸葛亮遣邓芝使吴，令芝言次可从权请裔。裔自至吴，流徙伏匿，权未之知也，故许芝遣裔。裔至蜀，丞相亮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

《蜀志》：丞相亮驻汉中，张裔领留府长史，常称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蜀志》：秦宓字子勅，广汉绵竹人。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宓，迎为别驾，寻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吴遣使张温来聘，百官皆往饯焉。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学士也。”与温答问，如响应声而出，温大敬服，迁大司农。

《蜀志》：张翼字伯恭，犍为武阳人。建兴九年，为庲降都督、绥南中郎将。讨刘胄，未破，会被徵当还。群下咸以为宜便驰骑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蛮夷蠢动，不称职，故黜一作还耳。然代人未至，吾方临战场，当运粮积穀，为灭贼之资，岂可以黜退之故，而废公家之务乎?”于是统摄不懈，代到乃发。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闻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为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

《蜀志·杨戏传》注：姚伷字子绪，阆中人。先主定益州后，为功曹书佐。建兴元年，为广汉太守。丞相亮北驻汉中，辟为掾。

佃并进文武之士，亮称之，迁为参军。亮卒，稍迁为尚书仆射。

《蜀志·吕乂传》：乂字季阳，南阳人，迁巴西太守。丞相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吕乂募兵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亮卒，迁广汉、蜀郡太守。蜀郡户口众多，又亮卒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数年中，脱漏自出者万余口。后入代董允为尚书令。

《蜀志·杨戏传》注：杨颙字子昭，襄阳人，为丞相诸葛亮主簿。亮尝自校簿书，子昭直入谏，云云，亮谢之；及卒，亮垂泣三日。

《蜀志·陈震传》：震字孝起，南阳人。建兴二年，拜尚书，迁尚书令，使吴。七年，孙权称尊号，以震为卫尉，贺权践阼。诸葛亮与兄瑾书称之。

《蜀志·王平传》：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建兴六年，属参军马谡先锋。街亭之败，众皆星散，惟平所领千余人鸣鼓自持。魏张郃疑有伏，不敢逼，故平得徐徐收合诸营，率将士而还。亮既斩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九年，亮围祁山，平别守南围，魏司马懿攻亮，张郃攻平，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于武功，军退，魏延作乱，一战而败，平之功也。

《蜀志》：吕凯字季平，永昌不韦人，仕郡五官掾。时雍闿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滋甚，都护李严与闿书，解喻利害，闿答书桀慢。凯与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及丞相亮南征讨闿，既发在道，而闿已为高定部曲所杀。亮至南，上表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会为叛蛮所害。

《蜀志》：姜维字伯约，天水冀人。亮军向祁山，时维与梁绪、尹赏、梁虔诣亮降。亮美维胆智，辟为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时年二十七，使典军实；后迁中监军、征西将军。亮卒，维

还成都，为辅汉将军，封平襄侯。

《蜀志》：尹默字思潜，梓潼涪人。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及立太子，默为仆射。后主践阼，拜谏议大夫。丞相亮驻汉中，请为军祭酒。亮卒，还成都，拜大中大夫。

《蜀志·张嶷传》：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国人。建兴五年，丞相亮北驻汉中，广汉绵竹山贼张慕等抄盗军资，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将兵讨之，斩慕等五十余级，渠帅悉殄。

《蜀志》：亮以南阳郭攸之器业知名，性素和顺，疏请备员。

《蜀志》：董允字休昭，掌军中郎将和之子。亮将北征，驻汉中，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允秉心公亮，任以宫省之事；寻请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蜀志·刘封传》：封本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为子。先主攻刘璋时，与诸葛亮、张飞等泝流西上，益州既定，以封为副军中郎将。孟达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遣封统达军，会上庸。封与达常忿争不和，达遂降魏。魏遣达袭封，与书招之，封不听，破走成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服，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

《蜀志·向朗传》：朗字巨达，襄阳宜城人，为巴西太守，顷之，转牂牁，又徙房陵。后主践阼，为步兵校尉，代王连领丞相长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统后事。三年，随亮汉中。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数年，为光禄勋：亮卒后，徙左将军。

《蜀志·杨戏传》注：龚禄字德绪，巴西安汉人。先主定益州，为郡从事、牙门将。建兴三年，为越嶲太守。随丞相亮南征，为蛮夷所害。

《华阳国志》：章武三年，越嶲叟大帅高定元称王恣睢，遣都督李承之杀将军焦璜，破没郡土。丞相亮遣越嶲太守龚禄住安上县，遥领太守。

《蜀志·杨戏传》注：王士字义强，广汉郪人，为宕渠太守，徙在犍为。会丞相亮南征，转为益州太守，将南行，为蛮夷所害。

《蜀志》：宗预字德艳，南阳安众人。建兴初，丞相亮以为主簿，迁参军、右中郎将。

《蜀志·杨戏传》注：赖恭子厷，为丞相西曹令史，随诸葛亮于汉中，早夭。亮甚惜之，与留府长史参军张裔、蒋琬书曰："令史失赖厷，掾属丧杨颙，为朝中损益多矣！"

《蜀志·杨戏传》注：马齐字承伯，巴西阆中人，为太守张飞功曹。飞贡之先主，为尚书郎。建兴中，从事、丞相掾，迁广汉太守。亮卒，为尚书。

《蜀志》：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先主攻刘璋，留峻守葭萌城，斩刘璋将向存。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以为梓潼太守。年四十，卒。先主悼惜，乃诏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于国，欲行酹。"遂亲率群僚，临舍予祭，因留宿墓上，当时荣之。

《蜀志·霍峻传》：峻子弋，字绍先，后主立，除谒者。丞相亮北驻汉中，请为记室，使与子乔共周旋游处。亮卒，为黄门侍郎。

《蜀志》：关兴字安国，少有令闻，丞相亮深器异之。弱冠，荐为侍中、中监军。

《蜀志·费诗传》：诗字公举，犍为南安人。建兴三年，随丞相亮南行，归至汉阳县。降人李鸿来诣亮，时蒋琬与诗在坐。鸿曰："间过孟达许，适见王冲从南来，言往者达之去就，明公切齿，欲诛达妻子，赖先主不听耳。达曰：'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尽不信冲言，委仰明公，为复已已。"亮谓琬、诗曰："还都，当有书与子度相闻。"诗进曰："孟达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与书邪?"亮默然不答。

《蜀志·邓芝传》：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迁广汉太

守，所在清严有治绩，人为尚书。先主薨于永安，丞相亮深虑孙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未知所出。芝见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问其人为谁？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吴。权自绝魏，与蜀连和。亮驻汉中，以芝为中监军、扬武将军。

《蜀志·李严传》：严字正方，南阳人。初，亮以曹真欲三道向汉川，命李严将万人赴汉中，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典严后事。明年，亮当出军，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严改名为平。九年，亮军祁山，平催督军事，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旨，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表后主，说军伪退，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前后手策书疏本末，平词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亮表劾平，废平为民，徙梓潼县。后平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

《华阳国志》：九年，丞相亮复出围祁山，虑粮运不继，设三策，告都护李平曰："上计，断其后道；中计，与之持久；下计，还住黄土。"

《华阳国志》：先主初以江夏费瓘为太守，领江州都督。后都护李严更城大城，周迴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为州，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亮将北征，召严汉中，故穿山不逮，然造苍龙、白虎门，别郡县仓皆有城。

习凿齿《襄阳记》：董恢字休绪，襄阳人，以宣信中郎副费祎使吴。孙权尝大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常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曾不知防虑于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祎愕然四顾视，不能即答。恢目祎曰："可速言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今方扫除强贼，混一区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

楫，非长计也。”权大笑乐。诸葛亮闻之，以为知言。还，未满三日，辟为丞相府属，迁巴郡太守。裴松之曰：《汉晋春秋》亦载此语，不闻董恢所教，辞亦小异。

陈寿《益部耆旧传》：《杂记》：何祗，字君肃，少贫寒，为人宽厚通济，体甚壮大，又能饮食，好声色，不持节俭，故时人少贵之者。初仕郡，后为督军从事。时丞相亮治蜀，用法峻密，阴闻祗游戏放纵，不勤所职，当掩往录狱，众人咸为祗惧。祗密闻之，夜张灯火见囚，读诸解状。亮晨往，悉已谙诵，答对解释，无所疑滞，亮甚器之，出补成都令。时郫县令缺，复令祗兼之。二县户口猥多，切近都治，饶诸奸秽。每比人，常眠睡，及其觉寤，辄得奸诈，众咸畏祗之发摘，或以为有术，无敢欺者。使人投算，祗听其读而心计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

《蜀志》：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后主践阼，为虎贲中郎将。丞相亮驻汉中，请为军祭酒、辅军将军，坐事去职。

《蜀志》：杨洪字季休，犍为武阳人。先主屯阳平关，张郃屯广右，先主攻之不能克，急发书发成都兵。诸葛亮以问从事杨洪，洪曰：“汉中则成都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发兵何疑。”亮遂表洪为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顷之，转为益州治中从事。先主征吴不克，还驻永安。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惧有后患，举郡反，烧临邛城，时亮东行省疾，成都单虚，是以元益无所惮。洪即启太子，遣其亲兵，使将军陈曶、郑绰讨元，生获之；赐爵关内侯，复为蜀郡太守、忠节将军，后为越骑校尉，领郡如故。

《蜀志·周群传》：张裕字南和，先主常衔其不逊，加忿其漏言，乃以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鉏。”

《蜀志》：黄忠字汉升，南阳人，勇毅冠三军。宁州既定，拜为讨虏将军，于汉中定军山破斩夏侯渊。先主欲用忠为后将军，而

以关羽为前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位，素非关、马之伦也，今便令同列，张、马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说，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当自解之。"遂与羽等齐位，赐爵关内侯。

《蜀志》：马忠字德信，巴西阆中人。少养外家，姓狐名笃，后乃复姓，改名忠。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以忠为门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为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叛乱之后，忠抚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诣亮所，经营戎事。军还，代张翼为庲降都督，斩刘胄，平南土，加忠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侯。

殷基《通语》：诸葛亮见殷礼而叹曰："不意东吴菰庐中，乃有奇伟如此人！"

挚虞《三辅决录》注：射援字文雄，扶风人也，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贤其才，以女妻之。丞相诸葛亮以援为祭酒，迁从事中郎，卒官。

《华阳国志》：柳隐长子充，连道令。次子初，举秀才。杜祯字文然，柳伸字雅厚，州牧诸葛亮辟为从事。祯符节令，梁、益二州都督，伸度支。祯子珍，字伯重，略阳护军。伸汉嘉、巴东太守。

《华阳国志》：伍梁，字德山，南安人，儒学雅尚，州选迎牧诸葛亮，为功曹，迁五官中郎将。

《华阳国志》：梓潼文恭仲宝，以才干为牧诸葛亮治中从事、丞相参军。

制　作　篇

《蜀志·伊籍传》：诸葛亮与李严、刘巴、法正、伊籍共造

《蜀科》。

《魏氏春秋》：诸葛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

《中兴书目》：《琴经》一卷，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

谢希夷《琴论》：诸葛亮作《梁甫吟》。

《魏氏春秋》：诸葛氏长于巧思，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

《诸葛亮传》：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王应麟《玉海》：西蜀弩名尤多，大者莫逾连弩，十矢，谓之群雅，矢谓之飞枪，通呼为摧山弩，即孔明所作元戎也。又有八牛、威边、定戎、静塞弩。

《魏典略》：马钧巧思绝世，见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

《蜀记》：晋李兴曰："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祕要！"

袁宏《汉纪论》：亮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

袁宏《汉纪论》：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

《华阳国志》：先主即帝位，亮与博士许慈、议郎孟光建立礼仪，择令辰。

《蜀志》：章武二年十月，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

郦道元《水经注》：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水旱从人，世号陆海。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发征丁千百二人主护之，有堰官。

《典略》云：诸葛亮相蜀，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

《玉海》：蜀汉昭烈帝初置五军，其将校略如西汉，而兵有散

骑、武骑之别。诸葛武侯治蜀，以八陈法教阅战士。

《华阳国志》：汉后主建兴三年，诸葛亮平南中，以南中劲卒置飞军。

《华阳国志》：延熙十三年，涪陵大姓徐巨反，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移其豪率徐蔺、谢范五千人于蜀，为射猎官，分老弱配其督将韩蒋，名为助郡军。

《华阳国志》：涪陵山险水激，人性戆勇，汉时赤甲军尝取其民。后主延熙中，丞相亮发涪陵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

《华阳国志》：延熙中，以镇西参军陇西怡思和为太守，江、巴二部守军。

《华阳国志》：诸葛亮平南中，移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

《太平寰宇记》：武侯南征，于叙州宜宾县置郁邬戍，后改为郁邬县。

《太平寰宇记》：蜀后主建兴二年，诸葛孔明率兵南征四郡，平之；改益州郡为建宁，永昌郡为云南，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

《元和郡县志》：曲州本夜郎国地，武帝置朱提县，属犍为郡，后立为郡，后汉省郡，诸葛亮南征，复置朱提郡。

杜佑《通典》述云：亮集督运廖立、杜睿、胡忠等于景谷县西南二十五里白马山，推己意作木牛流马。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股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则否，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鞦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牛不饮食。流马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

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广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与前同。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大小与前同。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后载克去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杠与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汉末传》：蜀丞相亮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粮。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沔南人相传：诸葛公居隆中时，有客至，属妻黄氏具面，顷之面具。侯怪其速，后潜窥之，见数木人斫麦，运磨如飞，遂拜其妻，求传是术，后变其制为木牛流马。

《蒲元别传》：蒲元为诸葛公西曹掾。孔明欲北伐，患粮运难致。元牒与孔明曰："元等推意作一木牛，兼摄两环，人行六尺，马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

《后山丛谭》：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

高承《事物纪原》：诸葛亮始造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民间谓之"江州车子"。

《稗史类编》：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馕。盖巴蜀道阻，便于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按《后汉·郡国志》，巴蜀有江州县，疑亮始作之于江州县，故后人以为名也。

《诸葛亮别传》：亮尝欲铸刀而未得，会蒲元为西曹掾，性多巧思，因委之于斜谷口，镕金造器，特异常法，为诸葛铸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

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都取江水至，元取以淬刀，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犹捍言不杂，元以刀画水云："杂八升，何故言不杂?"取水者叩头服，云："实于涪津渡负倒覆水，惧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于是咸共惊服，称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纳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若薙水刍，称绝当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一作且环者，是其遗制一作范也。

《历代名画记》：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

《华阳国志》：南中，其俗徵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臣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羊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又与瑞锦铁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赍以呈诣，动亦如之。

《华阳国志》：永昌郡，古哀牢国，其先有妇人名沙壶，依哀牢山下居，捕鱼自给；忽水中触沈木，感而有娠，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谓沙壶曰："君为我生子，今在乎?"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语，以龙与陪坐，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长大才武。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智，天所贵也。"共推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夫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后著十尾，臂胫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

陶弘景《刀剑录》：蜀章武元年辛丑，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一先主自佩，一与太子，一与梁王理，一与鲁王永，一与诸葛孔明，二与关羽、张飞，一与赵云，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

虞荔《古鼎录》：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陈鼎，沈永安水中，皆大篆书。又于武

都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并无文，时孔明行军，见此山势似有王气，故镇之。

《书苑》云：蜀先主常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

《古鼎录》：先主章武二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三足；又铸一鼎，沈于永安水中，纪行军奇变；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曰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口山，名曰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

《鼎录》：龙见武阳之水九日，因铸一鼎，像龙形，沈水中。章武三年，又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录书，高三尺，皆武侯迹。

《金石录》：诸葛亮铜铛文，"各"借作部落之"落"。

《刀剑录》：诸葛亮定黔中，从青石祠过，拔刀刺山，没刃，不拔而去，行者莫测。

房子云曰："唐人尚书郎李章武，本名方古，卢元季年，为东平帅李师古判官，因理第，掘得一剑，有"章武"字。方古博物亚茂先，曰："蜀相诸葛亮所佩也。"师古为奏请改名章武焉。盖蜀帝八剑之一也。

《物原》：诸葛亮作馒头夹馔。

《物原》：诸葛亮造竹枪。

《事物绀珠》：枪木桿金头，始于黄帝，扩于诸葛孔明。

《续事始》：诸葛亮置苦竹枪，长丈二。

《事物原始》：诸葛亮围郝昭于陈仓，亮起冲车，昭以绳连石磨四角，击其冲车。冲车即钩援云梯之制也。

《晋官职志》：蜀破后，晋王令陈勰受诸葛亮图陈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勰悉谙练之。

《华夷考》：盍武孟为武冈州幕官，得一瓦枕，枕之，闻其中鸣鼓，自一更至五更，次第不差；既闻鸡鸣，亦至三唱而晓。次夜

复然。武孟以为怪，碎之，见其中有机局，以应夜气。识者以为武侯鸡鸣枕也。

《稗史类编》：诸葛亮与司马懿相持于武功五丈原，亮卒，懿追之，亮长史杨仪多布铁蒺藜，是三国之际已有之，不始于隋炀帝也。

《梁书》：陆法和曾征蜀，及上白帝城，插标云，此下必掘得诸葛镞，掘之，得箭镞一斛。

梁僧佑《神僧传》：梁将王綝与陆法和守巫峡，军次白帝，法和谓人曰："诸葛孔明可谓名将，吾自见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镞一斛许。"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

惠敏《高僧传》：隋时，蜀郡福缘寺释僧渊以锦水江波没溺者众，欲于南路架飞桥。昔诸葛公指二江内造七星三铁錞，长八九尺，径三尺许，人号铁枪，拟打桥柱，用讫投江，须便祠祈，方可出水。渊造新桥，将行竖柱，其錞自然浮水，来自桥侧，及桥成，又自投水中。

《边防记》：马湖之夷，岁莫，百十为群，击铜鼓，歌舞饮酒，昼夜以为乐，其所储蓄，弗尽弗已，谓之诸葛穷夷法。建武千户所，春秋僰侯故地，汉为西南夷部，叛服不常，诸葛武侯征抚之，置铜鼓，埋镇诸山，稍就帖服。

《益部谈资》：诸葛鼓乃铜铸，面广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边有四兽，腰束下空旁，有四耳，花文甚细，色泽如瓜皮，重二十余斤，县于水上，用楢木槌击之，声极圆润，乃孔明禽孟获时所制。昔伐九丝城，得十余面，今在成都府库中，一名錞于鼓。

《游梁杂记》：诸葛鼓乃铜铸者，其形圆，上宽而中束，下则敞口，大约如今楂斗之倒置也。面有四水兽，四周有细花文，其色不甚碧绿，击之，彭彭有声如鼓，云置水上击之，其声更巨。

《蛮司志》：万历元年，四川巡抚曾省吾荡平九丝城都蛮，俘获诸葛武侯铜鼓九十三面，择有声者六十四面以献。疏略云："都

蛮呼铜鼓曰诸葛鼓，相传以为宝器，审阿大丑等，执称：鼓有剥蚀，有声响者为上上鼓，易牛千头，次者七八百头，递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雄视一方，僭称王号。每出劫，击鼓高山，诸蛮顷刻云集，集则椎牛数十头飨蛮，乃出劫，劫数胜，益以鼓为灵。臣等细观所铸，皆奇文异状相错蟠，仅可辨者，雕螭刻鹭，间缀蝦蟆，其数皆四。缙绅父老云，诸葛制以镇蛮，若曰鼓去则蛮运终，理或然也。”

《戎州志》：铜鼓旁范八卦及四蟾蜍，状似覆盆，县而击之，下映以水，其声非钟非鼓，都掌夷相传为孔明铸者，直数十镒，次者数镒。

《夔州图经》：府江岸八陈图相对，有石鼓，世传诸葛武侯教战之鼓。

《夔州图经》：顺林驿六亭，达澧州，绝涔水，水清澈，产蠃蚌，巨者象盘，岸有诸葛遗釜二。

《交州志》：交阯服役有飞头僚子、赤裩僚子、象饮僚子，皆窟居巢处，好饮酒，击铜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女子以金银钗击鼓，叩毕，留与主人。或云，铜鼓乃诸葛武侯征蛮钲也。

《九州要记》：邛州沈黎即诸葛武侯征羌之路也。每十里作一石楼，令鼓声相应，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为楼。

《研北杂录》：松潘、建昌诸夷所宿碉房，十家五家，垒石而上，不以左右为邻，而以上下，牛马登陟，两无猜忌，亦呼碉楼，武侯征羌时遗制也。

王隐《蜀记》：昔诸葛武侯南征蛮中，十里刻一石人，今黎、巂之路，尚有存者。

《述异录》：武侯初平南夷，夜闻军中多讴歌思归，遂诏众各与一砖，曰：“若辈久苦行役，欲遄返耶？枕此而卧，诘朝抵家矣。”从者果然，不用命者，终不得归。今云南管内有一城，居民

皆蜀人，云即其后也。

《清夜丛谭》：孔明以巾帼遗司马懿。巾帼，女子未笄之冠，蜀中名昙笼，盖笑其坚壁不出，如闺女之藏匿也。

《汉舆服志》云：公卿列侯夫人，绀缯帼总，是妇人以巾上覆发者，然昙笼之说，更有意义。

《华阳国志》：德阳县有剑阁道三十里，至险，有阁尉，统桑下兵民。

《华阳国志》：平武县，自景谷有步道径江油、左担出涪。先主时置义守，号关尉。

高承《事物纪原》：诸葛公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杀人以其首祭，则神享为出兵。"公不从，因杂用羊豕肉，而包之以面，象人头以祀，神亦享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

《太平广记》：诸葛公持白羽扇，指挥三军。今成都出羽扇，攒杂鸟毛为之，盖其遗制也。

《南史王玄谟传》：元谟领水军前锋南讨，寻除大将军、荆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于赭圻，赐以诸葛亮箫油铠。

沈约《宋书》：太祖孝武以诸葛亮满袖铠铁帽赐殷孝规。御仗有诸葛公褊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

李延寿《南史·殷孝祖传》：太宗初即位，徵孝祖入朝，御仗先有诸葛亮箫袖铠冒，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赐孝祖。

《丹铅录》：井研县有掘地者，得一釜，铁色光莹，将来造饭，少顷即熟，一乡皆异。有争之者，不得，白于县令，命取看，未至堂下，失手落地，分为二，中乃夹底，心县一符，文不可辨，旁有八分书"诸葛行锅"四字。又麻城毛柱史凤韶为予言：近日平谷县耕民得一釜，以凉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饭，即熟，釜下有"诸葛行锅"四字。乡民以为中有宝物，乃碎之，其复层中有"水火"二字，即前物也。异哉！世所传有划车弩、鸡鸣枕，不一而

足。

唐中丞吴行鲁《建德碑》云：崇宁县，昔武侯以蜀脞脆，令邻邑翊日而市。

《蜀志》：诸葛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

《水经注》：诸葛亮云："八陈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

《中兴书目》：诸葛武侯《八陈图》一卷，后人推演其法，摹为图。今蜀中鱼复平沙上，垒石为八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蕝，世传亮所制也。

《水经注》：江水东迳南乡峡东迳永安宫，刘备终于此，诸葛受遗处也。其间平地可二十里许，江山回阔，入峡所无。城周十余里，背山面江，穨垣四毁，荆棘成林。左右民居多垦其中。江水又东迳诸葛亮图垒南。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陈图，东跨故垒，皆累细石为之。自垒南去，聚石八行，行间相去二丈。因曰："八陈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皆图兵势行藏之权，自后深识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荡，岁月消损，高处可二三尺，下处磨灭殆尽。

《水经注·沔水篇》：沔水东迳武侯垒南，又东迳沔阳县故城南，南对定军山，山东名高平，是亮宿营处，营东即八陈图也。遗基略在，崩褫难识。

李膺《益州记》：稚子阙北五里，武侯八陈图，上城西门，中起六十四魁，八八为行，魁凡一丈，高三尺。

《玉海》：薛士龙曰：图之可见者三：一在沔阳高平旧垒。《水经》云：江又东迳诸葛亮图垒南，注：沔阳定军山东谷高平，是亮宿营处，营东即八陈图也。遗略在难识。一在新都之八陈乡。《元和郡县志》云：诸葛公八陈，在成都府新都县十九里。《寰宇记》云：在县外三十里弥牟镇。李膺《益州记》：稚子阙北五里，武侯八陈图，土城四门，中起六十四魁，八人为行，魁凡一丈，高三尺。一在鱼复宫南江滩水上。《寰宇记》云：夔州奉节县，本汉

鱼复县，八陈图在县西南七里。《荆州图副》云：永安宫南一里，渚下平碛上，周回一百一十八丈，中有诸葛武侯八陈图，聚细石为之，各高五丈，广十围，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北巷，巷悉广五尺，凡六十四聚。或为人散乱，及为夏水所没，冬水退，复依然如故。

《玉海》：《成都图经》：八陈有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陈法也。在弥牟镇者，百二十有八，当头陈法也。在棋盘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营陈法也。

《梁州记》：沔城县泝汉上十五里，有诸葛武侯所镇，在汉水南，背山向水，门前垒石以为陈，水至坏其行列，水去辄复故也。

盛弘之《荆州记》：鱼复县西，累细石为垒，方可数百步，垒西聚石为八行，行聚八，聚二间相去二丈，因曰："八陈既成，自今行师，更不覆败。八陈及垒皆图兵势行藏之权，自后深识者所不能了。桓温伐蜀，经之，以为常山蛇势。此盖意言之。

《元和郡县志》：八陈图在夔州奉节县西七里。

王存《九域志》：夔州八陈碛，自然而成，在江水之中。

《荆州图副》：永安宫南一里，渚下平碛，周回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诸葛孔明八陈图，聚细石为之，各高五丈，广十围，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悉广五尺，凡六十四聚。又有二十四聚作两层，在其后，皆统为十二聚。或为人散乱，及为夏水所没，冬水退，复依然如新。八陈图下东西三里，有一碛，东西一百步，南北广四十步，碛上有盐井泉五口，以木为桶。昔常取盐，即时沙壅，冬出夏没。

《玉海》：洞当中黄龙腾鸟飞折冲虎翼握机冲陈之法，本诸葛武侯方圆牝牡冲方置车轮雁行之制。

殷芸《小说》：诸葛武侯于汉中积石作八陈图。

干宝《晋纪》：诸葛孔明于汉中积石为垒，方可数百步，四郭，又聚石为八行，相去三丈许，谓之八陈图，于今俨然，常有鼓

甲之声，天阴弥响。

《周书》：后周信州，旧治白帝，陆腾徙之于八陈滩北。

《玉海》：苏氏云：自山上俯视百余丈，凡八行，六十四蕝，上圜不见凸凹处，如日中盖影耳，及就视，皆卵石漫漫，不可辨。

《玉海》：南市一名棋盘市，武侯八陈营基也。

《图经》：夔府人重诸葛武侯，以人日倾城出八陈碛上，谓之踏碛游。妇人拾小石之可穿者，贯以采索，系于钗头，以为一岁之祥。帅府宴于碛石。

《广舆记》：八陈台在夔州府武侯庙下，下瞰八陈遗迹。夔人重侯，以人日游碛上。

《嘉话录》：王武子曾为夔州之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陈图，箕张翼舒，鹅形鹳势，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巴蜀雪消之际，大树十围，枯楂百丈，破硙巨石，随波塞川而下，水与岸齐，雷奔山裂，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唯陈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淘洒推激，迨今不动。刘禹锡曰：“是诸葛公诚明一心，为玄德效死；况此法出《六韬》，是太公上智之才所构，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桓温征蜀过此，以为常山陈势，遂勒铭曰：“望古识其真，临源爱往迹，恐君遗事节，聊不南山石。”

《晋书》：马隆依《八陈图》作偏箱车。

《通典》：后魏柔然犯塞。刁雍上表，采诸葛八陈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

唐独孤及《八阵图》云：黄帝受命之始，顺杀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握机制胜，作为陈图。夫八宫之位正，则数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陈，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轴布于内，风云附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以蟠，飞龙翔鸟，上下其势，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余地，游军以接其后，列具将发，

升后令战，驰张则二广失举，犄角则四奇皆出。天宝中有为韬钤者，得其遗制于黄帝书之外篇，裂素而图之。

杜牧之《孙子注》：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今夔州诸葛武侯以石纵横八行为方阵，奇正之出，皆生于此。奇亦为正之正，正亦为奇之奇，彼此相穷，循环无穷也。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数。今盩厔司竹园乃有旧垒，司马懿以四十万步骑，不敢决战，盖知其能也。

《玉海》：薛士龙曰：汉都肄已有孙武六十四陈。窦宪常勒八陈击匈奴。晋马隆又用八陈以复凉州。陈勰持白虎幡，以武侯遗法教五营士。是则武侯之前，既有八陈，后亦未尝亡也。今有马隆《握骑图赞》。其传起于风后。严从曰：武侯所习，风后《五图》也。桓温云：是常山蛇势，徒妄言耳。常山蛇者，法出《孙子》，谓之率然，盖高直陈也。

《太白阴经》：天陈居乾，为天门。地陈居坤，为地门。风陈居巽，为风门。云陈居坎，为云门。飞龙居震，为飞龙门。武翼居兑，为武翼门。鸟翔居离，为鸟翔门。蛇盘居艮，为蛇盘门。天地风云为四正门，龙虎鸟蛇为四奇门。乾坤艮巽为四阖门，坎离震兑为四开门。李靖《问对》：太宗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斯八陈何义也?”靖曰：“传之者误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诡设八名耳。八陈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旛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李靖《问对》：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陈法出何术?”靖对曰：“臣所本，诸葛亮八陈法也。大陈包小陈，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耳。”太宗曰：“内圆外方，何谓也?”靖曰：“方生于正，圆生于奇，方所以规其步，圆所以缀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缀定于天，步定所以缀其旋，是以步处定于地，行缀定于天，步定缀齐则变化不乱。八陈为六，武侯之旧法焉。”太宗

曰："卿六花陈画地几何?"曰："大阅地方千二百步者，其义：升陈各占地四百步，分为东西两厢，云地一千二百步，为教战之所。臣尝教士三万，每阵五千人，以其一为营法，五为方圆曲直锐之形，每陈五变，凡二十五变而止。"

李靖《问对》：太宗问曰："陈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陈间容陈，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何谓也?"靖曰："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方陈之法，即此图也。"

《通典》：李靖《问对》：靖曰："臣前进黄帝、太公二陈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

风后《握奇经》：八陈：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或总称之。先出游军定两端，天有衡，地有轴。天地前后有冲，风附于天，云附于地。衡有重列，各四队，前后之冲各二队，风居四维，故以圆。轴单列各三队，前后之冲各三队，云居四角，故以方。天居两端，地居中间，总为八陈。陈讫，游军从后蹑敌，或惊其左，或惊其右，听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冲为虎翼，风为蛇蟠，围绕之义也。虎居于中，张翼以进，蛇居两端，向敌而蟠以应之。天地之后冲为飞龙，云为鸟翔，突击之义也。龙居其中，张翼以进，鸟掖两端，向敌而翔以应之。虚实二垒，皆爱天文气候向背，山川利害，随时而行，以正合，以奇胜。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机望敌，即引其后，以犄角前列不动，而前列先进以次之，或合而为一，离而为八，各随师之多少，触类而长。

《太白阴经》：黄帝设八陈之形，车厢铜当金也，车工中，黄土也，乌云鸟翔，火也，折冲，木也，龙腾却月，水也，雁行鹅鹳，天也，车轮，地也，飞翼浮蛆，风也。

《路史》注：八陈古有，汉以十月会营士为八陈，是也。世以为出诸葛孔明，不然。孔明八陈，本一陈也，盖出黄帝邱井之法。

井分四道，八家处之。陈分八面，大将军处其中而握奇焉。一军万于千五百人，八千七百五十为正陈，三千七百五十为奇兵。陈间容陈，队间容队。李卫公变为六花陈，今出军亦遗法也。李靖曰："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幡名，龙虎鸟蛇本乎队伍，古人祕之，设此八名耳。"

章怀太子《后汉书注》云：古有八陈，诸葛亮法之。

《魏略》：司马懿案行营垒，叹曰："天下奇才也。"

《蜀志》亮本传：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陈寿曰："亮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

陶宏景《刀剑录》曰：蜀主刘玄德尝令蒲玄元造刀五千口。

第四部分
诸葛亮的遗迹及传记

遗　迹　篇

梁载言《十道志》：武乡谷，蜀封诸葛亮为侯国。

鲍坚南《雍州记》：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

殷芸《小说》：南阳是襄阳墟名，非南阳郡也。出《异苑》。

习凿齿《汉晋春秋》：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盛弘之《荆州记》：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孔明宅。

《荆州图副》：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汉昭烈三顾处。

《荆州图副》：邓城西七里有作乐山，诸葛亮昔尝登此山为《梁甫吟》也。

《水经注》：沔水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水经注》：隆中诸葛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盛弘之记云：

隆中诸葛井，深五丈，广五尺，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避水台，又有三顾门。宅西背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为《梁甫吟》，因名此为乐山。先有董家居此宅，衰殄灭亡，后人不敢复憩焉。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齐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

习凿齿《襄阳记》：襄阳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曰葛井。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避暑台。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甫吟》，因名此为乐山。嗣有董家居此宅，衰殄灭亡，后人不敢复憩焉。

《荆州记》：诸葛亮宅有井，深四丈余，广一尺五寸，垒甎如初。

《广舆记》：刘琦台在襄阳府治东，即刘表子琦与诸葛孔明谋自安计，登楼去梯处。

《古志林》：议事堂在新野县学内。世传昭烈与徐庶议访诸葛孔明，在此堂也。

《南阳府志》：卧龙冈在南阳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止，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内，前有井，渊然渟深，曰诸葛井。青石为床，有汲绠渠百十道，数不能竭。其下平如掌，即侯躬耕处。旧为祠以奉之。元至大中，建书院，尝有道士居住，夜闻兵声，惧而移之。

《襄阳府志》：隆中在府城西二十五里，孔明常居于此。府西有卧龙山，宅西有避暑台，有三顾门，因昭烈三顾而名。

《舆地志》：褒斜道一名石牛道，诸葛亮与兄瑾书，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即此。

《梁州记》：沔阳城泝汉上十五里，有诸葛武侯所镇，在汉水南，背山向水，门前累石以为陈。

《益州记》：泸水即武侯渡处，有水热气，暑天不敢行。

《水经注》：沔水东迳西乐城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险

固，城侧有谷，谓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僚，诸葛亮筑以防遏。

《水经注》：沔水东迳武侯垒南，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垒，背山向水，中有小城，回隔难解。

《水经注》：五丈谿水侧有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

《水经注》：诸葛亮与步骘书曰："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余。"

《水经注》：成固城北百二十五里，有兴势坂，诸葛亮出骆谷，戍兴势，置烽火楼处。

《水经注》：魏明帝遣将军太原郝昭筑陈仓城成，诸葛亮围之。亮使昭乡人靳详说之，不下。亮以数万攻之，昭仅千余人拒守。亮为云梯冲车地遁射昭，昭以火射连石拒之，亮不利而还。今汧水对亮城，是与昭相御处也。

《水经注》：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里许。山上有城，极为严固。汉水迳其南。城南三里，有武侯故垒。垒之左右，犹有丰茂宿草，盖武侯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

《水经注》：斜水出武功县，故亦谓之武功水；是以诸葛亮《表》云："臣遗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长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

《水经注》渭水又东迳马冢北。诸葛亮与步骘书曰："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水经注》：汉水又迳南岈北岈中。上下有二城相对，左右坟垅低昂，亙山被阜。古谚曰："南岈北岈，万有余家。"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县五百里，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

《水经注》：汉水右对月谷口。山有坂月川，于中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

《水经注》：度水迳阳平县故城东，又南迳沔阳县故城东，而南流于汉水。其西溪水由汉乐城东流入，城诸葛武侯所筑也。（汉

建兴七年冬，亮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城于沔阳，筑乐城于城固。）城在山上，周三十里。

《方舆记要》：武侯屯汉中，置赤崖库以储军资。

《元和郡县志》：兴势山在洋县北二十里。蜀先主遣诸葛武侯出骆谷，戍兴势山，置烽火楼，处处通照，即此山。

《魏氏春秋》：诸葛亮据渭水南原。司马懿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东转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诸君无事矣。"亮果屯此原，与懿相御。

《元和郡县志》：祁山在长道县东十里。蜀后主建兴六年，诸葛亮率众攻祈山，即此是也。汉水经其南，有诸葛亮垒。垒之左右，犹有丰草，盖亮之所植也。

《秦州志》：祁山东十余里，外曰盐官，盐官外曰木门堡，即诸葛武侯设伏射张郃之处。

《元和郡县志》：木马山在景谷县西南二十五里。诸葛亮之出祁山也，作木牛流马以供运，于此造作，因以名焉。

《元和郡县志》：石门关在景谷县西南十八里，因山为阻，昔诸葛亮凿石为门，故名之。

《元和郡县志》：诸葛亮垒，俗名下募城，在秦州上邽县东二里。

《地理通释》：《蜀志》：建兴七年，诸葛亮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乐二城。《通鉴》：筑汉城于沔阳，乐城于城固，二县属汉中郡，沔阳今兴元府西县，城固今城固县，故西乐城在西县西南，武侯所立甚险固。《舆地广记》：城固县，蜀改为乐城。

《太平寰宇记》：西县诸葛城，即诸葛孔明拔陇西千余家还汉中，筑此城以处之，因取名焉。

《古志林》：诸葛垒在秦州东二里，俗谓之下募城。边有司马懿垒，俗谓上募城。魏太和中，诸葛公攻天水，魏使司马懿拒之，此其垒也。

李膺《益州记》：稚子阙北五里，有武侯八陈图。

《水经注》：沔阳定军山有亮八陈图。

《元和志》：诸葛公八陈，在新都县北十九里。

《寰宇记》：夔州奉节县，本汉鱼复县。八陈图在县西南七里。

《兴元志》：西县有武侯八陈图。

《九州通志》：定军山在沔县南十里，两峰对峙。汉昭烈于此山下作营，斩魏夏侯渊。山有诸葛崖，上有兵书匣。其山壁立万仞，非人迹可登。其下有八陈图，又有督军坛。乡人云：每阴雨时，上有击鼓声。

《舆地志》：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

《西川广记》：五丈原在凤翔府郿县西三十里。又云在岐山县南，又云在武功县。诸葛公据谓南，与魏司马懿相拒，屯兵于此。

《岐山县志》：邸阁在斜谷口。盖诸葛亮欲伐魏，用流马转运谷中，故先筑邸阁于此。后人因建怀贤阁。

《元和郡县志》：五丈原在宝鸡县西南三十五里。初，诸葛亮与司马懿相持，亮据渭水南原。懿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东转，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诸君无事矣。"亮果屯此原。耕者杂于渭滨，居人安堵，军无私焉。

《舆地志》：箕山在褒城县北十五里，山有秦王猎池，及丙穴、道人谷。诸葛丞相遣邓芝、赵云等据箕谷，即此。

《水经注》：诸葛亮讨平南中。刘禅建兴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宁郡于温水侧，皆是高山，山水之间，悉是木耳。夷居言语不同，嗜欲亦异，虽曰山居，土差平和，而无瘴毒。

《地理通释》：武侯之治蜀也，东屯白帝以备吴，南屯夜郎以备蛮，北屯汉中以备魏。

《一统志》：斜谷关在郿县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即孔明出师处。三交城在凤翔府宝鸡县西四十里，魏司马懿

与孔明相拒，于此筑城。

《一统志》：石鼻寨在宝鸡县东四十里，武侯所筑，以拒郝昭。一名石鼻城。自北入蜀者，至此渐入山；自蜀趋涪者，至此已出山奔河，于此见渭河。

《元和郡县志》：陈仓故城在宝鸡县东二十里，有二城相连，上城秦文公筑，下城魏将郝昭筑。诸葛亮进兵，云梯冲车，昼夜攻围，二十余日，无利，乃引去。

《元和郡县志》：散关在陈仓县西南五十二里。《蜀志》：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即此。

《一统志》：陈仓道在沔县东北二十里，由百丈坡入山，今塞。武侯出散关，围陈仓，即此。

《雍胜略》：陈仓故道在沔县东北二十五里。汉诸葛亮出散关，暗度陈仓，曹操自陈仓出散关，即此。

《雍胜略》：石马城在沔阳东二十里，诸葛亮屯兵处。

《古志林》：赤坂在洋县东二十里，有地色赤，故名。魏司马懿攻蜀，建兴五年，武侯出兵屯汉中，筑城于成固，驻兵赤坂，即此。

《水经注》：黑水出汉中南郑县北山，南流入谿。诸葛公笺曰："朝发南郑，莫宿黑水，四十五里。"

《汉中府志》：莲花池在沔县治北，其畔有孔明读书亭遗址，每遇花时，县人游玩。

《汉中府志》：思计台在凤县南，孔明尝筹画于此。

《凤州图经》：梁泉县有武侯城，又有思计台，在县南，武侯尝登台，筹画于此，因以为名。

《益州名画记》：孟蜀广政中，荆南高大王令邸务丁晏入蜀，请画工李文才写兴义门双石笋，徵其故实。道士范德昭曰："斯乃蚕丛启国，镇蜀之碑，中以铁柱贯之，下以横石相连，埋木地际，上有文字，言岁时丰俭兵革水火之事。诸葛亮曾掘验之。真珠楼基

海眼，皆非也，蜀人少知，云出《方圆记》。”

《锦绣万花谷》：西金容坊有石二株，旧曰石笋，前秦遗址。诸葛孔明掘之，有篆字曰：“蚕丛启国之碑。”以二石柱横埋，中连以铁，一南一北，无所偏倚。有五字：“濁歜燭觸斸”，时人莫晓。后范长生议曰：“亥子岁，濁字可记，主水灾；寅卯岁，歜字可记，主饥馑；已午岁，燭字可记，主火灾；辰戌丑未岁，觸字可记，主兵灾；申酉岁，斸字可记，主丰稔。“后以年事推之，悉皆符验。

刘光祖《万里桥记》：罗城南门外笮桥之东，七星桥之一，曰长星桥者，古今相传，孔明于此送吴使张温，曰：“此水下至扬州万里。”后因以名。或曰费祎聘吴，孔明送之至此，曰：“万里之道，从此始也。”

《元和郡县志》：万里桥架大江水，在成都县南八里。蜀使费祎聘吴，诸葛祖之。祎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矣。”桥因以名。

魏了翁《朝真观记》略云：出少城西北为朝真观。观中左列有圣母仙师乘烟葛女之祠，观西有武侯祠，是侯故宅也。故老相传，侯有女于宅中乘云轻举。唐天宝元年，章公始更祠为观，奏名乘烟。

杜光庭《录异记》称：成都书台坊武侯宅南乘烟观，内有古井，井内有鱼，长六七寸，往往游于井上。或取鱼，水必腾涌，相传以为其井有龙也。

《太平寰宇记》：诸葛相蜀，筑台以集诸儒，兼等四方贤士，号曰读书台，在章城门路西，今为乘烟观。

《元和郡县志》：诸葛亮旧居在双流县东北八里，今谓之葛陌。孔明《表》云：“薄田十五顷，桑八百株”，即此地也。《志》又云：广都县南十九里，有诸葛亮宅。

刘澄之《梁州记》：诸葛亮宅有井，深四尺余，广一尺五寸，垒甎如初开云。

《方舆胜览》：诸葛井在成都府大慈寺西里许，自上窥之，只见其三边，不知其际涯也。昔孔明凿此以通井络王气。俗传有人入井，闻其中有鸡声。

《成都府志》：九里隄在府城西北隅，其地窪下，诸葛武侯筑隄九里，以防冲啮。

张华《博物志》：临邛火井一所，从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入以家火即灭，讫今不复然也。

刘敬叔《异苑》：临邛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瞰而更盛。至景耀元年，人以烛投即灭，其年，蜀并于魏。

《蜀广纪》：长宁县有淯井，在县北宝屏山下。古老云："昔诸葛孔明登山，谓此处当出一宝，否则产英贤；及下山见井，曰此足以当之矣。"

《舆地纪胜》：淯井脉有二：一自对谿报恩寺山趾度溪而入，常夜有光如虹，乱流而济，直至井所；一自宝屏随山而入，谓之雌雄水。初，人未知有井。夷人罗氏、汉人黄姓者，因牧而辨其盐；佥议刻竹为牌，浮于谿流，约得之者，以井归之。汉人处牌，闻于官，井遂为汉有。

《山川纪异》：诸葛盐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盛夏水涨，则盐泉迤逦去于江水之所不及。

《水经注》：江水又东迳南乡峡，又东迳永安宫南，刘备终于此，诸葛亮受遗处也。其间平地可二十里许，江山回阔，入峡所无。城周十余里，背山面江，穨墉四毁，荆棘成林，左右民居多垦其中。

《蜀地纪》：永安宫在夔州府治东，今之府学也。先主为陆逊所败，还至白帝建此，即诸葛亮受遗命处。

《夔州府志》：夔州有义泉，诸葛武侯所凿。侯虑城中无水，

乃接筒引泉入城。后夔守无艺，以榷水取钱，至宋，待制王龟龄罢之。

《成都志》：九里隄在县西北，隄长九里，故老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捍水势。

《寰宇记》：濛水源出琅岐山，经濛阳故县南二百五十步，俗呼武侯水。后唐长兴三年，孟知祥败董璋，追至武侯津，即此水也。

《元和志》：马蹄水在金堂县二里。后唐长兴三年，孟知祥败董璋，追至武侯津，即武侯津济处也。

《图经》：老人邨，即老泽也，在青城北百三十里。昔诸葛亮迁群僚于山下，故名。

《蜀名胜志》：成都府成都县太城者，南城门也，张仪、司马错所筑。诸葛武侯以丞相开府，领益州牧，故晋益州刺史治太城，其制因之。

《四川通志》：铁豁河在成都县南十三里，流入白水河。昔武侯烹铁于此，因名。

《元和郡县志》：剑阁道自利州益昌县界西南十里，至大剑镇，合今驿道。秦惠王使张仪、司马错从石牛道伐蜀，即此也。后诸葛亮又凿石架空，飞梁阁道，以通行路。后李特入汉川，至剑阁，顾盼曰："刘禅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

《华阳国志》：诸葛亮相蜀，凿石突空，飞梁阁道，以通蜀汉，即古剑阁道也。

欧阳忞《舆地广记》：石牛道者，山有小石门，穿山通道，六丈余。汉永平中，司隶杨厥又凿而广之，诸葛孔明以铸剑至此，有隘束之称，乃立剑门县，复修阁道，置尉以守之。常璩曰："阁道三十里，至险。"《晋书》：李特入蜀，至剑阁，顾盼险阻，曰："刘禅有此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

《太平寰宇记》：诸葛亮相蜀，于剑阁立门，以太剑山至此有

隘束之路，故名。

《九州通志》：筹笔驿在利州，即今保宁府广元县北八十里，武侯出师，筹画于此。

《周书·陆腾传》：资州盘石戍民反，杀郡守，据险自守，州军不能讨。腾率军讨击，尽破斩之。而蛮僚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险阻，难得掩袭，腾遂量山川形势，随便开道，蛮僚畏威，承风请服。所开之路，多得古名，并是诸葛亮、桓温旧道。

《四川通志》：七盘山在剑州西武连驿北，上有武侯坡。

《一统志》：烽火山在梓潼县东南一百三十里，相传武侯置烽火于此，故名。

《保宁府志》：葛山在保宁府梓潼县北二十里，孔明常屯兵于此，因名。上有诸葛庙。

《元和志》：武侯山在灵池县东南十五里。

《梓潼志》：葛山在梓潼县西南二十里，一名亮山，又名卧龙山。相传武侯伐魏，驻兵于此，见虎豹蛇虫势恶，自卧草中，兽皆俯伏。有古碑，在山之景福院。

《元和郡县志》：诸葛亮旧居在双流县东北八里，今谓之葛陌。孔明《表》云："薄田十五顷，桑八百株。"即此地也。《志》又云：广都县南十九里有诸葛亮宅。

《元和郡县志》：广都县：先主以蒋琬为长，诸葛亮曰："琬托志忠雅，当赞王业，非百里之才。"即此地。

《雅州府志》：铁柜山在雅州北五里，形如铁柜。相传武侯常屯兵于此。

《一统志》：大相公岭在雅州荥经县西一百里。相传诸葛公征西南夷经此。上有诸葛庙。

《雅州府志》：小相公岭在越嶲卫南五十里，形势高耸，石磴崎岖，自麓至顶，凡十五里，武侯所开。即凉山北境，为野夷出掠之所，今设兵防汛，商旅往来称便。

《太平寰宇记》：相公山，汉相诸葛亮常驻兵于此。

《四川通志》：后来亭在雅州南十里。昔孟获为害，乡人引领望武侯来征，因名。

《南中志》：蔡山在雅州城东五里。武侯征西南夷经此，而梦见周公，故又名周公山；因封为文宪王庙，复勅境内俱祀周公。

《太平寰宇记》：周公山在严道县东南畔，山势屹然，上有龙穴，常多阴云。耆老传云："昔诸葛亮南征，于此山梦见周公，遂为立庙。"州县常以灵验闻。伪蜀乾德六年，题曰："显圣王之庙。"

《蜀志》：雅州有周公山，相传孔明于此梦见周公，因立庙为文宪庙，号周公山。

《图经》：周公山，诸葛亮南征，梦周公于此，立庙祀之，因名。

《名胜志》：万胜冈在雅州西。诸葛武侯禽孟获，旋师至此，冈下人聚观之，因名。后建亭于其上，为龙观，为龙观寺。

《舆地志》：平羌江在雅州城北。旧传羌夷入寇，诸葛亮于此平之，因名。

《方舆胜览》：七纵桥在雅州荣经县东十里孟山下，因孔明禽孟获而名。前临大江，曰七纵渡。

《名山县志》：百丈废县，有废土城，在县东北三十四里，周七十二丈，相传武侯征蛮时所筑，遗址犹存。

《四川通志》：南寿山在永宁州东南二十里。山形高秀，本名博望山，即诸葛武侯屯兵处。一云，在泸州东南。

《太平寰宇记》：马湖江从戎州西南流，出东郭，与蜀江合，下达于荆南，源出云南而来。诸葛亮之表云："五月渡泸。"即此水之上流也。蜀号泸水。

《元和郡县志》：泸州即江阳，先主入益州，遣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引兵泝流定江阳，是也。

《元和郡县志》：泸川县，曹公入汉中，诸葛亮出屯江阳，亦在此。

《元和郡县志》：西泸县，有泸水在县西百一十二里。诸葛亮征越巂，上疏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谓此水也。水峻急而多石。土人以牛皮作船而渡，一船胜六七人。

《十道志》：泸水出番州，入黔府，历郡界，出拓州，至北有泸津关，关有石岸，高三十丈。四时多瘴气，四五月间发，人冲之死。故武侯以夏渡为艰。征越巂上疏云，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

《一统志》：泸水在四川行都司城南一十里，源出吐蕃，南入金沙江。其水深广而多瘴，鲜有行者。春夏常热，其源可燖鸡豚。又水东有武侯城，乃孔明所筑，所谓五月渡泸，即此。

《四川通志》：泸州西有马谡溪。武侯征南蛮，谡献地图，屯兵谿上，故名。

《太平寰宇记》：旄牛，汉旧县，有武侯城，在泸水畔，诸葛亮筑以安戍兵之所。

《沈黎志》：孔明南征，由黎州路。黎州四百余里至两林蛮，自两林南琵琶部三程至巂州，十程至泸水，泸水四程至弄栋，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驿，一在姚安之左郤。据《沈黎志》，孔明所渡，当在左郤。琵琶一作虱琶。两林，今之邛部长官司也。

《古志林》：武侯城在四川行都司城南三十里泸水东，孔明所筑，所谓五月渡泸处。泸州即禽孟获之地。城北五里有庙。

《元和郡县志》：曲州，本汉夜郎国地。武帝于此置朱提县，属犍为郡，后立为郡，在犍为郡南一千八百里。后汉省郡。诸葛亮南征，复置朱提郡。

《四川通志》：马边厅东八十里有龙虎洞、观音塘，相传武侯藏兵处。

《四川通志》：卦石在雷波厅治凉山界中，相传武侯遗迹。

《四川通志》：藏甲崖在屏山县新镇城北一里武侯祠后，其洞直通河岸，相传武侯藏甲于此。

《屏山志》：十丈空崖在屏山县，崖绝壁广数十丈。相传武侯南征过此，投三戟于上，仿佛有形。壁间多名贤题咏。

《方舆纪胜》：箐青山在屏山县东南六十里。重峰叠嶂，树木森郁，北通青川，南豁水出此，豁入白水，又名靖军山。蜀汉孔明曾置军于此，遗址尚存。

《水经注》：黄陵庙在夷陵州，面黄牛峡。相传神常佐禹治水，诸葛武侯建庙，一名黄牛庙。

《南中八部志》：朱提山在犍为属国。旧有银窟数处。诸葛孔明书："朱提银，汉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汉志》：朱提银十八两为一流，流直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

《寰宇志》：汉阳山在庆符县北八十里，诸葛亮南征，驻军此山。

《庆符县志》：汉阳山在庆符县八十里。汉武帝通西南夷，自此山之南皆汉地，故云。诸葛武侯征蛮过此。今崖壁上镌"武侯征蛮过此"六字，犹存。上有顺应庙，乃祀马谡者。

《庆符县志》：南广小河北流入江处，有巨石生江中，其上有三十七字，云："开禧元年，其日甲午，南豁令与客焦昌朝访武侯歇马之石，齿齿横流，真奇绝也，鼓觞吊古而下。"

《四川通志》：纳豁县保子寨在县西十里。相传武侯南征，尝驻兵于此。

《四川通志》：梅岭堡在兴文县四十里，长宁县五十里，江安县一百二十里，相传武侯屯兵处。

《长宁志》：武侯塔在长宁县东泾滩高峰上。《舆地纪胜》云：诸葛武侯所筑，以警蛮夷者。

《高县志》：上马台在县知乐乡，相传武侯征南蛮遗址。

《名胜志》：纳谿县东四里有掇旗山，相传诸葛武侯掇旗于此，以誓蛮人。

《长宁志》：武侯砦在县东，诸葛武侯建。

《长宁志》：凤山在县西，形如凤。旧志：诸葛亮驰马其上，又名走马岭。

《长宁志》：诸葛山在南充县东四十里，昔武侯驻师于此，陈迹犹存。

《一统志》：卧龙山，一在叙州府城东北五里，上有孔明祠，有泉极清冷，名观音泉。

《太平寰宇记》：武侯南征，于叙州宜宾县置郁鄢戍，后改为郁鄢县。

《珙县志》：诸葛武侯祠在集义乡落亥堡中。相传武侯南征，渡泸以后，曾至于此。今其西有孟获沟。

《名山县志》：诸葛城在县东北三十四里，周七十二丈，相传武侯征蛮所筑，遗阯尚存。

《荥经县志》：县西五里有古城，相传武侯南征时屯兵处。唐李德裕增筑之，置兵戍守。

《顺庆府志》：将军池在岳池县东五里，相传诸葛公尝驻兵于此。

《广元县志》：广元县驿路有曰问津，以孔明行师，于此问津也。

《越嶲卫志》：奴诸城，诸葛武侯征蛮所筑，憩军士之所，盖以奴诸水为名也。

《蜀广记》：汉郪县，《三国志》云：先主入蜀，攻刘璋，遣诸葛孔明等分定州郡，略地至郪，百姓以牛酒犒师，于是会军堂山，即此地。

《太平寰宇记》：铜山县有会军堂山，高三里，昔昭烈帝遣诸葛武侯等分定州界，略地至郪，百姓以牛酒犒师，武侯因会军士于

此，后遂为会军堂山。

《方舆记要》：中江县东南三里，有烽火山，诸葛武侯置烽火处也。

《明一统志》：会军山在潼川州中江县东南一百八十里，先主遣孔明略地，会定于此，因名。

王让《记略》：西绝涪水，有山曰栢下，诸葛公营垒在焉；而乔木婆婆者，蒋公琰万秋之宅。

《图经》：南江县诸葛寨，在县西一百里，高五十余丈，可容万人，四壁峻拔，惟一面有鸟道可上，其顶有泉水，四时不竭，相传武侯尝驻兵于此。

《舆地志》：剑州武侯桥，在州东门外，相传武侯出师所经。

《一统志》：诸葛城在太平城北城口山下。旧志：有前、中、后三城，左抵紫阳，右通平利，相传诸葛武侯尝屯兵于此。其地有三冈八坪，形势雄峻。

《太平寰宇记》：南诏城，诸葛亮所筑，憩军之所。

《唐地理志》：黎州有武侯城。

《唐书·地理志》：自芊苴芊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

《元和志》：诸葛亮故城在台登县东南三里，亮南征至此所筑也。

《元和志》：贞元元年，韦皋于黎州城北故武侯城迤逦置堡三所，为州城之援。太和中，李德裕复增筑之。

《一统志》：黎州城外三里有武侯城，为侯所筑，濠堑故垒存焉。又有侯战场，在安靖新寨。

《打箭炉厅志》：相传诸葛武侯渡泸而西，尝铸军器于鱼通之地。郭达一夜打箭三千，称为神手，遂封为将军。

《四川通志》：昔武侯南征，命郭达造箭于此，其炉犹存，故名打箭炉。时有青羊逸山而行，夷人不敢轻至。

《通志》：相台山在邛州西八十里，唐袁天纲为火井令，登之以相县治，故名。诸葛亮曾驻师于此。

《九州要记》：邛州沈黎，即诸葛亮征羌之路也。每十里作一石楼，今鼓声相应。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为楼。地多长松而无杂木。

《砚北杂录》：松潘、建昌诸夷所宿碉房，十家五家垒石而上，不以左右为邻，而以上下。牛马登陟，两无猜忌。亦呼碉楼，武侯征羌时遗制也。

《太平寰宇记》：汉嘉有熊耳水，一名熊耳峡。古老言：武侯凿山开道，即熊耳峡东古道也。

《古志林》：雅州平羌江，源出西徼，遶西北郭，羌夷入寇，诸葛武侯于此平之。

《四川通志》：卧龙山在天全州东二十里。武侯征孟获，宿此。西去碉门二十里，有孔明祠像，故名。

《通志》：卧龙山在奉节县东北五里，武侯曾屯营于此，上建诸葛祠，因名，有泉清冷。

《秀山县志》：诸葛洞在秀山县西南。石崖屹立，旁有石洞数丈，相传武侯征九谿蛮时，尝留宿于此。

《潼川志》：烽火山在中江县东南，诸葛公尝会军于此，置烽火。

《江安旧志》：安远山在县南四十里，山顶梵刹数重，寺门有石刻云："昔日夷坛旧醮天，如今原岭尽桑田，路迎马骨皆冠带，城上何须再控弦。"相传武侯驻军时所作。

《一统志》：龙透关在泸州南七里，世传为诸葛公所立。其南七十里江安县，有安远寨，亦公征蛮于此屯驻。

《太平寰宇记》：泾滩在江安县南三十里。滩上有山刺天，瀑布飞洒，相传武侯誓蛮之地，此唐泾南县所为设也。

《南夷志》：泸水，蜀诸葛亮伐南蛮五月渡泸处，大如臂。川

中气候常热，虽方冬，行过者皆袒衣流汗。

《一统志》：吴君山一名藏匮山，横互江北，与涪陵县相望，雄压众山，俯临长江，屹立如匮，相传武侯屯兵于此，旧城犹存。

《水经注》：灌县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隄，左思《蜀都赋》云“西逾金堤”者是也。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华阳国志》：刘先主时，都护李严大城江州，周回十六里，后凿城后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为州，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亮独不许。及亮北征，召严赴汉中，故穿山不逮，然造苍龙、白虎门，别郡县仓皆有城。

《华阳国志》：延熙二年，马忠定越巂，置赤甲军，常取涪陵之民。丞相诸葛亮亦发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

裴松之《诸葛亮传注》：《汉晋春秋》：诸葛亮南征至滇池。

《四川通志》：邻水县东北三十五里有卧龙坡，诸葛武侯尝经此。山畔大石高二丈，有“卧龙坡”三大字。

《一统志》：红崖山在永宁州募役司，悬崖壁立万仞，山半有洞，深数十丈，相传武侯驻兵之所。

《贵州通志》：镇远府香炉峰畔，刻“泝流光”三字，相传诸葛武侯所题。

《一统志》：武侯祭星坛在威宁州东南七星关上。七星营在毕节县西九十里。

《南中志》：宛温县北三百里有盘江，广数百步，深十余丈，此江有毒气，武侯战于此江上。

《元和郡县志》：诸葛亮入南，战于盘东，即盘江上。

《一统志》：卧龙崖，黔阳县南四十里，旁为诸葛武侯古城，其洞广数十步，深数里，石壁为饰，泉涌不竭，有二石灶，相传武侯驻兵处。

《贵州通志》：毕节城北一百二十里有碑，相传武侯征南时所

立，岁久，文字漶漫不可识；又有祭星台。

《郡邑志》：黔中郡南，石崖屹立，旁有石洞数丈，相传诸葛亮征九谿蛮尝过此，留宿洞中，设一床，县粟一握以秣马，后遂化为石。石床石粟，至今犹存。一云，在平茶洞长官司。

《贵州通志》：诸葛洞在镇远望城坡，两山陡立，中夹一谿。武侯征蛮凿开运粮者。明黔抚郭子章复开通，直达黄平，今复巨石拥断。谚云："若要此洞开，除非诸葛来。"旁有半莲洞，崖半有武侯石刻像。

《贵州通志》：诸葛洞在古州城东，都江、车江、容江合流处。洞口可容数百人，稍进又一洞，缘梯而上，广亦如此，中黑黯无光。相传诸葛武侯南征时，斩蛮帅首，藏于此。

《水经注》：邛州西百里石盘戍，俗呼为望军顶，昔诸葛武侯驻军于此。

《通志》：石盘戍，在邛州一百里，与群僚相接，相传诸葛武侯征羌，驻军于此，俗呼望军顶。

《元和志》：陵州始建县东南有铁山，出铁。诸葛亮取为兵器，其铁刚利，堪充贡焉。

《周地图》云：蒲亭县有铁山，诸葛武侯取为刀剑，宇文度封为铁山侯。

《嘉定府志》：铁山从仁寿来，横互井、犍、荣、威间数百里，产铁。诸葛武侯取铸兵器。

《方舆纪要》：铁钻山在崇宁县西六里，武侯铸铁钻于此，以造军器。

《方舆纪要》：铁溪河自邛州流入新津，注于皁江，相传诸葛武侯曾烹铁于此。

《太平寰宇记》：僰谿在南谿县西六十里。昔武侯南征，僰蛮于此归服，又名服谿，旧志云福谿。

《太平寰宇记》：梁州储书峡，相传诸葛武侯藏书处。

《太平寰宇记》：通道县有武侯兵书台。

《陇蜀余闻》：顾华王璘云："武侯兵书匣在定军山上，壁立万仞，非人迹可到。余两至其地，初视匣，其色淡红，后则鲜明，若更新者。"

欧阳忞《舆地志》：诸葛泉在鹤庆府南，武侯驻师之地。出泉均为二流，昔人有欲兼利之者，引而为一，鸡鸣，其水复分。

《祥符图经》：俗云卢龙椎鼓下入于潭水，据蒸湘之会，诸葛武侯故宅在焉。

《天中记》：耒阳有孔明石碑。孔明斩雍闿，禽孟获，经耒阳，立石以纪功。岁久，字不可辨。相传立石誓云："后有功在吾上者，宜立石于右。"至宋狄青破侬智高，立碑其右，寻为震雷所击，今存断碑，横卧其侧。

《太平寰宇记》：秣山，以山生泽秣，因以为名。或云周瑜与蜀诸葛亮议拒曹操，于此筹算，故曰算山。

《元和郡县志》：巢湖在巢县。诸葛亮云："曹操四越巢湖不成。"

《元和郡县志》：石头城在上元县西四里，楚之秣陵城也，吴改为石头城。建安十七年，吴大帝修筑，以贮财宝军器。《吴都赋》云"戎车盈于石城"是也。诸葛亮云：钟山龙蟠，石城虎踞。言其形之险固也。

苏东坡《甘露寺诗序》云："寺有石如羊，相传谓之很石。诸葛武侯常坐其上，与孙仲谋议拒曹操。"

《江乘记》：石头山下有龙洞，名桃源洞；有驻马坡，诸葛武侯常驻此以观形势。

庾仲雍《九江记》：建业宫城，孙权所筑。昔诸葛劝都之，曰："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有王者气。"权从之。

张勃《吴录》：刘先主曾使诸葛亮至京，因观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都也。"

《隋书》：史万岁征南宁夷爨玩，入自蜻蛉川，经弄栋，次小勃弄、大勃弄，至南中，行数百里，见诸葛亮纪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万岁令左右倒其碑，进度西二河，入渠滥川，行千余里，破三十余部。诸夷大惧，请降，献明珠径寸，于是勒石颂美隋德。

樊绰《云南志》：孟获据佛光寨，去大理百五十里，守关隘。诸葛武侯南征，不得入，乃由漾濞而北，破佛光，驻军大理，尽览形胜，以定规画。后有坛，名祭天台，父老相传为武侯祭天画卦之所，遗迹宛然。

《山川经异》：铁柱在赵州白崖城，武侯禽孟获，立柱纪功于此。

《太平寰宇记》：靖州西有诸葛营。黔阳县诸葛营有四：一度头，一原神乡，一安江，一托口。武侯抚绥溪洞诸蛮，驻兵于此，营垒犹存。又宜良县南小石岭有诸葛营，诸葛亮常营于此，又名诸葛洞。

《永昌府军民志》：诸葛营在府城一十里，其东岳堰内一土墩，周回三十余丈，高六尺，随水高下，虽盛潦不没。俗谓为武侯旗台。

《述异录》：九隆山在永昌军民府城南。山有九岭，九隆兄弟遗种，世居此山之下。诸葛孔明南征时，凿断山脉，以泄其气。

《楚雄府志》：诸葛营在定海县西二十里，亮讨南中，过鬖州，于目直睒北，旁山下筑营，夷称望子洞，台址尚存。

《一统志》：姚安军民府城东十里，有东山，林木苍翠，一名饱烟萝山。其西有武侯塔，相传诸葛武侯驻军之所，后人建塔其上。又城东有孔明垒。

《一统志》：通海县东南三里有诸葛山，孔明南征，驻兵于此。

《贵州通志》：诸葛寨在龙里孔明寨司。

《云南通志》：宜良县小石岭诸葛营，孔明治兵处，又有诸葛

碑。

《一统志》：大诸葛堰、小诸葛堰在金齿指挥使司城南一十五里，皆有灌溉之利。

《舆地志》：黔阳县城西南四十里有诸葛城。

《桂海虞衡志》：滇蛮者，十年前，大理马至横山，此蛮亦附以来，衣服与中国略同，能通华言，自云诸葛公戍兵。

何宇度《益部谈资》：先主寓荆州，从南阳大姓鼂氏贷钱千万，以为军需。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犹存。

《绥寇纪略》：献贼破荆州时，民家有汉昭烈帝借富民金充军饷券，武侯押字，纸墨如新。

《一统志》：铜鼓山在柳州府融县二十里，旧传诸葛武侯散埋铜鼓，以厌僚人，后有得于是山者，故名。

《常德府志》：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

《广舆记》：诸葛城一在沂州，即孔明故里。

《武昌府志》：诸葛祭风台在武昌府嘉鱼县赤壁下。

《宝庆府志》：棋盘崖在宝庆府城南五里。相传武侯宴兵著棋于此，有石盘广六尺，棋痕尚存。邵水在府城北，源出邵阳县龙山，经马鞍山诸葛孔明庙下，号相公潭，深不可测，流至此，合于滨水也。

《九州通志》：耒阳县侯计山一名侯憩山，上有七十峰，诸葛孔明常憩此筹计兵事。

孙嘉淦《南游记》：漓江初分，屈曲山间，别凿一渠以通舟。秦伐南粤，史禄凿。汉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于此置阞，阞犹闸也。诸葛武侯续修之，渠上有武侯祠。

《水经注》：诸葛亮之死也，遗令葬定军山，因即地势，不起坟垄，惟深林茂栢，攒蔚川阜，莫知墓茔所在。山东名高平，是亮宿营处，有亮庙。薨后，百姓野祭。步兵校尉习隆、尚书郎向充共

表云云，斯庙盖所启置也。钟士季征蜀，杜驾设祠。茔东，即《八阵图》也，遗迹略在，崩褫难识。

《太平寰宇记》：诸葛忠武侯冢在西县东南一十里，与妻合冢葬焉。

《元和郡县志》：亮冢在西县东南八里。亮卒，遗命葬汉中定军山。贞观十一年，勅禁樵采。

《天中记》：五丈原有落星邨，即诸葛没时长星坠营处。

马理《陕西通志》：落星邨在岐山县东五十里，即汉诸葛亮没，长星坠营处。

刘澄之《梁州记》云：武侯垒东南有定军山，入山十余里，有诸葛武侯墓。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墓，令军士不得于墓刍牧樵采。今松栢碑铭俨然。

《德安府志》：诸葛寨在德安府城东罗陂邨，旧传诸葛公所立。

《广舆记》：诸葛武侯祠在衡州府东北三里石鼓山，为孔明宅。汉昭烈牧荆州时，孔明驻临蒸，调赋以供军实，后人立庙。

《一统志》：景陵县白湖邨十五里有武侯祠。

《金齿军民司志》：武侯庙在司城南二十里。诸葛公禽孟获，屯营于此。民怀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称为诸葛之遗民，因名诸葛邨。其东东岳堰内有一土墩，周回三十余丈，高六尺，随水高下，虽盛潦不没，俗谓之武侯旗台。

《能改斋漫录》：蜀先主祠在成都锦官门外，西夹即武侯祠。

《太平寰宇记》：昭烈祠左右侍侧者，后主、北地王、诸葛丞相、关张两侯、丞相子瞻，俱合为一祠也。

《方舆胜览》：天社任渊记云："昭烈庙西偏少南，又有别庙，忠武侯在焉。老栢参天，气象甚古，诗人常赋之。今武侯祠在百花潭，与草堂并列者，不知何代增设。"

《成都府志》：先主庙在府城南二里，旧在惠陵右，附诸葛孔明庙，洪武初，合庙祀之。

《方舆胜览》：武侯庙在成都府西南二里，今为乘烟观。孔明初亡，百姓遇节朔，各私祭于道上。景耀六年春，诏为庙于沔阳。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桓温平蜀，夷少城，犹存孔明庙。后封武兴王庙，至今祠祀不绝。

《儒林公议》：成都先主庙侧有武侯祠，前有柏树，乔柯巨围，蟠固陵拔。杜甫有歌，段文昌有铭，勒石。唐末渐枯瘁，历王、孟二伪国，不复生，然亦不敢伐之。宋乾德五年夏五月，枯柯再生，时人异之。至皇祐初，千二百余年矣，新枝耸云，枯干并存，夭矫若虬龙之形。

《方舆胜览》：武侯庙在《八阵图》之卧龙山上，时州理白帝，故少陵诗云，"犹有西郊诸葛庙，卧龙无首对江濆"也。有开济堂。渎山何耆仲假守，举而新之，因访善本，重肖侯像。巫山尉任份来董事，春秋二月乙亥落成。

《方舆纪要》：卧龙山在夔州东北五里，以有诸葛侯祠而名，郡人以为游赏之胜。上有义泉，相传武侯所凿。

《方舆胜览》：武侯庙在夔州城中八阵台下。宋知州张震《祠堂记》："唐夔州治白帝，侯庙在西郊。"王十朋记："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门，沿城而西，所谓西郊，诸葛庙其在兹地乎？"

《夔州记》：卧龙寺有诸葛孔明画像，宋张震立祠时物也。

《一统志》：诸葛武侯庙在泸州宝山之泸峰，每岁，蛮人贡马，必相率拜于下。

《一统志》：龙州武侯庙在宣慰东一百八十里。初，州人以邓艾尝经于此，立庙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毁其像，更以诸葛，谕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

《古志林》：临安府有诸葛公祠，因孔明征南中，威信所加，蛮皆心服，为立祠。

《一统志》：祁山县五丈原有诸葛武侯庙，元时建。

《太平寰宇记》：先主祠在成都府八里惠陵，东西七十步。武

侯祠在先主庙西。

赵抃《成都古今记》：诸葛公庙在先主庙故宅城西，后主㙚像。先主庙西院即武侯庙，前有双文栢，古陗可爱。

《陆游集》：予在成都，屡至昭烈惠陵，此栢在陵旁庙中，忠武室之南。杜诗所谓“先主武侯同閟宫”者，与此殆无小异。

《通志》：夹江武侯祠原在九盘坂，距县三十里许，邓艾庙即今祠地，邑公陕西人董继舒撤庙，改祀武侯，投艾像于水。九盘里人夜梦艾云：“明日吾有水厄，尔可乘夜偷吾像。”来人从之。至明日，艾像失矣，董因改祀武侯。

范蜀公《镇东斋记事》：武侯庙栢，其色若牙，甚白而光泽，尚复生枝叶，今才十丈许。

《本草》：益州诸葛亮庙中大栢，相传是蜀世所植，故人多采其叶以作药，味甚甘香，异常栢也。

《游梁杂钞》：嘉靖中，建乾清宫，遣少司马冯清求大材于蜀地，至孔明庙，见栢，谓无出其右，定为首选，用斧削去其皮，硃书第一号字。俄聚千百人斫伐，忽群鸦无数，飞遶鸣噪，啄人面目。藩臬诸君皆力谏，遂止，命削去硃书，深入肤理，字画灿然。

刘禹锡《嘉话录》：巂州界缘山野间，有菜，大叶而粗茎，其根若大萝蔔，土人蒸煮其叶而食之，可以疗饥，名之谓诸葛菜，云武侯南征，用此菜莳于山中，以济军食，亦犹广都县山栎林，谓之诸葛木也。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取其才出甲者生啗，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随以滋长，三也；弃去不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劚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不亦溥乎？三蜀之人，今呼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亦然。

李膺《益州记》：东武山有池，出白蓴，冬夏带丝，肥美为一州最。宋元嘉末刺史陆崖常献文帝，勅月一献。《周地图》记云，是诸葛菜也。

赞宁《笋谱》：篻竹，出襄州卧龙山诸葛亮祠中，长百丈，梢

上有叶。土人作幡竿承落，其笱堪食，甚美。

《云南记》：巂州界缘山野间，有菜，大叶而粗茎，其根若大萝蔔。土人蒸煮其根叶而食之，可以疗饥，名之为诸葛菜，云武侯南征用此菜子莳于山中，以济军食，亦犹广都县山栃林谓之诸葛木也。

《魏鹤山集》：僰道有诸葛武侯碑。

《太平寰宇记》：诸葛武侯行庙碑在兴元成固县西，唐贞观十一年置。

《兴文县志》：兴文县南一百二十里落亥堡有武侯祠碑，南征后土人所立。

《四川通志》：雷波厅北百四十里有诸葛碑，孔明斩雍闿，立石纪功，今文字尽灭。

《成都志》：诸葛武侯碑，在昭烈帝庙中，长庆四年裴度撰，柳公绰书。

《庆符志》：县东五里武侯祠，有诸葛武侯南征誓蛮碑。

欧阳修《集古录》：武侯碑阴记，唐崔备撰，元和二年，武元衡刻，及其寮属题名于武侯碑阴。

《蜀古蹟记》：宋建隆二年，曹彬为都监，伐蜀，谒武侯祠，视宇第雄观，颇有不平之色，谓左右曰："孔明虽忠于汉，然疲竭蜀之军民，不能复中原之万一，何得为武？当因其倾败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谏不可。俄报中殿摧塌，有石碑出，惊视之，出土尺许，石有刻字，宛若新书，乃孔明亲题也。题曰："测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读讫，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测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为文祭之而去。

辛怡显《云南录》：国朝淳化中，李顺乱蜀。招安使雷有终遣嘉州士人辛怡显使于南诏。至姚州，其节度使赵公美以书来迎云："当境有泸水，昔诸葛武侯诫曰：非贡献进讨，不得辄渡此水。若必欲过，须致祭然后登舟，今遣本部军将赍金龙二条，金钱二十

文，并设酒脯，请先祭享而渡。”乃知南人心服，虽千年如初。呜呼！可谓贤矣。

《一统志》：孟获城在宁远城东二里，孟获所筑，即武侯禽获之地。

传 记 篇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录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颖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忆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

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崖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阪，

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泝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亮说曰：“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先主于是即帝位，策亮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于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

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遂行，屯于沔阳。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上疏……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燿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诏策曰："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

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

景耀六年春，诏为亮方庙于沔阳。秋，魏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命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亮弟均，官至长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后记

《诸葛亮集校注》完稿了，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就像十五岁的时候，在老家宝坻拔麦子，从早干到晚，一身尘土，满手血泡，汗水流尽，变成了衣服上白花花的盐渍，终于熬到了收工的时候，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只是想先在地上躺一会儿再说。

士生今日，需要面对诸多的困难、压力和挑战。再加上现实中存在着诸多的具体问题，如医疗、就业、住房等方面，与公平、正义仍然是有距离的。尽管如此，读书人却不能没有追求。自古文人，追求理想，诸葛亮应该是一个榜样。《左传》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仔细算来，古今文人能够达到此种境界的恐怕只有诸葛亮和曾国藩两人而已。

诸葛亮让后人敬佩，我以为不在于他的聪明智慧，而是他的弘毅、骨鲠和公正。所谓“弘毅”，正如曾子所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诸葛亮开始辅佐刘备的时候，势孤力单，与曹操雄居北方，孙权占据江东已历三世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团结一心，积极进取，经过六年努力，终于占领益州，三国鼎立局面基本形成。及至后来扶助后主，南征北战，知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弘毅精神表现得非常充分。

所谓“骨鲠”，其实也就是忠诚正直，孔子强调要有“赤子之心”，肯定春秋时卫国大臣史鱼正直品行：“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纵观历代统治者，自己正直，则能够容纳下属直言，当政亦多正直人士；否则，自己邪恶，不许下属直言，当政则多阿谀奉承之徒。以诸葛亮的才能，倘若投奔曹操，肯定会得到优厚的待遇和远大的前途。但是到曹操那

里应该首先学会的是阿谀，否则得到的将是和孔融、毛玠、崔琰等人相同的下场。诚如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财富、名誉、地位，是人们的共同需要，而关键是要取之有道。诸葛亮辅佐危难之中的刘备，体现了他的忠诚正直；后来，他权倾蜀汉，还一如既往，扶助后主刘禅，更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高尚品德。

由于诸葛亮有忠诚正直的特点，处理各种事物，也表现了公平公正的风范。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其实也包含着公平公正的内容。公平公正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一旦这块基石倾斜过度，就会导致动乱的产生。正如陈寿所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三国志·诸葛亮传》）看历代统治者，为了控制政权，往往结党营私。对亲信多姑息养奸，网开一面；对异己则寻找机会，无情打击。像诸葛亮这样开诚布公，不培植党羽，公平公正治国是很少见的。

近来，因为总是惦记着本书，常常夜间醒来。一日翻检旧日诗稿，得一首《有怀》，诗曰：

咫尺天涯路万重，惯经长夜临北风。
陋室独宿衾枕冷，梦境贪欢醒却空。
长吟诗书增浩叹，懒动笔墨寄深情。
岁月如梭弃我去，幽愁暗恨日日生。

读孔明书，我想他当年躬耕垄亩，自比管仲、乐毅，高歌《梁甫吟》的时候，应该与我之心略同。心动之余，作《咏孔明》一首，以表吾衷，诗云：

不慕富贵慕清风，仕隐进退总从容。

山林啸傲吟梁甫，草堂决策对隆中，
垄亩植杖三分定，褐衣解去霸业成。
至今群贤犹怅惘，千古几人可希踪。

本书的校注，首先得益于三年前成其圣君的提议，后来我与邻居管淑珍老师商量，一拍即合。校注的规则和体例由我定下，管淑珍负责第一步的整理工作，勤奋刻苦，令人钦敬。我负责第二步的加工修改，解决余下的问题。

本书的出版，使《诸葛亮集》无校注本的局面结束。成绩的取得，首先应该感谢业师吴云先生，虽然他年近八旬，依然像年轻人一样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笔耕不辍，一面照顾病中的师母，一面审阅本书的初稿。他的修改意见，对提高本书的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还应该感谢天津古籍出版社张玮先生，仔细阅读全书的稿子，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使本书的质量得到提高。我们更感谢张玮先生的多次催促，不然的话，本书的出版还要推迟。

由于专业水平的限制和时间仓促，本书一定还有我们未发现的不足和错误，恳切希望诸位读后不吝赐教。

张连科
草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7 年 11 月 6 日